

升仙传

（清）倚云氏著

题“倚云氏著”。

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刊本。

又有光绪十九年（1893）孟秋上海书局石印本，小型函装。正文半叶十六行，行三十五字，有绣像。「周贻白藏」

前载光绪十九年倚云主人所书弁言，谓以稗官野史所载济仙等人之事“集为一编，名之曰《升仙传》而付诸石印，以公于世”。可知本书成于光绪十九年。「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目 录

弁言

- | | | |
|-------|---------|---------|
| 第一回 | 嘉靖爷开科取士 | 济小塘落榜读书 |
| 第二回 | 观曲词严嵩动怒 | 救房东小塘施恩 |
| 第三回 | 王书手报恩嫁女 | 济小塘择日完亲 |
| 第四回 | 柳树精奉命点化 | 纯阳祖度脱济生 |
| 第五回 | 念大学化饭充饥 | 宿僧舍许修佛寺 |
| 第六回 | 混元鬼赵府作祟 | 开缘簿死者复生 |
| 第七回 | 青鱼精戏弄小塘 | 独角龙水淹泗州 |
| 第八回 | 西秦王爱财受骗 | 赵知府存仁施恩 |
| 第九回 | 当铺中贿通严府 | 琼花观小塘拜友 |
| 第十回 | 偷库银承光被擒 | 济小塘结识苗庆 |
| 第十一回 | 济小塘回家戏妻 | 遣五鬼混闹家庭 |
| 第十二回 | 王玉容怒骂夫主 | 一枝梅偷富济贫 |
| 第十三回 | 试遁法苗庆出狱 | 显神通小塘传法 |
| 第十四回 | 变戏法大闹严府 | 避捕捉奔往伯州 |
| 第十五回 | 李家集小塘点将 | 伯州城金蝉兴兵 |
| 第十六回 | 小塘夜造假天书 | 王氏计换阴魔录 |
| 第十七回 | 终南山吕祖点化 | 黄河岸鱼精作耗 |
| 第十八回 | 得道书小塘辞友 | 遇仙洞苗庆修真 |
| 第十九回 | 济小塘折芦过江 | 戚总镇兴兵平贼 |
| 第二十回 | 定海城小塘摆阵 | 白鹿洞承光遇狐 |
| 第二十一回 | 湿神符承光遇难 | 焚仙洞小塘除妖 |
| 第二十二回 | 假道童韩府丧命 | 死乞丐法场受刑 |
| 第二十三回 | 山海关小塘遇友 | 总帅府怀古受惊 |

第二十四回	济小塘机房装病	搬运神京城运丝
第二十五回	韩庆云高中魁首	济小塘面辱严嵩
第二十六回	磨大王兴妖作祟	碾将军领众抢亲
第二十七回	焚灵符退除邪鬼	索谢银赈济饥荒
第二十八回	韩庆云梦里做梦	济小塘法中变法
第二十九回	韩驸马花园试宝	风如虎军前立功
第三十回	槐阴下点破奇梦	趵突泉演试飞杯
第三十一回	高仲举典产求名	靠山王图财剪径
第三十二回	用木刀立斩丘四	演戏术打救高生
第三十三回	月英东岳还香愿	年七见色起淫心
第三十四回	贪钱财李虎害命	骂知县仲举受刑
第三十五回	一枝梅借宿报信	于月英全孝救亲
第三十六回	为全节对夫刎目	因救友威唬解公
第三十七回	王从善仗义报信	胡尚书款留年侄
第三十八回	高仲举重婚张氏	于月英产生丁郎
第三十九回	判冤情恩开大汉	救孤子雷击凶徒
第四十回	徽承光护送孤子	小神童辞母脱逃
第四十一回	张贤人收留幼子	小神童改姓攻书
第四十二回	高仲举探妻遭害	韩庆云为友访亲
第四十三回	一枝梅大闹磁店	苏九宫仗义疏财
第四十四回	王解公猴洞受难	济小塘四川降妖
第四十五回	于月英寓所讨饭	胡世显金榜夺魁
第四十六回	赴酒席年七被捆	审众犯陆爷动刑
第四十七回	严世蕃差人行刺	徽承光怒摔凶徒
第四十八回	马猴大闹风流院	京城画影捉小塘
第四十九回	孙疯子混闹神庙	徽承光护守节妇
第五十回	吴月莲上吊遇救	欧法官煎药骗财
第五十一回	徽承光现形装鬼	欧老道中魔闹坛
第五十二回	哄愚人物归本主	做活局治服恶豪
第五十三回	怀宁侯闭户躲灾	徐夫人细问端详
第五十四回	苏九宫侯府卖画	怀宁侯纸上遇仙
第五十五回	孙疯子当堂服软	包察院监禁恶豪
第五十六回	王解公当堂投审	众奸党从实招认

弁言

古今良史多矣，学者宜博观远览，以悉治乱兴亡之故，识忠贞权奸之为，既以阔广其心胸，而复增长其识力，所益良不浅也。至稗官野史所载济仙诸人，虽事皆奇异，疑信参半，而其扶善良、除奸邪，其足以兴起人好善恶之心者，与古今史册无异焉。其较诸世之淫哇新声，荡人心志者，自不侔也。大雅君子宁必遽置勿道也哉！于是集为一编，名之曰《升仙传》而付诸梓，以公斯世焉。

倚云氏主人书于宝月堂

第一回 嘉靖爷开科取士 济小塘落榜读书

尝谓天下大势，士农工商各居其一，求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农耕于野，以及各色技艺，无不自食其力，大约皆朝夕经营，纷纷仕途。得志者，则意气扬扬，自鸣得意；失时者，则垂首丧气，怨天尤人，甚至寡廉鲜耻，卑屈乞食。孰能看破红尘，抛离乡井，出乎四民之外，不入俗情之中？闲言提过，引出一部《升仙传》野史，说的是济小塘功名未遂立志修行，云游四海之外，受尽辛苦万端，得遇仙人传授法术，广行善事。虽则惹了无限灾殃，终至羽化飞升，提纲叙明。

话说明朝自太祖洪武扫除宇内，位登九五，传至嘉靖皇爷，这位爷原是封为胡席潘三因，正德祖宗晏驾，无人承统，把这位王爷取进朝纲，承袭天下。真乃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日早朝，文武百官朝拜已毕，分班站立，忽从班中闪出一位官来，手执牙笏口称万岁。天子举目，认的是阁老严嵩，说：“先生今日出班有何事奏？”严嵩奏道：“臣启我主，今乃上元甲子，大比之年，理应开科取士，乞我主定夺。”嘉靖爷说：“先生，朕自登基以来，历科考选举子，直隶八州府县二百三十二处，未见真才，今传朕旨意，此科将辽东宣府两镇的秀才俱赴北京，与直隶学子一同应试。”严嵩领命，答应下殿，知会礼部速行牌票，传二处学子赴北京，这且不表。

且说关东沈阳城有一秀才，姓济名登科，号小塘，父亲济仰俯，曾做铁岭卫参将，不幸早丧。母亲李氏相继而亡，遗下登科一人，年长二十四岁，尚未娶妻，只有两个家童服侍，终日奋志攻书，真乃满腹经纶，胸怀锦绣。一闻北京开科取士，满心欢喜，连忙打点资财行李，把祖业住宅托付一位族兄料理，雇了牲口，带了两个家童，竟扑北京大道而来。那日进了北京齐化门，寻觅住所，到了肖家胡同，才找了下处。

房主是严阁老的长班，只有两间闲房，每月租银十两。主仆三人一同住下。济登科就去顺天府报名，领了卷子，置买了进场的东西。到了八月初八进场

，一连三场篇篇锦绣，堪中得解元，这话暂且不表。

且说八月十五天气清明，嘉靖爷传旨，在望月台上摆筵，三宫六院相陪，共赏佳节。这位爷乃是聪明帝王，饮酒高兴，说：“御妻，今当此佳景，朕要做一套《大四景玉娥》，即叫宫女依韵歌唱。不知能尽善否？”正宫郭娘娘欠身离坐，说：“以我主英资明敏，自当音律并美。”说罢吩咐宫官取过文房四宝，不用思想，把头一套春景做完，叫掌宫婆拿去，挑选八个伶俐宫女，立刻念熟，立刻就唱，宫婆答应拿下台去。万岁又把第二套夏景做完。也叫宫婆拿去挑选宫女，宫婆才把夏景曲儿拿下台去，那头班学春景的宫女齐上月台，各拿笙箫等物唱道：

春色娇丽，融和暖气，瞧景物斑斑美堪怜，花开三月天，姣娆嫩艳鲜。草萌芽，桃似火，柳如烟。士女王孙戏秋千。惜伤惨，春归两泪连，恨锁两眉尖。对对蝴蝶穿花把两翅翩，清明上景园，和风吹牡丹，玉楼人醉倒在杏花天。

唱完，龙心大悦，赏了一把紫金豆儿给八个宫女。这一班刚才下去，第二班宫女也上台来，唱道：

端阳节间，龙舟水面上划，锣鼓叮咚响波喳，多采玉兰花，佳人甚可夸。采莲船尽是豪富家，枝叶灵符，鬓边扎着轻纱，沉李与浮瓜，新鲜饮玉茶。水阁凉亭对对佳人把彩扇拿，三伏似火发，薰风透体纱。赏各园开败了梅柳花。

唱完，万岁也赏了一把紫金豆儿。又与娘娘饮了几杯，天已三更时分。万岁爷乘着酒兴要编那秋景，想了一回难以下笔。说：“御妻，寡人欲把四季曲儿做完，怎奈遇着秋景竟是难以措词。也罢！宫官过来，把这春夏二景的曲词拿去，不论阁下、翰林，若能续上秋冬二景，明早进朝，朕自有赏。”

吩咐已毕，转驾回宫。传旨官不敢怠慢，手捧花笺出离禁门，搬鞍上马，一直到了严府的私宅，叫门上的值日官儿往里通报。

这一日严阁老与赵文华等人饮酒赏月，忽见值日官禀道：“圣旨临门，请相爷接旨。”严嵩闻言，连忙将传旨官迎接进去，拜跪已毕，太监开言说道：“严老先生，这是圣上作的《玉娥》即兴词调，只有春夏二景，叫你们阁下、翰林等官若能续上秋冬二景，明早进朝，万岁自有升赏。”说罢，将两套曲词交与严嵩，出门上马而去。严嵩回至后堂，把两卷花笺打开与赵文华等三人一同观看，看了一回，竟是一窍不通。严嵩说道：“咱三人里是在朝，但才学欠精，若有个才子将这两套曲词续上，进与圣上，假称是老夫所作，面上也有光彩。”

言犹未尽，忽有一个长班，跪在面前说：“恩主，今乃大比之年，纷纷学子尽在京都，内中岂少才人？不免拿些礼物前去寻访，或者能访的着。”严嵩闻言心中大喜，说：“长班的，你的识见不差，真正中用。你可带上四礼、两

锭黄金去访一个才子续续两套曲词，天明回来，重重有赏。”这长班应一声“有”，接过花笺，和年七领了礼物，出府而去。

且说这个长班姓任名有智，就是济小塘的房东。当下出了相府，一路寻思，不知才子在于何处。忽然想道，听说家中住的那个相公一连三场文理皆通，待我前去烦他，或者他能续这两套曲词，也未可知。主意一定，来到自己门首，叫小使开了街门，先到自己房中将两锭赤金交与妻子，只拿表礼花笺往小塘住房而来。小塘一见，说：“房东此时方回，想是朋友请去赏月？”任有智说：“相公，你那知我们的苦处，官府一更不散，必得伺候一更。今因相爷请客玩月，故 come 迟。”

说毕，从袖中取出两卷花笺，说：“相公，你看这两套曲词如何？”小塘接来，打开一看，不禁惊而问道：“这系何人所作？”任有智说：“实不相瞒，这是当今万岁编的，只有春夏二景，三更时分传旨出来，叫阁下、翰林续上秋冬二景。我家相爷因多贪了几杯，且是又没工夫，故此拿这表礼烦个高人续上，好去进与万岁。我看相公高才，何不编上两套，明日进上。相爷奏上一本，相公的解元便稳当了。”小塘听了，肚内说话：想我子乡百里来此应试，三场文字虽好，还不知试官眼力如何，不如趁此机会施展才学，使圣上知道，也是一条门路。想罢开言说：“老房东，在下学疏才浅，恐怕不堪入圣上之目，待我胡乱编上两套，奉与恩相，若是中意，进上之时只求把学生带上个名儿足以够了。这表礼送与房东，当是举荐的谢仪罢。”有智听了喜个不亦乐乎，说：“相公不受表礼，小弟过意不去。也罢，我且收下，待相公恭喜之时，我再作贺敬罢！须要就动大笔方妙。”说罢，叫小使将表礼收了，亲自与小塘研墨。小塘展花笺，提笔便写，登时把两套曲词凑完，与嘉靖爷的原稿包在一处，交与任长班。任长班出门，直奔相府，此时才交五鼓，不用通报，竟至后堂。双膝跪倒，说：“小人访着一个才子，给他礼物，立时将两套曲词填来，呈与相爷过目。”严嵩闻言，接来一看，看到后边写着沈阳学生员济登科续编。奸贼看到这里，心中想道：这人好生可恶，既知是我叫他作曲，就不该写上自己的名姓。一个秀才就敢如此狂为，倘若金榜有名，必定作怪。想罢，遂向年七说道：“你速到贡院向考试官说，如遇济登科的名字，不许中他。”年七答应，出府而去。严嵩拿起笔来将小塘的曲词另誊一张，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姓，把济小塘的花笺一火焚之。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观曲词严嵩动怒 救房东小塘施恩

话说严嵩焚了小塘的花笺，把自己另誊的一张曲词，并嘉靖爷的原稿袖在袖内，辞了赵文华等二位，吩咐看轿上朝。

及至到了朝中，正赶着万岁早朝，他连忙阶前进礼说：“万岁，臣奉命编成《玉娥》曲词两套，呈与万岁过目。”言罢，两手高捧，近侍官接将过去，展放在龙书案上。嘉靖爷先把那秋景曲儿看了一遍，上写着：

七月七，织女共牛郎，一年一度却成双，因何阻隔天河两岸厢。回文织锦，怙赏中秋各欢娱，喜性狂风吹，铁马响叮当。难成行，离人思故乡，对景好凄凉。梧桐叶儿飘飘起飞扬，金风透体凉，佳人恨夜长，赏蒲酒家家庆重阳。

万岁看完又看冬景上写着：

十月节，朔风寒景物悲，绣女停针，怕冷观雪梅，寒风阵阵催，鹅毛庄上飞。暖阁内煨红炉，罗香被独宿，佳人泪暗垂，守寒帏，衾枕共相遂。赏景人儿各各饮三杯，飘飘片片飞，青春再不回，玉人几时归，孟浩然踏雪去寻梅。

万岁爷看罢两篇曲词，龙心大惊，说：“先生真才人也。朕赐你黄金百两，彩缎十端，每年加俸米千斛。”言罢退朝，群臣皆散。

且说八月二十四日乃堪梯之期。济小塘在寓所静坐专候喜信，只等到日出三竿不见动静，心中闷闷，有些不悦，忽然思道：论我场中的文章，虽是不中头名，也不至于落榜，且是昨日作那两套曲词，任长班原许下阁下推荐于我，为何却是榜上无名。自己想了一回。说：“家童。你将房东请来，我有话说。”家童应了一声，往后而去。谁知任有智只因得了表礼，误人功名。不好出来相见，只说是出差去了。家童出来，回复小塘说：“相公，功名有早晚不同，如今也不必后悔，咱早些收拾行李，回家去吧。”小塘沉吟多时说：“家童，我今科不中，也无颜面回家。我欲在京中读书以待下科。只是此处房子太贵，须得另找下处才好。”家童说：“相公，从这街直往东去，小人见那大门上贴着个帖，见上写着闲房三间，每月租银九钱。相公要找下处，何不到那边看看。”小塘闻言满心欢喜，遂与家童走到彼处，见一老者迎面出来。小塘上前，口呼：“长者，学生是不第的举子，想要间闲房在京念书，因见府上有招帖。故此动问。”老者说：“既然如此，里边请坐。”

二人到在院中，老者说：“相公请看，就是这三间倒坐，每月租银九钱，若用家伙须再加上一钱。”小塘看了看房子洁净，正如己意。说：“学生正要用些家伙，待我回去就搬行李过来。”

说罢，就去重回到下处，叫家童通知房东，搬着行李来到新租的下处。老者迎接进去，放下行李，一些使用物件俱从院内拿出，收拾已毕，老者与小塘坐下，说：“请问相公尊姓贵处。”小塘通了姓名，亦问老者。老者说：“在下姓王。名叫王太。在禄米仓当书手，虚度五十三岁，生有一女。”言罢，叫小使端了茶来，随后就是酒饭。二人在酒席之间闲谈了一回。饭罢老者告辞回后宅而去，小塘从此立志念书。住了几日，忽听着院内悲啼，甚是惨切。小塘

发闷，叫家童进去打听多时，回来说：“相公，房东原是禄米仓的书手，只因天雨连绵，仓房倒塌，把官米坏了三千余石，价值一千五百银子，叫他五名书手赔补，每人罚银三百。房东折变了一百银子，还少二百，如今被官送在监里，所以家中悲痛。”

小塘闻言动了心，一片惻隐之心，说：“家童，你去与王奶奶说知，不必为难，我情愿给他还这二百官银，救王大爷出监。”家童说：“相公，这事难行，如今主仆三人在外，盘缠短少，只顾接济别人，自己使用什么？”小塘说：“哇！好大胆的奴才，我的事情谁叫你管？”家童见主人动怒，不敢再言，只得走到后边把小塘的话说了一遍。王奶奶听罢，说：“世上那有这等好人！既然如此，待我亲自去见。”言罢与家童走到前边，见了小塘，道过万福，说：“方才盛情传说，相公情愿拿出二百银子救我夫主回家，不知此言真假？”小塘说：“在下实有此心，并非伪言。”说着说着走到房中取出四封银子放在桌上，说：“请快去交官，好叫长者出监。”王奶奶说：“相公真仁人也。今日救我夫主，可不知这二百银子日后怎样偿还？”小塘说：“既救人，便不望报，自管放心，请拿去罢。”

王奶奶千恩万谢，拿起银子往后而去。此时他家的小使已竟卖了，只得求家童到北锣鼓巷把他姑姑妹子请来和女儿作伴，亲自带了银子到禄米仓交兑明白。

真正是钱能通神，不多一会把王太放出，夫妻见面。王太问知得出监的情由，感念不尽。来到家中，一见小塘连忙跪倒，说：“多谢相公救命之恩。”小塘用手__扶起，说：“老贤东莫要如此，似此小事何足挂齿。”王太说：“虽然如此，但相公是异地之人，能有多少资财？今日为我垫去二百银子，恐怕日后盘费不足，老汉欲就奉还，却又无可折变，现今还有这处房子，前后三层一共二十一间，原价一百二十五两，待我给与相公为业或卖，任凭尊意；下欠七十五两从容再还，不知尊意如何？”小塘说：“贤东此言差矣，我既慷慨相助，就无望报之心。今后若再言此，就是轻慢学生了。”王太闻言，说：“既如此，老汉尊命就是了。”言罢拱手作别，到后边，把言词与妻子说了。王太的妻子马氏听了丈夫之言，说：“难得这样好人，必须怎样报他才好。”王太说：“我这心中也是如此，但是无法可报。”马氏说：“依我看来，济相公才貌兼全，有仁有义，不如将咱女儿招他为婿，一来报他的恩德，二来咱也终身有靠，可不知娶过没有。”王太说：“此言甚善，待我问问家童，再作计议。”言罢，将家童叫到后边，夫妻二人就将此意说予家童，家童说：“此事有些难成。论来我家相公还未定亲，但是他的功名心胜，不把亲事放在心上，且是他又仗义疏财救了你的危难，岂当成此亲事落个图婚之名！若要成事

，除非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也不知家童说些什么言语，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王书手报恩嫁女 济小塘择日完亲

话说王太受了家童的密计，等到次日早饭以后，走到前边与小塘闲谈。小塘说：“贤东这几日常在家中，外边无有事么？”王太说：“却无什么正事，只因敝友相托一言，甚难处理，我这个朋友与我同姓，年过五旬，只有一女，虽然不是出色，也算是才貌无比，如今年方二八，正宜求聘，不论本京、外省定要寻一个饱学秀才。恩人你说这事如何替他去做？”

家童在旁说：“王大爷，这门亲事何不给我家相公说呢？”小塘说：“好狗才，谁叫你在此多言！”王太明知故问，说：“恩人当真还未完婚事么？”小塘说：“实不相瞒，只因功名未遂，苦守寒窗，二十有五载了。”王太说：“相公，你这就不是了，常言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功名虽然要紧，自有迟早不同，以有限之光阴，往再坐废，岂不甚为可惜，不如俯就这段良缘，倒也使得，还请恩人三思。”小塘听罢，心中想道：看来王长者之言皆是正理。我想家中又无父母兄弟，就在此作亲倒也可以。想罢，开言说：“贤东之言使学生茅塞俱开，但恐贵友豪富，不肯招此穷酸耳。”王太见小塘有了口气，乘势说道：“实不相瞒，昨日我出监之后，前去看望敝友，他尊相公为人，就有许亲之言，方才老汉不敢直言，恐相公不允，难收口耳。今若此，待我看个吉日，就下定礼。”言罢拿过历书一看，说：“恩人，明日初七就是下聘的日子，十二日乃嫁娶良辰，事不宜迟，相公快拿聘礼过来，我好送去。”

小塘连忙打开箱子，取出一对碧玉妃块交与王太。王太辞出来，到后边暗把家童叫进去，说：“如今亲事已成，到过门的时候难道还能哄他不成？”家童说：“你老放心，我已筹计停当，到过门的时节，只用黄昏之时，叫我相公上了喜轿，抬出去多绕几条胡同再抬回家来，进门之时放着轿帘，他又从来没进内宅，那里认的？他若要见丈人、丈母，只说京内风俗，头一日忌相见面，等他与姑娘入了洞房成了夫妇，次日见面也就没了说了。”王太夫妇听了心中大喜。

到了次日，烦人写了一张嫁娶良辰，后面写着此日完亲，男者忌见丈人丈母。王太亲自交与小塘，小塘也甚欢喜。转眼之间到了十二，王太在外边雇下花轿、灯笼火把、乐器等类，到了黄昏之时，齐到门前，王太走进书房，看看小塘更完衣服，送在门外打发上轿而去。鼓乐喧天在街上转了几个湾子，复又抬将回来，把轿抬在大门以里，灯笼散去，王太才请小塘下轿，黑夜之间小塘那里认的，跟王太进了内宅，见堂前辉煌，摆着香案。王太说：“相公，岳父岳母今日不宜相见，已经托我夫人主婚。”言罢，叫马氏扶出新人，拜了天地

，送入洞房，转身而去。

且说小塘与玉容小姐一夜情景难以尽述。到了次日清早，小两口起来梳洗已毕，小塘出了房门，抬头一看，见王太夫妇坐在堂前，连忙上前，说：“老贤东为何来的尚早？”王太说：“我还未曾出门，这话从何而来？”小塘并不惊忙，复又言道：“老贤东，烦你把我岳父岳母请来，我好拜见。”王太说：“恩人，你那岳父岳母没有工夫，说是叫我夫妇二人替他受了礼罢。”小塘说：“这事如何使的，还是请来为是。”正然间就看两个家童在旁乱笑，小塘说：“没规矩的狗才，在此笑的什么！”正然怒骂，玉容走到跟前，说：“爹，娘，如今不必隐瞒，将此事说明了吧。”小塘听见这话越发糊涂，呆呆的只是等着。王太将那始末情由说了一遍，小塘半信半疑，走到前边看了一眼，依旧还是旧的住处。自己不觉失笑，反身进来，说：“房东既要成全此事，何不明言？”王太说：“恩人你曾说过，君子施德不望报，我若明言，此事难成。略施小计才能得报大恩。”小塘听罢倒身便拜，王太夫妇受了两礼，小塘从此安心乐业以待下科。住了月余自觉盘费短少，岳父又不从容，无奈写了一封家书，叫家童回家折变产业。

这家童去了半载。一日回来，见了小塘说：“小人到家把书信与大爷看了，大爷找了一个财主将地当了五百银子，小人怕路上难走，买了一些人参带来了。”说罢，从被套里一包一包掏将出来，一共五十五斤。小塘一见大怒，骂声：“不中用的狗才，银子乃是活物，你买这些东西几时打发出去？”

正然骂着，王太走来问知情由，说：“贤婿，咱的时运到了，如今人参卖价很高，这些人参足值三千银子。”小塘听说大喜，遂将参包交与王太。王太叫家童跟着，找着经纪，会了铺家，每两六换，除了花消，净落银子三千。小塘也给家童娶个媳妇，又买了两个使女，王太用两千银子在关东贩买货物，数次赚了五万多两，从此就在肖家胡同开了一座当铺，玉容又生一子，起名财哥。小塘到了丁卯年间连场科举，不料又被严嵩所阻。

那日，小塘骑马走到西四牌楼，见闹闹哄哄，军兵排列，不能行走。不多一时，只见刽子手架着一名斩犯亡命，旗上写着员外杨继盛。这位爷仰面朝天不住大笑，看的人等无不落泪。小塘看到这里心中纳闷。只听众人纷纷议论说，是因他参了严嵩一本，没有参倒，今被奸臣假传圣旨问了斩刑，小塘听到这里，猛然心中一转，起了一点修行之心，把那功名就看轻了。从那人空之中催马出来，回到家里坐了一会，自己出来，走到街上买了一副道家行头，回至书房穿带起来，走到院中。王老者一见，说：“贤婿真会取笑了。”小塘说：“并非取笑，小婿实要出家，就此告别了吧。”王太看小塘的光景非有虚言，连忙说道：“贤婿，我夫妻虽然有些不周之处，也当包含一二。”小塘说

：“并无不周，实乃心有所感，自欲修行，今立志已决，岳父不必狐疑。”小塘说了这话，一家大小你说我劝，俱皆泪垂，又有财哥拉住衣服，大放悲声。小塘一见这个光景，自知不能脱身，故意的拍手大笑，说：“我原是试探你们，谁知尽皆当了真了，却惹一场好笑。”家人听说，止住泪痕。马氏说：“姑爷，叫你可骗死我了，快把这宗行头去了罢！”小塘脱了道衣、道冠，交与丫鬟，马氏吩咐排酒筵合家畅饮。这日把小塘灌了个大醉，从此门常上锁，出入皆有人相伴，纵然有翅也不能飞上天去。

这小塘原有神仙的果仪，修道之念一起，早惊动了纯阳老祖。这日，老祖正在洞中打坐，忽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早知其意，说：“柳树精，你速到北京安定门内肖家胡同显个手段，把济秀才领出城来。”柳树精领命不敢怠慢，一驾云头转瞬就到，从那云端之中往下观看。这日小塘与玉容对坐饮酒下棋，柳树精一见收落云头，变了一条板凳放在门前，专等度脱小塘。且说小塘吃的有几分酒意，猛然抬头见门外一条板凳三尺多长，一头青一头绿，并非家中之物，不由心中猜疑，说：“莫非是我出家心虔，那家仙长变化，前来度我，待我暗暗试探，看是如何？”想罢，说：“那条板凳若是仙家点化，你可动上三动。”柳树精早知其意，便往前蹣了三蹣。小塘心内明白，说：“贤妻，你看这条板凳好哇不好？”玉容往外一看，并非家中之物，不由的心内惊疑。小塘说：“贤妻你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件宝贝，你看我变个戏法，你们看着。”

说罢，走到跟前骑在凳上说：“你们都看着，我要上天去了。”

玉容与丫鬟见这光景，不禁大笑，小塘说：“贤妻你休要轻视这条板凳，只因我看破红尘，求道的心诚，所以这板凳前来度我，咱二人的恩爱从今算割断了。”言罢，把那板凳一拍，不觉不知起在空中，转瞬不见。玉容一见，面目更色，放声大哭。一家大小无不垂泪，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在那凳上旋转多时，落在尘埃。小塘定了定神思，往东一看，波浪滔天，一道大河，河上一座板桥，来来往往都是驮煤的垛子。小塘这才知道是过了运河，但不知是什么地名，回头一看，又不见了那条板凳，心中自己后悔，少不得迈步往西走。到天晚，在店中住了一宿，明日又行，书要简短，绝不可重叙，一连行了几天，一日走到百花山内，游玩多时，忽见有一座洞，门半掩半开，小塘想着洞内必有神仙，遂自侧身而进。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柳树精奉命点化 纯阳祖度脱济生

话说小塘进了洞门，曲曲弯弯越走越黑，走了半日，里边明亮，只见正中石桌之上放着棋盘，一边一个石礮，棋盘上摆着棋子，推着便动，只是拿不起

来。小塘想道：看这局棋，一定是有神仙，或者往后去了。遂又往后行走，走到后边，只见梁上悬着石钟、石锣，石桌上边放着锣箫等件件俱全，只是没有神仙。盼望多会，无奈从旧路出来，又往前走，走够多时，又入一座高山，大涧正中只有一个独木小桥，小塘访道的心胜，并不害怕，就从桥上过去，正走中间，忽听见一阵风响，从林中跳出一只虎来，剪尾摇头，二目如灯。

小塘见了，只管往前行走，并无半点惧色，走过这深林，又有一阵怪风从那石穴之内出来，一条大蟒比碗口还粗，二丈多长，扬头吐舌，迎面而来。小塘扬扬不采，那蟒竟从顶门上过去，转眼无有影踪。小塘越过此山，饥餐渴饮，漂流半年，并不知谁是神仙。

那日到了陕西西安府，又入了一座高山。只见山前一座石楼，楼上横匾写的是终南第一山境。小塘只知访仙，并不知自己劳苦，一层一层进了深山，那些景致观之不尽。游赏多会日已沉西，就在破庙之中，盘膝打坐，坐在半夜之时，寒风透体，树木皆鸣，整群虎豹声声乱叫，又有无数的妖怪，奇形异状，皆言要吃生人。小塘坐在那里置若未闻，并无退悔之心。天明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尘土，出庙又往前走上了半日，肚中饥渴，山中又无买卖，又无庄村，无奈捧起清泉喝了几口，倚着一颗大树歇息。正在困倦之际，忽听得这个说：“将！”那千哈哈大笑。小塘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只见山坡下有两个人在卧牛石上对坐下棋。小塘说：好了，既有人，必有庄村，待我上前去问。急忙迈步走到近前，留神一看，左边的穿黑，右边的穿黄，原是二位道者。小塘平生爱好下棋，站在穿黄的背后看了一会，小塘腹中并不饥了。

且说这两位道人，穿黑的是钟离大仙，穿黄的是纯阳老祖，他二位原是故意来点化小塘。小塘见那黄袍道人着着占先，穿黑的只是招架，那穿黄的故意的闪了个空，把小塘只急得抓耳挠腮，不由的说：“爷，漏了空了，仔细着炮打。”黑袍道人抬头一看，故意怒道：“走，何处凡夫混乱我们的仙着，还不快走。”小塘见话非俗，连忙跪倒，说：“仙师爷爷度脱了弟子吧！”黄袍道人把小塘推在一边，说：“道友，咱走咱的，莫要管他。”小塘听说越发的急了，说：“二位仙真，弟子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此处，今日若不度脱，弟子就要死了。”说罢就往树上碰头。黄袍道人连忙拉住，说：“你这呆子只管胡缠，你若是肯把我脚上疮脓舔净，我就收你。”言罢坐在石上，脱去鞋袜，露出疮来。小塘一见，正犯思想，道人说：“你这光景，定是嫌脏。我们事忙，各自走罢。”小塘说：“仙师莫急，弟子这就去舔。”言罢蹲身，两手捧疮，用口舔啐，只觉着香美异常，越舔越有滋味，不多一时将疮舔完。老祖说：“你可不嫌脏么？”小塘说：“不脏，不脏！”老祖说：“既然如此，待我度脱了你罢！”遂把鞋袜穿上，从袍袖中取出一张柬帖，又取出一个金色葫芦

，说：“济秀才，你如今还不是修行之时，且把这葫芦紧紧收藏，细看柬帖，便知明白。”说罢递与小塘，与钟离祖扬长而去。小塘正要说话，转眼已不见了。自己愣了一会，拆开柬帖一看，上写着：

修行二字容易，惟恐访道艰难，往前进步心要专，须当苦处熬炼。

欲求仙诀妙术，莫辞涉水登山，洒州城内去参禅，三教归一才见。

后又有一首诗句，说道是：

小小葫芦玄又玄，生来肚大嘴儿尖。

无当昔分盘古日，他比无当还在先。

急往赫家村里去，细观柬帖要心专。

秀才问我名和姓，口口山人闻世间。

诗后还有一行小字，乃是持受五鬼的妙诀。小塘看罢说：“口口山人”乃是吕仙二字，早知是纯阳祖前来点化我，岂肯轻易放他走了。后悔多时，把柬帖葫芦取将起来，迈步往北，行到赫家村内。只见路西一家人家，门左边挑着纸钱，右边贴着一张殃榜，上写着：“亡夫贺龙年二十三岁，生于癸亥年、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时，不幸死于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妻少子幼无人承管，哀恳仁仁君子问全。”小塘看罢，心中大喜说：吕祖的柬帖原写着让我到赫家村，我这里看他生的年、月、日、时与死的时月，命中犯着五鬼，死后就有五鬼之法。今已到此，我可如何进去收这五鬼？低头一想，说：有了，必须如此这般。主意已定，走到杂货铺内买了两盘纸钱，走到贺家门口，用手把门敲了两下，里边便问是谁，小塘说：“我与贺贤弟原是八拜之交，今日知他辞世，特来吊孝，还有些须帮助。”里边听见，连忙开门，小塘进去，到了灵前，祭奠已毕。贺龙的妻子出来叩谢，小塘说：“弟妹，我看你丈夫死的日期不好，怕犯重丧，取一盂净水过来，待我与你破破。”女子信以为真，亲自取了一盂净水放在灵桌之上，小塘用手端起，左手掐三指诀，将水托住，右手在水中画符，依着吕祖柬帖上的五雷咒语念了三遍，口含法水往灵前一喷，只听着棺盖响了一声，一股黑气往外就冲，小塘一见忙把葫芦取出把在手中，将塞子拨开，连叫三声：“疾！疾！疾！”那股黑气入在葫芦之内，小塘把葫芦盖好，取在怀内。回头一看，见贺龙的妻子昏倒在地，遂又含了一口法水把女子喷醒，扒将起来，说：“吓死奴了，方才见我丈夫自棺中撞出，带着五个恶鬼，转眼就不知哪里去了。”小塘说：“那就是重丧鬼，已竟被我破了。”说着从袖内取出一小封银子放在桌上，说：“弟妹，这些许奠礼给你丈夫买点钱纸烧上，表我一点敬心罢。”女子说：“不知大爷贵姓？”小塘说：“不必向我名姓，死鬼心里明白。”说罢扬长而去，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念大学化饭充饥 宿僧舍许修佛寺

话说小塘出了赫家村又走向大道，要上泗州。无奈盘费已尽，难以行走，正在踌躇之时，忽见路旁放着一个木鱼，贴着一个帖儿，小塘上前拾起，见那帖上写道：

访道何须要装束，儒书亦可化斋粮。

泗洲城内修佛寺，自有拙家玄妙方。

小塘看完把柬帖收在袖内，心中想道这又是老祖的指引，既然叫我念书化斋，我想《大学》乃是圣经，就念这本《大学》罢，主意已定，信步行走上到一个村中。见有一个学堂，他就坐在门外，手敲木鱼，把《大学》念了一遍。小塘正然念着，从里走出来一个学生拍手大笑，说：“这个秀才穷断筋了。”正然笑着，从里面出来几个学生，笑成一团，内中有个姓丁的，名叫丁昆，走到小塘跟前，说：“化缘的先生，我这里叫作伯王店，行恶的多，好善的少，我还有买笔纸的三十六文铜钱奉送，先生别处再去化罢。”将钱递与小塘，扬长而去。小塘接过钱来，收了木鱼，走到饭店买东西吃了，又扑大道，往前行走，一路上饿了念书化斋，晚了投宿古庙。

那日走着，望见一座城池，天色已晚，不能前进，走到一座破庙跟前，但见墙垣皆倒，砖石满地，走将进去到大殿之中，牌匾上写的是三教主殿，小塘拜了神像，走到后边，见有两间草房，里边露出灯光，上前把门敲了两敲，小沙弥便问是谁。小塘说：“师父，我是出外之人，只因错过店道，前来借宿。”小沙弥听说，将门开放。小塘跟小沙弥进了草舍，见一个半老和尚在那里烤火，连忙近前惶惶陪笑说：“师父，学生有礼了。”那和尚见小塘身上破烂，只还了半个问讯，没好气，向小沙弥言道：“半夜更深，不问张三李四，只管放他进来，要是一个歹人你也不管么？”小塘见这光景恐不肯留自己住下，遂拿出一个小银包儿，约有四钱来往银子，双手捧定，说：“老师父，不要嗔怪令徒，学生因没处投宿，前来惊动，望乞容留一宿。这是四钱银子，请几股好香烧罢。”

老和尚一见银子，当时变过脸来，说：“相公，不是贫僧狠哆小徒，只因敝寺荒凉，时常有友人来往，方才言语莽撞，相公休怪，既要投宿，岂敢不留，何必又赐香资。”口里虽说这话，早把银子接到手中，说：“徒弟，相公想来还未用饭，快忙取斋来。”小和尚领命，不多时把饭端来。小塘也不推辞，立时吃完，说：“老师父，这对面是座什么城池？”和尚说这是南京凤阳府，所管名为泗州，我这敝寺叫作三教寺。”小塘听了心中想道：老祖柬帖上说的明白，叫我泗州城里去参神，又说三教归一，如今已到此处，正好修行。想罢开言，说：“敢问老师父大号？”和尚说：“贫僧法名如本，我庙原当初有

六个门头，僧人五百有余，后来寺院凋零，大众俱四处散了，只剩俺师徒二人在此苦熬。”小塘说：“久闻泗州富户很多，何不化些钱粮重修寺院。”如本说：“相公不知，此处人不好善，且是连年荒旱，谁肯施舍。”小塘说：“长老放心，待我与你重修宝刹。”如本说：“相公休要戏言，你看这寺院虽小，也得三两万银子的工资，你非僧非道，不能募化十方，如何包的重修寺院。夜深了，请安歇罢。”言罢各自就寝。

次日，小塘起来梳洗已毕，小沙弥端了茶来，如本陪着。茶罢搁盏，这和尚心中想道：昨晚他说了一些大话，欲要不信，又怕他有些来历，待我问他一问，说：“相公，昨晚只顾闲谈，失问贵姓尊名，仙方何处？”小塘说：“学生祖居关东沈阳，我在冀门，今移居北京，姓济名登科，号是小塘。”如本听了肚内说话：我前年上京募化，听说有个济小塘，乃是财主秀才，原来就是此人，怨不的敢说大话。想罢，说：“济相公，贫僧闻名久矣，今日出门，为何这等行径？”小塘说：“不瞒长老，只因屡科不中，参破红尘，出家访道，云游天下。曾得异人传授，所以昨晚应许重修寺院，不知可有僻静去处没有？”如本说：“后边有个菜园却甚僻静，不知作何使用？”

小塘说：“既然如此，你可备下高桌七张，黑碗五个，乌盆一个，香油半斤，黄纸一张，笔砚朱砂，俱各送在菜园。这几件东西就是与你修寺的本钱。”如本听说，心中纳闷说：这几件东西如何会作修寺的本钱？只管诸件给他，看他如何使用。

遂叫小沙弥将破供桌找了七张，其余的东西俱找齐全，送至园内，把小塘领至园中。小塘看了一眼，果然僻静，说：“长老，千万莫叫闲人进来，你师徒也不可私自来看。”言罢将如本师徒送出，翻身把门闭上，把七张供桌搭在一处，一切应用物件，摆设停当，到了黄昏之时，除去儒冠，打开头发，上在高桌之上，手托葫芦，将乌盆敲了三下，只见一股黑气冲将出来，鬼哭神嚎，一齐伸手，与小塘要命。小塘虽然害怕，仗着有吕祖的法术，把心秉了一秉，忙把咒语念将起来，五个鬼魂一闻法言，往后退了几步，还是哀鸣不止。小塘把乌盆揭起，露出灯光，往下一看，只见五个恶鬼像貌奇异，连忙画了一道灵符，就灯上烧了。只听得空中一声雷响，五鬼一齐跪倒，说：“法师息怒，我等愿归正教。”小塘说：“既然如此，领我的符水。”五鬼领命，各自近前端了一碗水去，饮在腹内，小塘说：“听我吩咐，尔等为金木水火土混元五鬼，可要逐处听令。”言罢复将五鬼收入葫芦，塞上塞子，收入怀内，迈步出园，进了草舍，一见如本说：“长老，明日要你出去募化，可不知城内谁是头家财主？”如本说：“本城有个赵绅宦，做过浙江布政使司，算得起头一家财主，但是此人毁谤僧道，不敬明王。”济小塘说：“长老放心，管叫他做个缘

簿领袖。”言罢，复到菜园，从怀内取出葫芦，扳开塞儿，叫出鬼头贺龙，如此这般吩咐了一遍，鬼头领命而去。小塘出园来见如本。说：“长者，你拿着缘簿到赵绅宦门首如此如此，管叫他自上缘簿。”如本应从不定。

且说鬼头贺龙一阵阴风到了赵绅宦家，这绅宦名叫赵完璧，正在书房闲坐、只听着帘子乱响，连问几声，无人答应。绅宦说：“好奴才，难道哑了不成？”混元鬼听说，叭的一声将帘子掀落，现了原形。绅宦一见，大喊了一声，忙从壁上取弓搭箭当弦，照着混元鬼连射了三箭，这混元鬼一溜火光冲出房去，忽有一个使女慌张跑来说：“老爷可不好了，老太太在佛堂烧香，忽然咽喉中箭，绝气而亡。”绅宦听说真魂皆冒，跑到佛堂一看，果然是他母亲。正在惊慌悲痛之际，又有一个丫环跑来说：“不好，太太正和公子在楼上玩耍，忽从窗外射进两只箭去，把娘儿两个全射死了。”绅宦听说，急急跑到楼上，定睛一看，果是他妻子身亡，一声还未曾哭完，看门的又报道：“启察老爷，祸从天降，二奶奶光着身子吊死在门前槐树之上。”绅宦听说，咕咚咚又往外跑，跑到外边抬头一看，只见他那二夫人吊在树上，如是一只白羊一般。绅宦一见又痛又烧，只急的他暴跳如雷。正当绅宦忙乱，忽听的木鱼响亮，那僧人高声念道：

舍了罢，大造化，舍不的，没造化；恩爱牵联体悬挂，母死妻没子又亡，心爱美妾高高挂。

休要哭，别害怕，劝君如今舍了罢。若肯把我缘簿开，管叫你骨肉团圆都说话。

赵绅宦听罢抬头一看，认的是三教寺内和尚。不由的心中大怒，说：“好秃奴才，我家遭此大祸，他还在此狂叫，明是打趣老爷。人役们还不与我打开！”如本听见这话，高声言道：“绅宦爷你家现有此祸，还不回头向善，若肯与我做个开簿的领袖，管叫你死的活了，哭的笑了。”赵绅宦听了这话那里肯信，只是喝着家丁快打。有一个家人言道：“老爷息怒，这和尚既说大话，定然有些来历，何不与他开了缘簿叫他救活咱的死人！”赵绅宦想了一想，无计奈何，说：“和尚，你若果有本领救活我一家四口，我就与你做个开缘簿的领袖。”

如本说：“绅宦你若开了缘簿，保证就活。”绅宦说：“可开多少银子？”如本说：“只得一千。”绅宦说：“也罢，我就开上一千，你若没有本领，那时再讲。”言罢拿过缘簿，亲自写上赵完璧施银一千两，如本见赵绅宦开了缘簿，他遂暗念灵文，死尸皆都还原。赵绅宦写完缘簿抬头一看，吃一大惊。欲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混元鬼赵府作祟 开缘簿死者复生

赵绅宦抬头一看，见那树上吊的原是一个看家的白狗。正在疑惑之际，忽见老夫人与妻子齐都出来，吓的个绅宦战战惊惊往后倒退，口中只说：“有鬼。”老夫人娘儿四个听见这话，一齐发怔，并不知因何这样。如本在旁哈哈大笑说：“绅宦，这是你的老母、妻子，全都活了，不必多疑，进去看看便知明白。”绅宦听说跑到佛堂看了看，笊帚钉着一只大箭，又到楼上一看，原来是两个棒槌俱中雕翎。绅宦看罢才知和尚佛法玄妙，迈步下楼来在门口，说：“师父，今日我可的服了你了。老管家，你把长老领到当铺兑一千银子，送长老回三教寺去。”管家答应一声，将如本领到当铺兑了一千银子，送归禅林。这如本一见小塘满脸笑，说：“济相公你的法术真正不错，到他家就化了一千两来，不知几时可以兴工？”小塘说：“若要动工，必须一两万银，我还有个妙法，不过三天一齐送来，你还到城内，在十字街前搭棚一个，供上三教圣像，我有灵符一道，你可带去埋在棚前，只管拦路化缘。若有不肯信的，你把木鱼连敲五下，自有妙用。”如本领命，复又进城，不提。

且说小塘打发知本去了，取出葫芦打开塞儿，将五鬼叫出。如此这般吩咐一遍。五鬼奉命进城，这也不表。且说城里那些官宦财主闻知赵老爷有这场异变，齐来压惊贺喜。赵老爷摆席款待，天晚席散。绅宦们走到十字街前，就有认得如本的，说：“这就是救赵先生一家性命的长老，咱们大家何不上些布施，各保平安。”言罢要过缘簿多少不等一齐乱上，内中有不信的，说：“列位，这秃驴哄人钱财自己享用，那有钱财与他，咱们走罢。”如本听见连把木鱼敲了五下，但只见青天白日霎时昏暗，飞沙走石，狂风大作，那舍财的全然无事；不信的立刻昏倒，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各人的家人将主人挽扶回家，俱都是到在家中满口胡言狂笑不止，如中疯的一般。家中人知道得病的缘由，齐到棚内祷告，愿上布施，也有三五百的，也有一千八百的，上了布施回到家内俱各平安。这一番哄动，合城的百姓齐往三教寺来施舍。不过三日，聚了两万多银。小塘叫如本请了两个老者管工，重修古寺，不消半年焕然一新，城内绅宦又另布施建雕，请戏庆贺开光。小塘怕名头显露，躲在河东养静不提。

且说三教寺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在那日，天交午时，佛殿前忽然响了一声，平地冒出一朵莲花，大如车轮，绿叶遍地。众人正然观看，又听的哗喇一声，五色霞光，乱人眼目。不多时，从那花蕊之中现出一个青衣女子，眉如新月，服似秋波，杏脸桃腮，金莲三寸，俨然是一个素衣仙子。众人纷纷议论，据说是善心感动菩萨显灵做众。众人正然言讲，只见那素衣女子启一点朱唇，吐婉转莺声，说：“尔等众人不必多疑，我乃白衣大士，只因此处人多知善，所以降临来度众生，有缘者快上金莲，早入西方佛教，不受阎王的拘管。

”众人听罢，一齐念佛，内中有个老者说：“众位闪闪，待我先上金莲，早入仙国。”女子一见，用手招呼说：“那一老者休要前来，你虽好善，吃亏有了年纪。西方路远，难以前去。还是年力精壮些的前来入缘。”一言方尽，就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高叫“菩萨，弟子年力精壮，望乞度脱。”言罢分开众人跳在莲花之上。女子一见满心欢喜，架起妖云与后生俱各不见。众人一见齐声念佛，俱说是造化后生。

谁知这三教寺破旧多年，树多人少，有妖精在内居住，如今寺院重整，他们无处存身，所以就作起怪来。这莲上的女子原是个九尾狐狸，那后生上去，早被妖精提到庙后吃了，只落下一堆尸骨。到了次日，又是如此，一连五日，就害了五个性命。到了第六日，小塘从河东回来，到在庙中，只见人山人海争看观音度人，小塘问知缘由，心中疑惑，要试观音的真假，遂挤到跟前，高声叫道：“菩萨，待我与你上西方去罢！”言罢纵身跳在金莲之上。妖精不知好歹，架起妖云把小塘捉到庙后，离地有三丈多高往下就摔。小塘手脚利便，且是早已有了准备，被妖精一摔，趁势跳将起来，那妖精见小塘有些耿气，即忙复原形，要吃小塘。小塘一见，微微一笑，把左手一撒，说：“野畜着打！”立时着一声雷响，把一个妖精劈了个粉碎。小塘定睛一看，原是一个九尾狐狸。又看了看，地下的白骨共有五堆。小塘看罢，叹惜多时，转身回到寺内，向众人言讲一遍，个个惊异，齐往庙后观看。这且不提。

且说泗州知州姓任名是尚义，听说小塘破了妖异之事，心中欢喜，差人将小塘请进衙门，待为上宾，酒席之间，言语投机，这州官恋恋不舍，要留小塘盘桓几月，遂将小塘送在魁星楼上居住，每日拨人服侍。这本处的一些士绅见小塘有如此法术，知州又如此敬重，遂拜望的拜望，送礼的送礼，终日应酬不绝，这且不讲。

且说九尾狐狸被小塘用雷劈死，他的子孙四方奔逃，内中有个成了气的青面狐狸，乃是九尾狐的儿子，见他母亲死的甚苦，自己又无处可依，遂哭往青莲洞去。这青莲洞在洞庭山下深潭里边，内中乃是个多年青鱼精，称为青莲仙子，是九尾狐的结拜妹子。小青面狐到了洞中，一见鱼精放声大哭，就将他娘死的始末说了一遍，哀告鱼精替他报仇。鱼精听罢，伤感多时，说：“贤甥，我和你母亲里系结拜，情同骨肉，她今死到这样苦处，我焉有坐视之理，待我与你前去，以报此仇。”言罢一齐出洞，架起妖风，往泗州而来，不多时到了三教寺后，鱼精说：“贤甥，你可知害你母的那人姓字名谁？现在那里居住？”小狐说：“愚甥去时心正惊慌，那得知他名姓，待我前去打，听便知分晓。”言罢，变了一个小沙弥，去不多时打听回来，说：“姨母，此人叫作济小塘，重修寺院就是他的法术。现在城中魁星楼上居住，姨母若去，多加仔细。

”鱼精说：“贤甥放心，你且在此等我，我去去就来。”

言罢一阵妖风，来到城内，从空中把小塘一看，说：且住，我看此人像貌不凡，日后有地仙果位，我何不采取他的真阳，成我的正果。鱼精动了这个念头，就把那报仇的事情忘了。等到黄昏之时，变了一个美色女子，走到魁星楼下，正遇楼门半开，轻轻走到楼上，站在小塘背后，故意的咳嗽一声。小塘听见，回头一看，见是一个绝色佳人，连忙问道：“你是谁家女子，更深夜静，到此何为？”鱼精见问，满腔陪笑说：“相公，奴乃庙东隔壁之女，父亲去世，只有一个老母，自知相公在此独伴孤灯，故不顾羞耻，瞒着老母前来，不知相公肯容纳否？”小塘听罢正容开言说：“小姐，这可断使不得。我济某乃正人君子，岂肯为此苟且之事。请快下去，莫使旁人知觉，议论是非。”鱼精说：“相公，你好不聪明，今已夜静之时，你我的事情还有何人知道？”小塘说：“虽无人知，于心不能无愧。不必多言，快下楼去罢。”鱼精说：“相公之言固是正论，但奴已经来了，岂肯空自回去。相公如果不允，奴但不愿回家，情愿自刎于君前。”小塘闻言，心中急促，忽然想到：且住，我看此女来历不明，妖媚异常，未必不是妖精前来作祟，待我暗念咒语，用掌心雷震他一震，若要是人，自然他不害怕，那时再作道理。主意已定，说：“女子，你真不下去么？”鱼精说：“奴是不去的了。”小塘说：“既然如此，你可真要后悔。”言罢暗暗念咒，把左手向妖精一张，只听着一声雷响，火光满室。欲知妖精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青鱼精戏弄小塘 独角龙水淹泗州

话说小塘把左手向妖精一张，一溜火光向妖精扑去。鱼精一见心惊，转身便走，小塘那里肯舍，说疾道快，掌心雷又向鱼精打去，鱼精无奈，把身上一领衫子脱下，才得逃回寺后。青面狐迎着，一看见鱼精的鳞甲不全，连忙问道：“姨母你到那里怎么样了？”鱼精说：“厉害，厉害！若非腿快，已死于那人之手。”小狐说：“如此看来，这仇难以报了。”鱼精说：“无碍，我有一位姑舅哥哥是东海龙王十代玄孙，姓敖名叫倒世，九江八河俱称他为独角大王，现住淮河逆水潭中，把他请来便可以报此仇。你可先到青莲洞中替我看管，我今去也。”

言罢，足下生风，到了逆水潭边。叫看门的老鳖往里通报，野龙听说，即忙就请。青鱼精到了里边，一见野龙，放声大哭，野龙说：“贤妹，你有什么冤屈事情，对愚兄说了，包管与你出气。”鱼精说：“表兄，小妹也无别的事情，只因泗州来了个游方秀士，姓济名是小塘，口口声声要捉三个妖怪头，一个是九尾狐，二名就是小妹。狐姐姐被他用掌心雷打死，小妹的鳞甲又被他扯

碎，幸是腿快，未曾丧命。”独角龙说：“三名是谁？怎么样了？”鱼精说：“表兄，三名就该着你了。他说你是什么独角大王，不过是一个多年的泥鳅，有本事捉了来，生炸下酒，表兄你说这还了得了么！”野龙听说，心中大怒，说：“好穷酸敢如此猖狂，揭我的短处。贤妹与我看守洞府，待我前去会他。”

言罢，出离水面，一阵怪风，来到泗州城中，变了一个儒流秀士，竟到魁星楼上去见小塘。小塘一见，连忙请坐，说：“请问尊兄贵姓？”野龙说：“小弟姓敖名倒世，住处水府，因仰大名，特来奉拜，还有不明白的一件事情，要请教请教。”

小塘说：“敖兄，不知是件什么事情？”野龙说：“你乃北京人氏，来在泗州把一个千年狐狸伤害，不知是何缘故。”小塘说：“敖兄差矣。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况那妖狐哄迷愚人，连伤五个性命。”野龙说：“这罢了。听说你口出大言，说几天的狂话，要捉青莲洞的青莲仙子，逆水潭的独角大王，难道他们也害生命不成？”小塘听了心下寻思，说：住了，这些话问的古怪，想必又是一个妖精，若论青莲洞逆水潭我并不知道，何从有捉二怪之说？他既如此说了，我若不承当，又落他的褒贬。我且应承起来，看是如何。想罢开言说：“小弟实有此话。休说是两个妖怪，普天下的妖精我济某定要斩尽。”

野龙说：“无论天下的妖怪，就只有一个独角大王，可就有些难缠。”小塘说：“独角大王不过是个妖怪。就是翻江搅海的毒龙我也只当是个泥鳅。”野龙一听此言，见与鱼精的言语相同，不由的心头火起，说：“好穷酸，我就是独角大王，你可岂奈我何！”说着照小塘就是一掌，小塘侧身躲过，连忙念咒，把左手掌一撒，哗喇喇就是一个沉雷。这要是别的妖灵早已着伤，独角龙只是不理。小塘又念咒语，连连又是两个掌雷。野龙着忙，怕的是五雷俱发难以支持，将脚一跺，一道金光出泗州，回到淮河之内，点了些水卒，兴波作浪水淹泗州，要拿小塘报仇。

泗州任爷见水势头来的恶，指挥百姓土壅城门，自己上到城上，往下一看，见那水头几与城齐。知州没了主意，急的直要寻死。转过一名书吏说：“老爷莫慌，咱这淮河常有水怪作乱，从前也曾涨过一遭。多亏许真君把条孽龙赶下西江，所以至今不受水患。今日这个水势未必没有水怪，现今济相公广有法术，何不把他请来，看看能以除了此患也未可知。”

任爷听说，忙把小塘请到城上，说：“先生有何法术能退此水？快着救这一城的性命。”小塘说：“老爷放心，只管且下城去，待学生细看明白，再作计较。”任爷依言，带领衙役下城而去，小塘自己走进敌楼，从衣中取出葫芦，扳开塞儿，将灵鬼叫出，说：“现今淮河水涨，泗州将及不保，命你出去打

听打听，看是什么妖精作怪？”灵鬼去不多时回来，报道：“法师你可惹下祸了，只因你掌心雷劈了妖狐，青鱼精在你手中逃命，勾引孽龙敖倒世来，你又用雷震他，他一怒，水淹泗州，要捉法师报仇。”言罢，复入葫芦而去，小塘听罢，吓的魂不附体，不由的二目之中落下泪来。

吕祖正在洞中打坐，只见一股怨气冲空，慧眼一观，早知其意，遂拿了一条黄绒带子，一个小药葫芦，把柳树精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吩咐一遍，交与带子葫芦，叫他去与小塘擒拿野龙。柳仙领命，一架云头来到泗州城上，收落云头走入敌楼之中。小塘正然焦愁，抬头一看，见面前站着一丑恶无比之人，心中只当是独角大王前来追命，遂大着胆子大叫一声，说：“好野龙，我济某降妖除怪，为的是与民除害，你若要与狐狸报仇，只该捉我一人，为何伤害满城的百姓？”柳仙听了，暗点头，说：“小塘，你错认人了，我乃纯阳老祖的门徒，姓柳名是垂青，今奉老祖法旨，来解你的危难。”小塘闻言双膝跪倒，说：“仙长，不知此水几时可退，救这一城生灵。”柳仙将小塘扶起，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将绒条、葫芦交与小塘，一纵金光忽然不见。小塘收了宝贝，差人去请任爷，任知州来在城上说：“济先生，可知这是什么怪物了吗？”小塘说：“这原是一条野龙，老爷可速差人捉燕子数十只，锅灶柴薪、香油等物一齐送上城来，我自有捉他的法术。”任爷听了，立时着人将应用之物一齐治办了来，下城回衙而去。小塘亲自动手，支锅烧火，把燕子与香油倒在锅内，不多一时，香气扑鼻，原来虾龙鱼鳖之类好吃这件东西，独角龙正然兴波作浪，忽闻见这股香气，馋得他顺口流沫，张牙舞爪出离水面。小塘一见，满心欢喜，忙念咒语，把手一张，就是一个掌雷。野龙正闻香气，听的一声雷响，抬头一看，见小塘在城头站立，不由得心中大怒，把颈项上的金鳞一乍，那水往上就涨。柳仙一见，解下虎皮战裙，迎着金光一叫，收去一片金鳞。

书以简短为妙，不可重叙。济小塘发了七次掌雷，野龙把那金鳞乍了七乍，柳仙就收去七片金鳞，野龙只急的怒发如雷，咬牙切齿说：“穷酸，你怎敢破我的七片金鳞！今日不生吞你，誓不再居水府。”言罢出离水面，飞奔小塘，小塘忙把柳仙给他的葫芦、绒条一齐撇去，自己隐在敌楼之中。那葫芦迎风就变，变的与小塘一般，在那里端然站立。野龙不辨真假，扑到跟前把个假小塘吞在腹内，回头就走。柳仙看的明白，忙现法像，骑在野龙背上，说：“野畜哪里走！”野龙此时怒气未患，把身子一滚，想把柳仙翻下水去，柳仙念动真言，那个如意葫芦在野龙腹中变成五把钢钩，抓住心肝。那绒条变成一条铁索直到咽喉，野龙觉着有件东西在嗓子之内，不由的把口一张，那索子从口内掉出半截。柳仙一见，把野龙头上独角用手抓住，往怀里一扳，伸手抓住索子，提了一提，疼的个野龙声如牛吼，只叫放生。柳仙说：“野畜，还不与我退

水，等到几时？”野龙不敢不从，吩咐水卒将水退去，柳仙请了四位揭地神来，把野龙拉到东门以外，推入塔下枯井内，这且不表。

再说柳仙走入敌楼之中，把擒龙之事与小塘说了，小塘千恩万谢，说：“仙长，弟子在这泗州不能久住，欲同大仙前去叩见祖师一面，不知可否？”柳仙说：“如今还不是叩见之时，你若不欲在此，可去告辞官长，我带你到长安罢！”小塘说：“若去告辞，恐怕他们留恋，不如在此粉壁留诗一首，咱快走罢！”言罢，取出随身带的笔砚，在那敌楼墙上写道：

四海云游济小塘，柳仙护庇把龙降。

临行留下诗一首，水患永除保吉祥。

小塘写完，方要下城，柳仙说：“不可，你既然怕大家留恋，不必下城，待我传你驾云的法术，咱二人腾空去罢！”遂将咒语念与小塘，小塘学会，二人驾起云来，不多时到了陕西交界，收落云头。柳仙说：“以后若要驾云就是依此咒语，我还有个柬帖，上面俱是仙家的妙术，你可紧紧收藏。”言罢递与小塘，转眼不见。小塘望空拜谢了一番，竟奔西安大道。

一路上化斋充饥，夜宿古庙。那日到了西安城中，正遇着王府大放花灯，小塘随着众人去看了一看，果然热闹。原来这座王府是嘉靖爷的御弟，封在西安，名为秦王。小塘贪看花灯，不觉天晚，就在街上一座小店投宿，睡到五更醒时，想着要化秦王一些银钱，在西安行些好事，却又无门可入。想了一回，想出个主意。天明起床租了店家一张桌子，借了一方大砚，烦店小二送到十字路口。自己又买了笔墨、红纸。

将红纸裁了几付对子，写春对出卖，谁知从早至午，并没人上前问问。小塘无事，把柳仙给他的柬帖取出观看，原来上边俱是变戏法的法术，小塘暗暗记熟，找了几根干草截成节儿，摆在桌上，来往行人就有好事的，说“今已是正月十七，为何还卖春对，这些草节有何使用？”小塘说：“学生路过贵处，缺少路用，无奈写些对子卖，这些草节善能变化，列位要我几付对子，待我变个戏法你们瞧瞧。”众人听说要变戏法，大家把些对子尽情买去，小塘见对子已卖，拿起草节用手巾盖上说：“那位吹口法气？”过来一个后生吹了几口。小塘念完咒语，把手巾一掀，只见蚂蚱坦张一齐乱跳，对对蝴蝶上下翻飞，众人大喜，你扑我夺，夺到手中却是长尾大蛆，及至摔在地下，仍旧还是草节，一齐拍手大笑，称妙不绝。适赶着有王府太监从此经过，见小塘的戏法巧妙，勒马观看，看罢大喜，说：千岁正然闷倦，何不叫他进府玩玩，叫千岁喜欢。想罢，吩咐小厮：“你去与玩戏法的说知，叫他跟到府里边玩去。”小子领命，上前与小塘说了。小塘大喜，当下收拾了收拾，跟着小子往王府而来。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八回 西秦王爱财受骗 赵知府存仁施恩

话说小塘进王府，到了银安殿前，也不作揖，也不叩头，在旁停身站立。王爷问道：“你是何方人氏，姓字名谁，为何不跪？”小塘说：“生员祖籍辽东，寄居北京，姓济名登科，草号小塘，因看破红尘，云游访道，学了几件戏法以为糊口之资。”王爷说：“闻听你的戏法巧妙，可将上好的玩与孤家看看。”小塘领命，就在银安殿上暗念咒语，说疾道快，从空飞了一条龙来，张牙舞爪，须臾不见。次后，又玩的白猿献桃，五女降乩，俱是一些出奇的玩艺，王爷看了连声喝彩，当下赏了酒宴，就留小塘在府中住着，诸日里变戏法。住了几日，小塘告辞，王爷叫承奉官取出十两银子，送与小塘以为路费，小塘一见，心中凉了半截，想了一个主意，说：“多谢王爷的赏赐，无以可报，今日暂且出去，明日还进府来玩一个出奇的戏法与王爷看看。”言罢，接过银子出府，到了街上，买了一只芦花鸭子，又买了五钱赤金细末，回到店中先把鸭子拴住，给了店小二百文钱，买了半升高粮半斤白面，将白面打成一碗糰子，把高粮拌了，然后在桌上铺了一张大纸，撒上金末，把拌的高粮倒上，来回滚了几次，滚成一些金珠，及至金珠子干了，那天将近二更，复把高粮又放在碗里喂鸭子。

那鸭子饿了一天，见食就吃，立时吃完，从新把鸭子拴住。这才安歇。次日起来，把鸭子拿出店门，买了个有盖的花篮，盛了鸭子，来在王府门口，正遇着承奉太监，将小塘领至殿前，秦王一见，说：“先生来的甚早，想是要玩出奇的戏法来了！你那篮子可是盛的什么物件？”小塘说：“这里边乃是无价活宝，特意带来与王爷看看。”言罢递予秦王，秦王一看不禁失声大笑，小塘说：“王爷休要轻看这只鸭子，此乃祖上传下来的一件活宝，专会屙金溺银。”秦王说：“这话叫人难信，待我再细看看。”遂从篮内把鸭子取出，放在桌上，正在端详之际，只见那鸭子把颈子一伸，尾巴一撅，噗的一声，屙了一桌子臭屎，秦王用袍袖遮了鼻子，说：“承奉官快着拭去。”太监说：“王爷，这鸭子既然屙了，何不试试看有金子没有。”秦王向小塘问道：“可欲当面试么？”小塘说：“这有何妨，我这宝贝一日只屙一遍屎，洗出来放在分金炉里定煎五钱赤金。”

秦王闻言，叫承奉官把煎金匠人立时叫来，先把鸭粪淘净，剩下的末，放在炉内用火煎起，不多一时，粪末化为飞灰，将剩下的汁子倒在铁槽之中，凉了一会，果然是块赤金，用戥子一称，准准的四钱八分。

秦王看了心中大喜，说：“先生你这鸭子可肯卖么？”小塘说：“此乃祖传之宝，学生的费用尽赖乎此，岂能卖与他人。”

秦王说：“不瞞先生，我孤甚爱你这个宝贝，卖与我罢！”小塘恐怕许的快了争不上价钱，故意言道：“王爷若要别的东西学生皆可奉送，只有这个鸭子不敢从命。”秦王怒道：“我好意买你的东西，你倒推三阻四，倘若再说不卖，休想出此王府。”小塘放意着忙，说：“王爷息怒，王爷真想买这鸭子，莫说卖与王爷，就是送了王爷，学生也是情愿。”秦王说：“我岂肯白要你的！你须说个价值。”小塘说：“王爷要买，学生岂敢多说。赏赐五千银子足以够了。”秦王言道：“一个鸭子如何值的许多！”小塘说：“王爷是你未曾盘算，这鸭子一日厠金子五钱，一月就是一十五两，共算起来一年二百八十两赤金。这二百八十两金子兑换一千八百两纹银，不过三年，有本有利，王爷试再思之。”秦王听了这话，心中算了一算，果然不错，说：“也罢，我就给他五千银子。”并想待我难他一难，想罢开言说：“济先生，五千银子孤也不减价与你，但这银子只许你一人一总拿去。”小塘说：“王爷吩咐，学生敢不从命！”秦王吩咐库官拿出一百个元宝，摆在殿前，小塘不慌不忙，暗用搬运法术一个个都装在花篮之内，上殿谢恩，手提花篮扬长而去。秦主一见满心不舍这五千银子，却又不好改口，自己哼哈了会子，叫承奉官买了个朱红笼儿，把鸭子装上，提到后宫，亲自喂它食水。过了一夜，见那笼中许多稀屎，遂提出笼子，叫煎金匠淘洗入炉，如前法煎炼，煎金匠煎了多会、见那罐中只有灰末，并无汁水，连忙禀了秦王，秦王大怒，只当是匠人偷去金子。吩咐将两个匠人锁住，次日，另找匠人，亲自看着煎炼，也是如此。秦王正然纳闷，有一个多嘴的太监说：“王爷，依奴婢看来是叫小塘哄了。他既会玩法，那鸭子厠的金子想必也是变了来的。”秦王听说猛然醒悟，说：“好穷酸竟敢戏弄孤家，我孤将他拿住必要碎尸万段。”言罢吩咐速行牌票，画影图形，捉拿小塘，这话不表。

且说小塘带着五千银子出离陕西，到了山西平阳府，这一年，此处大旱，颗粒未收，一些百姓饿的如黄病一般。小塘见这光景，心中怜念，把那哄来的元宝在银房破开了五十，在四处买了粮米运至平阳城内关帝庙中，分给一些贫民，救活了这一城的生灵。到了伏天又求了一番大雨，这平阳府知府赵宽向他的书办言道：“本府到任三年从未下雨，今日这场甘泽可为万民之幸，理宜献供以谢天地。”书办说：“老爷，这场雨有个来历，新近来了个游方秀才在关帝庙买粮济贫，救这一方生灵，又在庙中搭起高台，虔心求雨，所以终有这番甘泽。”知府说：“原来如此，世上那有这样好人！待本府亲去拜望。”言罢上轿，摆开执事，来到庙中与小塘相见。

尚未及说话，只见一个书办手执文书，说：“老爷，有陕西秦王的龙传票到了。”知府接来拆开一看，上写着秦王手谕：“各府州县知悉，今有游方秀

士妖人济小塘拐去王府库银五千两，即时拿获解往西安，自有升赏。如要隐匿，一例同罪。外有图像一张，以便对拿。”知府看完把图像打开，看看图像，瞧瞧小塘，瞧瞧小塘，又看看图像。看了一会，把图像卷起，喝退左右从人，说：“请问先生尊姓高名？”小塘说：“生员姓济名登科，草号小塘。”知府说：“先生你可看看这张龙票。”

小塘接来看了一遍，不由的微微含笑，心中想道：我济某要被人擒拿，但不知这个知府心田如何，待我试试他看。想罢开言，就把那哄银子的始末原由对知府说了一遍。说：“这也是合该大人成功，就把学生解了去罢。”知府听罢，心下作难，有心放了小塘，一则不能献功，且是恐怕久后事犯，自己有罪；有心拿他，他又不是贼盗，虽然哄了几千银子，是东西换的，且是哄来的银子又是救了穷民，想了一会，说：“也罢！我宁可放他逃走，莫要害此仁义之人。”主意已定，说：“济先生，本府不拿你，但此处离西安不远，不宜久停，你改名换姓逃往他方去罢！”小塘说：“有心叫大人请功，不料是位忠正父母，既然施恩，敢不从命。也罢，且将济字去了三点，改名齐好善，就此拜别，他年相会，恩有重报。”言罢，拜别知府，手提花篮出了庙门，用左手把脸一摸，变了面貌，离了平阳，一路行着方便，往扬州而来，这且不表。

且说北京顺直门外，骡马市东，徽家坑有个光棍，姓徽名是承光，专会拿人的讹头，平生有一件好处，仗义疏财，软的不欺，硬的不怕，取了富家钱财，却去帮那穷汉。北京城中他也是个小小的财主，那日八月初八，悯忠寺打醮请客，募化布施，本处居民多去随喜。徽承光也同两个朋友来到寺里会了布施，一见众人无论认识与否俱各拱手让坐，惟有上面一个少年，头带貂帽，身穿绸袍，上罩狐裘披风，见了承光昂昂不理，承光心中就有几分不忿，及至坐下，摆上斋饭，大家一齐举箸，那少年并不动手，忽然天降大雪，狂风骤至，人人俱说天寒，那少年偏说好热，把貂帽摘将下来，吩咐小厮拿到窗户眼前迎风吹吹。徽承光看了心中忿恨，从草纸袋内暗暗取出图书印色，推故外面小解，走到窗前说：“长家的，好齐整一顶貂帽，借与我看看，我也照样买顶。”小厮闻言，双手递过，承光接来看了一看，暗把印记打在帽里之上，复归坐位，那小厮如何得知。众人席散，各自回家，只见那少年戴上貂帽，小厮打着雨伞出寺门，上了牲口，扬长而去。承光连忙也上了骡子，跟那少年一路行走，走到米市大街，承光把牲口夹了一夹，赶到跟前把那少年的帽子伸手抓将过去。

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话说承光抓过帽子，却将牲口勒住不动。少年回头说：“小厮们还不与我拿贼！”承光说：“好一大胆的狂徒，你昨晚偷去我的东西，今日被我拿住，还敢说我是贼！待我与你当官去辨。”二人正然吵闹，两旁围上许多人来，有那认的徽承光的说：“徽大爷，您二人为何这样？”承光说：“众位有所不知，昨晚舍下被盗，没了衣服首饰好些东西，还有一顶貂帽，今日见他带着我的帽子，被我拿住真正脏了。”少年说：“列位莫要信他的胡言，他把我的帽子抓了去了。我是新纳的监生，住在顺直门里头发胡同，难道是个贼么？”众人说：“不必争论，各人的东西岂没记号，相公你既说是你的，可有什么根据？”少年说：“我的帽子乃是辽东紫貂，月白绫里子，众位不信，尽管看看。”承光说：“囚贼，你把我的东西偷去，住了一天一夜，岂不记在心里，除此以外还有记号没有？”少年说：“不过如此，难道我在上面打个花押不成！”承光说：“你的没有花押，我的却有图书，但是我心爱的物件俱以图书为记。列位不信，请拿去看看。”

众人听说，将帽子接过，翻来一看，只见帽里上边果有一颗图书，乃是“徽宅印记”四个真字。众人向少年言道：“相公这顶帽子分明是徽大爷的，如何赖的过去，看你也不像贼人，想必爱小便宜，买了贼赃来了，认个晦气，物归本主，省的彼此争闹。”少年那里肯服，说：“列位，我就不信有什么印记，拿来我看。”众人把帽子递与少年，少年仔细一看，只是发愣。众人说：“相公看明白了没有，倒是谁的东西？”少年说：“东西可是我的，却未从打上图书，这件事叫我也难分辨。”众人说：“既然如此，拿来给徽大爷罢！”少年无奈把帽子递将过去。承光故意怒道：“众位乡亲，小弟没的东西尽多，今日既有真赃实犯，可得叫他照数给我赔，少一件定然是要见官。”众人说：“徽大爷，常言说，认赃不如舍赃，既然认着现在的，别的也不必究了。那位相公也不像做贼之人，叫他去罢！”众人们做好做歹，叫少年走了，说：“徽大爷，你向来小心不过，怎么忽然失盗呢？”承光拍手大笑说：“列位，哪是我真个失了盗，只因此人太狂，故我略撞小计叫他花了这顶帽子。如今年已切近，我也不肯肥己，烦众位拿去卖上二、三十两银子济了贫罢！”众人听罢，俱各敬服，将帽子拿去卖了，又大家凑些钱财周济贫穷。这且不提。

且说承光诸日讹诈，抱打不平，得了钱来，不是救苦，就是济贫，从来不知肥己，渐渐的家道消疏，有些难以支持。打听着东四牌楼有两三个徽州朝奉开了一座当铺，每两定要五分行利，专当大宗货物，从三两千本钱增到万金有余，承光想着要去讹他，到了珠宝市找着两个朋友，罢成颗的珠子三百个，每颗要值十两开外的银子。这珠宝市里谁不惧他三分，行中商议商议凑了三百颗珠子，作价两千七百两银，交与承光，言明一个月交账。承光得了珠子，盛在

金漆匣内，到家骑上骡子，来在当铺门口，下了牲口，进去言道：“朝奉，这宗珠子要当三千银子，快着，拿去看看。”朝奉接过，打开匣子看了看成色，点了点数目，说：“老爷，论这珠子值二千余银，但小铺本钱短少，只当一千两罢！”承光不依，朝奉又加二百，写了当票收了珠子，将银子与票交与承光，承光收了银子，出门乘骡回到家中，请了一位会写字的，把当票照样写了，叫刻字的刻成印版，印了一张当票，年月日及珠子若干写的俱与真的一样。待了二十多日，把原当的本银又添了六十两利银，连假当票托付一个心腹朋友前去回当。当铺里认票不认人，不辨真假，将珠子交出。那人得了珠子，拿回承光家中，交付明白。承光把这珠子又托一个朋友折变二百，卖了二千五百银子，等到一个月上，本利又兑了一千二百六十两，驮在骡子上，拿着真当票，请了两个朋友同往当铺里去。到在当铺，把手一伸，将票子递与朝奉，朝奉把当票一看，说：“老爷这宗东西昨日赎了去了。”承光满脸陪笑说：“朝奉想必是错看了。”朝奉说：“我看的不错，这是三百颗珠子，当银一千二百两，五六日前有人赎去，怎么会不记的。”

承光要过当票说：“朝奉，现有我的当票在此，如何有人赎去？到底是你记的错了。”朝奉说：“不错，现有回当的原票可凭。”说完找出假票，说：“列位请看。”同承光来的二人接过当票看了一眼，说：“票子虽然相同，只怕那日当了两宗也是有的，你须查查底账。”朝奉说：“只当这一大宗，何用查账。”承光说：“我且问你，我这票子是假的么？”朝奉说：“你的真假我不知道，我这当票乃是千真万真。”承光说：“不必如此，把你的新旧当票多多拿出几张与这张对对便明白了。”朝奉依言，取过几张票子，连假当票递与承光，承光接来，张张对看，又对着日影照了一遍，说：“列位请看，他家的当票和我的当票俱是竖纸，惟有这张是横纸的。”众人听说，一齐看了说：“朝奉先赎的票子分明是张假的，如何赖的过去。这是你自不小心被人哄了。这是徽家坑的承光徽爷。认个晦气赔了他罢！”

朝奉那里肯服，要过票子去自己照看了照看，只是发愣。走过两个伙计，低声言道：“这人是著名的光棍，他的票子又真，少不的暂且赔他，日后再报仇罢！”朝奉无奈，把承光与承光的两个朋友请到里边，再三恳求共赔三千两银子。承光说了多少光棍言语，这才做了人情，把当票交与朝奉，和两个朋友拿出银子驮在骡子上边，扬长而去。当铺之中气忿不过，找了一个门路，乃是严阁老的管家名叫年七，送了他二十个元宝，托付南城察院访拿光棍徽承光，这且不提。

且说承光得了银子，先到珠宝市还清账，且送了两个朋友二百，各自回家。过了几天，是承光的生日，众家亲友俱来送礼，正在闹热之际，忽听的喊声

震耳，进来七八个公差把承光锁住，众亲友们一齐发愣，承光说：“众位，我并未从犯法，为何这样行事？”公差说：“若不犯法谁敢拿你，现有牌票，看看自然明白。”说着将票递与承光。承光接来一看，上边写着：“巡示南城察院，立拿讹棍徽承光赴院听审。”承光看了说：“列位请坐，略吃几杯再走不迟。”公差说：“老爷立等回话，谁敢迟滞。”不由分说，推拥而去。众位亲友也有回家去的，也有跟去打听信的，公差把承光带进衙门，朝上跪倒，察院一见，微微冷笑，说：“徽承光我把你这该死的奴才，遍处讹诈，无法无天，今日恶贯已满，休想活命。”言罢，吩咐皂隶先打四十大板，然后问罪。徽承光乃是富家出身，没受过刑，这四十板打的死去活来，几至废命，打罢收监。这且不提。

且说承光相厚的朋友和他那贴己的仆人扒了一个太监的门子，送察院一千两白银，免其重罪，只问了一个扬州府的配徒。承光罪名已定，提出监来，差两名解子，押解起身。承光回到家中，打点行李盘费，别了妻子老小，出彰仪门，竟奔大道。那日到了扬州，解子把公文下到江都县，要了回批回京而去，知县把承光发到驿地早晚当差。承光来到驿地住了些时，盘费用尽，只得跟着众徒挨门打粮，如乞丐一般。那日承光在街乞讨，正遇着小塘在街上卖药，承光走到跟前伸手讨钱，小塘掏了七八个钱递将过去，上下打量了一会，说：“朋友，你是北京人么？”承光说：“先生好眼力，我正是北京人氏。”小塘又瞧了瞧说：“朋友，你莫非是徽家坑的徽承光么？”承光说：“正是，先生怎么认的？”小塘说：“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去处，随我来罢。”二人到了当年琼花观中，小塘说：“承兄可记的，那一年在后宰门外，与人打不平么？”承光低头想了一会，说：“是了，那年有几个内相家的猫食，欺负一个关东的济相公，硬要夺他的骡子，小弟路见不平，把那些猫食打散，这件事先生如何晓的？”小塘说：“实不相瞒，我就是关东的济某。”承光听说，仔细瞧了一瞧说：“不是，不是。当日虽是一面之交，那秀才不是这个模样。”小塘说：“有个缘故，且不必说，不知尊驾因何问罪？”承光把那平素讹诈，周济贫穷，因有名头在外，被察院访拿，究配扬州的话，说了一遍。小塘也把弃家修行，云游在外，诓哄王府，图影画形拿他，用法术改变形容的话，说了一遍，说：“徽兄，你我俱在不足之间，意欲与你拜个朋友，不知意下如何？”承光说：“先生既不弃嫌，就是这样。”二人叙了年庚，小塘为兄，承光为弟，就在琼花观中拜了生死兄弟。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偷库银承光被擒 济小塘结识苗庆

话说小塘和承光拜了朋友，承光虽在驿地，多亏小塘时常周济，免了乞丐

营生。这一年，高邮邵伯遭了水灾，田地冲坏，百姓饥荒，地方官不行赈济，小塘一见又起了慈悲的念头，但是手中没钱，有心要盗扬州府的库银，又怕出家人犯了偷盗之戒。想了一会，到了驿内，把承光叫入琼花观中，说：“贤弟，有件事情与你商议，不知可肯去否？”承光说：“兄长，无论什么事情，小弟无不从命。”小塘就把要盗库银周济穷民的话，说了一遍。承光说：“兄长，小弟在家虽时常讹诈，却是不会做贼。这事小弟不敢。”小塘说：“无妨，我自有妙术与你。”遂打锦囊之中取出一块石灰递与承光说：“贤弟，你把这石灰好好收藏，带到馆驿，等到更深夜静，在墙上画一门户，还有一个咒语，当时念上三遍，钻进门去，须要紧闭二目，万万不可睁开，若是摸着元宝只许拿他十个，要是正封的银子，也只拿他十封，出来睁眼，拭去石灰。再用再画。”说完把咒语教与承光，各自散去。

承光回到驿中，等到三更时分，取出石灰，在墙上画了一个门户，紧闭二目，往里一钻，不知不觉钻进去了。到了里边，摸着几口铁柜，虽有封锁，却是应手而落，摸了摸柜内也有元宝，也有成封的银子。连忙数了六封四个元宝装在搭包之内，摸着旧路，还从门里出来，睁眼一看，仍旧是在驿中。映着月色，把灰门拭去，等到天明走到琼花观中，一见小塘说：“兄长，真正好妙，昨晚小弟得了来了。”言罢，解下搭包，倒与小塘。小塘满心欢喜，说：“贤弟，如今有了这宗银子，我要上高邮州赈济穷民，往返不过十天。把这银子给你三两，一日只可使用三钱，若是多用必有灾难。”言罢称了三两银子，递与承光，将搭包束在腰中，出了琼花观，一路买粮雇船，往高邮而去，到了高邮，六七天的光景，将粮散尽，十停饥民不过救了一停。复又回到扬州，找着承光，叫他又去取运。

话不可重叙，小塘一连济了六次饥民，承光就盗了六回库银。到了第七次上，进了灰门，他那心内言道：我可不叫多贪，只管来往来取，今日何不多拿几封，免的费事。想罢，装了十封整的，又摸了十几个元宝揣在怀内，想要出来，总是摸不着门户。摸了会子，心内着急，把眼睁开，赶着月色一看，只见重重封锁无路可出。仔细找那灰门并无踪影。把个承光急的抓耳挠腮，无法可处，不多一时天色大明，偏有一个库官一早下库。承光无处躲藏，被库官一眼瞧见，上前抓住，搜出赃来。查了查库银，少了三千两，立时把徽承光解上府堂问成斩罪，解赴南京刑部处决。

且说小塘打听了这个信息，连忙跑到府前，正遇着承光脚镣手铐出来起解，抬头一见小塘，说：“大哥你可坑杀我了！”小塘说：“贤弟不必多言，且吃愚兄三杯饯行酒罢。”遂叫铺内送出一壶酒来，小塘接过斟上一杯，看了看路旁一个木头，说：“贤弟请坐，吃这三杯再行。”承光依言，坐在上面。小

塘口内含酒，照承光脸上一喷，那木头驮着承光腾空而去。解子一见拉住小塘，不肯放手，推推拥拥要去见官。小塘故意将鞋摔掉一只，说：“列位，等我提上鞋可再走。”稳住众人，弯腰把土堆了一撮，用鼻子一闻，踪影不见。公解一见，只急的捶胸跺足，无可奈何，回了官府，官府重责解役，行文天下严拿犯人。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从土遁飞去，赶上那根木头，只见承光两手抱定木头说：“仁兄快着救命！可吓杀我了。”小塘说：“贤弟休要害怕，把眼闭着要紧。”说着说着也跨在那大木之上，约有三个时辰，叨念真言，那根木头轻轻落地。小塘说：“贤弟睁开眼罢。”承光闻言，把眼一睁，仔细瞧了一瞧说：“仁兄，这不是北京城外海子北红门么？”小塘说：“正是此处。”承光说：“仁兄，我这一向想家的心胜，待我前去看看。”小塘说：“去不的。你乃充配的犯人，年限未滿私自回家，罪上加罪，况且又有盗库银的罪名，如何进的京城？”承光听了，心下为难，说：“既然如此，城外可以住几日么？”小塘说：“若不露像，住几日却也无妨。”承光说：“我有个朋友住在永定门外狮子口菜园后边，姓苗名庆外号赛时迁，人俱称他神偷一枝梅。”

小塘说：“既会做贼，称为赛时迁，罢了！这一枝梅不又像个友人名字么？”承光言道：“仁兄不知，此人做贼他有五件不偷：若遇婚嫁死丧鳏寡孤独不防备他俱不偷。专偷的是赃官、土豪、财主、客商，偷了临走必用石灰在墙上画一枝梅花，使人知道是他，故此就叫神偷一枝梅。虽是偷盗为生，却是不肯多偷，偷了去孝敬母亲与自己使用，下剩的周济贫苦。有时不偷，没了又偷。倒是个义气男子。小弟与他最好。今日且到他家住几日何如？”

小塘听说，满心欢喜。当下与承光到了菜园后边苗家门首，用手叩门，里边一枝梅的母亲将门开放，一见承光说：“原是徽大爷么，快着里边请坐。”承光与小塘同到里边草堂中坐下。承光问道：“奶奶，苗兄弟那里去了？”奶奶说：“实不相瞒，今乃老身生辰，他自昨日出去制办素果，至今尚未回来。”正然说着，只听的外面叩门，奶奶出去开了门，一枝梅走进草堂，一见承光，说：“徽大爷，小弟正然想你。今日怎得回来？”承光把扬州遇着小塘，传授法术，盗库银济贫苦，后来事犯，遁法脱身的话，说了一遍。一枝梅听罢大喜，从新施礼让坐，自搭包中倒出十个苹果放在桌上。承光说：“贤弟，今乃三春之时，那里得这新鲜东西？”一枝梅说：“实不相瞒，老母素日好吃这件果品，今逢他老人家寿辰，无物可敬，故昨日出去，夜进皇城御果房里，我遍找没有，打听着德胜门外冰窖里藏着三坛。小弟略施个手段，取了它十个，故此今日才来。”小塘听了满口夸奖。

承光言道：“今是奶奶的寿日，何不请出来大家上寿。”小塘说：“正当

如此。”一枝梅把桌椅摆设停当，又把来果品盅箸等物，俱各摆上，把他母亲请进草堂，让在上坐，三个人行礼已毕，落坐饮酒。小塘说：“徽贤弟，今日苗朋友制的果品很全，但少一件要紧的东西。”承光说：“仁兄，可是那一件呢？”小塘说：“寿筵席上桃为首品。”一枝梅说：“济先生，这件果品连春也不能放的过，今已立夏，那里还有。”小塘说：“这也易得。苗朋友把你那画梅花的石灰借我一用。”一枝梅从袋内掏出石灰递与小塘。小塘接来，在墙上画了一株桃树，口中念动真言，立时开花放叶，结了碗大一个鲜桃。小塘亲自摘下递与一枝梅，一枝梅满心欢喜，双手献与母亲。奶奶说：“多承伯长所赐。”言罢吃在口内，只觉着香美异常。一枝梅看着他母亲吃完说：“济先生再赐一个，我也尝尝。”小塘说：“你自己去摘吧。”一枝梅回头一看，见那墙上，果然又有个鲜桃，伸手一摘，叭的声掉在地下，变成个癞蛤蟆，在屋中乱跳。大家笑了一回，饮酒尽兴。一枝梅就留二人住下，在草堂安歇。到了夜间，承光与小塘商议，要与一枝梅结拜。

小塘说：“如今尚早，等明日我先进城，一来打听你家中信息，二来到我家中探望。贤弟千万不可出门。”言罢安寝。

天明起来，小塘扮作道人，进了永定门，找到徽家坑，遇见一个老者，问及承光。那老者就是承光的娘舅，小塘说：“老人家，贫道天下云游，在扬州遇着令甥，俺二人八拜为交，情同骨肉。他因手内空虚，偷盗库银，事犯问罪，得便脱逃，恐怕连累家庭，故叫我回里报信，家中可要早寻出路。”老者闻言惊疑不止，说：“这话果然真么？”小塘说：“若是不信，现有徽贤弟的一个戒指为证。”说罢从手上摘下戒指，递与老者。老者接过金戒指一看，果是他外甥的旧物。列位，小塘平日见承光有这么一个戒指，所以今日照样点化一个，好使他娘舅不疑。且说老者看了戒指，说道：“爷，这件大祸叫俺可往何处躲避？”小塘说：“若投伯州，灾星可免。”说完抽身便走。老者一把拉住，说道：“爷贵姓尊名？”小塘说：“贫道姓齐名是好善。”说罢一拱而别。老者回到家中将此事告知，承光家眷连忙收拾行装，雇车辆往伯州而去。这且不表。

且说小塘辞了老者直奔前门，进里城，来到自家胡同自己门首，盘膝打坐，口念经咒。正然紧敲木鱼，从里边出来一个丫鬟，说：“道人，我家奶奶心烦，你往别处化罢！”小塘一看，认的是春花，并不答言，把那木鱼敲的更响。丫鬟说：“你这道人好没来由，叫你去罢，偏乱敲打，当初我家主人放着万贯家财不过，却要访道，骑着板凳飞去，丢下我家主母终日悲啼，到如今他那父儿子母相继而亡，仆人尽散。我主母听见道士二字，心恼头疼，你今还不快走，劲着敲的什么！”小塘听了这些言语，暗暗掉泪，说：“大姐你家既是不

敬三宝，我就再化别处，但可借误了你家一事情。”丫鬟说：“什么事情呢？”小塘说：“我看你家宅子不净，必得个明人破了方好。”丫鬟听说大怒，说：“好牛鼻子满口胡诌，我家安安稳稳有什么宅舍不净！大清早起，出此不吉之言，还不与我快走！”小塘说：“你也不肯信，若见形迹只怕还要求着我哩。”言罢往里吹了三口，背起蒲团反身而去。丫鬟进去，把这些话告诉了他家主母。王氏说：“这不过是鬼话，启发人的钱财，再来不要理他。”谁知小塘方才吹了三日，把五鬼吹进院中，还有两颗五鬼高粱，暗暗种在大门门板里边。列位，何为五鬼高粱呢？此乃癸年癸月癸日种上，到癸年癸月癸日收来。若治那一家，把高粱种在门板里边，到晚上必定喊叫。这一日，天至黄昏，丫鬟出来关门，方将门扇一掩，只听着这个说：“哎哟！压了我的胳膊了。”那个说：“苦了我的腿了。”

丫鬟听说只是发愣，四下里瞧了一瞧并无一人，把门又掩了一掩，又是齐声乱叫。丫鬟说声不好，跑到院里，说：“奶奶，可不好了！”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济小塘回家戏妻 遣五鬼混闹家庭

话说丫鬟跑进去，说：“奶奶，可不好了！当真的有了鬼了。”一言未尽，只听着屋中乱响，满院里显露鬼形，整整的闹了一夜，天明方止。王氏向丫鬟言道：“你昨日说的那个道士想必今日还来，你在门前等着，他若来时，报我知道。”丫鬟答应，往大门而去。话不可重叙。丫鬟三天没见道士，家中就闹了三夜。到了第四日上，丫鬟又在门前等到日色平西，远远的听着木鱼响亮，待不多时，只见小塘来在门前，紧行几步竟自过去。丫鬟着急，迈开三寸的金莲，跑到跟前，一把拉住，说：“神仙爷爷，前日冒犯你几句，休要在意。跟我来，有件事情合你商议。”小塘明知故问，说：“大姐，你有什么事呢？”丫鬟说：“实不相瞒，我家果然有了鬼了。”小塘说：“信我的话么？”丫鬟说：“神仙老爷的话谁敢不信，只求爷爷慈悲，与俺除了妖怪，俺多多进些谢礼就是了。”小塘说：“要我除怪还须你主母亲自求我。”丫鬟说：“这个自然。你且少站一站，我去通报。”丫鬟进去不多时，出来说：“我家主母有请。”小塘听说，跟定丫鬟直进后堂。但见王氏站在帘外，钗环不整，形容消瘦，好似带病的一般。小塘看罢，心中暗叹。列位，难道小塘认的王氏，王氏就不认的小塘了么？只因着小塘有意试探妻子，先用法术掩了本来面目，所以王氏不得认的。

且说王氏一见小塘虽是道家打扮，却是衣服华丽，行动轻薄，并不是久修的老道，她那心中就有些不悦，只得含羞开言，说：“道爷，只因我家宅子不

净，连日有鬼，听说仙长能以预先知晓，若能与俺除了邪祟，自当重谢。”小塘故意前后瞧了一瞧，说：“贵宅妖气甚重，皆因你家无有男子，妙女独守空房，所以才有这些儿怪。除非得个男人在你卧房睡上一宿，方得除的邪气。

”丫鬟一旁多言，说道：“爷，你准是个神仙。自我家的爷走了，管家、小厮俱各逃散，果然没个男人。你倒是个男子，何不住下，与我家镇镇邪呢！”王氏喝道：“好个多言的丫头，我的卧房难道叫人住么！”小塘听说微微冷笑说：“既没缘法，何必苦苦求我。”说罢迈步就往外走。丫鬟仆妇一齐怨道：“好容易才等来的，又给放出去，还当请回他来，方是正理。”王氏无奈，又叫丫鬟去请。小塘说：“若叫我回去，只得你主母亲自留我。”丫鬟报明了，王氏不允。忽然空中砖瓦乱响，更甚于夜。王氏无奈，亲自出来说：“仙长，方才是我喝骂丫鬟，别见怪，且请回去。”小塘说：“叫我回去，须把你的卧房让我。”王氏说：“但凭尊意。”小塘复又回到后宅，空中砖瓦还是乱响。小塘用手往空中一指，忽然平静。丫鬟把小塘领至卧房，秉上灯烛，说道：“爷可用饭么？”小塘说：“不用，暖壶酒来就是了。”丫鬟暖了一壶酒来。小塘说：“你们各去安歇，不许轻出房门。”丫鬟领命，各自散去。

这小塘早已留心，看看王氏宿在那房中，打发丫鬟散去，自己吃酒多时，从新又作起法来，满院中鬼哭神叫，吓的丫鬟蒙头盖被不敢作声。小塘出房，走到王氏窗下，将窗棂弹了两下，低声言道：“女菩萨你枉守空房，岂不害怕！贫道与你作伴一宿，何如？”王氏闻言心中好恼，说：“好一个无法的野道，休得胡言，若不快着走开，到明日送官问罪，看你那颜面何光！”小塘听了满心欢喜，说：“既是娘子这等贞烈，我也不好强求，待我与你除去妖邪，宅内平安。但只一件，孤阴无阳，久后怕是又有鬼怪，若有当家公子前来求亲，你要许他，设若不许，必有灾难。”小塘言罢，借土遁而去。到了天明，丫鬟们见院内平安，无有动静，一齐起来，走到卧房一看，只见房门半掩，并无道人。又把王氏叫起，问及道人的去向，王氏并不说破，只推不知。丫鬟又把前后门看了一遍，俱各没变动，以为神仙显圣，都望空叩谢。

且说小塘从土遁走了，到了一枝梅家，待不多时，一枝梅收拾早饭与小塘、承光食用。承光见正中摆着一尾鲜鲋鱼，说：“苗贤弟，这等美味，你自何处得来？”一枝梅说：“实不相瞒，昨在彰仪门闲走，见有两匹报马，马上之人皆着朱红箱子，街上人等都说是与严府进的鲋鱼。我想，还没进上，他先受用，气他不过，晚间暗进严府开了吃食库，见有十二尾鲋鱼，我拿了它四尾，两尾奉敬仁兄，那两尾孝敬我的姑母。”

小塘说：“令姑母在哪里居住？一向作何生理？”一枝梅说：“我这姑母住在东四牌楼三官铺西，有名的许姥姥，专做官媒保山。”小塘听说，将鲋鱼

眼点成两颗明珠，又用砖块点成两锭黄金，交与一枝梅，说：“烦你把这金、珠送与令姑母，烦她到肖家胡同我的家中，见了王氏如此这般，无论事成与不成先谢她银子十两。还有书信一封，你可装作外来客人，先将此书送到我家，见了使女这般如此。”说罢取了十两银子一封书信交与一枝梅。

一枝梅揣在怀中，用饭已毕，换上衣服，到了他姑母家中，把金、珠交付明白，又把小塘的话说了，留下十两银子出门往肖家胡同而去，到了肖家胡同济家门首，将门打了两下。里边出来一个丫鬟。原来一枝梅能通十三省的乡语，他就装成扬州的口音，说：“你们可是济相公家的人么？”丫鬟说：“正是。我家相公出家好几年了，你今问他怎的？”一枝梅说：“我乃扬州人氏。只因你家相公出外访道，流落在扬州，我二人说话投机，结成兄弟，来往一年有余，不幸他身得大病，写下遗言家书一封，倘若不好，叫我与他在来家来。谁知写书之后，不多几日竟是死了。我今进京买卖，故将家信与他捎来。”丫鬟闻言开门接过书信，说：“大爷少等一等，待我报知主母，再来回话。”说毕进内，把书信呈与王氏，又把一枝梅的话学了一遍。

王氏听毕，将书拆开，上写着：“拙夫亲笔拜上姣妻王玉容：自从出外访道，数年辛苦，劳而无功，流落扬州，不幸身得重病，幸有结拜兄弟煎烫服药，寸步不离，岂知命中无救，丹药不灵，故写遗言，以通音信。倘若拙夫辞世，贤妻只管另嫁，莫误青春。余不及言，特此奉闻。”

王氏看罢，不由的放声大哭。丫鬟说：“奶奶且莫悲伤，捎书人原是死鬼爷的朋友，现在外面等候你老人家。还见他不见？”王氏想了一想，从柜内拿了四两银子交与丫鬟说：“你到外边学说，就说你家主既然亡故，主母就是寡居，不便与人相见，权送这四两银子以当路费。多多拜上他罢。”丫鬟听罢，到了外边，向一枝梅把话说了，又把银子献出。一枝梅说：“我与你家主原是相厚的朋友，捎书寄信理之当然，怎好受此程谢。”言罢竟去，头也不回。丫鬟把门关上，到后边回复了王氏。王氏取了几百铜钱，叫老丫鬟买了些纸钱果品，设下小塘的灵位，自己换上重孝，祭了一番。正然守着灵位啼哭，丫鬟说：“奶奶，四牌楼的许姥姥来了。”说着许妈走到跟前，明知故问，说：“济奶奶这是谁的灵位？”王氏说：“妈妈你还不知道么，我家相公死在他乡了。”说着放声又哭，许妈说：“奶奶，人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我想济爷放着偌大家财不享，撇下姣妻要去修行，到如今死不见尸，活不见人，撇下奶奶青春年少，算是他的心也太狠。依我说别哭他了，还是另寻个主儿，再风光几年罢。”王氏听说叹口气道：“这也是我命该如此，怨不得丈夫。少不的苦熬，以尽我的心罢。”许姥姥说：“罢呀，他如今又没留下一男一女，你可熬个什么，待我给你打听个好主，嫁了是正理。”说罢告别而去。

过了两日，许姥姥又到济家，见了王氏，满面堆欢说：“奶奶，恭喜了。”王氏说：“丈夫新死，喜从何来？”许姥姥说：“奶奶有所不知，如今严阁老府里主文的相公姓齐名好善，青春年少，好齐整人物，又有家财，新近没了当家的奶奶，要寻个斯文人家的二婚，我就提起你老人家来，齐相公甚是如意，当时与了我明珠二颗，黄金二锭，要求这门亲事，你老人家嫁了他去，他还有个七品的前程，后日官位出来，你就是诰命的夫人了。”言罢，将金、珠取出，放在王氏面前，说：“这就是定礼，不久就来娶你，你可早些打点打点。”王氏一见而带怒色，说：“姥姥休得胡言，一来我丈夫的死信才到，二来我原有愿在先，誓不改嫁，快把这些东西拿去。”许妈微微冷笑说：“济奶奶休要错了主意。齐相公乃阁老幕宾，谁敢惹他，他既要娶你，那怕你不愿意，这定礼我也不敢拿回，你亲自回复他罢。”言罢，头也不回竟自去了。王氏见这光景，气的似哑人一般，只是发愣。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玉容怒骂夫主 一枝梅偷富济贫

话说王氏正然生气，忽听得鼓乐喧天，有人打门了。丫环说：“奶奶，想是抬亲的来了。你老人家倒是怎样的主意？”

王氏说：“我的主意已定，你只管开门，叫他进来，我与他隔着帘子说话。”丫鬟听说，走去开了大门，只见灯笼火把，无数的盒子俱各抬进，后边又有无数的小厮拥着一人走到堂前，端然站住，叫小厮打开盒子，拾出一些头面首饰，交与了丫鬟端进房中。只见中间那人说：“小厮们请济奶奶收过礼物早些上轿。”王氏闻听此言，说：“君子住口，我和你非亲非故，送这些礼物有何话说？”那人说：“娘子，难道不晓的么？在下就是齐好善，昨日已差媒人送来明珠二颗，金子二锭以为聘礼，娘子已经收下，许了亲事，在下今日特来娶亲，娘子缘何明知故问？”王氏说：“君子差矣，世上求亲，须是两家情愿，早间媒人来说此事，我说有誓在先，誓不改嫁，谁知那个老贼婢把定礼放下扬长而去，如今君子不察虚实，擅来求亲，成个什么道理。若要不速出去，奴家惟有一死。”说罢将金银首饰唰唰丢将出来，回首拿了一把解手刀子就要自刎。

小塘一见，连忙跑进房中，一把拉住，说：“贤妻休要如此，我是你丈夫回家来了。”王氏那里肯听，口中只是乱骂。小塘说：“贤妻到底看我是谁？”王氏定了定神思，仔细一看，果然是他夫主。又往院中一看，那些灯笼盒子，跟来的仆人皆无踪影。王氏正然发愣，小塘说：“贤妻休要多疑，昨日卧房捉妖，敲窗调情，连今日娶亲，其实是我自己一人三试贤妻，果然贞烈，所以今日方露本像，你我相认。”王氏听了，这才明白。夫妻二人对面坐下，小

塘把得道原由说了一遍。王氏醒悟，也要出家修行。小塘喜极，说：“贤妻既要修行，你我难在一处，待我选你一个去处，受些磨难，才得超凡。”言罢，把众丫鬟叫到跟前，每人赏了三十两银子，叫她各人出去投主，单留春桃、秋桂同去作伴。

分发已毕，把家中细软装了四个皮箱，又向王氏言道：“贤妻，伯州城其离城二三里地有一座观音院观，内住着几个道姑，我今就送你到那里修行。伯州今年必有水灾，将带去的财物盘费之外，量力济贫，日后自有好处。”言罢走到外边，雇了两辆小车推至门首，叫车夫把行李装上，打发王氏和丫鬟上去，小塘把门锁了，贴上一个帖，写着济秀才合家已回原籍，此房情愿入官变卖周济孤贫。贴上帖子，跟着小车到了永定门外。一枝梅和徽承光已在路旁等候。小塘说：“徽贤弟，我今叫你二位在此等候，不为别故，只因我回家度你仁嫂出家入了道，送她到伯州安身。你可写上一封家书带去。”

承光说：“仁兄，伯州无亲无故，叫我写家信捎与何人？”小塘说：“贤弟，我若不言，你怎能晓的。只因你在扬州犯事，借道脱逃，如今广行文书各处拿你，我怕连累你的家眷，前日进京，我已瞒着贤弟打发宝眷去伯州安身，所以今日叫你捎信。”承光听了，如梦方觉，说：“小弟哪里知道。要写家信，只是无有笔砚。”小塘闻言，走到车前，取过文房四宝，放在路旁一块石上。承光立时把字写完交与小塘，小塘说：“苗朋友，烦你辛苦一遭，把我的家口进到伯州城北丘尼观内安身，将这封信送至城内，访问新近去的徽家，交与徽贤弟家中。千万就要回来，不可停滞。”苗庆接书，跟着车子往伯州而去。小塘、承光仍是在一枝梅家。

住了七八日的光景，一枝梅自外回来，说：“济仙长，小弟将宝眷与徽大爷的书信俱各送到，还有给徽大爷的一封回字。”言罢将字交与承光。自此以后，小塘、承光就住在苗庆家中。小塘要试一枝梅的道心，自己虽然用素食，却只拣那贵物才吃。一枝梅家道贫寒，又无生意，少不的每日去偷。这日，一枝梅在街上闲游，见一人跪在十字路口，面前铺着张告白帖字，写的是：

陕西榆林县李七告白：因本处年景大旱，同母来京投亲，不幸老母得病，死在店中，投亲不遇，缺少钱财，并无棺木以掩尸灵，小人情愿卖身葬母，水为人奴，后无反悔。

一枝梅看罢，学着陕西的声音说：“老乡里，你母亲死在谁家店中，领我去看看。若果是真，我就买你。”李七闻言，把一枝梅瞧了一瞧说：“老乡里，你当我是诓哄钱财的么？若要不信，只管跟我去看看。”言罢收了告白帖子，把一枝梅领到店中。一看，只见耳房中坑上躺着一个年老妇人，仔细访问店家，果然是李七的母亲。一枝梅说：“老乡里，今日银子不便，明早准来。千

万不可远离。”言罢出店，等到夜间做了一宗买卖，得银四十余两，自己留了十两以作家中费用，下剩一包尽都送与李七。说：“老乡里，这是一包银子，与你发送你的母亲，下剩几两可以作个生意。”把银子交与李七，扬长而去。李七接过银子甚是感念。立时买了棺木，发送了母亲。剩的银子带在腰中，到街上去找生意。遇着一个乡里，现当刑部监的锁头。李七托他买了一个提监禁子的差使。这且不提。

且说一枝梅这晚摸到东厂掌印周大监家，偷了金银五百余两、玉带一条。自得了这件买卖，暗自坐在家中求教小塘修炼的真法。小塘说：“修炼不难，只在各人用心，如今且把一个戏法传你，眼前就要用的着。”他言罢，将隔墙的法术教与一枝梅。一枝梅从此也不去偷，时常里各处闲游。那日正在人家墓林中闲坐，只听的土山子背后，一人啼哭，一人解劝说：“贤弟你过于不济，似咱这当差使的人受上二三十板子算的甚事，这就寻死寻活，岂不叫人耻笑。”又听的那人言道：“我的哥，这宗差使你可休当儿戏，失主现是东厂太府老爷，因贼又是一枝梅，这个一枝梅虽是有名，又不知他姓张姓李，怎个模样，可往那里去拿他？明日又是交差的日子，我实在受不的刑了。”说罢又哭。一枝梅听到这里，起了慈悲善念，心中想道：自己做了犯法的事情，连累别人受罪，天理何在？我如今若不出头，岂不白送了此人的性命。一枝梅想罢，转过土山背后，说：“二位太爷莫不是要拿一枝梅么？”差人闻言把一枝梅瞧了一瞧说：“朋友，你问这话，想是认的一枝梅么？”

一枝梅说：“我倒认的此人。”差人说：“你既认的，若肯成全我们这个差使，情愿谢你一斤银子。”一枝梅说：“既然如此，可得依着我说。我见一枝梅常从正北火神庙里出来，二位跟了我，闪在一旁，待我进去诓出他来，只听我咳嗽一声，二位进去就拿，此人服软不服硬，只可善办方可。”差人说：“这个容易，烦你老同我们走罢。”言罢，一枝梅头前引路，不多时到了火神庙前，自己先走进去游玩了一番，反身来到角门，咳嗽了一声，两个差人听见齐往里跑，迎见一枝梅，说：“有了没有？”一枝梅说：“你问的是谁？”差人说：“问的一枝梅。”一枝梅说：“既是一枝梅，为何不拿？”差人说：“在那里呢？”一枝梅说：“实不相瞒，一枝梅就是在下。”差人闻言，一齐动怒说：“这个囚囊的，甚是混帐，我们拿不着差正愁不了，你还要笑。”说着照一枝梅就是一捶。一枝梅侧身躲过，说：“二位，我曾说过见面只可善拿，为何又动起手来？”差人说：“好囚囊的，还说混话。一枝梅在哪里呢？”一枝梅说：“你可认的一枝梅么？”差人说：“俺若认的焉能叫你取笑。”一枝梅说：“可所以啦！既不认的，焉知我必不是。实话对你说罢，是我先在坟地内见你们寻死上吊，我动了慈心，假说认的，把你们哄到此处。虽是

取笑，实要成全您的差事。您若说我不是，只怕天下无有第二个一枝梅了。”

差人听见这话，心中暗暗想道：说此人不是，他岂肯前来假充，若说是真贼犯，岂肯倒寻差人？也罢，无论真假且拿他去，搪这一限。想罢开言，说：“朋友，你倒是个仁义之人，既来投首，少不的难为老哥，把这刑具带上。”一枝梅说：“这是万岁的王法，自然要带。”公解闻言，心中大喜，把锁链子给一枝梅带上，出了火神庙，来到锦衣衙前，正遇着镇抚司打点升堂，差人将一枝梅带到堂前，双膝跪倒，说：“禀老爷，贼犯一枝梅今已拿到。”官府听说有了真贼，满心欢喜，往下一看，只见那个犯人衣帽干净，身体利便。官府问道：“那一贼犯可是一枝梅么？”苗庆说：“小人就是一枝梅。南北二京只怕没有两个。”官府说：“哇！好一个该死的奴才，还敢夸口，我且问你，东厂太府老爷失去玉带金银，这些赃物寓在何处？从前偷过多少人家？作案共有几人？”一枝梅说：“老爷在上，小人自幼做这营生，失主颇多，难以全记。昨日照旧，东厂老公公金银玉带如今已全用尽，丝毫无存。小人偷的富户，俱是周济了贫穷，并无窝主，也无同伴，自始未尝事犯。只因自知业贯须满，所以前来投首与老爷擎功。”官府听了，问了问两个差役，果然是他自己投首，不禁心中大喜，说：“原来是个仁义之贼。”遂叫书吏办文书，呈报东厂，将一枝梅送到刑部监中，请旨定罪。

这一枝梅到了监中，其苦难言。到了第四日早晨，锁头换班，把犯人全叫出来点名，点到一枝梅的名次，这锁头上下打量一番，说：“一枝梅你可认的我么？”一枝梅看了一看说：“倒有些面善，一时想不起来。”锁头说：“我就是卖身葬母的李七，你可认的了么？”一枝梅说：“原来是孝子李七哥，如今当了差了，恭喜恭喜！”李七说：“自恩人周济之后，无日不念大德，不料此处得遇。”遂叫牢头，把自己住的一间房子打扫出来与一枝梅居住，又与一枝梅去刑具，叫人买了一瓶酒，端来几碗肴馔，二人叙谈。李七说：“恩人这个官司到是人家扳的，还是自己常走此道呢？”一枝梅就把平日的行为与自己投首的话说了一遍。李七更加敬服，说：“恩人不必忧愁，在这监中自有小弟照应。”酒罢撤家伙，李七就与一枝梅同房居住。住了几日，正遇端阳佳节，李七和一枝梅共赏端阳，饮酒中间一枝梅眼中落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试遁法苗庆出狱 显神通小塘传法

话说苗庆两眼含泪，说：“李七哥，自从小弟进监，家中并未通信，老母在家不知怎样悬望。小弟想要回家走走，不知七哥放与不放？”李七说：“恩人，这事如何使的？一来你是贼情重犯。二来监中耳目甚多，我若放你出去，你是罪上加罪，我是知法犯法，咱二人都有性命之忧。”一枝梅听了这话心

中烦恼，忽然想到济仙长曾传我隔墙遁身之法，今日何不试他一试，若果灵验，自然可以回家。想罢改变愁容，说：“七哥的话句句有理，我是出去不得，到明日烦七哥到我家中探望一番可使得么？”李七说：“这个容易，到明日小弟亲去送信，再与老母留下二两银子，可以无他虑了。”二人言罢复又饮酒。李七说：“恩人，常听说你夜间得了买卖，临走必留一枝梅花，今日无事何不画枝梅花瞧瞧？”这句话正合一枝梅的心意，遂从草纸袋内取出一块石灰，说：“七哥，我这花从不空画，你先吃三杯我才画哩。”李七依言吃了三杯。苗庆走近墙边画了一枝梅花，又画了一只小船，说：“七哥，我这小船是个戏法，你若再吃三杯，我就叫他会动。”李七说：“大话哄谁，明是叫我吃酒就是了。我就吃上三杯，看你怎样！”

李七言罢又吃了三杯。一枝梅走到墙边暗暗念咒，往那墙上一指，只见那只小船在墙上幌幌荡荡来往行走。李七一见拍手大笑说：“好妙法，真真的奇怪！”一枝梅说：“这不为奇，你若再吃三杯，我上到船上与你瞧瞧。”李七并不推辞，一连又吃了三杯。一枝梅暗暗念咒，将身往船上一跳，站在船头就如一张活画一般，喜的个李七手舞足蹈，说：“众位夥计，你看我这朋友变的戏法儿何如？”众人看了俱各惊讶，只听着一枝梅在船上言道：“李七哥，今日暂且失陪，我要开船去了。”

李七有了酒意，说：“再凭你往那里去罢！”一枝梅借着这个口气，把船撑开，转眼不见。众人站在那里，怔了一回，说“李锁头，你那朋友坐船走了。”李七闻言，睁眼一看，果然无影无踪，只急的他抓耳挠腮，把酒醒了大半。正然害怕，狱官进来查监。众人不敢隐瞒，把实情禀了，狱官动怒，把李七上了刑具，若是拿住一枝梅便罢，若拿不住就叫他顶一枝梅的重罪。

这节书暂且不表。且说一枝梅遁出监来，到了家中，见过他的母亲，又到后院见了小塘、承光，说：“二位太爷，这几日有失奉陪，多有得罪了。”小塘说：“苗朋友，我预先算定你有三十日牢狱之灾，今方七日你就用遁法逃回，这个罪该加一倍，六十日始能脱身。”一枝梅说：“济仙长真神仙也。果然是我事犯，只因垂挂老母，所以回来。”小塘说：“既然如此，咱且坐下吃酒，明早速速回去。”言罢三人同坐共饮。

承光说：“济兄，咱在苗贤弟家中打搅多日，只传了他一个遁法，今日趁此端阳，意欲和他结为生死弟兄，不知兄长以为何如？”小塘说：“我也总有此意，只因未见苗朋友的心田，自今观之，果然是个义气男子，咱三人正当结拜。”言罢一齐净手焚香，对天发誓。小塘居长，承光为次，苗庆第三。三人重整肴馔饮酒，天晚各自安眠。到了明日早晨，小塘向苗庆言道：“贤弟，你今日当回监中去了。”苗庆说：“小弟来时多仗仁兄的法术，今要回去可怎样

去法？”小塘闻言从纸袋内取出一根草来，又取出一张符来，交与苗庆，说：“贤弟，这草叫作隐身草，这符乃是来去符，你若要往哪去，把符贴在头上，即可遂心所欲，如遇急难之时，将此草插在领项上，人即看不见你。将此二物紧紧收藏，速回监去，不可有误。”

一枝梅接了两件宝贝，辞别老母与徽、济二人，出门贴上灵符，不知不觉到在牢内。只听得李七在牢房之中，时出怨言。一枝梅说：“七哥不必着急，我回来了。”李七听的是一枝梅的声音，说：“我的祖爷爷，你可坑杀我了，快救我罢。”

一枝梅说：“七哥放心。”正然说着，只见狱官进来查监，一枝梅取下隐身草来，上前跪倒，说：“老爷在上，小人一枝梅叩头。”狱官一见，说：“好一个大胆的奴才，倚仗妖术，私自脱逃，连累禁子受罪，人役们快与我拿下，先打三十，打在他死囚牢里。”一枝梅说：“老爷息怒，小人脱逃不过一时戏耍，仍自回来投首，若不难为小人，小人也就安分，若要打我，又锁铐起来，我就又要走了。”说着把隐身草往领内一插就不见了。狱官着忙，左右观瞧并没踪影，又听的李七喊冤，说：“是狱官放走囚犯。”他要禀明堂上。吓的个狱官只是跺脚，说：“贼王爷，是我的不是，你回来罢，再也不敢难为你了。”一枝梅见这光景，将隐身草收了，显露身体。狱官一见，上前拉住。说：“贼王爷，任你怎么着罢，只求别卖神通私自出监，我情愿把官房让与你住。”一枝梅说：“小人怎敢，只求免责，大家安稳。”狱官吩咐放出李七。这李七一来感念一枝梅的恩惠，二来怕他遁走，比着从前更加敬重。一枝梅在这监中倒也自在。

住了两个整月，嘉靖爷生了太子，天下大赦，李七买酒与一枝梅贺喜，一枝梅才把真名姓告与李七，饮酒多会，拱手相别。这日小塘、承光早在门前等候，一见苗庆，说：“贤弟，恭喜了！”一枝梅说：“借二位兄长洪福，得遇大赦，这也是大家同喜。”言罢进门。一枝梅先拜见了母亲，然后到后院之中与徽、济二人饮酒叙谈。自此以后，苗庆也不去做贼，终日与济小塘言论道术，堪堪两月有余，苗庆的母亲忽然得病，医药无效，数日之间气绝而亡。苗庆本来是个孝子，见他母亲辞世，痛哭不止。徽、济二人劝解了半日，一枝梅方止住悲声，拿了三十二两银子，买了一口棺木，把苗奶奶成殓起来，放过一七，雇人抬出与他父亲合葬。发丧之后，一枝梅只是啼哭。

那日，东四牌楼唱戏，小塘与承光商议，要约一枝梅看戏解闷，承光说：“小弟难以进城，仁兄陪去何如？”小塘说：“贤弟也进得城了。一来日久事冷，二来你的灾星已退，三来我还有个方法与你改头换面，叫人认不出来。”承光大喜，当下约了苗庆。小塘说：“苗贤弟，你时常窃取物件，可有收着

的新鲜衣服没有？”一枝梅说：“这却现成。”走去取了两件上色衣服。小塘叫承光把这衣服穿上，一枝梅说：“还少两件东西不大相称。”言罢又取来收着的方巾皂靴都叫承光换上。小塘看了看，没有牲口，照着门旁那条板凳吹了一口，立时变作一个骡子，摇头摆尾，色样鲜明。苗庆一见，心中欢喜，说：“仁兄，这个骡子虽然好看，总归是条板凳。”小塘说：“二位贤弟以后再说破，方才幸是我还掐着诀，不然被你说破，就还了原了。还有一件，不可叫四眼人看见。要紧切记。”言罢，叫承光上了骡子，当作财主，自己当作帮闲的陪客。还未出门，小塘往承光脸上一吹，立时闻形容改变，面如古月，额下生须，腆着肚子，真真是个财主气像。一枝梅说：“这真是神仙的妙法，待我取面镜子，叫徽兄自己照照。”言罢，取了镜子递与承光。承光接来一照，连自己也不认的自己。三人笑了一回，小塘又点化了一个小厮，拉着骡子，一同出来，把门锁上，走到永定门，又雇了两个骡子，三人一齐上去，不多时到了四牌楼戏台跟前。三人下了牲口，一同观戏。看了会子，戏罢人散，小塘叫赶脚的牵着牲口到了灯市口路西酒楼跟前，小塘说：“二位贤弟，咱们在此沽饮三杯。你二人且先上去，我小解小解就来。”言罢掏了几十文钱与赶脚的去买饭吃，自己走到包办席面的铺中，给与柜上一两银子，叫他治办一桌整席，又与他一块青纱说：“立时把席办完，用此纱盖住，我自差人来取。不可有误。”分付已毕，上了酒楼。三个人坐在一张桌上，走堂的摆上果碟，筛了两壶暖酒，弟兄三人慢慢的叙谈。

饮了几杯，苗庆想起他的老母，手端酒杯只是发愣，小塘要与苗庆解闷，遂向承光言道：“员外，你看苗朋友饮酒不乐，想是为没有肴馔可以下酒，待我取些现成的东西来用何如呢？”承光说：“使的，不知你往哪里取去？”小塘说：“不用远求，只从这墙上取罢。”承光说：“这个最妙，你若果取的来，我与你做身衣服。”别的席上听见这话，不知是真是假，一个个呆呆观看。只见小塘走近墙边，用手画了个小小的门儿，口中不知念了些什么言语，把手往墙上一拍，从里面拉出二张桌子，桌上摆着一桌席面，齐齐处处尽是新鲜之物。小塘说：“员外，东西已竟取来，你可劝苗朋友多吃几杯。”承光说：“这个自然。”满斟一杯递与苗庆。苗庆不好推辞，一气饮尽，就将小塘取来的席面，任意拣用。旁边众人，这个说是真的，那个说是假的，就有好事之人走将过来，说：“先生们请了，方才取来的肴馔我们尝尝何如？”小塘说：“列位疑我是假东西么，只管请尝。”众人听说，夹肉的夹肉，吃鸡的吃鸡，俱各夸奖真正不错，俱是真的。众人说：“不知先生还有什么戏法？变个大家瞧瞧才好。”小塘说：“列位既然高兴，我也不好推辞，变个空中飞杯，大家取个笑罢！”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变戏法大闹严府 避捕捉奔往伯州

话说小塘说要玩空中换杯，暗暗念咒，拘了一些搬运鬼来，在空中移杯换盏，满楼上的碗盏叮当乱响。众人一见，拍手大笑一齐喝彩，这且不提。

且说阁老严嵩的儿子名叫严世蕃，这日从赵文华家赴筵回来，从酒楼经过，听的楼上笑语喧哗，勒住坐骥，向小厮言道：“这酒楼与咱府也甚近，什么人任意喧哗，快去与我查问。”小厮领命，到楼上与掌柜的说了。掌柜的出来，跪在马前，说：“禀大老爷，今日来了三个吃酒的客人，内中一人变绝好的戏法，所以引的众人乱笑。求大老爷暂且宽恕，小人叫他们安静就是了。”世蕃说：“这也罢了，我这些时有些闷倦，叫那人上我府中玩玩，若要好时，自有重赏。”手下人听见这么一声，同掌柜的跑上楼去，一声断喝，说：“尔等太胆大，此处离严府能有多远，竟敢如此狂笑。哪是会变戏法的呢？”小塘说：“就是在下。”手下说：“大老爷叫你府中去玩，与我快走。”小塘说：“是哪一位大老爷呢？”手下人说：“还有哪位？就是当今阁下的大公子严大老爷。”小塘说：“既然如此，我们三人都会玩艺儿，一同去罢。”手下人说：“去也无妨。”

三人一齐下楼，会了酒帐，打发赶脚的走了，叫点化的那个小厮牵着骡子，跟着手下人来在严府。此时，世蕃已先回到府中，在大厅上坐着。小塘叫把骡子拴在厅旁，与府内下人言道：“烦你通知公子，我们乃江湖朋友，与人无辖，要以宾客相待。”手下人说：“这个自然，你们只管作揖，我自有话说。”小塘暗与苗庆、承光言道：“二位贤弟看我的眼色行事。”言罢一同上厅，说：“公子请了。”世蕃怒道：“好一些村野匹夫，焉敢如此无礼，与我全锁起来。”手下人过去回道：“他们系江湖客人，与人无辖，还望宽待他们。”世蕃想了一想，说：“也罢，叫他们作揖便了。”手下人传下话来，弟兄三人上前施礼，狗子还了个半截揖，吩咐放下三个座儿，叫三人坐下。

狗子问道：“你们三人姓什名谁，会玩什么戏法？”小塘说：“在下叫作齐有道，这一位是文员外，这一位是师弟道号梅二仙，同在碧山学了几件仙法，不知公子想看什么？”狗子言道：“常听说有个仙女歌舞的故事，未见有人玩过，你可会么？”小塘说：“公子既然要看，我也不好扫兴。”言罢暗把五鬼拘来，如此这般吩咐一遍，五鬼听令，把严府的四只大狗赶来，变成四个仙姬，手执乐器，显露身形。狗子一见，喜了个不亦乐乎，对手下言道：“快拿酒来，我看着仙人痛饮三杯，也是一件乐事。”下人闻言，连忙摆上酒馔，那狗子在上，让也不让，自己独乐。忽有个丫头出来言道：“禀太爷，大奶奶和姨娘们都要来看看咧！”世蕃说：“也罢，放下帘子，叫她们出来见见世面。

”丫头领命，垂下帘子，世蕃的大小老婆共有十七八个，俱在帘内往外观看。

且说狗子手拿酒杯，观看仙女歌舞，快活的他浑身痒痒，无法可治，说：“齐道士，我要叫仙女陪我盅酒，不知可使的么？”小塘说：“使的。”连忙吩咐仙女上去陪酒。这四个仙女招展花枝，轻移莲步，上的厅来，斟酒的斟酒，歌唱的歌唱，把一个狗子引的意马难收，才要伸手去搂，小塘把剑诀一撒，四个仙女汪的一声，献了原形，把桌上的肴馔吃了个精光，饿狗争食，咬在一处。手下人吆喝打，而严世蕃还是呆呆瞧着，满口里乱嚷，说：“好厉害的仙女，为什么反穿皮袄，一齐跑了？”手下人说：“大爷，那里是什么仙女，原是四只大狗！”

小塘喝道：“尔等休得胡言，这是大爷动了邪念，所以仙女恼怒，上天去了。”狗子说：“不错，这是我的不是。”连忙跑出厅来望空施礼。小塘说：“公子请坐，以后不可再如此了。”狗子坐下，复又问道：“三位还有什么戏法，再变一个。”小塘说：“文员外会变蝴蝶。”狗子说：“倒也雅致，就烦变一变罢。”

承光听说，只瞧小塘，小塘使了个眼色，承光会意，要过一张纸来，撕了个稀烂，眼望小塘，说：“我要变哩！”小塘说：“变罢！”承光把手一撒，小塘暗暗吹了一口仙气，只见对对粉蝶上下飞舞，喜的帘内一些妇女欢笑不住。有个丫头扑了两对，送与狗子的妻妾观看，小塘把仙气往帘内一吹，只见那个蝴蝶把翅子一展，扑拉在世蕃的两个美妾脸上，只听的一齐嚷道：“不好了！六姨的眉毛跑到眼下边了！”那个说：“你再瞧瞧，九姨的鼻子倒长起来了！”世蕃听说，连忙跑到帘内，看了看果是如此。急的他满屋中乱转，无法可使。

丫鬟说：“大爷尽着发急是不中用的，还是求求玩戏法的，看是怎样？”狗子听说这话，跑到了小塘的面前，也不叫齐道了，说：“先生，方才丫头扑了两对蝴蝶与小妾们观看，不知怎的飞在小妾脸上，忽然间，一个眉毛长在眼下，一个鼻子倒长，望先生行个方便，打救打救，恩有重报。”小塘故意作难，道：“公子，只怕尊宠身上不大洁净，冲了仙法，似此有些难治。”

狗子听说，更加发急，吩咐家人年七，取了两个元宝，交与小塘，说：“先生权且收住，等救好时，加倍再谢。”小塘接过元宝，递与一枝梅揣在怀里，说：“既然公子这样恳求，且看你的造化何如！”言罢，往帘子里吹了一口仙气，说：“公子，你再进去看看。”狗子即忙进去瞧了一瞧，二美人复好如初，还是本来面目。狗子欢喜，吩咐妻妾进去，不许再看。复又出来归坐，向手下言道：“快看酒来，款待三位。”真个是阁老府中诸事方便，立时摆来两桌酒席。世蕃陪着弟兄三人坐下饮酒。正然又要请变戏法，忽听的院内嚷

道：“福寿儿，还不躲开，看骡子踢着。”这也是合该生事。这福寿儿乃是家生子，他娘正在西耳房内听见这话，怀着个肚子出来一瞧，望众人言道：“你们见了鬼了？放着一条板凳，有了什么骡子！狂声死气的吓我这么一跳。”小塘听见这话心内着忙，偏偏的承光又要下去小解，及走到西廊，也被那孕妇冲的露了本相。

年七原来认的承光，一眼看见，说：“大爷不要陪他们吃酒了，这个文员外就是从前的光棍徽承光，充配扬州，他又偷盗库银从邪遁里逃走，如今正要拿他，不打想他投了来了。”世蕃闻言，心中大怒，说：“好大胆的奴才，竟敢进我府中诓骗元宝。小厮们，快忙与我拿下。”正然说着，严嵩也下朝来，问知原故，吩咐人役一齐动手。小塘时下用隐身法隐住弟兄三人的身体，照严嵩父子与年七吹了一日仙气，严嵩变成小塘，世蕃变成承光，年七变成一枝梅，众人役难辨真假，一齐赶上按倒，短棍铁尺乱敲乱打，打了一会，小塘在暗中收了仙气，一个个露出本相。众人才知道打的是自己的主子。一齐跪下哀求饶命。严嵩说：“此乃妖人的邪术使然，怪不的你们，待我明早上本，捉这三个妖人，以报此恨。”言罢回后宅而去。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弟兄三人用隐身法，出了相府，到了永定门外一枝梅家。一枝梅拍手大笑，小塘说：“贤弟休笑，咱今日闹了老贼一个合家不安，他岂肯和咱干休，到明日必定上本捉拿咱们。论来我倒不怕，只是二位贤弟难以脱身。”苗庆说：“若果如此，这便怎么处呢？”小塘说：“贤弟，你可快忙收拾行李，咱往伯州去罢！”苗庆闻言，不敢怠慢，连忙收拾了收拾，三人出门，直往西南而去。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李家集小塘点将 伯州城金蝉兴兵

话说三人走了几日，到了一个庄，庄名为李家集，但只见家家关门，鸡犬无声，街上并无一人。往前走了几步，见路东篱笆门里，有个老者往外观看。小塘上前拱手说：“借问长者，这是什么庄村？为什么没有人烟？”老者说：“客官你不晓的，只因土贼作乱，困了伯州的城池，百姓害怕，所以关门闭户。”小塘说：“此处岂无官兵？为何任其猖狂？”老者言道：“客官你可哪里知道，这为首的贼人叫作刘六、刘七，还有他的个小站舅妹子，名叫邓金蝉，颇善敌能战，又会邪术，因此官兵不能擒她。”小塘说：“长者贵姓？”老者言道：“在下姓李，草号李仰泉。”小塘说：“李长者，我与你们除了这一方之害罢！”老者笑道：“客人莫要取笑，你乃斯文之人，焉能除得此害！”

老者正然讲话，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名进孝，次子进忠，三子进悌，从后边出来，说：“老人家，这位客人既出大言，想来有些手段，何不请到里面大

家商议。”老者闻言，将小塘三人让到家中草堂内坐下。李进孝说：“客人，你果然能以除此害么？”小塘说：“难道说路话不成！只要助我几百闲汉，包管能以成功。”李进孝说：“闲汉尽有，但不会抡枪舞剑，要他何用。”小塘说：“也不要他的武艺，只叫他们擂鼓助威，我自有捉贼的手段。”李家兄弟听说这话，满口应承，不过半日功夫，集了五六百人，都到李仰泉场院中伺候。小塘亲自前去点了五百整人。吩咐各人回家，明早取齐，又叫李老者买了一百张五色绵纸，找了二三十根秫秸，取来一把剪刀，送在一间洁净房中，秉上灯烛。小塘打发众人走去，闭了房门，把五色纸剪成盔甲，把秫秸仿成旗帜枪刀，又扎了两匹竹马，自己俱运在场院之内，等到半夜子时，诵诀念咒，照那些东西吹了一口仙气，俱都变成真的。不多一时，天色大明，五百乡民齐到场院，见了这些东西，各个发愣不知是何处来的。

小塘说：“列位不必多疑，这些东西乃是夜间天神所赐；吩咐前去平贼，尔各领披挂、兵器，听吾号令。”五百阉汉取盔的取盔，拿甲的拿甲，一齐收束起来，手拿旗旌，立于两旁。

小塘向承光言道：“贤弟，你今领这一付盔甲，作前部先锋，可要奋勇杀贼。”承光说：“仁兄，我又不会打仗冲锋，知道先锋怎样做法？这事万万不能从命。”小塘说：“哇，好一个怯懦匹夫。当初咱进京时，我已算定此处有难，因你罪恶多端，只得为民除害，方能将功折罪，怕你今日担心，所以先将你的家眷送到此处。现今城池被贼围住，你若退后，何人去救你的家眷？”承光听说这话，猛然醒悟，说：“仁兄，小弟欣然愿作先锋。不会厮杀怎样办？”小塘说：“不妨，我有灵符一道，拿去掖在盔内，临时自有妙用。”言罢与承光收束起来，掖上灵符，给了他刀马。又给苗庆披挂起来，也掖上一道灵符，交给他刀马。分派已毕，自己执掌中军，吩咐众人起身。相离伯州不远，与贼人对面安了一座营盘。

贼营中刘六、刘七见有敌兵前来，二人披挂上马，各拿兵器，带了三百小卒，来小塘营前讨战。报事的报与小塘。小塘叫承光出马。此时承光头上有了灵符，杀星附体，不觉有了胆量，说：“小弟愿往。”小塘又向承光耳边吩咐了几句，承光提刀上马飞临阵前，小塘亲帅乡民擂鼓助阵。且说刘六、刘七见有一将飞马往前来，二贼高声招呼说：“来将休往前闯，你是何处的兵马？从实说来。”承光闻言，抬头一看，两个贼全身甲胄，手拿利刃，倒有些杀气。看罢开言，说：“吾乃上天三界巡察善恶总管将军，因你们不守本分，玉皇差我统领天兵，前来擒你。若知好歹，各自散去，还有活命。倘若不然，叫尔等尽作刀下之鬼。”刘六说：“好一个匹夫，你拿这话吓谁！坐牢着，看我擒你。”说着拧枪刺来，承光两手抡刀往外一开，两个人战在一处。约有七八个回

合，承光闪个空把刘六一刀劈于马下。刘七一见心中着忙，才然旋马要退，被承光赶上，一刀也送了性命。

那些贼兵败回营去，一齐乱嚷：“邓姑奶奶，可不好了！二位大王一齐丧命，各人快逃生罢！”邓金蝉说：“休得胡言，哪个要走，先把头来割下。”众人说：“姑奶奶你不知道，这来的全是些天兵天将，厉害着呢！”金蝉说：“尔等不要惊惶，就是天兵我也不惧。”言罢披挂起来，提刀上马，带领着五百喽卒，放炮出营。

且说承光力斩二贼，小塘才要收兵，听的贼营炮响，知是又有贼将出来，把住阵角，往贼营一看，只见两杆黄旗分为左右，一员女将飞马出帐而来，真真是而似桃花初放，纤腰如杨柳拭轻风，衬着全身的腰甲，更显的姣柔可爱。小塘观罢，用声招呼：“那一马上女子莫要向前，即早递名姓，我好度脱与你。”金蝉听得有人招呼，抬头往对面一看，见是一个儒流秀士，便开言答道：“问吾，听真，吾乃武当山弘阳教主余道爷的门徒，姓邓名是金蝉。尔是何名？通报上来。”小塘说：“我乃纯阳老祖的徒弟，以儒教归玄门，姓济字小塘，道号随缘子。今领天兵前来，若知好歹，收邪归正，还有生路。若执迷不悟，管叫你马下丧生。”金蝉说：“好匹夫，伤我二位表兄，还敢在姑娘面前胡言，看我的刀罢。”催马抡刀直扑小塘。小塘一见，照承光吹了一口仙气，承光撒马抡刀迎将上去，两个人战了多时，金蝉见承光杀法厉害，不能取胜，虚幌一刀，败将下去。这承光乃是杀星附体，不知不觉追赶下去，邓金蝉回头一看，见承光赶的相近，从怀中取出一个纸剪的虎来，口中念念有词，往空中一撒，竟成了一只飞虎从空往承光扑来。承光的杀星不过是个鬼魂，一见飞虎，吓的一阵旋风扬长而去，单留下一个承光，哪里还能支持，被那飞虎呼的声音，扑于马下，众喽卒拴进营去。小塘一看，忙又叫苗庆出马，也是被贼人如此捉去。

小塘无奈，暂且收兵，到了夜深之时，暗暗取出五鬼葫芦，叫出五鬼，问徽、苗二人的吉凶。五鬼说：“法师不必忧愁，承光不过两日监禁的浮灾。一枝梅今夜即回。”小塘说：“邓金蝉的来历可知道么？”五鬼说：“她原是个财主的女儿，因有个化缘的道士给她家化缘，给她留了一本邪书，叫作《阴魔宝录》，她的本领全仗着此书。”小塘听了将五鬼收进葫芦，取了一些白纸，做成一本书，吹了口仙气，篇篇画着符咒，皮上写着《六甲天书》，又写了一封家信与天书收在一处，专等一枝梅的信音。这且不提。

且说邓金蝉把徽、苗二人拿进营去，看了看承光人品魁伟，刀马又好，想要招他为夫，遂吩咐喽卒将二人绑在两处，用心看守，等捉了姓济的，一同斩首报仇。

单说一枝梅这个帐房，共有七八个喽卒轮流看守，一枝梅从灯亮之中见有一人甚是眼熟，想了半天，暗暗说道：这不是焦二黑么！他当日在禄米仓偷盗官米问成乌龙江的军罪，我因与他是街坊，使了好几两银子救出他来，今日相遇为何他不理我，想是离的日子久了。一时认不出来，待我使个声光，看他怎样？主意已定，自己叹气，言道：“我苗庆住在北京永定门外，不料死在伯州贼营之中，无亲无故，谁是个救手，看起来我这命算是没有救了。”苗庆自言自语，通了名姓。焦二黑听见这话，又把苗庆瞧了一瞧，不禁吃了一惊，心内言道：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到了，我若是不救他出去，岂不是知恩不报！想了会子，拿了一个主意，到了帐房外边，复又回来说：“夥计们，你看前帐房里好不快乐，吃酒的吃酒，抓骰的抓骰，怎么咱就倒运，在此看着这个败将，你们且坐着，我要先睡上哩！”就有那好事的说：“且慢，我们要出恭去咧，你且在此看着。”言罢出去了两个，往前帐房而去。过了一会，又有两个言道：“焦兄弟，咱们在此看守败将，干系不小，他们一去不回，只叫咱在此处是个什么道理？贤弟，你且自己看着，待俺找他们来去。”言罢又去了两个。

焦二黑看了看，只剩了自己，走到苗庆跟前悄悄的问道：“恩人，你还认的我么？”苗庆说：“你是焦二黑，怎不认的。”二黑说：“我有心救你，但只是贼营防的甚严，只怕不能出去。”苗庆说：“这却无碍，你只给我松了绑，我自有法出去。”二黑听说，连忙用小刀割断绳锁。一枝梅起来，见旁边立着一个挡箭木牌，忙从腰中取出石灰，在木牌上画了一只小船，用手挽定二黑说：“贤弟，你也上去，同我走罢。”接着把二黑推上小船，自己随后也跳上去，念动咒语，那船就走起来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小塘夜造假天书 王氏计换阴魔录

话说苗庆和二黑坐着小船，不多对到了自己营中，见了小塘，把遇见二黑方得逃来的话说了一遍。小塘大喜，谢过二黑。小塘说：“苗贤弟，徽兄弟怎么样了？”苗庆说：“俺二人未在一处，不知他是怎样。”小塘说：“我已算定，他有两日灾难。这且莫论，我有一封家信，还有假天书一本，烦你暗用遁法送进城去。你王氏嫂嫂必与徽贤弟家同居，你可将此书信、天书交与王氏，即便回来。”苗庆领命，接过书信、天书揣在怀内，辞了二黑仍坐小船往伯州而去，及至到了城中，天已大明，到了承光的住处，正遇着承光的舅舅，问起小塘的家眷，果是在此同居。一枝梅说：“有济兄书信在此，烦你把他家娘子请出来，我还有口信。”老者把一枝梅领到前厅，到了院里对王氏说了。此时王氏是道家打扮，不避外人。竟与苗庆相见。苗庆通了姓名来历，将书信、天书交给王氏，告辞而回。

且说王氏看了书信，叫承光的舅舅引路，到了知州的衙门，王氏向门士言道：“烦爷通禀老爷，说有一道姑情愿出城收伏群贼，特来请见。”门上人禀了知州，知州正在堂上坐着，愁这贼人难破，听说这话，忙叫门上把王氏领进衙门。王氏到了堂上，打了个问讯。知州上下把王氏打量了打量，开言问道：“那一道姑你是哪里人氏？姓字名谁？有何本领能以收伏此贼？”王氏说：“道家祖籍北京，姓王名玉容，夫主姓济名叫登科，他原是辽东秀才，只因好道出家，我也入了玄门，到此伯州已有半载，现今贼人困城，忽接了我夫主的书信，说是刘六、刘七已经丧命，惟有女将邓金蝉不能收伏，叫妾前去盗取他的宝贝方得成功。”

原来知州也是辽东人氏，和小塘是同学、朋友，姓崔名玉。听了王氏这话，连忙离坐，说：“尊嫂原来是济兄的夫人，下官失敬了。令夫君的书信若无妨碍，可否与下官看看？”王氏打袖内取出书信，传与知州，知州看了一遍，说：“原来济兄已在城外安营，细看书词，真有神鬼不测之术，尊嫂前去定立奇功。”言罢，叫人拿着钥匙，把王氏进出城去，仍旧落锁。这且不提。

且说王氏出城，过了吊桥，抬头往贼营一看，但只见旗帜蔽日，刀枪如麻，王氏见了心中也有些害怕，无奈有夫主的书信，不能不去。正当这王氏迟疑，贼营中的喽卒应声发喊说：“那一道姑，难道没有眼么？这是兵马营盘，不可前进。”

王氏止住脚步，说：“尔等不罢乱嚷，进去报与你家女大王，就说有武当山的道姑要见。”喽卒闻言，报到中军。邓金蝉听见武当山三字，连忙出来迎接。一见王氏，说：“仙姑尊姓大名，到此有何见教？”王氏说：“兵主，出家人姓吴名金娥，奉武当山徐道爷的命令，前来与兵主共图大事。”金蝉说：“原来咱是一师之徒，小妹多有仗赖。”言罢，将王氏让进大寨，分宾主坐下。吃罢酒饭，二人对坐叙谈。金蝉说：“仙姑今日到此相助，有何良策？”王氏说：“兵主，我在武当山学艺多年，兵法战策略通一二。昨日老师夜观天象，说是兵主在此用兵，也是他的门徒。他从前化缘之时，曾与兵主留下一本《阴魔宝录》，那上边不过是哄弄愚人的一些魔法，不能成其大事，因此给了我一本《六甲天书》，差我前来送给你。书上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能以拘神遣将，呼风唤雨，纵然遇见神仙，他也难出我手。”金蝉听了这些言语，她那心中悠悠忽忽神思不定，竟自想道：我自得了《阴魔宝录》以为此外更无奇书，可以独自逞能，今听道姑的言语，这书竟是不为奇了。思想多时开言问道：“仙姑，小妹意欲借那天书一观，不知可否？”王氏说：“这书轻易不使人见。你我一师之徒，看也无妨，兵主可秉上灯烛，退了左右，净手焚香，方可看的。”金蝉听了，忙吩咐丫鬟秉烛，退去，不许私入帐房。

吩咐已毕，王氏才从锦囊之中取出天书，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边。金蝉连忙净手焚香，走向前去。一看，只见那本皮上写的是《六甲天书》，揭开一看，上面画着几道灵符，皆不认的。正然端详，王氏伸手揭过，说：“兵主请看第二篇罢。”

金蝉又瞧二篇，上面写的尽是呼风唤雨的灵咒。正然观看，只听的营外喊叫连天。王氏伸手把书合上，说：“兵主，你听外面为何喊叫？”金蝉看书的心慌，说：“仙姑别要管他。”言罢，揭开又看。有一个喽卒飞奔帐前，丫鬓把手一摆说：“姑奶奶有令，不许擅入帐房，有事外边禀吧。”喽卒止住脚步，高声喊道：“不好了！有人劫营来了！”金蝉正然看的高兴，听见这话心中不悦，往外喊道：“既然有人劫营，叫众头目出去堵挡。”言罢揭开又看。喽卒又来报道：“劫营的势大，头目们堵挡不住。”金蝉听见，又对望王氏，言道：“仙姑，这第三篇上有一道灵符，专退偷营的敌兵，仙姑何不试验试验？”王氏说：“我也正要如此。”忙取笔砚黄纸，照样画了一张灵符，叫丫鬓传与喽卒拿到营门以外烧化。喽卒接符飞奔营门以外，用火烧着，向空一撒。小塘看见，倾兵回营。喽卒连忙回到帐房以外说：“姑奶奶，小人方把灵符烧化，那劫营的都跑回去了。”金蝉听说，满心欢喜，才然要往后看，王氏把书合上，说：“兵主，此书不可看完，怕的是泄漏天机，得罪神圣。”说着，将书收在锦囊之内，故意的装了个困倦的形像，伏在桌上竟自睡了。金蝉用手推了两推，叫了几声，王氏动也不动。

金蝉坐在那里，心中只想着那天书，忽然心内想道：常言说的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位道姑虽是前来助我，各人有了宝贝是各人的能处，如今趁她睡熟，何不将那天书偷换过来，明早看个机会打发她回去，她若知觉前来问我，我就和她胡赖一回，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又到王氏耳边叫了几声，见是无有动静，遂伸过手去从王氏锦囊之中摸出假天书来，又从自己囊内取出《阴魔宝录》与王氏装在囊内，将假天书揣在自己怀中，吹灭灯烛，上床侧身而卧。

王氏得了《阴魔宝录》，心中大喜。她二人各有心事，俱没睡熟，天明一齐起来。金蝉说：“仙姑，想必昨日路途辛苦，尊体困倦。伏在桌上就睡了，连叫几次不醒，所以不敢惊动，夜间多受冷了。”王氏说：“昨日真是乏了。”二人言语之间绝不提那天书一字。过了一会，用过早饭，忽有喽卒来报小塘在营外讨敌。金蝉正然没法开发王氏，见说有人讨战，她那心中想道：趁此机会何不叫她去临阵，倘若失机丧命，后患可免；若是得胜回来，那时再作议论。主意已定，向王氏言道：“今有敌将讨战，意欲叫仙姑出去显显手段，不知尊意如何？”王氏正想这么句话，不由的连声答应。金蝉说：“可用披挂么

？”王氏说：“不用，交战时我腰中有此宝剑足矣，可以成功。”金蝉说：“既然如此，我与仙姑瞭阵。”言罢提刀上马，和王氏直扑阵前。此时小塘也在步下，后面跟着许多乡民。一见王氏满心欢喜，彼此紧行几步，相离切近，小塘说：“贤妻，宝贝可到手么？”王氏说：“已经得到。”小塘说：“既然如此，同我回营。”言罢，携手同行，竟自回去。金蝉看见，心中纳闷，高声叫道：“仙姑，你与贼人有联手么？为何跟了他去？”王氏说：“兵主，你休推睡里梦里，淹二人乃结发夫妻，做成圈套取你的宝录，现今宝贝已到我手，你可还有什么能处！”金蝉听了这话，气的她怒发冲冠，撒马抡刀赶上来。小塘不敢怠慢，忙把樊梨花的灵魂拘来，附在王氏身上。

这王氏见金蝉举刀劈来，不由的心中大怒，抽出宝剑，二人杀在一处，步马相交，战有二十个回合，金蝉堪堪不济。要使法术，怀中又无宝录，无奈虚劈一刀，往下败走，刚刚旋回马去，只听着咕咚的一声，连人带马吊在坑内。

列位敢说这是怎么的坑呢？这是夜间小塘叫人挖的。闲言少叙，且说小塘把剑诀一撤，樊梨花的灵魂归位，又叫乡民把金蝉用挠勾搭上坑来，用绳捆住。王氏走到跟前说：“兵主，你今已经被擒，我倒有个慈心，要度你改邪归正，不知你可肯否？”金蝉说：“情愿相从。”王氏叫乡民与金蝉松了绑，又叫金蝉放回承光。小塘向众喽卒言道：“尔等主将已经投降，你们可各自回家，改邪归正，以后休入邪道。”喽卒们一齐答应，哄然而散。小塘这才领定承光、苗庆、王氏、邓金蝉直扑伯州的东门。

且说崔知州在城上看的明白，连忙率众下城，前来迎接。小塘急行几步，上前打恭。崔知州顶礼相还，说：“济年兄，自念书那年会试，在京中一别，至今数载，岂料足下却到此处立了这件奇功。待小弟申明上司，奏于朝廷，管叫兄嫂坐享荣华。”小塘说：“年兄不知，小弟出家已久，天下云游，路过贵治，收伏群贼，无非是救民行善，若说保奏朝廷叫小弟出仕，这个断断不能从命。”知州说：“既然年兄如此清高，小弟也不敢勉强，且到衙门，略备小酌以尽朋友之情何如？”小塘说：“这也不必费心。小弟叫拙妻同邓金蝉在此处玄贞观内修行，时常照看一二，足以见情了。”知州说：“这个自然，年兄不必挂心。”小塘说：“还有一事，同小弟破贼的这五百乡民求年兄记本花名册子，免他们一年的民差，使他们皆知奋力。”知州说：“年兄吩咐，敢不从命。”小塘诸事说完，又向承光言道：“微贤弟，你可进城探望家小。”承光说：“既已出家，何必顾恋，就此同行罢！”小塘欢喜，望知州言道：“我们要告别了。”言罢照乡民吹了一口仙气，那些盗用旗帜皆都还原。众人无不惊异，无不称奇。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终南山吕祖点化 黄河岸鱼精作耗

话说崔知州打发小塘三人去，叫书办去造花名册子，又叫人将王氏和金蝉送至玄贞观内。这金蝉到了观中，把《阴魔宝录》烧了，安心与王氏修行。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弟兄三人，自离伯州走了三个多月，那日望见一座高山，小塘说：“二位贤弟，这是终南第一山，内有钟、吕二位老祖的仙洞，咱们须要至诚顶礼，拜上高山，求一个长生大道。”徽、苗二人一齐答应，三人一步一拜，拜上山去，找了七日，并不见仙洞的踪迹。这日，正然礼拜，猛然间一声雷响，大雨倾盆，把弟兄三人湿了个净光，三个人总是虔心不退，在那泥水之中还叩拜不止。不多一时迎面来了个牧童，披着蓑衣，骑着青牛，一见小塘三人，哈哈大笑说：“你这三个乞男好没来由，大雨里，在这山中化的什么缘？”小塘仔细一瞧，认的是吕祖，上前拉住牛尾，说：“牧童哥，我们要化一个长生大道，求你指引指引。”牧童听说，哈哈大笑，信口作诗一首，诗曰：

欲求大道不费难，只要苦修心常坚。

此去早登黄河岸，自有得道好机关。

言罢，一阵大雨，牧童忽然不见。徽、苗二人一齐问道：“仁兄，那牧童哪去了呢？”小塘说：“二位贤弟有所不知，那牧童就是纯阳祖，前来指引。咱就依着老祖去到黄河，看那里有什么动静。”三人言罢，望空叩谢，竟奔黄河的大路而去。不止一日，回转平阳地方，到了黄河岸边。正然找船过渡，忽然一阵怪风把徽、苗二人刮去了。小塘着忙，急念追风咒语，赶将下去。这且不提。

且说清江浦运粮河口有座天妃闸，此水上通黄河，下通淮河，闸下之水其混无比，俗名叫做老龙窝，里边有三个多年的母鱼成精。最大的李金花，二姐李姣花，三姐李赛花。那日无事，姐妹三人出来闲游，鱼伏于水，不知不觉游到黄河渡口，看见小塘三人各有仙风道骨，三个鱼精动了邪念，出来使风，指望要摄三人。谁知小塘修炼多年，难以近身，只把徽、苗二人摄去，送到清江浦花街一座空宅里边。大鱼精向两个鱼精言道：“是我无福，一个秀士未曾摄住，你二人须要如此，事自可成。”言罢回洞而去。这两个鱼精听了大鱼精之言，变作两位标致女子，叫鲇鱼变作个寡妇，叫作年姥姥，二位鱼精当做他的甥女，又叫水族们变了一些丫鬟，满院之中笑语喧哗。这且不提。

且说徽、苗二人醒定多时，睁眼一看，但只见画栋雕梁，重门紧闭，原是一所宅院。二人正然惊疑，忽然出来两个丫头，一齐嚷道：“这是哪里两个汉子跑到院里来了！快去禀知姥姥。”言罢回后面去了。苗庆把承光一拉，说：“二哥，你看这一阵风把咱刮到人家院里，这可惹下祸了！”正然说着，从

屏风后而出来一个年老的妇人，跟着七八个胖大丫头，说了一声：“拿贼！”一拥上来，把徽、苗二人获住。老妇人怒道：“好两个撒野的村夫，无亲无故，私入院中，是何道理？”苗庆说：“你老休要动怒，俺二人乃是被风刮了来的，并非无故入院，无事无非，还求你老见谅。”年姥姥叹气，言道：“我看你二人也不像为非作歹的人，我有两个甥女，年皆及笄，有心招你二人为婿，小知你可从与不从？”二人闻言，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年姥姥言道：“看你们这光景，有些不放心吧！丫头们请二位姑娘出来，叫二位看看。”丫鬟闻言，请的两个鱼精出来。徽、苗二人抬头一看，真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那一种风流体态叫人难言。苗庆向承光言道：“二哥你招了这门亲事罢。”承光说：“我的妻子已竟舍了，岂有又招之理。贤弟你还不曾，我看正好与她匹配。”苗庆说：“我是个金真身体，再不做亲。”承光说：“既然如此，待我回复了她罢。”遂向姥姥言道：“奶奶，俺二人俱是道家，是招不的亲的。”姥姥一声断喝：“唛！满口胡言。你二人现是俗人打扮，怎称道家？既然不愿招亲，休想出我的宅院。丫头们与我把二人捆住，吊在后园空房子里，饿死他们罢。”丫鬟闻言一拥齐上，把二人捆住，送在花园，吊在空房之内，这且不提。

且说两个鱼精手提灯笼，走到窗外故意咳嗽一声，停身站住，苗庆开言问道：“窗外何人？快放我们出去。自古招军买马，两家情愿，那有强求亲事的呢！”两个鱼精说：“君勿轻言，俺姐妹二人自幼父母双亡，多亏姥姥养成。今见二位欲招婚姻、也是一片好意，只因二位不从，所以多有得罪，我二人私自前来，请问一声倒是允呢不允？”苗庆向承光言道：“徽哥，你看这两个丫头好没廉耻，待我骂她几句，看她臊啊不臊。”说：“我把你这两个没羞耻的丫头，世间只有男家求女，谁家妇女求男？似俺这光明正大的汉子，岂肯罢你们这不顾体面的妖精！休生妄想，快放我们去罢。”李姣花说：“妹子，你看村夫骂出咱的短处，想是知道咱的来历，咱索性明说与他，叫他知咱的厉害，不怕他不依。”赛花说：“姐姐你就说与他罢。”姣花开言说：“两个村夫休要做梦，俺乃老龙窝的两位仙女，已修炼五百多年，好意和你商量，共效于飞。你倒如此无礼，倘要再说不允，眼前将你们生吞活咽。”

承光说：“苗贤弟你听这番言语，分明是两个妖精，依着我说，你答应了罢，免的你我白送了性命。”苗庆说：“徽哥休得乱言，她既说是妖精，我自言语回她。”向外高声言道：“好两个有眼无珠的妖精，你也该打听打听，俺二人乃北京人氏，这是天下闻名的徽承光，我是神偷一枝梅，俺二人曾得异人传授，专会捉妖。我们的法力不消说，还有我大哥济小塘，神通广大。曾在泗州雷劈狐狸，擒拿孽龙。这些事，谁人不知。我劝你趁早歇心，免的临时

后悔。”

两个妖精听了这番言语，赛花把姣花拉在一边，说：“姐姐，这事有些不妥，岂不知咱舅舅在泗州兴波作耗，被小塘拿住，咱如今掇来他的两个朋友，他若找来，那时怎了？咱不如且与大姐姐计议计议，看是如何。”姐妹二人言罢，来到前边，叫使女把金花请来，告知此事。金花听了，心内吃惊说：“怪不的，在黄河渡口要掇那个秀士，只见他毫光透顶，难以近身，想必就是济小塘。今把他的朋友掇来，他焉有不来找寻之理。也罢，他若不来则已，来时这般如此，可保无虑。”计议已定，领着一群鱼虾，到在闸口天妃娘娘庙里。自己变了个娘娘，众精变成侍者，专等小塘。这且不提。

到了早晨天明，众人进庙烧香，抬头一看，只见那个泥胎娘娘眉展眼动，两边的从人尽都成了活的。吓的众人惊疑不止，放下香烛，就想要跑。坐上的泥胎开言说：“尔等休要害怕，吾神因见此方人民心虚，故此显圣，保你们这一方的平安。你们可传喧出去，吾神每日讲经，无论老少男女僧道俗家都许听讲。”众人闻言，一齐叩头，不多时远近哄动，四面八方尽来礼拜。这也不提。

且说小塘行着遁法，往前追赶，赶到清江浦，风头全然不见。小塘收了遁法，往前行走，走到天妃闸间，只见一座庙宇，人山人海，挤拥不开。小塘不明就理，向一位老者拱手问道：“长老请了，今日又非初一、十五，这庙中为何这等热闹？”老者说：“君子不知，此处乃水旱马头，来往行人全到这娘娘庙内烧香。只因此处人民心虔，那位泥胎娘娘，昨日变成活的，讲经说法，超度众生，所以都来参拜。”小塘听说，心内疑惑，同众人挤将进去，往上一看，只见一股妖气直冲庙外。小塘看罢，又往前走，只听的鱼精言道：“那一秀士或是进香，或是还愿，姓什名谁，有何心事？与吾神说明，我好与你查看。”小塘说：“既是神圣，便知过去未来之事，为何反来问我，你若说出我的姓名、心事，我便服你；倘有差错，休想在此受这香火。”鱼精闻言，心内说：住了，此人出语不善，精神异常，想必是姓济的来了。往下开言说道：“你的来历我岂不知，明知故问，无非试探你的道心何如耳！你本姓济，名叫小塘，因失散了同伴朋友，前来找寻，是也不是？”小塘说：“既然知我心事，可晓的我那朋友今在何处？”

鱼精说：“你那两个朋友只因道心不坚，在黄河边上遇见两位仙友，用风掇到蓬莱岛上结婚姻去了。你要与他们相见，待吾神送你一辆登云车儿，坐上管叫你顷刻就到。”言罢吩咐左右，抬过登云车来。小塘一见，心中暗想，说：也罢！既然她来哄我，不免将计就计，看是怎样。想罢，把手中扇子吹了一口仙气，变成自己的模样，跳在车上，自己用隐身法隐住身形，在一旁暗看。

鱼精见小塘上了车子，心中大喜，吩咐两边抬将起，往空中就起。小塘暗用遁法，暗暗跟随，跟到一所空宅之内，只见一伙妖精往房中而去。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得道书小塘辞友 遇仙洞苗庆修真

话说小塘闪在一旁，只听的房中言道：“大姐姐可曾捉住小塘了没有？”那个说：“贤妹，你们都来瞧瞧，我用网兜子兜他来了。快着绑起他来，同那两个吊在一处，好成婚姻。”

小塘闻言，从窗户眼往里一看，只见那辆登云车原来是个破网，两三个丫鬟走向近前，把扇子变的小塘往上一抬，说：“姑娘，怎么这等轻呢！”三个鱼精上前一看，一齐嚷道：“不好了！被这村夫哄了。”小塘在外一声断喝说：“好一些大胆的妖怪，现有我济某在此，还不前来受死。”

三个鱼精听见这话，一齐跳出门来，直奔小塘。小塘忙从腰中抽出宝剑，望着三个鱼精乱劈，此时鱼精手无兵器，难以迎敌，三合两搪，架起妖风就要逃走。小塘那里肯舍，用动遁法，遂后赶去，赶到天妃闸边，三个妖精尽都跳入水内。

小塘看了看，水势汹涌，无法可治，回去找着那处房子，但只见大门封锁，并无居人，问及附近邻人，说是郑乡宦的宅子，因有妖怪来往，不敢居住，故此封锁。小塘说：“我有两个朋友被妖怪藏在里边，借重列位转求房主，把钥匙借来开门瞧瞧。”就有好事的，把钥匙取来开了大门，跟小塘进去，一直到了后花园中，见有两间破房，门户倒扣，房内有悲怨之声。小塘推门进去，见徽、苗二人背绑着，吊在梁上，急叫众人解将下来，二人脚踏实地，说：“兄长，几乎不得见面了。不知仁兄怎么得到此处？”小塘把前情说了一遍，二人才得明白。众人怕妖怪来了，催促小塘出去。小塘说：“众位不必害怕，我倒有心与你们除这一害，不知列位以为何如？”众人说：“如此甚善，但不知如何能以除它？”小塘说：“妖怪今晚必来，列位可将我这两个朋友送在店中，待我独自在此等候，自然能以捉它，大家出去莫要喧嚷，将大门与我锁上，明早来看，自见分晓。”众人答应，把徽、苗二人领出，锁上大门。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打发众人散去，自己坐在上房之内掏出五鬼葫芦，去了塞儿，叫出五鬼，问那妖怪的来历，五鬼言道：“法师，此乃天妃闸下三个鲤鱼，只因日久年深成精作怪。它三个腹内有三卷道书，法师若能得了此书，可以得悟大道，不老又长生。”小塘听罢，满心欢喜，将五鬼收入葫芦，揣在怀中，安心要捉三个鱼怪。又恐怕它们有些神通逃了去了，于是拘来了二十四个水獭，藏

在花园之内，自己掩上房门，静坐养神。

约摸天有三更时分，忽然闻一阵怪风，只听的当院之中人语喧哗。小塘从那窗棂之内往外一看，但只见一个大嘴老婆，后进三个女子，还有男女多人，俱都是全身披挂，手拿兵器。小塘看罢，怕在房中难以动手，手提斩妖宝剑，大喝一声，跳出门来。三个鱼精一见，心中大怒，帅领着一些精灵，把小塘围在中间。小塘与妖精战了几合，将妖精引在后花园内，把剑诀一招，一群水獭围上前来，鱼精一见魂飞魄散，吓的它们架不起妖风，现了原形。一群水兽赶到跟前，就像那犬拿兔子的一般，几个按着一个，拉倒在地。小塘满心欢喜，手起剑落，把三个鱼精杀死，用剑剖开鱼腹，一个里边取出一卷道书，收在锦囊之内，宝剑入鞘，发放了水獭，看了看那些跟随的精灵俱被水獭咬死在地。小塘翻身出了花园，又到那座房中，打坐养神。

不多一时，天色大明，徽、苗二人同众街坊开门进来，一见小塘，说：“兄长，妖精怎么样了？”小塘说：“已经被我斩绝，现在后花园内。”众人听说，齐进花园，但见三尾大鱼有二丈多长，还有一些鱼鳖虾蟹横躺竖卧，腥气难闻。一时哄动了，合镇人民都来观看。小塘怕人众招非，叫郑乡宦家仆人把众人赶散，弟兄三人商量着又要同行。小塘说：“如今咱不可同在一处，须要各奔前程。愚兄要到浙江走走，不知二位贤弟何往？”承光说：“弟闻四川古迹最多，要去游玩一番。”

一枝梅说：“老母的坟墓现在北京，小弟要回家探望探望。”小塘说：“徽贤弟要上四川，别无可虑，此处山高水险，地窄人稀，我有三道灵符与你。头一道专避水火刀兵，二道能避妖魔鬼怪，三道能避虎豹狼虫。有此三道灵符可以无虑。”言罢交与承光。又向苗庆言道：“贤弟进京倒也使得，但咱在京中闹过严府，如今奉旨访拿。我也与你两道灵符。头一道改头换面，使人不能认识，可以到处行走。若有时思念朋友，将这第二道灵符一展，立时就到。”言罢，递与苗庆。弟兄三人洒泪而别。

且说苗庆要上京去，从王家营过了黄河，在路上制了一副道家行头，扮作玄门，饿了化斋，晚了投宿。日复一日，那日来到北京永定门外，先买了些钱纸，拜过坟墓，把那头一道灵符藏在头巾之上，回至家中，见大门上贴着大兴县的封条，知是官司未了，于是迈步往西进了永定门，来到顺直门。

见城门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上写着：

五城兵马司为访拿三名妖人事，年貌形象开列于后：

计开

第一名妖人济小塘，又叫齐好善，年纪约有四十上下，白面长须，儒流秀士打扮。

第二名妖人徽承光，又叫文员外，年纪四十以下，胖大身材，白面微须，富翁打扮。

第三名妖人苗庆，又叫一枝梅，年纪三十以下，矮小身材，紫面微须，小帽短衣。

后边批着：“如有拿住一名者，赏银一百两。知而不报者，一例同罪。”

苗庆看罢，心中暗笑，才然转身要走，迎面来了一个老道，须发皆白，彼此打了个稽首，苗庆问道：“老法师尊姓大号，现在何处修真？”道人说：“老朽姓于，名玄素，自幼在百花山出家，不知尊长贵姓？”苗庆说：“晚辈姓田，名叫五省，在清江浦出家。今日初到京城，幸遇仙长，听说百花山景致最妙，意欲前去走走，没有伙伴，敢烦仙长携带携带。”

道者说：“如此甚妙。就此同行何如？”二人言罢，从平则门过芦沟桥，直望北来到了百花山上，向四外观看了一回。于玄素把苗庆让进草庵，二人坐下，有一个道童献茶，茶罢随后就是酒饭，二人对坐。酒饭已罢，老道问道：“老朽有个朋友，姓济名小塘，原是弃儒归道，听说现今也在清江，道长可曾遇见此人没有？”苗庆说：“那是敝友，时常总在一处。”

道人闻言哈哈大笑，说：“一枝梅你好没道理，咱们既是同道，为何改头换面，前来哄我？”苗庆听见这话，惊魂千里，说：“老神仙，弟子怎敢相瞒，只因闹过严府，如今当作妖人访拿。小塘恐我进京招灾，所以给我一道灵符，叫我改变形容，既被仙长看破，还求度脱度脱。”长老复又笑道：“上人休要害怕，老朽非神非仙，乃是山中野人。今既相遇，就算是有缘。我有一些戏法送你，不知你欲学否？”苗庆听说，满心欢喜，说：“仙师在上，弟子情愿受教。”老道说：“小塘的戏法俱是真的，我这可是假的。学完假的，真的就易学了。”言罢从纸袋内取出一本书来，用手打开，出示各种咒诀，教了苗庆几遍。天色已晚，老道叫徒弟与苗庆铺炕，打发苗庆安歇，师徒二人出房自去。苗庆游了一天，身体困乏，躺下一觉睡到天明，翻身起来瞧了一瞧，身在山凹里边躺着，并无什么茅庵草舍。怔了一会儿，低头一看，见有一个柬帖放在面前，伸手拾起拆开一看，但只见上面写着几句言语：

清江别后三月零，终日常思朋友情。

道书三卷入吾手，各分南北奔前程。

愚兄变做于玄素，百花山上显神通。

传授戏法须谨记，从今苦练要修行。

后边还有一行小字，说：“戏法本内，末后三篇具是运气炼神的妙诀，功夫用到自有好处。”苗庆看完才知是小塘点化。现从袖内取出那本戏法妙诀

，揣在怀中。回头一看，见有一座洞门，上写着仙人洞三个大字。苗庆看罢，信步走将进去。也不知洞内有何景致，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济小塘折芦过江 戚总镇兴兵平贼

话说苗庆走到洞中，越走越黑，走有半箭之遥，里边甚宽，有现成的石炉、石炕，甚是洁净，还很明亮。苗庆看罢，心中甚喜，从此就在这洞中住下。白日里下山化斋，晚上入洞演习戏法。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自从兄弟们分手，竟到杭州天月山找了一座古洞，昼夜观看三卷道书，得了长生大道，变化无穷，所以用分身法变作道士，把一枝梅引到百花山上，叫他修真炼性。自己在天月山住了年余，要过钱塘江海上游玩。遂离了天月山，到了西湖，游了几日。

这日正要过江，但只见人民慌张，东西奔走。小塘心中纳闷，问及行路的老者，才知是海外倭子作反，堪堪就要过江，来抢中原。小塘闻言，正然嗟叹，忽见一支人马飞奔江岸，那纛旗上写着斗大的金字，乃是总帅戚继光。小塘看罢，心中言道：闻听这位将军用兵有法，但恐倭蛮势众，难以征剿，我倒有心与他出力，怕他不肯信用。我今趁他人马过江，何不学那达摩过江的故事，叫他知我的手段。主意已定，折了一枝芦苇，放在江心水面之上，将身一跳，站在上面，就如一只小船一样顺水飘流。戚总爷正然领兵过江，在船上看见，甚是惊异，吩咐左右快请秀士上船，两边家将答应一声，望小塘喊道：“那位相公，我们老爷请你上船说话咧。”小塘闻言，两脚一蹬那枝芦苇，飘飘摇摇，来到坐船跟前，将身一纵，跳上船头，说：“兵主，呼唤学生有何话说？”戚总爷欠身离坐，说：“请问先生是儒家呀，还是道教？”小塘说：“当日原是儒家，如今已归道教。”戚总爷又问说：“尝闻人言，达摩曾折芦过江，他是佛门老祖，如今先生怎么也会此道？”

小塘说：“在下自幼学文，长大习武，访道参佛，无非是明心见性；折芦过江，无非游戏小术。何足为奇！若能为国出力，救民水火，方算是真正本领。”总爷说：“先生原是文武全才。不知尊姓大名？”小塘说：“学生姓济名登科，号小塘，原籍关东人氏。”总爷说：“莫非大闹严府就是先生么？”小塘说：“就是学生。”总爷大喜，说：“闻名久矣。如今本镇奉命征剿，欲请足下作一参谋，不知尊意如何？”小塘说：“学生才浅，怕不能照应军中大事。”总爷说：“先生不必过谦。”言罢让进船中，分宾主坐下，各船头目参见已毕，将船驶到东岸。

总爷、小塘与一些人众，弃船乘驹，放炮起营，往西而去。兵马过子兰山，往前正走，报事的禀道：“启上老爷，兵马不可前进，倭寇困了绍兴，离此

只有三十余里。”总爷说：“可有多少贼兵？”报子说：“禀上老爷，倭贼共有一万，头上缠着整疋的红布，身穿短甲，手使斩马刀有五尺多长，尽都是步下。”总爷听说，打发报子出去，默默无言。小塘说：“兵主为何不语？”总爷说：“先生不知，本镇愁的是贼兵势众，且绍兴地方水多地窄，他在步下，咱在马上，难以动手。他又有红布缠头，短甲护体，似乎很难取胜。”小塘说：“可有地理图么？待学生看看。”总爷叫家将把地理图取来，呈与小塘。小塘看了一遍，说：“兵主，学生细看图式，定海县相近蛟门海口，地方宽阔，可立战场。如今先把兵马抄上海塘，竟扑定海县安营，断住蛮贼的归路，他若来时，自有捉他之术。”

总爷说：“先生之言甚善，但恐有人去救，绍兴城池难保。”小塘说：“兵主放心，学生自有手段。”言罢暗念真言，用手往西北一指，立时间，狂风大作，飞砂走石，从空飞来，小塘又往东南一指，那风顺手而去。小塘叫总爷催动人马直往定海而去。这且不提。

且说那些倭子乃是日本流球国的蛮夷，因往中国进贡，严嵩把贡物私自留下，未与表礼答谢，国王动怒，所以发了万数人马来抢中国。为首的大将名叫乜律洪，手使斩马大刀，重有三十六斤，还有许多的邪术，从定海蛟门上岸，直抢到绍兴，将城池围住，正然攻打，忽然间狂风大作，飞砂走石，迎面打来，打的一些倭寇抱头鼠窜，齐奔漕姚江边，抬了些船只渡过江去，走到哪里，那风刮到哪里。一路之上也顾不的放枪，离定海不远，方才把风止住。乜律洪把众寇聚在一处，安下营寨歇息，这且不提。

再说戚总爷领定人马在定海城外安营，定海县文武官员恭见已毕，总爷说：“列位，倭贼的船只今在何处？”众官答道：“在蛟门山下。”总爷听说，叫众将领了五百军卒将守船的倭寇杀死，把船上的货物运上岸来，然后放火烧船，把货物运进大营，叫总爷观看，小塘在旁叫总爷将吸铁石留在军中备用，余皆交与知县入库。吩咐已毕，有长探来报，说是倭寇离定海只有五六十里，不久就到。总爷听说，向小塘言道：“先生有何妙计，早作准备。”小塘说：“兵主放心，学生自有主意。”言罢，暗祭神风把倭寇的去路堵住。吩咐定海知县速做藤圆牌一千面，限三日全完，又要红布三百疋，芦花三千斤，一同送到。又叫军卒把民间捣米的石臼抬了十数个来，将吸铁石捣碎。到了第三日，知县把圆牌送到，小塘叫人找了成衣、彩画两行匠人来，叫成衣匠将红布缝成圆牌式样，絮上芦花，粘上吸铁石，缝在圆牌上面。叫画匠俱全画上虎头。挑选了兵丁，每人给他一面圆牌，又给他一把打牛鞭子，不许带着铁器，又挑了马步二千人马，俱是手使齐眉短棍，埋伏在松林之内，单等着要打倭寇，这且不表。

且说倭寇被风砂迷了归路，不能前进，到了第四日早，风停雾散，这才调动人马上了定海的大路，乜律洪领着人马正往前走，猛然间抬头一看，但只见旗幡招展，一座军营挡住去路。乜律洪心中动怒，帅着倭寇硬往里闯，真正是如虎似狼，十分凶恶。藤牌手一见，不敢怠慢，齐往前迎，只见那倭寇的斫刀剁在牌上，就似贴住的一般，不能抽回。藤牌手连忙齐举牛鞭，唰唰乱打，打的一些倭寇正然无处可跑，又听的一声炮响，从那树林之内出来一些马步儿郎，手使短棍把倭寇围在居中，打死了大半，其余的得命，指望奔到蛟门上船逃走，谁知百十号船已被小塘烧尽，乜律洪到了此时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心中一急，要摆一座万蜂恶阵。这个阵势甚是厉害，若摆一次损人的阳寿一纪。乜律洪到了此时，一心报仇，也顾不得折寿，连动丹田之气，往外喷了三口，立时间烟雾迷空，把众寇遮住，不见形迹，从囊中取出五道灵符，分给五个头目，各领人马往五方站住，又从怀内取出五个葫芦，放在手中，口中念念有词，不多时拘了蜜蜂、马蜂、土蜂、游蜂、黄蜂五样蜂来，收在五个葫芦之内，揣在怀中，来在官军营前，声声讨战。小校报入中军，总爷动怒，就要亲自出马。小塘连忙拦住，说：“兵主，不可，闻听外国蛮夷多会邪术，他既是单身前来，必有鬼计，待学生出去，看是如何。”总爷说：“先生乃文墨之人，如何去的？”小塘说：“无妨，学生自有法术。”言罢出帐，从怀内取出葫芦，把塞子扳开，放在耳根之下，暗问吉凶。五鬼如此这般报了一遍。

小塘听罢，收了葫芦，反身进帐，叫中军官立刻取了麝香一斤、雄黄一斤、朱砂一斤、流黄、砒硝每样四两，共研为末，装在磁葫芦里，用桑带一条拴了个结实，背在背后，里边放上火种，将口塞住，走出营来。

乜律洪正在营前骂阵，见有一位儒者从里边出来，只听一声喝道：“好倭蛮！休得逞强，报你的名来。我有话告你。”乜律洪说：“懦夫听真，我在日本为臣，官拜先锋大将，姓乜名叫律洪，你可速速回去，叫那有名的上将出来，似你这无用之人，我也不忍杀你。”小塘说：“乜律洪莫得目中无人，用藤牌破你一万倭刀，一把火烧你百十号船，件件是咱一人做的，为何反到说俺无能！”乜律洪听见这么说，气的他暴跳如雷，说：“好匹夫，我今正来找你，你还敢自己招认，仔细看看我的刀罢。”说罢剁下一刀来。小塘侧身躲过，暗拘剑仙附了身体，双手抡剑与乜律洪杀在一处，战有十数个回合，乜律洪虚劈一刀，往下败走，小塘随后赶来，赶入阵中，乜律洪取出五个葫芦，放出了数万毒蜂，把小塘围裹起来。小塘一见，微微冷笑。伸手把背后的磁葫芦扳开塞子，一股黑烟往上直起，立时把毒蜂熏散。乜律洪见了又羞又恼，将海螺一吹，那些倭寇齐围上来，且说戚总爷在营门与小塘瞭阵，只见小塘把乜律洪追赶下去，不见回来，忽听的正东上喊声不止，总爷带了藤牌军与那些棍棒手

一齐赶来，赶到跟前发了声喊，往里冲杀，又把倭寇的兵器吸住，榔头棍棒一齐乱打，这一阵把倭寇尽皆打死，只剩了二九一十八人，与乜律洪逃到招崖山上，乜律洪到了此时无颜回国，在山上歇了一宿，到次日，把那十八个倭寇藏在山中，单身一人来闯官营。这倭寇本来凶蛮，又会邪术，刀枪不能伤他的身体，他那口刀又非刚非铁，乃是生银造成，吸铁石吸不住他，他这一冲杀，竟把官军伤了二百有余。次日又是如此，一连三日，闹的总爷设法，把人马散在定海城内，紧闭不出，与小塘商议捉贼的计策。这且不提。

且说一枝梅自从与小塘别后，诸日在洞中修炼。这一日，忽然想道：“济兄与我分手之时，给我灵符两道，头一道改头换面已经试过，二道说是思念朋友，将符一展即可相见，如今相别已久，何不试试，与济兄再会一面。想罢，取出灵符用手一展，不知不觉将身起在半空之中。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定海城小塘摆阵 白鹿洞承光遇狐

话说一枝梅起在空中，不多一时落在定海县城头之上，将符收了，露出本形，走到小塘跟前，说：“仁兄你今在此何为？小弟来看你咧！”小塘一见满心欢喜，说：“贤弟，你今来的正好，只因日本国倭寇作乱，愚兄仗着法术与戚总爷主谋打救黎民，至今众寇皆灭，惟有一个头目名叫乜律洪，善会妖术，不能捉他，所以与总爷退兵在定海城中，商议捉他之计，愚兄要摆一座太乙迷魂阵牧伏此人，只少一个全真之人前来主坛，贤弟是个全真身体，今日既来，合该这倭寇当灭。”言罢领着苗庆见了总爷，又把要摆太乙阵的话说了一遍。天色已晚，让中军官到县里要三十六张桌子，五色五面大旗，八根黄布长帆，童子八名，暗暗运往城外七里铺，搭起一座高台，周围堆起八个土堆，收拾妥当，进城来报。中军官答应一声，去不多时，复来回话，说是诸事已完，小塘辞了总爷，领着一枝梅出了城，来到七里铺，将五色旗插五方阵上，又叫八个童子各执长幡按八方站定，安排已毕，又向苗庆言道：“贤弟，你可拿我的雌雄宝剑坐在高台之上，还有令牌一面，若见乜律洪到了台前，你可叫他的名字，他若答应，你将令牌连敲三下，愚兄自能擒他。”言罢将宝剑、令牌交与苗庆，打发苗庆上了高台，他这才披发、仗剑口诵灵言，用剑往周围一指，立时成了一座阵式。诸事完毕，日已东升，小塘就在法台之前盘膝打坐，这且不讲。

再说乜律洪天明起来，前往城下讨战，想见正南上有座营盘，杀气冲天。这倭寇舍了城池大踏步闯进太乙阵去。小塘一见用剑往空中一指，忽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鬼哭神叫，对面不能见人。乜律洪见这光景，半晌不理，手提钢刀直扑法台。一枝梅在上边见倭寇像貌凶恶，心中也甚恐惧，壮着胆子开

言，问道：“咦！来的莫非是倭寇乜律洪么？”倭寇说：“然也。”苗庆说：“我看你也是条好汉，我今叫你三声，你若敢应，才算你是真正豪杰。”倭寇听了，微微冷笑，说：“台上的村夫，料你不过会些障眼法儿，焉敢在老爷面前逞能，纵有聚魂瓶，收气袋，我也不惧，十声、八声只管叫来，哪个不敢应你。”一枝梅听了，口中不言，肚里说话，好一个有胆量的倭寇，但不知我哥的方法何如！待我叫他几声，看是怎样？想罢开言，说：“乜律洪何在？”乜律洪说：“我在这里咧。”一枝梅连叫了三声，乜律洪应了三声，一枝梅把那令牌共总敲了九下，但只见法台之前，显露一位尊神，上触天，下触地，青脸红发六臂三头，好像重出世的方弼一般，倭寇看罢心中惊怕，一阵昏迷，跌倒在地。一枝梅看见，心中大喜，跑下台来要取首级，小塘说：“贤弟不可，我这阵式只好收伏，不可杀害，与我绑起来罢！”一枝梅听说，从腰中解下黄绒丝绦，就要动手，小塘说：“这不中用，绒绦怎能绑的住他。”遂从怀内取出一根红线，递与苗庆，苗庆接过，心中笑道：我的哥忒也玄虚，这么一条绒线怎能捆住这个汉子。莫要管他，且绑起来再看，想罢上前，把倭寇背绑起来，小塘把剑诀一掐，乜律洪忽然苏醒，涌身一跳，喊叫如雷。谁知那根绒线原是仙家宝物，乜律洪越挣，他越往内里头煞，疼的个倭寇哀声不止，大汗直流，直叫饶命。小塘说：“我出家人到处慈悲，你今既是乞怜，我也不肯杀你，你可写下降书、降表，待我放你一条生路。”乜律洪被那绒线绑的实在难受，满口应承，情愿尊命。小塘连忙祷念真言，诸神归位，吩咐八个童子各自回家，这才与苗庆，押着倭寇，上城来见总镇，把倭寇服输愿写降表的话说了。总爷大喜，叫人给了倭寇笔砚，立时写了降表，把倭寇放回本国，这且不提。

且说中军官领着京报，上前跪倒，说：“老爷，千万之喜，当今圣上加升老爷威镇三边为蓟辽挂印总帅。平贼之后，走马上任。”总爷见报，心中甚喜，赏了京报二两银子，打发出去。又向小塘言道：“本镇侥幸，得蒙皇恩升转，又赖先生的法门平了倭寇，待本镇进京上本，包管先生玉带荣身。”小塘说：“多谢总爷美情。但学生出家已久，散心成性，断不肯复恋红尘。这事别让爷费心了罢！”总爷听了这话，知是小塘不肯作官，又送金银彩缎，小塘坚持不受，总爷无奈，叫人摆上酒席，三个人同桌共饮，天晚席散，就在总爷公馆之内住下，待了一会，众人皆睡，小塘向苗庆言道：“贤弟，如今倭寇已平，你我不可在此久住，听说南岳衡山乃仙人聚会之处，咱们先到那边游玩一番，再去访寻徽贤弟的下落。”一枝梅说：“兄长之言甚善，但恐总爷不肯放行。”小塘说：“无妨，咱从遁中出去，有何不可。”言罢取过笔砚写了一首诗句，放在桌上，从怀内取出一条汗巾铺在院中地下，弟兄二人上去，小塘把双

脚一踉，飘飘摇摇起在空中，竟扑衡山而去，

且说戚总爷歇了一宿，次日起来不见小塘、苗庆的动静，自己走入小塘住房中，只见房门大开，并无一人，桌子上边有几句诗词，上前拿起一看，上写着：

散淡逍遥济小塘，平伏倭寇救灾殃。

汗马功劳全不受，礼物也不入己囊。

奉托总镇戚元帅，济困扶苦救饥荒。

今朝暂且告辞去，他年相会在辽阳。

总爷看罢甚是敬服，就依小塘的言语，拿出三百银子，交与知县赈济穷民，自己带着一些兵马前往蓟州上任，这且不提。

再说徽承光到了四川，遇缘化斋，逢山玩景，那一日行至夔州府地方，有一座高山，甚是险峻，山下有一座石碑，上边刻着“白鹿山”三个大字，徽承光看罢，走上山去，及至走到山顶，约有四十余里，只见山凹里面闪出一座洞门，洞上一块横石，上边写着“白鹿洞”，洞门半掩半开，承光信步进去，走了半日，越走越亮，走到大亮之处，只见青堂瓦舍，两三进房子，房内有桌、椅、板凳、围屏、床帐。当院之中，奇花异草，香气袭人。承光看罢，正要走去，忽听的外面有人喊叫说：“娘娘来了。”承光听见这话，知此洞是妖精的巢穴，想要出去，又恐被妖精撞见，忙把小塘给他的第二道灵符从纸袋内取出，放在道巾之内，闪在梅花树后，暗地里偷瞧。不多一时，但只见无数使女前面排对，后边轿内一位佳人，十分美貌，来至院中，下轿进房，坐在上面，两边使女献了无数的奇花。那女子俱都不喜，有一个老丫鬟言道：“娘娘不喜此花，想是要朵并头莲么？”那女子闻听，微笑了一笑，老丫鬟说：“并头莲花倒也易得，前日我上九姨奶奶家去，听说新近来了三个地仙，一名济小塘，二名徽承光，三名苗庆，已经全把真阳炼成，不久要成正果。那姓济的、姓苗的还在别处云游，姓徽的现在四川访道，娘娘若得此人做并头莲，包管长生不老。”那女子听说，心中大喜，说：“中用的丫头，你若留心能把此人访来，重重有赏。”言罢，带领丫头往后洞而去。

承光听了老丫鬟一片言语，惊疑不止，幸有隐身灵符，群妖不能看见。等到天晚，暗暗的往外要溜，及至走到洞门，已经牢牢拴锁，还有几个丫鬟看守，不得出去。无奈寻个幽僻去处，盘膝打坐，一夜晚景不提。

原来这座洞中也见星辰、日月。到了次日天交正午，承光正在洞中闲步，忽然间大雨倾盆，身上衣服尽皆湿透，见旁边有座小石洞，想要进去避雨，往里一跑，把头上的道巾掉在地下，连忙拾起来带上，谁知那张灵符已经掉在雨水之内，及至抬起，已成了烂纸。承光正然着急，忽听的丫鬟们嚷道

：“九姨奶奶到了！”承光听见，心中想道：前日老丫鬟说他九姨奶奶知我弟兄三人的姓名，今日到此不知可晓的我在这洞里否？微承光在此害怕，暂且不提。

且说这个九姨奶奶乃是一个九尾狐狸，修炼千年有余，神通广大，变化无穷，善知过去未来之事，住在山前菱花洞中，与白鹿洞洞主姐妹相称。白鹿洞主号称银花娘娘，也是五百多年的白玉狐，这日午错大雨，正然摆席庆赏，听说九姨奶奶到来，连忙吩咐开放洞门，亲自把九尾狐迎接进去，照旧把门锁上，姐妹二人就在那现成的席面上坐下，对面饮酒。白玉狐说：“贤姐，听说近日出了三个地仙，有一个在咱四川，不知是真是假？”老狐说：“我来正为此事，昨日我袖占一卦，其人现在你这洞中，可使丫鬟前后找寻，若要找到他前来，愚姐与你作媒，好成全你的大事。”二妖正然讲话，有一丫鬟跑来说：“娘娘，咱这洞内有了贼了。”白玉狐连忙问道：“贼在哪里？”丫鬟说：“在出恭的小洞里咧。”老狐听说，袖占一课说：“贤妹恭喜！毛厕洞里就是那人。待咱亲去叫他前来。”言罢，离坐领着一些丫鬟往毛厕洞而来。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湿神符承光遇难 焚仙洞小塘除妖

话说二妖领着丫鬟来在毛厕洞门口，往里一看，果然蹲着一人。老狐说：“微道人休要隐藏，请出来，有话商议。”承光蹲在那里，还只当看不见他，今见妖精叫出他的姓氏，知是烂符不灵。无奈何，强打精神出洞，喝道：“好个妖精，还不送我出洞，可有什么话说？”老狐说：“道人住口！休当俺是妖怪，俺乃天上仙女。这位是银花公主，我是菱花娘娘，请到厅上，自有好言道你。”承光闻言，迈步上厅，坐在上面，两个妖狐两边相陪。老狐说：“微道人，你是用荤用素？好去治办席面。”承光言道：“荤素俺俱不用，有话快着讲罢。”老狐说：“不为别的，我二人乃天上仙姬，只因思凡，偶落红尘。昨日月老前来，说是姻缘簿上注明我这贤妹该当与你为婚，正要差人前去找你，谁知已经前来。这也是姻缘前定，所以如此。待我与你们作媒，完全了这件大事，不知你那心下如何？”

承光言道：“我微某姣妻贤妾、万贯家私尽皆弃了，今日岂肯再配婚姻！快忙送我出洞去罢。”老狐闻言微微冷笑，说：“微道人，你这话太容易了。你若应下亲事，万事皆休。如若不然，休想出此古洞。”承光闻言，心中不悦，说：“好妖精，我今不从，你便怎样！”老狐也发怒道：“你这道人忒也不识抬举，好意与你善讲，你倒妖精长，妖精短，如此无礼。待我与你们些妖精看看，休要吓的痴了。”言罢，用手往院中一指，但只见无数的狼虫虎豹张牙

舞爪。承光一见，心内害怕，忽然想起小塘给他的灵符，说是第三道能避狼虫虎豹，遂又壮起胆来，两手使劲用桌子往外一砸，那些猛兽齐往后退，趁势从纸袋内取出符来，只这么一抖，狼虫虎豹立时尽散。

白玉狐一见大怒，说：“好村夫，焉敢破我姐姐的法术，若有本顿，跟我前来。”承光见退了猛兽，那胆越发的大了，说：“好妖精，哪个怕你！”言罢和妖精到了后花园中，只见那妖精往左右指了两指，一边是汪洋大水，一边是烈火熊熊，前有刀枪，后有弓箭，四面八方并无出路。承光连忙取出第二道灵符，展了一展，水火刀兵立无影像。妖狐一见心中惊疑，有心再使妖术，又恐再被承光破了，反觉没趣，遂架起妖风，出了花园，把门倒锁过来。吩咐丫鬟看守，来到前边，从新又与老狐饮酒，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和一枝梅寻找承光，那一日进了四川交界，正然行走，忽见一股怨气直冲斗牛，掐指一算，早知其意，对苗庆言道：“贤弟，你徽二哥有了难了，大概离此处不远，你我快去找寻便了。”言罢，同登古道，三两日的工夫，走到白鹿山中，坐在松林之内歇凉。只见两个使女抬着一对坛子迎面而来，小塘向苗庆言道：“你看这深山之中并无居人，因何出来两个使女？咱且闪在树后，看她说些什么？”言罢站在树后。只见两个丫鬟走至切近，前边的言道：“姐姐，咱家奶奶好没正经，往白姨娘家去，一住几天还不回来，叫人取东送西，好不烦气。”后边的说：“贤妹，咱奶奶给白姨娘成了亲事才回来呢，谁知那个徽道人没有福分，总是不依，如今锁在后园里了。”小塘听见这话，知道说的就是承光，迈步出林，说：“妖怪哪儿走！”两个小妖回头一看，才然要跑，早被小塘抓住一个，从背后拔出剑来，说：“是何方妖怪？方才说的徽承光，今在何处？”小妖吓的战惊惊的，说：“老爷饶命，我家主母是个九尾狐狸，住在山前茭花洞中，他有个结义妹妹乃是个白面玉狐，住在山后白鹿洞。昨日有个姓徽的道人误入洞中，我家主母要叫他与白玉狐成亲，那道人只是不依，如今锁在后花园内，这都尽是实情，求老爷放了我罢。”小塘听毕，一剑挥为两段，低头一看原来是个大獾。又找那个，已经跑回去了。

苗庆说：“仁兄，如今二哥已有下落，咱是怎样去救他呢？”小塘说：“贤弟莫慌，愚兄自有主意。”忙从纸袋里取出笔砚、朱砂、黄纸写了一道符，给苗庆掖在道巾里边，又在他手心之中画一道雷符，暗暗的吩咐了两句。这苗庆找到洞门之前，装做女人的声音叫门，说：“是来与娘娘送香饼的。”里边小妖信以为真，开放洞门，叫苗庆进去，原来苗庆被那灵符改变了形容，变成一个黄毛丫头，进的洞来，小妖难辨真假。及至走到厅上，只见两个妖狐对面饮酒，老狐问道：“那个黄毛丫头是哪里来的？”洞中小妖言道：“是来与娘娘送香饼的。”老狐说：“我那洞中从没这个丫头，莫非是细作么

？”苗庆说：“你的眼力不错。”说着说着把头上的灵符摘了，露出本相，把手一撒，咕噜噜一个沉雷，将白玉狐同一些小妖，俱皆击死。苗庆看了看，洞中无人，来在后洞，砸锁开门，与承光相见。这且不提。

且说九尾狐指望借道光逃走，谁知小塘先在洞外等着，老狐往外一跑，不防备被小塘一剑劈死。徽、苗二人从洞内出来，与小塘相见。弟兄三人叙谈了一会，小塘说：“二位贤弟，我如今要上辽东走走，不知二位贤弟还是分路还是同行？”徽、苗二人一齐言道：“从今一路同行，再也不分离了。”三人言罢，出白鹿山，游山玩景，晓行夜宿。

那日到了江南安庆府地方，错过店道，无处投宿，抬头一看，见路旁树林之内隐隐露出灯光，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座寺院。苗庆上前将门敲了两下，从里边出来个沙弥，手持灯烛，将门开放，说：“夜静更深，三位敲门有何贵干？”小塘满脸陪笑，说：“小师父，我们是游方道家，只因错过店道，没处投宿，所以前来惊动。”沙弥听说，把三位让进门房，复将山门闭上。三人人室，见有一老和尚，在灯下补衲。小塘说：“老师父，夜晚不施礼罢。”老和尚并未听见，还是小沙弥走到跟前向耳边说了几句，老和尚才把头点了两点。小塘知道是个聋僧，也就不去答话，忽从外边进来一个秀士，儒巾儒服，眉清目秀，虽然是个儒家，却是有些仙风道骨。进的门来，与小塘三人彼此相见，在灯前坐下。开言问道：“三位高姓大名？仙乡何处？”小塘说：“小弟姓济名登科，贱号小塘，祖籍辽东人氏。这一位是徽承光，那一位是苗庆，都住在北京城内。俺三人乃结义朋友，出家访道，路过贵处，多有惊动，不知足下贵姓尊名？”秀士说：“小弟姓韩名庆云，贱字瑞庵，舍下离此只有五里，叫做隐仙庄。只因家事甚繁，故借此寺读书。请问济兄，既然出家，为何还是儒家打扮？”小塘说：“三教归一，自古有然，道家儒服，有何妨碍？”韩生见小塘人品端正，言语不俗，徽、苗二人又是北京人氏，想要与他们落下相遇，日后上京会试，好叫他们照管。主意一定，走到自己房中，将现成的果品、暖酒叫小沙弥端进僧舍，与小塘三人叙谈饮酒，天晚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早晨，韩生又叫小沙弥买些菜蔬，收拾早饭，陪着小塘三人吃了，韩生言道：“小弟意欲高攀，与三位结拜兄弟，不知三位意下如何？”小塘带笑开言说：“游方野人，只恐有辱尊体，既不弃嫌，敢不从命。”四人言罢，就在神前焚香盟誓，各叙年庚，韩生将三人领到家里，拜见了景氏老母，就留三人在书房住下，一连住了几日。小塘常劝韩生出家，韩生功名心切，只是不肯。一日小塘向徽、苗二人说道：“你看韩贤弟执迷不悟，贪恋红尘，你们二人拿出旧日的手段，徽贤弟去行讹诈，苗贤弟偷他个精光，那时看他如何？”承光说：“怎样讹他？兄长说明，我好便宜行事。”小塘说：“你到外边

，不论死猫死狗拽一个来，愚兄自有用处。”承光依言，到外边找了一会，见有一个带箭的兔子，拾到手中，暗暗的带进书房，交与小塘。小塘放在地下，用手巾盖住，掐诀念咒，照那兔子吹了一口仙气，只见那死兔子变成一个道童，把手巾一掀站将起来。小塘叫到跟前，向耳边吩咐了几句，道童点了点头，溜将出去。小塘又向承光如此这般说了几句，这且不提。

且说韩生，这一日有些闷倦，亲自往波若寺去取衣服，及至回来，走至半路之中，只见一个道童坐在路旁痛哭不止，口中只叫师父，韩生上前问道：“你的师父是谁？为何在此哭他？”道童见问就把眼泪拭了一拭，说：“相公，俺师父姓微名叫承光，是个胖大胡子，还有两个伙伴，一个姓济，一个姓苗，我因出恭落后，迷了道路。几日并未找着，所以在此作难。”韩生说：“原来你是我微二哥的徒弟，不用哭，跟我去罢，你师父在我家里咧。”言罢将道童领到家中，一进书房，说：“微二哥，你的徒弟来了。”承光闻言，抬头一看，说：“好你这个顽皮，路途之中不老实，你往哪里去来？叫我各处寻你不见。”说着说着，心中大怒，照那道童就是一掌。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假道童韩府丧命 死乞丐法场受刑

话说韩生见承光怒打道童，连忙上前劝解，小塘言道：“这孩子论来该打，且看韩贤弟分上，饶了他罢。”承光故意的把假怒收了，说：“只是便宜这个顽皮。”言罢落坐，四个人彼此叙读，这且不提。

且说道童站了会子，把书童拉到二门外头说：“咱们顽罢。”书童说：“怎么顽呢？”道童说：“咱说大话顽罢，谁比谁说的大，谁打三刮子。”书童说：“我就先说。我是个财主。”道童说：“我是大官员，管着财主。”书童说：“我是个皇帝，又管着官员。”道童说：“我是个神仙，不服皇帝所管。”书童说：“我是个玉皇大帝管着神仙。”道童说：“我是玉皇老子。”书童说：“我是玉皇老子的老子。”道童拍手大笑，说：“你输了，从没见有老子的老子，过来受刮子罢。”道童就要去打，书童不服，两个人你争我嚷，立时反目，打将起来。

小塘四人正然闲谈，听的外面连声吵嚷，四个人出来一看，乃是书童与道童厮打，韩生上前把书童拉开，搥了几掌，才要去安置道童，只见那道童往后一倒，绝气而亡。承光一见故意的双脚乱跳，说：“韩庆云我把你这个没规矩的恼徒，你奴才打伤人命，该当何罪？咱二人同去见官，我看你这个秀才有什么能处！”说罢，拉住韩生往外就走。小塘上前劝道：“微贤弟，你且撒手，咱到书房之中有话慢慢商议。”承光闻言将手放开，同到书房之中，小塘向

韩生言道：“韩贤弟，你惹的这祸不小，你约束不严，使书童打死道童，微贤弟岂肯与你干休，纵然微贤弟不告你，也不能私了这个人命。依着我说，你不如同俺出家，天下云游，也就没有事了。微贤弟的话是好说的。”韩生说：“仁兄这话小弟不敢从命，我想出家人赖教乞食，除非是精一无二的人肯去走此道，小弟虽不算是财主，也还颇可过了。等着时来运转，一举成名，还要改换门风。今日纵然不依，就是成了官司，小弟也是不出家的。”小塘听说哈哈大笑说：“贤弟，你也太痴心了，既然不愿出家，跟我出去把那道童看看再作商议。”言罢四人出了书房，小塘用手把道童一指，说：“韩贤弟，你看那个道童是什么东西。”韩生走到跟前，低头一看，并非道童，原来是个中箭而死的兔子。

韩生看了，呆呆的只是发怔。小塘说：“贤弟不必疑惑，无非是与你取笑，算是官司结了案吧！”言罢一齐大笑。韩生这才知道是小塘弄的法术，说：“兄长，叫你吓杀我了！宁可是取笑罢，不是真的才好。”四个人说笑一回，到了书房之中，用了晚饭。天晚各自安歇。

一枝梅睡了会子，听了听天交二鼓，将近午夜，悄悄的爬将起来，开了房门，走出去，反身把门掩上。使出当年的手段，将身一纵，跳在房上，虽有两三层房子，哪里隔的住他？他又在院中来过，知道景氏太太在上房内住着，约摸着细软东西尽在上房，走到跟前，轻轻的将门撬开，掩身进去，翻箱倒柜，将那衣服首饰银钱等物，拾在一处，有小塘给他的神符，贴上了一道，出来将门端上，又把其他各屋内使用的东西，也俱拾在一处，贴上灵符，将他粮房中粮食囤上也贴了一道灵符。诸事已毕，找了一块黑炭，在影壁上画了一枝梅花，回到书房将门关上，仍旧睡觉。及至到了天明，书童把门乱敲，说：“相公，可不好了，不知哪里来了个狠贼，把咱偷的一无所有了。”韩生听说，魂不附体，爬将起来，开开门，往后就跑，小塘故意的惊道：“这是怎说，贤弟莫慌，待俺与你同去看看。”言罢一齐出门，来到后边，各处里一看，真真是精一无二。急的个韩生捶胸跺脚，几欲寻死。小塘说：“贤弟不必如此，奶奶也莫要悲伤，贼打火烧皆有一定之数，韩贤弟同我且到书房，有话和你商道。”言罢回至书房，向韩生言道：“贤弟，你昨日说若要出家，除非是精一无二，今日看将起来，乃是神差鬼使，应了你的言语。依着我说，急早回头，同俺出了家罢。”韩生听了，满眼落泪，说：“兄长，我现有老母在堂，如何能以出家？纵然讨饭乞食，也是不修行的。”小塘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好强你，你且再到后边看看，那贼又回来了。”韩生闻言连忙跑到上房一看。只见那些细软东西，尽在柜旁边里，接着又到各房里看了一看，原旧物件一概不少，喜的他眉开眼笑，跑至书房说：“兄长，小弟造化多了，诸样东西皆未拿去

，如今俱已有了。”小塘说：“既然有了，我们也都心净，就此告别了罢。”言毕取过笔来，在墙上画了一只小船，同徽、苗二人跳将上去，说：“韩贤弟，你也上来罢！”韩生摆手，言道：“小弟胆小，不能上去。”小塘说：“既不上来，我们要告辞了。”言罢抛下一个柬帖，忽然不见。韩生愣了会子，伸手拾起柬帖，拆开一看，原来是四句诗词，朱笔写着：

劝你出家头不回，闭门家内遇神贼。

偷者原来是苗庆，去观墙上一枝梅。

韩生看罢，走到后边，见那影壁墙上，果有一枝梅花，这才知道又是小塘弄的法术。吩咐书童把堆着的物件俱各收拾起来，见了景氏大奶奶，仍回波若寺去，这话不提。

且说小塘三人，用遁法离了隐仙庄，不消半日，早到了北直保定府交界。一齐收了遁法，脚踏平地，小塘往东北一着，见有一股怨气，占一课，早知其意，说：“二位贤弟，我要上北京去救一位忠臣，你二人可到通州北门外店中等候。”

言罢双足一跺，顿时之间，遁到北京城外。手上吹了一口仙气，往脸上一摸，当下变了形像，进了平则门一直走到四牌楼前，见有许多军校扎下法场。走至切近，问及众人，俱说是太常寺正堂慕怀古因得罪严嵩的儿子，被奸臣陷害，问成死罪，今日处决。小塘听说，往法场一着，只见桩橛上捆着一人，面如古月，鼻似悬胆，虽然是身有大难，却倒是并无惧色。小塘看罢点头赞叹，回身从帝王庙南夹道出砖塔胡同，过了石桥，低头一看，见桥下有个乞丐的死尸，看了看左右无人，照那死尸吹了一口仙气，立时变成慕怀古的模样，爬将起来。小塘又从囊中取出一道灵符，给那乞丐贴到头上，跟着小塘上了石桥，直奔法场而来。此时慕爷在法场以内，只等三道驾帖一到，就要开刀，小塘看了看，天将近午，急忙领着死乞丐来在法场之外，用手往西北一指，猛然间狂风大作，飞砂走石，迷人眼目，刮的刽子手、监斩官一些军兵人等俱都是袍袖掩面，不敢抬头。小塘趁势领进死尸，与慕爷解了绳锁，把死尸绑上，抓了一撮土尘往慕爷脸上一撒，借着土遁与小塘出了法场，小塘叨念真言，把风沙息了，同慕爷往通州而去。这且不表。

且说风砂方定，三道驾帖已到，刽子手才要开刀，看了看，已经是个死人，连忙报与监斩官。监斩官说：“不论死活，给他一刀罢。”刽子手答应一声，走到死花子跟前，揪住头发呵哧一刀，人头落地，地下流了些紫血，监斩官验了首级，回朝交差。

再说小塘同慕爷借着土遁来在通州北关无人之处，收了遁法，但只见慕爷昏迷不醒。小塘唤了他几声，慕怀古渐渐醒来，把眼一睁，看了看四顾无人

，面前惟有一个儒者，心中不解，怔怔的只是发呆。小塘说：“大人不必狐疑，我学生救你脱了大难，逃到此处来了。”慕爷闻言，定醒多时，心中方渐明白，向小塘言道：“先生贵姓尊名？仙乡何处？素日并不识面，因何前来救我？还求先生说个明白。”小塘说：“学生姓济名登科号小塘，原籍辽阳人氏，只因功名不遂，弃家访道，曾遇真仙点化，普救众生。今知大人有难，所以特来搭救。”慕爷说：“虽承先生的美情，只恐歹人不甘心。”小塘说：“大人无虑，已有替身，在法场受刑，包管无事，请与学生同行，再作计议。”言罢迈步，方进了店，正遇徽、苗二人也是才到。四人合在一处，复出了店街。找在一块高粱地里边坐下，小塘把慕爷的姓名来历与二人说了，又把二人的姓名出身与慕爷说了，彼此谦逊了一回，小塘给了苗庆一块银子，立时叫苗庆买来道衣、道巾，与慕爷把囚衣换了，又叫苗庆到下店雇来四个驴子一齐骑上，直奔山海关的大道。往前行走。

小塘说：“慕大人如今要速离北直，远走高飞，得保无事，但一路同行，须得改名更姓方好称呼，这如今趋吉避凶，你就改名为化吉罢。”慕爷说：“多谢美言，往后就以道友称呼。”小塘说：“化道友，你这官司倒是因何起呢？”慕爷说：“济兄，这个官司提起来，令人可恼。当初一日，老夫下朝回家，正遇见天降大雪，轿至草帽胡同，见一人冻倒雪内，是我一时起了善念，叫人把他扶到私宅，用热汤把他灌醒，他说他是苏州人，专会裱画，叫作杨振，昔日因投亲不遇，无有盘费，所以冻在雪中。我听了这话，叫人与他换换衣服，留在府内，时常裱些字画，吃穿之外，还加手工。谁知这个奴才不是好人，偶然看见贱妾玉娘有几分颜色，他就生了歹心，不知怎的投在严嵩门下，在严世蕃跟前暗进谗言，说我藏有的玻璃盏，价值千金，叫那狗子来与我要。那狗子听了这话，竟自写字差人前来。那时老夫不睬，给他来人空回。狗子因此怀恨在心，上本参我私通倭寇，朝廷不察详细，遂至屈打成招，问成死罪，所以绑赴法场。若非济兄打救，早作无头之鬼。”济小塘三人听了，因此嗟叹。

四个人在路行走，非止一日。那日到了山海关上，商议过关，小塘又作起难来了。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山海关小塘遇友 总帅府怀古受惊

话说四人到了山海关上，想要过关，没有腰票路引，有心借遁法过去，但慕爷不会法术，且是又受过大刑。小塘无奈，叫苗庆前去报名，小塘改名齐化样，承光改名文化瑞，苗庆改名田化庆，慕爷还是先改的名字。苗庆到了挂号厅，将四个名字报上去，上边官府要路引查对，苗庆说：“我们俱系游方道士

，那有闲钱去买路引，望老爷行个方便，放我们过去罢。”官府说：“既然俱是道家，一齐过来验看明白。”苗庆答应一声，转身回来，把三人叫到挂号厅前，官府往下一看，说：“住了，方才报时俱是道士，为何头一名就是儒者，分明有私，前来闯关。军校们与我拿下。”那些守关的军士听说这话，手执棍棒，一齐上前。

小塘一见微微冷笑，用手中棕扇向众军一指，一个个站在那里，就如泥塑的一样，连一动也不动。上边官府看的明白，说声：“不好，有了妖人了！”连忙出厅抓髻上马，跑到总旗衙门，报与总帅。总帅听说，即忙点了五百军卒提枪上马，直扑挂号厅来，来到跟前，小塘认的是在定海征倭寇的戚继光，满面陪笑说：“总帅请了。”戚总爷听见声音，定睛一看，认的是小塘，只因如今正然拿他，不便叫出他的名姓，说：“济先生请了，方才他们不认识，多有得罪。”说着滚鞍下马，向小塘言道：“先生别来无恙？不知到此有何贵干？”小塘说：“一来回家祭祖，二来相伴道友云游，所以要从此关经过，早知总帅在此，何用许多饶舌。”总爷说：“皆因挂号官有眼无珠，多有冲撞，求先生开恩，把众军放了罢。”小塘闻言，把棕扇一摆，众军都能活动。一齐过来给小塘叩头。挂号官也来陪罪。小塘说：“众位不必如此，各自执事去罢。”挂号官谢过，领着众军退去，总爷将小塘与同伴道友约进衙门，在书房之中茶罢闲谈。总爷留心一看，不由的心内惊疑，吩咐众人散去，向小塘言道：“昔在定海曾与苗兄会过，不知这二位尊姓高名。”小塘说：“这胖大的是北京城的徽承光，那位道友名叫化吉，乃是南京人氏。”总爷说：“这位化兄好似做过官的，怎么也出家了？”怀古说：“贫道自幼出家，并未出仕。”戚总爷微微冷笑说：“慕大人休要瞒我，昨日有人从京内回来，说是尊驾身受冤枉，问成死刑。今日不知怎样得脱大难，与济先生来到此处？”慕爷听说，连忙跪倒，说：“总帅谨言，既然已被看破，怎敢相瞒，多蒙济仙长大显神通，方能救的下官脱了大难，还望总帅见容，千万不可说破。”总爷听罢，忙把怀古拉起，复又落坐。小塘又把救怀古的始末原由，向总爷说了一遍。总爷说：“原来如此。依着本镇的主意，且将慕大人留在我这府中，慢慢打听京中的信息，免的途中被人看破，又费唇舌。”小塘闻言，心中大喜，就叫怀古谢了总爷。总爷给怀古换了衣服，当作主文的相公，到后来改名邹元标，又中进士，本参严嵩。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小塘与徽、苗二人住了两天，辞了总爷、怀古，出了山海关，不多几日，到了辽阳，也不去看祖业住宅，竟到坟上先去祭扫，祭拜已毕，看了看树木，少了两颗，叫徽、苗二人找了一块石头抬到坟中，掐诀念咒，将石头变成一只石虎，看守坟营。又怕庄上有人看见，前来留恋，遂与徽、苗二人，回转

旧路，又奔山海关来。那日来到关上，有心过关，怕总爷不肯放行，三人下在店里，住了一宿，次日天明起来，封了一钱银子，放在桌上，俱从遁中过关而去。店主早晨起来去算房钱，看了看房门紧闭，叫了几声，不见动静，把门端将下来，进去一看，桌上放着一钱银子，客人并无踪影，店主心内惊疑，不敢隐瞒，禀了总帅。总帅约摸着是小塘回来，用法术过了此关，也不究问。忽有一个差官从京内回来，上前请安，呈上一封书信。总爷接将过来，拆开一看，原来是济小塘的，上写着：

自从定海征倭蛮，彼此相别有一年。

只为打救忠直客，故人重会在高关。

多承款待情义重，家乡祭祖转回还。

欲待登门亲拜谢，又恐相留扰盛筵。

暗投旅店无人晓，寄此空书达座前。

几句言词须谨记，别当山人是流谈。

准备兴兵绝烟火，怕遇三伏大雨天。

马兰峪下有真宝，求取焦石仔细参。

后边又有一行小字，说是：

焦石入水就滚，生米可成熟饭。

总爷看罢，心中不解，吩咐差官与店主去了，回到书房，与怀古观看了会子，也是不明白末后四句。二人正然的猜想，忽听的墩堡炮响，不多时监旗来报，说是蓟州边上有敌兵到来。总爷听说，忙传军令，挑选了人马三千，同慕怀古放炮起营，直奔蓟州而来。适逢着天雨连绵，走了三日，就下了三天大雨。这日远探来报，说是敌兵在墙子外养马，总爷见报，立时吩咐安营，安锅造饭，此时天上是雨，地下是泥，那些打柴的军士打了柴来，内外全湿，虽是找些引火的干草，架上湿柴，点着就灭，人不得饭，马不得料，总爷十分忧愁。还是慕怀古猛然想起，向总爷言道：“可应了济先生的话了，他那字上说是：准备兴兵绝烟火，马兰峪下取焦石。如今烟火已绝，可不知焦石是什么东西，只怕一时难找。”戚总爷猛然醒悟，连忙披上雨衣，出营上马，带着数人，亲自去找焦石。

找到山脚以下，但只见一股清泉，热气腾腾，似滚了的一般，总爷心内觉悟，把本处乡民传来一问，乡民说：“此处叫作汤泉。听见老人言讲，说当初天上有七个日头，二郎单鞭赶去六个，有一个钻在马兰峪下，此泉有太阳真火，所以这水滚热。”总爷听了，心内想道，或者此内就有焦石，也未可定，想罢开言说：“尔等军民有本事者，在此泉眼内取出一块石头，赏银五十两。”

内中就有不怕死的，脱去衣服鞋袜，一个猛子下去，搬上一块石来。总爷见

那石头色如墨染，祥光耀目，知道就是宝物，赏了此人一个元宝，说是再有能捞石者，还是如数赏赐，真真是财帛动人心，又有一人下去取了两块，得了两个元宝。总爷吩咐军校抱着二块石头，转回营中，把民间的大缸找来几个，打上水，倒上米，把焦石放在里边，立时之间，水滚饭熟。总爷一见满心欢喜，叫军士们饱餐一顿，又吩咐下去，上黑豆给马煮出料来。满营中，人强马壮。这且不表。

且说敌兵在墙子岭边外，差细作打听，说是戚总爷营内，不动烟火便会做出饭来，人强马壮，似乎难以征战。兵主闻言，以为神异，倒转干戈出口而去。戚总爷打听明白，凯歌回朝，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弟兄三人离了山海关，那日到了北京东直门外六里屯，天色已晚，投在一个织绢的机房住下，这房主送茶送水，甚是勤谨。小塘见他房中虽有两张空机，却并无人做活，知道他是本钱短少，有心助他，又怕他邪心田不能始终如一，到了临睡之时，向徽、苗二人言道：“明日早晨你二人出去，装着化缘，可在左近处住上三日，到第四日方许回来。”二人答应，睡了一夜，早晨起来，向主人言道：“老居士，我二人要出去化缘，好做前途的路用，不过饭时就回，我们一同起身。”言罢出门而去。

这房主打扫完了，吃过早饭，不见二人回来，走到机房一看，小塘还自睡着，说：“相公，天不早了，我家中有现成的便饭，请先起来用些，等二位同伴回来，你们随意再吃。”

小塘见问，故意的哎哼起来，说：“老居士，我今日头疼眼昏浑身发冷，想必是受了风了，烦驾与我找回两个同伴，留一个在此看我，差一个回家送信方好。”主人听说，上前把小塘摸了一摸，说：“相公想是感冒着了，二位同伴大约不久就回，待我与你熬些姜汤发散发散就好了。”言罢进去端了一碗姜汤出来，打发小塘喝了，又与小塘盖了几件衣服，出门向外而去，到了晚上回来，看了看小塘，只是哎哼，问及二位同伴，并未回来。小塘说：“他二人一天不回，必有缘故。”说着挣扎起来，把衣服被窝摸了遍，说：“好两个狠心的野贼，可坑死我了。”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济小塘机房装病 搬运神京城运丝

话说小塘言道：“天杀的，坑死我了，将我的银子，尽情偷去，这可叫我怎样回家！”说着说着放声大哭。主人说：“相公莫要如此，你只保养身体要紧，银钱皆是人挣之物，恼他怎的。到明日我与你请个医者看看脉，吃两剂药就好了，你家在何处？我自送你回去。”小塘听了这话，把气平了一平，故意的要东要西，百般的试探，这主人百依百随，并无怨言。

一连三天，皆是如此。到了第四日上，小塘起来，向主人言道：“多承照管学生病体痊愈。不知贵姓尊名，为何放着空机，却不织绢？”房主见问，叹气言道：“在下姓邓名叫存仁，只为平生好友，把资本叫人坑去，因此连年未做生意。”小塘顺口答言，说：“学生也是姓邓，怪不的这样有缘，既然缺少资本，这却不难，我有个贩丝的朋友，现在此处发货，待我找着他，赔他两担，保管会依。”言罢出门，向西走了几步，见路北有一座七圣祠，走进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座空庙，走到正殿，口诵灵文，把搬运神拘来，朝上打躬。小塘说：“烦驾到北京城中，捡那富户丝线铺子，把织绢的上好青丝运两担来。可要记清他的字号住处，日后好还他的本银。”搬运神领命，去不多时背了四捆青丝回来，放在小塘面前，说：“启上法官，这丝是鼓楼东路北，陈明字号的货物，请法官查收。”

小塘说：“有劳尊神，请归本位。”打发搬运神走了。出来找了两个闲汉，把丝担到邓存仁家。存仁一见，满心欢喜，说：“相公真赔来了！不知什么价值？几时要钱？”小塘说：“按时价计算，对月交还罢了。你可快去料理机房，不要迟了时日。”

邓存仁不敢怠慢，把机房打扫干净，找来旧日的机匠，立时之间热闹起来。到了晚上，机房停工，各自散去，小塘等至夜静，把织女星请来助工。织女星领了法旨，一夜的工夫，八疋绢俱已织完，交旨升天而去。次日早晨众机匠一进机房，看了看绢，皆已完备，一齐乱嚷，俱说是活见鬼了。邓存仁从院内出来，闻知此事，心中甚是惊疑，走到机前，依次一看，八疋绢果然皆完，经纬又齐，颜色又俊，单丝尽成双丝。小塘假装不知，也走过去看了一眼，说：“众位不必惊疑，想是主人时来运转，神人相助，列位以后就照此样织来，保管买卖兴旺。”众人听说，一齐动手，将八正绢卸下机来，邓存仁治办香烛，供献答谢神灵，机匠从新安机，拿这八疋作样，织出来大不相同，这话暂且不表。

且说小塘推故有事，独自出门，走不上半里多远，迎着徽、苗二人，说：“二位贤弟，如今且别回去，到晚上可要如此这般。”吩咐已完，回至邓家。天色将晚，徽、苗二人在外而叫门，邓存仁将门开放，一见就问，说：“二位道爷，这二日那里去来，把你们伙计气的了不得了。”二人故意惊道：“此话怎讲，倒要问个明白。”说着走进房中。小塘一见，说：“哎哟！好两个大胆的狠贼，将我二百银子偷去，还敢回来见我，有何理说？”一枝梅说：“我的哥，你可错怪了人了，俺两临出去时，恐怕露白，将银子放在炕洞里边，没有言语。这也怪不得哥生气。”邓存仁听说，秉上灯烛望炕洞中一看。一个布包放在里面，拿出来打开，果然是二百银子，存仁交与小塘，说：“相公几乎

屈了好人，快收起来罢。”大家说笑一回，各自安歇，邓存仁那知是小塘弄的魔术，完他前日假病的案件。

且说到了次日，就有南京客夹买绢，邓存仁就将那现成八疋拿来，客人一见心中爱慕，比别的机房里的货物多卖一半银子，一定五十疋，先留定银一百两。邓存仁打发客人去了，将银子交与小塘，叫小塘还那两担丝的客账，小塘接来，仍烦搬运神送去。这且不提。

且说邓存仁家的买卖，从此兴旺，就把小塘弟兄三人留在家中待如上宾。那日，小塘思念韩生，正遇大比之年，写了一封书信，把乌鸦拘来一个，将书给它拴在尾巴之上，叫它把书送至江南，这乌鸦如通人性的一般，展翅飞翔，一直飞到江南隐仙庄韩庆云家楼角以上，不住的乱叫。韩生正在楼上看书，被乌鸦叫的心乱，用袍袖一甩，那乌鸦把双翅一展，飞在书案上边，把尾巴一撅，朝着韩生又叫。韩生才要伸手去拿，见那尾巴之上拴着一封书信，连忙解将下来，拆开一看，原来是小塘给自己的书信。上边写着：

劣兄小塘亲笔踪，拜上江南一友朋。

自从那日分别后，时常悬念在心中。

只因目今开大比，奉请贤弟奔前程。

早到南京先纳监，随后收拾上北京。

千万莫过九月九，包管金榜中头名。

差遣乌鸦带书信，贤弟一见莫消停。

韩生看罢，满心欢喜，心想：济兄真神仙也！这些飞鸟也听他使唤，我想科举的规矩乃是八月中秋，他这书中说是别过九月九日，难道今年改了日子不成？一行想着，下楼走到景氏奶奶跟前，说：“母亲，方才有一件奇怪事情。”奶奶说：“什么事呢？”韩生就把乌鸦带信的话说了，将书呈与奶奶，奶奶看了一遍，说：“我的儿，你的主意怎么样呢？”韩生说：“儿的主意是要上京，但恐日子有限误了日期。”奶奶说：“依我看来，你济兄有半仙之体，定有先见之明，既许你金榜有分，管什么八月、九月，你去了自有好处。”韩生说：“虽然如此，但不忍与母亲远离，如何是好？”奶奶说：“这也不难，我有积下的二百银子，可作盘费，把房地产土交与管家韩禄看守，咱母子带着书童，一同进京，岂不两全。”韩生大喜，说：“母亲见的极是。你老人家收拾行李，为儿的先去定船。”说罢走到河口，雇了一只江船回家，吩咐韩禄看守房产，将行李叫人送上船去，然后，韩生扶他母亲一同上船。

船家开船，正遇顺风，不多几日，已到南京水西门。景奶奶把银子交与韩生，韩生上岸进城，到在户部里报名，兑清银子，要了北京科举的文书，收在身边，出城上船，渡过江北，离船上岸，雇了一辆小车，书童将行李搬上，扶

侍奶奶上去，韩生也坐在一边，两个车夫前拉后推，走将起来。此乃八月天气，秋雨连绵，在路上走了一月，倒误了半月的工夫，及至到了北直交界，已是八月二十以外。韩生看了看场期已过，且是路上泥泞难走，正要与他母亲商议回家，忽见路旁有人说话，韩生定睛一看，认的是徽、苗二人，连忙下车，紧行几步深深一躬，说：“二位兄长从何而来？”承光说：“俺奉大哥之命特来迎接贤弟。”韩生听说，连忙称谢，说：“二位兄长，老母现在车上，请去相见。”二人听说，上前请安。奶奶一见吓的面目改色，说：“二位到此有何事情？”苗庆说：“俺奉济大哥之命，迎接老母、贤弟进京。”奶奶听说，把韩生叫到跟前，附耳言道：“从前二人在咱家中，一个神偷，一个讹诈，几乎没把老母吓死。今日此来必无好意，须要远着他些。”韩生领命，走到二人跟前说：“二位兄长，小弟承济兄美意，叫小弟上京，谁知路遇阴雨，误了场期。如今进京，也是无益。方才母亲吩咐不如回家，还省几两银子，敢求二位兄长回去见了济兄，代小弟说罢。”承光说：“贤弟有所不知，今年场期已经改在九月，莫要迟疑，误了功名大事。”

韩生立意回家，要远二人，遂向二人言道：“老母已经吩咐，不敢不从，就此告别了罢。”承光向苗庆言道：“贤弟，你听见了么，半路之中忽要回去，咱大哥算的真是不错。如今把那话给他使上罢了。”说罢，向韩生言道：“既然如此，俺也不好相强，待俺别过老母，咱再分路。”言罢，齐走到小车跟前，这一个老母长、老母短，装说闲话。那一个把张神符贴在小车底下，说：“贤弟回家，一路保重。就此请了。”言罢向北而去。

韩生打发二人去后，叫车夫掉转车子，仍旧回家，给他来回的脚费。车夫听说要转车子，直觉着重如泰山，左右转不过来。韩生与书童一齐助力，扭了半日，竟不相干。韩生心下着忙说：“莫非他二入使了什么法儿了么？”一句话还没说完，只见一个小厮带着车夫往北直走。韩生一见，心下着忙，领着书童往前就赶，谁知越赶越快，正然跑的汗流，忽见徽、苗二人在路旁站着。韩生说：“二位兄长快忙替我赶赶车子。”二人言道：“你若上京，俺就替你赶赶；你若回家，我们不管闲事。”韩生恐怕吓着母亲，说：“只要赶上车子，弟就情愿上京。”苗庆听说，用手一指，那车子猛然站住，韩生这才跑到车子跟前说：“母亲没吓着么？”奶奶说：“却也无妨。”

说着，徽、苗二人来到跟前说：“老母不要害怕，此皆济兄长命俺如此，必请老母同贤弟上京，功名自然有分。”奶奶见是不能回去，无奈点头应允。苗庆走去，雇来四个脚驴，弟兄三人连书童骑上，车夫推起小车，竟上北京。到了八月底，那日到了北京城外，从东直门绕到六里屯邓存仁门口，小塘将韩生迎接进去，邓存仁家服侍奶奶下了车子，让进院中，小塘给韩生开发了车

子、脚驴。邓存仁也给韩生叔礼，摆酒接风，韩生母子就在邓存仁家住下，这且不提。

且说这一年，嘉靖爷正宫娘娘殡天，正是八月中间，所以把考期改到九月。韩生听见这个信息，心中大喜，连忙到顺天府投文，买了卷子，等九月初八进场，到了这日，书童拿着考场用具，济、徽、苗弟兄三人同送韩生下场，走至庄外，韩生向小塘言道：“仁兄，小弟夜得一梦，不知吉凶？”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韩庆云高中魁首 济小塘面辱严嵩

话说小塘问道：“韩贤弟，你做的什么梦呢？”韩生说：“小弟梦见一只绵羊撞我一头，又见镜子里面一只鲜花，才要伸手去折，那花迈步一走，堕落深坑，复又跳出，猛然惊醒，不知吉凶如何？”小塘言道：“此梦有名无实，美中不足之兆，羊头有角，乃是个解字，那羊撞你一头，解元定是你中了。但镜中之花，不过空喜。堕坑复又跳出，这是叫你早回头，跳出红尘之意。愚兄所见如此，不知贤弟以为何如？”韩生说：“兄说的也近情理，但是已中解元，又说空喜，难道解元被人夺去不成？”小塘说：“也定不住，临时自见分明。”韩生说：“若果如此，小弟可是要出家了。”小塘说：“君子无戏言，说了不可返悔。”说着闲话，不觉走出庄去。韩生辞了三人，主仆齐上牲口，来在科场门口，下驴进场，一连三场，篇篇得意。主仆出城，回至六里屯，单等揭晓。

及至到了九月二十四日，正与小塘等闲谈，忽听门外人声吵闹，齐往里跑，说是韩生中了解元，前来报喜。韩生听说，喜不自胜，打点银钱赏了来人，忙到城中买了乡试录，带回六里屯，与弟兄们观看，说：“济兄，你解的梦果然不错，但那空喜之言，未必准了。”小塘闻言，微微冷笑，说：“如今口说无凭，再三日后自见分晓。”韩生听了，也不理论，专等赴宴谢恩。这且不提。

且说韩生的房师名叫海瑞，与严嵩不和，又搭着考试官也与他不合。严嵩上了一本，说房师受贿，主考徇私，韩生是银子买的解元，嘉靖爷不辨真假，竟把房师与试官降级罚俸，革去韩生的解元。圣旨一下，人人皆晓。韩生听了这个消息，只气的目瞪口呆，闭口无言，迟了一会，缓过一口气来，急的他捶胸跺脚，仰面长叹。韩生的母亲走将过来说：“我的儿如今中了解元，为何倒不欢喜呢？”韩生把前言说了一遍，母子抱头大哭。小塘从外回来，明知故问，说：“贤弟，如今正该打点赴宴，为何反倒伤感起来呢？”韩生眼含痛泪，说：“兄长不消说了，中了你的话了。”遂把前言说了。济小塘叹惜了一会

，说：“此乃造定之数，不必悲伤。”将韩生引到前边书房中坐下，徽、苗二人问韩生不悦的情由，小塘说：“中了镜中花那句话了。”苗庆说：“这等说来，合该韩贤弟要出家了。”承光说：“这是韩贤弟说过的话，自然要如此了。”

韩生说：“出家二字且休提起，有一句话请问济兄，既知小弟有美中不足之事，为何叫乌鸦寄信，把我母子诓进京来？”小塘说：“贤弟，非是我诓你进京，只因你命中无禄，妄想爬高，所以约你前来尝尝这个滋味，你若参透红尘，趁早回头，咱好修行。”韩生听罢，连声叹气，说：“虽然命该如此，也要人力，今科不中，还有下科。”小塘说：“原来贤弟未知明白。现有一本京报，上面写着永不科用，还论什么下科！”言罢，从袖内掏出京报，递与韩生，韩生看了一遍，呆呆的只是发怔。小塘说：“你灰了心罢，趁早同我出家却是正经。”韩生说：“虽然如此，现有老母在堂，小弟不能割舍。”小塘说：“既然贤弟有此孝心，我也不好强你。且自在住，再作计议。”言罢取出一块银子，叫邓存仁治办了一桌酒席，与韩生解恼。饮酒之间，小塘说：“韩贤弟，你的功名到手又有这样变更，虽是命之所使，皆因严嵩老贼欺君弄权，才有这事，待明日我把奸臣羞辱一场，权当与贤弟报报仇罢。”韩生说：“兄长免劳，不要惹他。”小塘笑道：“贤弟休要害怕，纵然惹下大祸，料也无妨。”说笑之间，饮酒兴尽，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早晨，小塘瞒着众人走出门去，变作韩生的模样，直进京城，到了东华门外，专等着阁老严嵩，事有凑巧，适赶着严嵩从此经过，小塘让过执事，上去拉住轿栏，说：“好老贼，我今特来会你。”严嵩一见心中大怒，吩咐人役上前就打，小塘微微冷笑，照着人役们吹了一口仙气，只听着乒乒乓乓棍棒乱响，严嵩看的明白，说：“好你们这些奴才，莫非吃了酒了，为何自己打起来呢？还不与我住手！”喝住人役。开言问道：“拦轿的狂生，是何名姓，报将上来。因何前来见我？”小塘微微笑道：“问我，听真。我乃安庆府府举生员，曾在南京纳监，来至北京科举，得中解元，姓韩名庆云，特来问问革退解元之故。”严嵩说：“你的解元原是买的，已经奉旨革去，为何前来问我？这等可恶。人役们与我锁起来，送至刑部问罪。”人役听说，不敢怠慢，上前将小塘锁住，拉着往东就走。

小塘时下显弄神通，照着众人吹了口气，转东向西，直往前走。严嵩看的明白，说：“尔等错走路了，为何又往西方走呢？”严嵩只管说，人役们总听不见，说着说着闯到紫禁城内，撞着嘉靖爷的太子。严嵩连忙跳下轿来，跪倒在地。这位太子原和严嵩不对，一见大怒，说：“好奸党，真乃胆大，竟把轿坐闯在紫禁城内，见了朕佯佯不理，到了跟前才下轿。

不看你是父皇老臣，先打一顿御棍。”说话之间，一眼看见小塘，说：“锁的什么人？与我带将过来。”太监答应一声，把小塘带到跟前，双膝跪倒。太子说：“你是什么人，所犯何罪？从实说来。”小塘故意的满眼垂泪，说：“千岁，微臣是安庆府秀才，南京纳监，北京科举，中了解元。严嵩参奏一本，说我是用钱买的，把前程革去。今日前来辩冤，撞着严嵩，将我锁住，幸是遇着千岁，求千岁作主。”太子听了，向严嵩言道：“严老儿，你也太弄权了。”严嵩叩头在地，说：“千岁休听他一片之言。他那解元原是买的，千岁不信，当面出七个题目，他若做的好时，算是老臣屈他。”太子说：“七篇太多，三篇也就是了。”言罢吩咐宫官，拿过文房四宝，写了三个题目。头一个是不远千里而来，二道是虽不中不远矣，三道是人不知而不愠。写完传于小塘说：“你若做的好时，仍旧还你的解元。若是做不出来，你也难免有罪。”

小塘本来是个饱学秀才，又修成半仙之体，三篇文章值的什事？将题目接过，立时作了三篇文章，呈与千岁。千岁看了一遍，满口夸奖说：“严老儿，你看人家这样文字如何，是钱买的解元？”严嵩接来，妄加了一些评论，说：“这是极容易的题目，他把现成的文字抄来，何足为奇。他若能与老臣联句，才算真正才学。若是不能，还要问罪。”千岁向小塘问道：“你敢和他对么？”小塘说：“举子愿闻。”千岁说：“严老儿你就出对与他。”严嵩想了一会，说道：

肚中无才中解元，如今革去，岂不满而羞惭；

小塘听了，想要趁势骂他，遂出口对道：

心中有诈做学士，日后犯出，难免一刀苦楚。

千岁听了此对，说：“好对法。”严嵩虽是心中有气，但对着千岁不敢露出，他猛然看见小塘穿着绿袍，触起了现成的一付旧对。说：书生听着：

田水青蛙穿彩袄，

小塘听了心中笑道：好一个奸贼，竟把别人的旧对子说来难我，待我就将旧句改头换尾对他一对，奉承千岁，岂不是好。主意已定，开口对道：

上天金蟒着黄袍。

太子穿的正是黄袍，一闻此对，心中大喜，说：“严老儿你出的不过是个旧对，举子的对新奇工稳，真是高才。那一举子，你也出对，叫他对对，对来便罢；若对不上来，你可当面啐他。”小塘说：“举子不敢。”千岁说：“有我在此，不要怕他。”小塘听说满脸陪笑说：“严老大人，学生才疏学浅，没有好句，就是‘上大人’罢。”严嵩听说，想了一想，上对下，大对小，人字必须对个狗字，但如此对法，不但文理欠通，且是惹人耻笑，不如就将下句对

上罢。主意已定，说：“千岁，为臣对个‘丘乙己’罢。”千岁说：“满口胡言，不但文理不适，字面并其不对，举子过来啐罢。”小塘心中想道：今日只顾羞他一番，太子若要启奏，复了韩生的解元，老贼怀着今日之恨，日后定受其害，不如早从遁中走了，以绝后患。算计已定，说：“千岁，举子当真的要啐了。”千岁说：“只管啐罢。”小塘含着一口唾沫照着严嵩就啐。老贼用袍袖遮了面门，往后倒退。小塘往前就赶，此处就是金水河沿，小塘伸手把老贼的袍袖拉住，就象打架的一般，适赶着地下有块石头，小塘用脚往河中一跳，早借遁法走了。那一些宫官太监一齐嚷道：“不好了，严先生把个举子推在河中去了。”太子闻言，心内着忙，叫水手下去打捞，不见踪影。太子大怒，用手指定严嵩骂道：“好你这个奸贼，竟敢在我面前放肆，把个举子推在河中。人命关天，非同小事，武士们与我打这老贼。”众多武士闻听此言，一齐动手，把严嵩拉倒，拳头巴掌打了一顿。太子喝退武士说：“暂且饶了你这老贼，权且回去，明日听参。”言罢回宫而去。严嵩鼻青眼肿，手提着玉带出东华门上轿回府，躺在床上哀声不止，严世蕃闻知此信，前来观看，父子二人恐怕千岁上本，打点了些金珠，连夜到太子的国丈李皇亲家求情。到了次日，李皇亲求了太子，才把此事压下。

且说小塘从遁中出了前门，走到天桥，天色已晚，看见一座小庙，走将进去。只见中梁上吊着一盏琉璃灯，满屋里明亮，原来是座七圣神祠。小塘看罢，拜了几拜就在供桌一旁盘膝打坐。那天约有半夜，忽听的喝道之声，睁眼往外一看，但只见对对执事分列左右，后边一顶四人大轿，走向街西一间破房子里去，随后静悄无声。小塘趁着月光看的明白，见那门面只有一间，如何住的下这些官员？心中疑惑，等到天明，走到路西房子门口一看，房门锁着，墙根底下放着个破缸磨子，原来是个豆腐作坊。看罢，走到对面酒铺子里，把手一拱，说：“请问一声，对门的豆腐房为何不开门呢？”酒家说：“相公休要提起，里面不知是些什么妖精，夜夜混闹，所以房主搬出去了。”小塘说：“房主姓什名谁，现在何处？”

卖西的说：“房主就是开豆腐房的老王，今在这赵村甸东头，街东第二家篱笆门就是。”小塘听说拱手相别，往南而去。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磨大王兴妖作祟 碾将军领众抢亲

话说小塘走到王家门首，叫出王老者来，要赁他的豆腐作坊，王老者告以有妖之故。小塘说：“学生善会捉妖。这却无妨。”老者说：“那妖精不是好惹的，相公要赁房子另往别处去罢。”小塘说：“不瞒长者，我的来意原是要捉妖怪，并非什么赁房子，只把钥匙给我，今晚包管成功。”老者听说，满心

欢喜，把钥匙给了小塘，说：‘相公，你若果能除妖怪，等我开了门，做上好的豆腐请你。’小塘说：“放心，管你不日前去开门。”言罢，别了老者，散步闲游。游到一个花园之内，但只见菊花盛开，颜色鲜明，正在赏玩之际，园工过来言道：“相公要买花么？”小塘说：“虽然要买，吃亏五色不全。”

园工说：“相公你没仔细看看，色道全多着咧。”小塘说：“没有黑、绿二色，如何算的过俱全呢？”园工说：“相公哪里话，自古以来菊中无此二色。”小塘说：“现在我有这几样种子，待我种来与你瞧瞧。”园工听说，不由的大笑说：“相公好会说谎，纵然你就会种，到几时才开花呢？”小塘说：“立时就开。”遂把畦中花埂子平平，将种子两颗栽在那里，用汗巾盖上，吹了几口仙气，将汗巾一揭，说：“园工你来看看。”园工过来一看，喜了个不亦乐乎，说：“神仙相公，你这个方法果然是妙，可将这个方法传给我吗？”小塘说：“这法是传不得人的，你可将这两颗花移出来，往严府去卖，保管得他二十两银子。”言罢出园，往天桥而去。及至来至豆腐房前，天色已晚，开了锁，推门进去，复将门关上，走到房中一看，尘土满地，物件俱全，只有豆腐磨子少了两扇，小塘看罢，心中疑惑，遂开了后门，就在窗户底下盘膝打坐专等妖精。

那天到了三更时分，忽听的一阵风响，满屋里闹闹哄哄，说是：“板丞相、石国舅、杵先锋，尔等全来了没有？”一齐答道：“我等俱全来了，只有磨皇后还未到来。”磨大王怒道：“想必被碾二抢去了！”正然说着，忽听的一阵风响，娘娘回来，向磨大王言道：“夫主可不好了，奴家走至半途途中，遇见恶贼碾二，前来抢我，是我得便逃回，那恶贼随后赶了来了。”一言未尽，忽听的喊杀连天，灯笼火把打将进来。小塘在窗外听的明白，念动降妖咒，手掐三台诀，大喝一声，说：“妖精哪走！”当的一声，一脚把门跺开，妖精一见，个个惊慌，才然要跑，小塘用宝剑一指，皆显原形，上前下跪。小塘喝道：“尔等是些什么妖精？报上名来。”磨大王说：“仙长在上，我是一扇石磨。下边有脐的为阳，称为大王，上边无脐的为阴，就是皇后。板丞相是个捶板石，鼓将军是押磨的石鼓，石臼子称为国舅，石杵子称为先锋。原来都是老王家使的家伙，只因孩子破了鼻子，把血固在我们上边，所以日久年深成了气候，夜间在此处相会，天明往西山安身。来回走动，从鹅庄上经过，那个碾二必定截住厮杀，一心要抢我这皇后，求上仙除暴安良把那碾二除了，就是莫大的阴功。”

小塘听罢，一声断喝，说：“世间怪物哪里有什么善恶，待我一概皆除，为民除害。”众妖闻言，一齐哀告。小塘忽然想道严嵩行奸，神鬼不佑。如今这起妖精苦苦求饶，何不叫他们前去把严府混乱一番。主意一定，向群妖言

道：“尔等既然求饶，我也不忍杀你们。你们可到严嵩府中闹他一番，不得有违。”众妖领命，一阵妖风，全然不见。不多一时，天色大亮，王老者推门进来，说：“相公，妖精怎样了呢？”小塘就把是何妖精，并已经往别处去了的话，说了一遍。王老者心中大喜，要留小塘款待，小塘推以有事，拱手相别，王老者从此又做生意，安然无事，这且不提。

且说众石精，一阵妖风到了严府，正赶有严府起造楼台的砖、石、木料，堆积如山。石精一见，俱混在石头里面。到了次日，管家年七查点材料，点到石料跟前，但只见碾子、石磨、石臼、石杵、捶板石，石鼓子尽在里边。年七看罢，心中大怒，说：“好一些瞎眼的狗头，弄来这些东西，要它何用？”

买办的言道：“当家爷，小人并没买过这些东西，不知这是哪里来的。”年七说：“好奴才，妄开银钱，故推不知，若不打你，如何出的此气。”石匠闻言一齐言道：“七爷莫要屈了好人，昨日点材料的时节，小人们亲眼见的，并没这些东西。今日忽然有了，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待匠人们费些工夫把石磨、碾子做成材料。只求七爷开恩，免打买办的罢。”七爷说：“也罢，且看众人面上，饶他三十大板。以后若是再要如此，定责不恕，把这些不成用的小物件，谁要的，拿了去罢。”匠人闻言，谢过年七。这且不提。

且说石匠拉过碾磨，一齐动手，只听着碾子说道：“石匠爷，我与你无仇无恨，苦苦剥我，是何缘故？”旁边石鼓哈哈大笑说：“碾二，你诸日以强压弱，要抢人家的老婆，今日可也遇着铁家伙了么！”石磨言道：“可惜不分善恶，连我也挂带了。”石匠们听见这话，吓得东跑西奔，齐叫打鬼。年七只是发愣。正是众人惊慌，适赶着严嵩回府，前门听见众人吵闹，问其所以。年七把石头说话的事，说了一遍。严嵩说：“吾乃朝中大臣，何方邪物敢入我府？待我亲自看来。”言罢，走到跟前，把那些石头家伙端详了一回，并没有什么异样，向年七言道：“好好一些石器，怎就见神见鬼，会说什么话了！似此张狂，俱该重责。”言犹未尽，忽见那碾、磨乱转，石臼子、石鼓子、捶板石满地乱跳，严嵩一见吓的魂不附体，往后飞跑，跑的过慌，不防备被门坎子一绊，栽倒在地，手下人急忙扶起，送入书房床上，只见他二目紧闭，口中只说

“有鬼1”就似那中疯的一般。外边的那一些匠人见风不顺，也都跑了，年七连忙差人把天坛里的法师请到府中，谁知那些妖精俱各不怕，倒把法官的衣服扯了，法冠也被打掉了，吓的个法官，披头散发，逃命而去。这些妖精足足的闹了一夜，天明方才安静。到了日出三竿，严嵩起来，仗着胆子，吩咐众人围随齐至前边。一看，只见那些东西俱在大厅内，堆成一堆，严嵩吩咐，叫人役用绳杠把这些东西抬出，岂人入役虽多，总是不能抬动。严嵩无奈，吩咐将厅门封锁，再请法官除治，这且不提。

且说严嵩的儿子，名叫世蕃，另有一处私宅，就在阁老府的西边。一日拜客回家，刚然下轿，只见门前筐内两颗菊花，一黑一绿，心中甚是惊异，走进府中，坐在厅上，吩咐人役，叫卖花的拿在里边，仔细一看，只见那花开的又鲜又嫩，枝叶又全，果然是好看，遂向卖花的言道：“你这花要多少价钱？”园工说：“小人怎敢讨价，任凭太爷赏罢！”狗子最喜的是人奉承，闻听园工之言，满心欢喜，吩咐将花留下，赏他二十两银子，将花抬到书房，视如珍宝。忽然听见阁老府内出了妖怪，闹的阖家不安，吩咐人抬了两盆菊花，前往阁老府中，与他父解闷。严嵩一见，以为新奇祥瑞之兆，遂叫人摆在书房，父子二人赏菊饮酒。严嵩向狗子言道：“此花颜色虽异，但不知香味如何？”狗子说：“其百倍于寻常，待孩儿折一朵来与父亲闻闻。”言罢欠身，才要伸手去折，忽听的菊花喊道：“严世蕃千万莫要掐我。”父子二人听见这话，一齐发怔，又只见花枝上面一阵烟起，两朵鲜花变成血淋淋的两颗人头。一个是杨继盛，一个是阁老夏言，一齐大骂严嵩，前来要命。严嵩一见吓的魂不附体，跑进卧房将门关上，死也不敢出来。把一个狗子吓倒在地，口歪眼斜，成了瘫症。手下人抬回家去，请医调治，这且不提。

且说两颗菊花放在书房之中，无人敢进去抬，只得将门封锁，到了晚间，大厅上石精作祟，书房内鬼哭神嚎，严嵩无奈，写了几张请人的帖子，使人拿出，各处去帖，上面写的是：

阁下严府，今被妖精混乱，无论军、民、僧、俗人等，如有能驱除者，愿谢白银一千两。此帖为证，决不食言。

且说济小塘自从豆腐房捉妖之后，仍回六里屯店中，邓存仁一日进城，看见严府的帖子，回家告诉小塘，小塘说：“这是愚下的手段，混乱他一番，如今既然他有这个帖儿，正好取来他的银子赈济饥荒，但是我们弟兄三人难以出头。除非邓贤东前去走走。”邓存仁说：“恩兄，这事我可如何去的？”

小塘说：“我有两道灵符与你，包管你进门邪退，手到病除。”

言罢，取出神符两道，用红白纸各自包上，交与存仁，又向存仁耳边嘱咐了几句。存仁点头出门，进城到阁老府的门首，向门上人把手一拱，说：“掌家的请了，在下专门除邪，烦你通报进去，请出个正经人来说话。”门上人听见这话，连忙报与年七，年七吩咐有请，门上人把存仁领进到了年七跟前。年七抬头一看，说：“这个人非僧非道，有何手段，敢说是会除妖呢？”存仁说：“在下曾遇高人传授降妖除邪，连带着医治病瘫。掌家的太爷休要小看了愚下。”年七说：“我家大爷目今吓了个瘫痪，你能治么？”存仁说：“手到病除，永无后患。”年七说：“你要多少谢银？”存仁说：“谢银二千，连除妖的谢银共是三千，要短少是不治的。”年七说：“话是如此说，但不知你的手

段如何？请问你贵姓尊名？”存仁说：“实不相瞒，在下是邓存仁，在六里屯开个小小机房。”年七说：“原来是邓机户，若有手段，果能除妖治病，谢银包在我身上。”存仁说：“空说无凭，要先立下文约。”年七是被妖精吓怕了的，听说这话，连忙应许。写了三千银子的文约，递与存仁。存仁收了，向年七言道：“叫人与我点个火来，待我先除妖怪，再去治病，你可叫人先把二处房门开开，我好施展法术。”年七闻言，叫人开了二处房门，点了火来，交与存仁，存仁将红纸包的灵符取出，用火点着，往空一抛，滴溜溜随风而起。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焚灵符退除邪鬼 索谢银赈济饥荒

话说那道灵符随风而起，只听着半空中一声雷响，早把群妖惊坏。年七一见，心中欢喜，连忙禀了严嵩，严嵩走到前边，先到了书房门首一看，只见两颗菊花并无踪影。两个盆子被打了个粉碎，地下还有一滩紫血，又到前厅一看，但只见隔扇大开，一些石头家伙全然不见，地下放着一个柬帖，叫人进去拾来一看，上面写着八句言语，说道是：

神符莫作等闲瞧，驱鬼除邪远遁逃。

任你痴迷与瘫痪，一见符水自然消。

从今灾退人安乐，还当步步把好学。

谢礼三千不可少，倘然图赖定吞刀。

严嵩看罢，心下大惊，向年七言道：“不知是何神圣留下一个柬帖，说此人连瘫痪也能除治，你可将他领在那边，快与大爷治病。”年七说：“小人已经与他批过合同捉妖、治病，他要谢银三千两。”严嵩说：“不错，柬帖上写的也是如此，谢礼足数给他，千万不可短少。”年七领命，把存仁领到世蕃的私宅书房之中，年七叫小厮连软榻把世蕃抬出。存仁上前一看，只见他口眼歪斜，昏迷不醒。看毕，叫人取了一盅无根水来，点了一盏明灯，把白纸包的灵符取出，在灯上焚化，放在无根水中，用手撩匀，灌在狗子腹内。不多一时，只听狗子腹内响了几阵，一口浊痰吐在尘埃，立时间手足活动，待了一会翻身爬起说：“吓杀我了，还不告与相爷！”年七一见，喜的眉开眼笑说：“大爷别害怕了，现在这位明月把相府的妖怪与书房中的鬼花尽皆除了，大爷的病体也是他治好的。共总该他谢银三千两。大爷快兑三千银子与他，好打发他回去。”

狗子闻言，眉头紧皱说：“为何他诈这些银子？”年七说：“这是大老爷知道的，若不给他终有后患。大爷若没银子，小人先与大爷垫上，不过上大爷一笔账就是了。”言罢，将存仁领到库上，兑了纹银三千两，用三个麻褙口袋

装上，备了三个骡子，叫内司跟着送在六里屯存仁家中。邓存仁送了内司五两银子打发回去，把小塘请出说：“恩人的神符果然灵验，现今得了严府白银三千两，俱在这三条口袋之内，请恩人收去。”小塘说：“我原说过，要取这宗银子赈济饥荒，就烦店东代劳再请几位年高有德之人，把三千银子分为四股，在京城四处买粮放赈。你也算一件功德。”存仁依言就去料理此事。这且不提。

且说韩庆云在邓存仁家住着，无事之时教他两个孩子念书。那一日，韩生的母亲忽然无病而亡。韩生在学馆中听说此信，与小塘同到院中，只见奶奶倒在炕上，二目紧合，鼻口无气，早已身亡过世。韩生看罢，满眼垂泪，向小塘言道：“兄长可有什么方法救的母亲还阳？恩有重报。”小塘说：“贤弟，岂不知药救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如今老母大数已尽，气绝身亡。这可如何能以搭救！”韩生听罢，哎哟一声，栽倒在地，小塘连忙上前扶起，唤了多时，韩生复又醒来，上前抱他母亲的死尸放声大哭，只哭得死去活来，无止无休。正在悲痛之际，承光早和苗庆从外进来，哭了几声，和小塘三位苦苦相劝，韩生才止住眼泪，说：“众位兄长，小弟身在他乡，手内空虚，这可如何是好？”小塘说：“贤弟放心，现有严嵩的三千银子，虽然拿去贍济，从内里抽出百八十两银子足够用了，连送灵回家，我一面全管。”言罢就叫邓存仁到赍济地方每处抽银二十两，共凑了八十两白银，置买了棺木入殓。放过一七，驾了两个长行骡车，送韩生和灵柩起身，韩生千恩万谢，扶灵起程。小塘说：“韩贤弟，这是神符一道，贴在棺木头上。你可紧紧扶定灵柩，不管你七日之后可到安庆。我还有四十两银子，到家以为丧葬之资，待老太太身入土，守过百日，即刻早回，有个大大的前程等你，千万不可迟误。”

韩生听毕接过银子，又接过神符贴在棺头之上，与书童扶灵起身。仙家的法术果然奇妙，走到路上两个骡子其行如飞，六七日的工夫，到了隐仙庄。庄上有自己看门的苍头，又烦了几个邻舍，把灵柩抬进院中，停在中堂，打发骡夫回去。开丧破孝，放了七日，出殡之后，守过百日之期，想着小塘的言语，将家园交与苍头，依旧和书童起身上京，半月的工夫复到六里屯邓存仁家，小塘与徽、苗二人一见韩生，满心欢喜。小塘说：“韩贤弟真信实人也。”苗庆说：“大哥不知，韩贤弟今日之来想是动了出家的念头了。”韩生说：“小弟虽有出家之念，如今并非出家之时。济仁兄曾许我有个大大的前程，所以不远千里而来。若叫我出家入道，除非是出将入相，做一个公侯驸马，烈烈轰轰显耀一番，了我平生心愿，那时方肯出家。”小塘哈哈大笑说：“韩弟好个志向，眼前定有一番事业。”言罢从怀中取出一个砑砑葫芦通与韩生，说：“贤弟，你的富贵功名尽在此葫芦之中，你可带在身边，出门向东

南而去，自有一番奇遇。”韩生听罢接过葫芦带在身边，辞了众人，出门往东南而去。

韩生功名心胜，不问备细，往东南走够多时，神疲力倦，看见前边有个土台，坍塌不堪，走至跟前一看，上边有一碑碣，写着一行大字，是战国乐毅拜将金台，旁边一棵槐树，又高又大，枝叶甚盛。韩生正在困倦之际，且是天气又热，将葫芦放在树下，当作枕头，放倒身子，睡将起来。真正是一觉心安稳，梦魂到阳台。刚刚的合上二目，只见有人，睁眼爬将起来。来了一位长者，开言说道：“相公你这个葫芦乃是无价之宝，跟老汉前去，自有一番好处。”韩生听说满心欢喜，向老者言道：“我若果有好处，恩有重报。”言罢，跟着老者往前就走，走了多时，来到一座城池，只见门上石匾的金字乃是乌衣国。韩生看毕心下自思，离了六里屯不过半日，为何另有一个国度？一行想着，走进城去。但只见人烟闹市，买卖成行，无数的人民都是穿着青色衣服。韩生看罢，心中疑惑。又只见迎头来了一队执事，齐声喊道：“丞相来了，闲人还不闪开！”韩生躲之不及，被两个青衣拉到轿前，轿内的丞相言道：“我看你不是俺本国之人，或是哪里来的奸细，从实说来。若要不然，一定打死。”韩生听说，心中害怕，说：“大人息怒，学生乃江南安庆府的秀才。上科同老母进京，曾中解元，不幸遇着奸臣，无故革去，后来遭了母丧，扶灵回家。只因思念朋友，复到北京。有一个敝友济小塘，给我一个葫芦，叫我带在身边，往东南来，自有好处。故此学生信步而行，误入贵地。”丞相听毕，满脸陪笑，说：“原来是个文华之人，方才言语冒渎，多有得罪。把你那个葫芦给我瞧瞧。”韩生听说，忙从身上解下葫芦，双手递进轿去。丞相接去一看，连声喝彩，说：“真乃仙家至宝，国王遍处找寻，谁知落在贤士之手，跟我上朝见驾，包管你有一场富贵。”韩生听说心中甚喜，跟在轿后穿街过巷，来到午朝门前，丞相下轿，向韩生言道：“贤士在此少等，自有好音。”言罢进朝，不多一时，传宣官出来，把韩生领至朝中。韩生跪倒，国王见韩生人品出众，心中大喜，开言问道：“上天贤士贵姓高名，仙乡何处，因何至此？”韩生见问，将姓名来意说与国王，国王说：“你乃上邦名儒，若非有缘，何能至我偏邦。方才丞相把你的葫芦献与我孤，真乃仙家至宝，我有心招你做个驸马，但只公主有一对联，不知你可对的上否？”言罢从袖中取出花笺，叫内侍传与韩生，韩生接来一看，上写着：

鞋头绣凤凤穿花，鞋动凤舞；

韩生看罢向国王言道：“学生才疏学浅，恐怕对的不工，既然承命、少不的胡乱对对。”言罢向内侍要过笔砚，不用思想，立时写上一对，叫内侍传与国王，国王一看对的是：

扇面画龙戏水，扇动龙飞。

国王看罢甚喜，手拿花笺转回宫去，叫内侍送与公主去看。公主看了，甚是如意，吩咐内侍，还要亲自考验。内侍回来禀了国王，国王依允，叫把韩生宣到昭阳正院，赐了绣墩，在殿上坐下。兰英公主隔着帘子把韩生端详了一回，真真是少年风流，令人可爱，看罢提笔写了一句对联，叫宫娥送与韩生。韩生接来一看，上写着：

雨里打墙，捣一堵，倒一堵；

韩生看了暗夸公主的才学，这里也有现成的笔砚，韩生得笔写了十个字，对的是：

风中点烛，流半边，留半边。

写罢交与宫娥，宫娥拿到帘内，公主一看，十分欢喜。叫宫娥吩咐出来，让韩生朝房候旨。韩生领命，回到朝房，自己坐了一会，不觉一阵疲倦，竟自睡了，一心里想着要招驸马，魂梦之中呆呆的候旨。正在盼望之际，从外边进来两个内臣，向自己言道：“穷酸听旨，公主说你品貌不济，才学欠精，快快出去，回你的家吧。”韩生听了这话，好似掉在凉水里的一般，怔了一会，不由的捶胸跺足，呻吟长叹，才然往外要走，忽听得有人言道：“国王旨下，韩贤士后宫相见。”

梦中的韩生听说这话，把眼一睁，只见两个宫官在面前站立，说：“韩先生，国王有旨，命你便殿更衣，好与公主成亲。”韩生把眼揉了揉，说：“二位内侍，这可是梦是醒呢？”宫官笑道：“明明醒在这里，为何说此梦话。”韩生听毕，方知以先是梦，喜的他眉开眼笑，同两个内侍便殿更衣，往后宫而来。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韩庆云梦里做梦 济小塘法中变法

话说韩生来至昭阳正院，只见国王与三宫六院坐在合欢殿上，无数的宫娥才女两旁站立，真正是若要大富贵，还让帝王家。只听内侍言道：“王爷有旨，驸马乃上邦贵客，中国名贤，免行君臣之礼，今乃吉日良辰，命丞相为媒，三宫六院同王爷主婚，就请公主与驸马同拜花烛成就良缘。”吩咐已毕，才女把公主扶出后宫，在合欢殿上同拜天地，鸿胪司一旁赞礼，笙琴细乐，好不热闹。拜罢天地又拜高堂，夫妻交拜以后，王爷传旨送入洞房，饮了合欢酒。韩生在灯下观看兰英公主，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怎见得，现有几句诗为证：

淡扫梨花面轻盈，杨柳细腰不禁风。

满面堆欢如含笑，一团浑是姣形容。

韩生越看越爱，打发宫女散后，闭上宫门，共入销金帐中，不用说你贪我爱。次日，宫人报道：“济小塘求见。”韩生想济小塘如是知道我招了驸马，不过前来贺喜，少不的见他一见。想罢走在大门以前，把小塘迎进待客厅去，分宾主坐下。韩生说：“多承仁兄指教，小弟果然有此奇遇，正要差人去请仁兄，不料今日仙驾光临，还求仁兄见谅。”小塘说：“不敢，际遇乃各人的福分，愚兄怎敢当指教二字。”说话之间宫官摆上酒席，二人对坐共饮，韩生把得招驸马的始末向小塘说了一遍。小塘说：“贤弟休怪愚兄直言，你今日这场富贵乃是妻子携带，论文不曾名登金榜，论武又没汗马功劳，你如今还是依靠别人保护，焉能保举别人。奉劝贤弟死了这个念头吧。”几句直言，说的韩生无言可对。一连敬了小塘三杯，说：“兄长言到此处，小弟好不羞惭，但只一件，小弟也有拜将封侯之心，只是没有机会。”小塘说：“贤弟既有此念，自然遇会，劣兄有几句诗词，要你谨记。”言罢手敲牙箸作诗一首，诗曰：

志大心高人难及，可惜时垂命运低。

当年解元非虚假，如今驸马不真实。

忽然又想为将相，于今争战已立基。

挂印封侯道心愿，只恐乐极又生悲。

小塘歌毕，把酒斟上一杯递与韩生，说：“贤弟，愚兄的言语休要认真。也不可不信。还有一件事情几乎忘了，我给你的那个葫芦，今在何处？”韩生见问，满脸陪笑，说：“小弟言过，我这富贵是从葫芦里边得来，今被乌衣国王收在皇宫内院以为至宝。料想此物不能归还仁兄的了，但不知价值多少，小弟情愿奉补。”小塘微微冷笑说：“贤弟说哪里话，一个葫芦什么出奇，愚兄还有一个，若要用它，索性都送贤弟。”言毕从衣衿之下，取出一个研研葫芦送与韩生。韩生仔细一看，见与那个葫芦分毫不错，说：“仁兄，这个葫芦不知有什么好处？”济小塘道：“好处多着的咧，有几句歌词待我念与你听：

小小葫芦妙无穷，先者为雌此为雄。

善能呼风与唤雨，还会撒豆就成兵。

粮草军器般般有，兵书战策件件精。

挂印封侯非难事，全仗内里勇先锋。”

小塘歌罢，说：“贤弟若要不信，何不跳在里边看看。”韩生听说不由的笑将起来，说：“兄长休要取笑，这小葫芦能有多大，如何跳的进去？”小塘说：“贤弟，我料你不信，果然如此，待我跳进去试试你看。”言罢，将身一纵跳在葫芦里面，全然不见。韩生说：“仁兄，别变戏法了，快着出来，吃几盅吧！”叫了几声不见动静，拿起葫芦来看了一看并无踪影，韩生不由哼哈长叹，服了小塘是个神仙。方要回后边去，只见守门的百户喘吁吁的跑到面前说

：“驸马爷，国王有旨请驸马急速进朝议论紧急大事。”韩生闻报，把葫芦交与一个宫官，吩咐送与公主用心看守，上马出府，带领手下，不多时到了朝中殿前见驾。国王吩咐免礼，赐坐。韩生在一旁坐下。国王说：“驸马，今有槐北坡州黄衣小国近来取了一员猛将，叫作马大猷，绰号生铁嘴，带领十万雄兵前来犯边，特请驸马前来商议此事。”韩生说：“小国无知，既然来犯边界，少不的遣将发兵对阵迎敌，休失上邦的瑞气。”国王说：“孤的主意正要如此。”言罢，吩咐二子乌豹、乌熊，带领十万雄兵出城迎敌，国王同韩生亲自上城观阵。

且说黄衣国主将马大猷，正在城外讨战，忽见城门大开，从里边出来两员大将，领着无数的人马奔前来，马大猷并不答话，一马冲将上去，三五个回合把乌熊斩于马下。乌衣国王在城上看的明白，哎哟了一声，栽倒在地。韩生在旁唤了多时，国王醒转过来放声大哭。正在伤感之际，只听的城下喊声不止，人叫马嘶，国王与韩生往下一看，只见大太子同本国的人马败将下来，国王吩咐即开城门放进人马，复又将门关上。黄衣国的人马赶到跟前看了看城门紧闭，拨开人马，将乌衣国围了个水泄不通。国王一见魂不附体，呆呆的只是发怔。丞相转将过来说：“主上不必惊慌，依为臣的主意，如今咱国将老兵残难以争胜，不免且将免战牌挂出，回朝写榜招集贤才，若遇英雄好汉拜他为将，自然能解此围。”国王依言，领定文武回朝，写榜各处张贴，整整的等了三日，并没个贤士。国王正在焦愁之际，只见一个巡城的副将跑至金阶朝上跪倒，说：“启我主得知，马大猷将免战牌打碎，声声要降书降表。还有许多不逊的言语，望城大骂。乞吾主定夺。”

这员副将刚然奏罢，又有巡城官上前跪倒，说：“启明我主，今有马大猷从城外射了一枝箭来，上边带着一封书字，特来献与我主过目。”国王听说，接过来拆开一看，乃是一张反表。写着：

黄衣国元帅马大猷，字通乌衣国王知悉，如今已困城池，既无能将出马，就该速献降表。若再迟延，杀进城去，拿住公主作我的妻妾，驸马为军中奴仆，那时休道本帅不仁，后悔无及矣。

国王看罢，气满胸膛，半晌不能言语，韩生向国王言道：“主上看了反书为何不发一言，待小婿看看是些什么言语，再作计议。”国王见韩生要看反书，连忙袖在袖里，说：“此不过是写了些讨战的言词，看它无益。”韩生见国王不给他看，知是没有好话，再三恳求，国王无奈，递与韩生。韩生看了一回，不由心中大怒，说：“好匹夫，焉敢如此张狂，句句伤人，特我领兵出城拼一个死活，方泄此气。”国王闻言微微笑道：“你乃文人，不通武略，如何能以领兵对敌。贤婿莫要生气，不如咱写降表与他罢。”韩生见国王小看与他

，只气的搓手舞掌，说：“主上休要轻视，小婿虽系腐儒，志向颇高，我今日领兵前去，若不杀他个片甲不归，誓不为人。”国王说：“只怕驸马不能，若果有此本领，朕就拜你为帅。”言罢，将帅印交与韩生，又赐了一口尚方宝剑，说：“贤婿此去步步留心，果然得胜回来，情愿与你平分江山。”韩生说：“为臣进忠理之当然，况女婿有半子之分，些须微力，何必挂齿。”言罢出朝，回至驸马府中，把黄衣国造反，甚是张狂，今日自己为帅领兵对敌的话说了一遍。公主满眼垂泪，说：“二家兄死于敌人之手，想是贼人厉害。如今驸马挂印，我有三件事情替你耽忧，头一件不晓孙武兵略，第二件将老兵残，第三件不能出马对敌。这个元帅似乎难做。”韩生先时一见反书上的言语，怒气攻心，所以才有几分英勇之气，今听公主这番言语，句句不错，把那豪气去了八分，低头沉吟。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说：“公主放心。”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韩驸马花园试宝 风如虎军前立功

话说韩生言道：“公主所虑虽善，岂知我昨日交与公主的那个葫芦是件至宝，兵书战策精兵猛将里边全有，若要不信，取来当面试看。”公主听说、叫宫娥把葫芦取来交与韩生，韩生接将过来揭盖一看，还是空空的一个葫芦，心中想道：济兄长之言原来不假，待我祝赞一番看是如何。想罢，将葫芦两手举定，暗暗的祝道：“神仙，济仁兄赐我这个葫芦，曾许我拜王封侯；今有敌兵外患，乌衣国王拜小弟为帅，宝贝果有灵验，赐我兵书一卷。”祝罢，葫芦口儿朝下往外一倒，唰的声倒出一卷来，拾起一看，面上写着：天字第一卷兵书。韩生说：“有一卷必还有二卷三卷。”复连倒了两倒，果然又有两卷，乃是地字人字二三卷兵书，韩生依次揭开看了一遍，天字号乃安营下寨，地字号乃闻隐埋伏，人字号乃攻城略敌，其法满详。

韩生看罢心中大喜，说：“公主，你说我一个寒儒不晓的兵书战策，岂知宝贝里边件件皆全，内中还有许多的妙处，同我到后花园内，待我试与你看。”言罢同到花园，韩生叫宫官取来黄豆一升装在葫芦里边，双手捧定，暗暗的祝赞了一回，往外一摔，摔出了无数的人马，旗分五色，在五方站住。当先还有一员大将，黑盔黑甲，豹头环眼满部虎须，面如锅底一般，坐下黑马，手中使长枪，那一团的杀气令人可怕。韩生向公主言：“你方愁着无有勇兵强将，这些人马可不弱么？”

公主见问连声称妙。韩生向台下问道：“将军贵姓高名？仙居何处？”那将说：“末将姓风，名如虎，绰号猛先锋，乃槐西沙板窝人氏。”韩生听毕满心欢喜，说：“好一个猛先锋，我就封你总领先锋之职，领定人马在教场伺候

。”风如虎答应一声，帅领人马往教场而去。公主见了喜的眉开眼笑说：“驸马，此去定然成功。但只一件，既为元帅，必须有副披挂才好。”

韩生说：“有何难哉。”从葫芦中倒出来金盔、金甲、帅带宝剑，件件皆全。韩生披挂起来，公主甚是欢喜，吩咐宫娥看酒，与韩生饯行，韩生饮了三杯，辞别公主，来在前厅上，上马出府，来至教场，同风如虎领定人马出了北门，直扑黄营而来。

且说马大娄正要领兵骂阵，忽见从城内出来无数兵马，为首两员大将。马大娄用声招呼说：“来将休要往前使马，有你帅爷在此。”韩生听见有人招呼，抬头一看说：“黄面贼莫非就是马大娄么？”马大娄说：“怎敢言你帅爷尊名，尔等为谁，通上名来。”韩生说：“吾乃乌衣国王新招的驸马姓韩，双名庆云，原来是中国安庆府的饱学秀才，今因尔等张狂，国王拜我为帅，领兵前来擒你。”马大娄听罢微微冷笑说：“可见是你国中无人，用你这无能之人为帅，我劝你早些回去，叫你岳父快写降表；如若迟延，打破城池，公主就成了我的人。”韩生听了气冲斗牛，说：“猛先锋，与我捉这反贼。”先锋闻言挺枪出马，和马大娄杀在一处，风如虎乃仙家点化，枪法精奇。马大娄招架不住，败阵而逃。韩生一见传令往下追赶。赶至一道河边，马大娄见无船只，甚是惊慌，忽然从柳阴下过来两个学生，把手中玩的桃棍劈成一只席长筏，将黄衣人马渡将过去，韩生赶到跟前，二生已将席筏看不清了。韩生一见不由的怒从心起，说：“猛先锋，与我将此二生拿住。”

两个学生听见这话，自己走到元帅马前说：“贵人请了，我二人并无得罪之处，为何要拿我们？”韩生一声断喝：“好一个撒野的顽童，为什么私通外国，把反叛人马渡过河去，你二人姓氏名谁，报将上来。”二生说：“贵人息怒，我二人乃弟兄二人，哥哥米郊，我名米祁。一生好善，时常编筏渡人，只因一点阴功，同榜中了状元、亚元。今见他们正在危急之际，忽然起了一点善念，所以渡他们过去。”韩生说：“既然如此，可将我的人马渡过河去，将功折罪。”二生闻言微微冷笑，说：“我们渡的全是真正生灵，以元帅这戏法中的兵将，不过哄迷愚人。若要过河，还从你怀内搜寻。元帅回头，又有两个后生来了。”哄的韩生回头一看，及至扭过脸来，二生踪影不见。

韩生想道：二生来无踪去无影，必是两个神仙。他说要过此河还在你怀内搜寻，我想怀中惟有一个葫芦，这葫芦可以渡的人么？想罢取出葫芦往水中一撒，摇摇飘飘，就如一只大船一般，韩生一见满心欢喜，催促人马齐上葫芦，渡河登岸，往前追了一会，密树层层，难寻去路。猛先锋圈回马来，说：“元帅，前面山高树密路径难辨，乞元帅定夺。”韩生怒道：“过山开路，遇水成桥，乃是先锋的职分，虽有高山，岂无路径？与我催兵追赶！”风如

虎答应一声，往前又赶。

越岭爬山刚刚寻着一条蜿蜒小道，忽听的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火枪火箭四处齐发，霎时之间树木皆着，烧的三军无处逃命，吓的韩生胆烈魂飞，几乎把梦惊醒，忽然想起宝贝葫芦，连忙从怀内掏出，两手捧定说：“济兄在上，小弟今日有难，快来救救。”祝罢，只见从葫芦之中黑云上升，一声雷响，一阵大雨将火熄灭，韩生心中大乐，吩咐人马又往前追，追了一夜，并无贼兵的踪影，忽然遇着个行路客人，问了一问，说是马大娄只因损兵折将不敢回国，指望槐四求救，偶然遇见一阵暴雨，山水大发，连兵带将俱淹死了。韩生听了这话好不欢喜，忽又想了一计，吩咐大小三军换上黄衣国的旗帜，等到天晚，将黄衣国城门诈开，到在皇宫内院杀了一个干净。韩生灭了黄衣国，差人报知乌衣国王，国王批下旨意，送兰英公主至槐比城中同驸马掌理江山，韩生接了这道旨意，又见了公主，那一等的欢喜非同寻常。过了二日，正然大宴群臣庆贺太平，忽然间大水滚进朝门，楼台殿阁一霎时成了汪洋大海，韩生被水淹着堪堪更死，大叫了一声，猛然惊醒，翻身坐起来把眼擦了一擦，还是在槐阴树下，又看了看天上浮云未散，遍地甘雨，身上的衣服皆已淋湿，细想梦中的景况，历历可见。

韩生正然发呆，忽见小塘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言道：“听说贤弟在乌衣国招了驸马领兵征战，大破黄衣得了王位，所以愚兄前来看你，若念朋友之情，求你周济周济。”韩生闻言忙站起，长叹了一声说：“仁兄休要提起，承你的高情指教，说小弟有大的富贵，富贵虽有，谁知是在梦里。但有一件事情不得明白，小弟的梦，仁兄既然知道，那乌衣国、黄衣国是在何处，公主是鬼是怪，小弟为何又被大水冲淹？”小塘见问微微冷笑说：“贤弟，你若问那梦中的国都离此不远，公主国王也全在眼前，只因天降大雨所以将你淹死。贤弟不信在地下细细观看，自然明白。”韩生闻言低头细看，说：“仁兄，方才下雨不必说了，什么国王公主黑黄二国小弟不知在何处，惟有槐阴树下两个蚂蚁窝，一个干干净净，一个窝边死了许多蚂蚁，不知是何缘故？”小塘说：“贤弟，这两窝蚂蚁正是你梦中的国，只因你心高妄想，所以蚂蚁也会与你作戏，你想怎样它就能遂你的心愿。”韩生低头想了一想说：“仁兄，这番富贵虽然是在梦中，其景历历可述，纵然醒着，不过如此。小弟如今看透世事，情愿跳出圈来，但还有两件事情不明，要领教兄长。乌衣国、黄衣国，仁兄说是黑黄两窝蚂蚁，黄衣国的元帅与我帐的猛先锋善能排兵布阵，俱有万夫不当之勇，还有兰英公主，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书法诗句件件皆精，难道也是个蚂蚁不成？”小塘说：“痴人，你如今还是做梦，你看槐根以北蚂蚁窝边马大娄现在低涯之处。”韩生听了走到跟前一一看，只见窝处死一个蚂蚁

，头大颅粗有半寸多长，浑身上下皆是黄色。韩生猛然醒悟说：“兄长，小弟认的马大娄了，但不知猛先锋在何处？”小塘见问，把韩生的葫芦要过来，打开盖，见从里边出来一个漆黑的山蚁。韩生仔细一看，原是一大山蚂蚁，说：“兄长，莫非这就是猛先锋么？”小塘说：“正是此物，贤弟再看那边是乌衣国的人马去救公主去了。”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槐阴下点破奇梦 趵突泉演试飞杯

话说韩生听了小塘之言，低头一看，只见树南蚂蚁窝中出来一群黑蚂蚁，到了北边窝间转旗了，乃遭撵将进去。不多时抬出一个白蚂蚁来，垂首搭腰的待死，韩生不得明白，向小塘言道：“仁兄，这群蚂蚁怎么抬出个白蚂蚁来呢？”小塘说：“贤弟，你不认的那个白蚂蚁么？那就是兰英公主，只因它遍体发白，所以美貌动人。如今已被水溺的待死，贤弟不念结发之情问候她一声么？”韩生听了这话满面羞惭，说：“仁兄休得取笑，如今小弟大梦方醒，看破红尘，还求仁兄脱度。”小塘说：“贤弟果然醒悟，何用愚兄度脱，从今以后半师半友，与我天下云游如何？”韩生说：“小弟愿随二人一行。”

说着回至六里屯邓机户家中，徽、苗二人一见韩生，笑脸相迎，说：“韩贤弟想必得了富贵来了。”韩生说：“二位兄长想是也做梦来，为何在此也说梦话呢？”小塘说：“二位贤弟，韩弟如今已经回头，情愿修行，咱们今日收拾行李，再到山东游玩一番。”二人听说，到房内打点行李，辞别邓存仁，存仁苦留不住，设酒饯行，弟兄四人各饮一杯，告辞起程。

一路上观山乐水，日复一日，那日到了济南西关南边趵突泉间，只见一座门楼甚是整齐，上边横幅上写的是“海脉江源”。弟兄四人知道趵突泉是有名的胜地，进了大门到了水阁凉亭上，只见居中一座大池，约有五亩宽大。池内出来两股趵突泉，翻涛破浪，真是好看。又在各处里游玩一番，回在凉亭之上，小塘叫韩生去灌了一葫芦酒来，从直袋内取出枕大的两个椰瓢交与承光，说：“贤弟你持此瓢站在对面亭上，咱二人飞杯饮酒取个乐吧。”承光依言持瓢走到对面亭上，小塘又说：“徽弟你先把杯飞过来，待我与你斟酒。”承光闻言将杯往空中一抛，滴溜溜飞过池来，小塘用手接住，把酒斟上，朝上一举端端正正飞过亭去，往回飞了几次，观看之人个个喝彩。小塘恐怕人多惹事，弟兄四人挑起行李出庙而去。

走不多远，到了一座龙王庙前，迎见庙中一个道士，彼此打了稽首，小塘说：“庙主，我等也是同教，要借圣地歇宿一夜，不知肯否？”住持说：“咱们既是同教，莫说一宵，一年也不为过。”言罢，将四人领至方丈，彼此问了姓名，道童端上茶来，茶罢又端上一锅子小米稀粥。住持说：“四位道友，俺

这里连年荒旱颗粒无收，没有什么招待，休要见笑。”小塘说：“贵处地方宽大，财主不少，难道没人赈济饥民么。”住持叹道：“休说财主不肯破费，就是官长也是如此。”小塘闻言暗暗嗟叹，不多时天色已晚，住持回房安歇。小塘说：“众位贤弟，仁兄方才听了住持之言，忽然起了一个善念，要在此处赈济饥荒。”承光说：“兄长，咱们手内无钱，这事怎么做法。”

小塘说：“趵突泉乃人烟凑济之所，明日就在这龙王庙内借两间房子开一个命馆，若是遇着富翁财主，把名头传将出去，保管每日进的钱粮可以广济饥民。”言罢，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早起，小塘就向住持借了两间房子，摆下桌凳文房四宝，用红纸写了一张招牌，上面写的是“济小塘亲设命馆”，旁边又赘两句言词，左边是：

神相惊人善观穷富夭寿；

右边是：

奇课有准能断祸福死生。

后面又批一笔云：

卦礼不论多少，钱米一概全收。

把招牌贴将出去，众人一见纷纷乱讲。都说：“小塘神通广大，天下闻名，曾在西安府骗秦府的银子，周济贫穷，如今来到此处，大家要会一会。”大家商议了商议，齐到命馆之中与小塘拱了拱手，在两边坐下，有一位年长说道：“请问相公，相一面要多少钱呢？”小塘说：“列位不曾看见，招牌有卦礼不拘多寡，钱米一概俱收；若是没有，也可与他说相。”

众人听说个个欢喜，一齐都要相面。小塘说：“都不必开言，您的心事我已知道。待我写与您看。”言罢给每人写了一张，众人各自接去一看，都笑着说：“不错。”众人告辞出去，也有送钱的，也有送米的。济南乃省城地方，人烟众多，这个名声一传，远近皆知，每日来占课的不绝。

那一日清早方才开门，有两个人一同进来。俱是方巾服色财主的气像。小塘一见拱手让坐，二人在两边坐下，右边的开言说道：“先生可知我二人来的意思吗？”小塘把二位看了一看说：“二位的来意学生已经明白，待我写几句言词各人去看，灵与不灵便见分晓。”言罢写了两首诗句递与二人，左边那人展开一看写的是：

你的心事我已明，房契分单影无踪。

求占问卜要寻找，还得许我事一宗。

此人看罢甚是惊异，不住的直看小塘。右边那人把那字条展开留神一看，上写着：

你无心事陪令亲，但观气色有祸临。

若求相者去打救，可得许我济饥贫。

这人看罢心中不悦，说：“济小塘好没道理，我陪舍亲前来占课，虽然被你诳着，我却是好好的气色，可有什么祸事。大清早起出此不吉之言，若是不看斯文，一道就赶出境去。”

左边的连忙劝道：“表兄莫要如此，他算我的心事既然不错，看你的气色自然也不错了。”说罢向小塘言道：“实不相瞒先生，在下姓高，父有百万家产，生我弟兄二人，临终之时留下分单二纸，家产各分一半。忽于昨日把分单房契一齐不见了。先生既然算着，望你指条明路。”小塘说：“这却容易，谢仪若干，可得批下合同。”高公说：“若要找着，重重相谢就是了，何必又批合同。”小塘说：“其中有个缘故，学生开这命馆并非为己，只因贵处年景荒芜，学生有意济民，缺少一个领袖，我看尊驾的产业至少也值二三十万，做个领袖不过二十半千，所以要批下合同才肯与你说知。”高财主听罢更加敬服，说：“先生既然有这善念，在下愿做一个领袖，只要叫我找着分单房契，还有家表兄的灾星，先生若能打救，叫他也先批下合同。”小塘说：“怕的是重财有些反复。”高财主说：“先生放心，家表兄的事情全在我一人身上，待我与他代写合同。”言罢立时写了合同交与小塘。小塘把高财主那张一看，上写着：

立合同高应举，因失分单房契前来命馆占课，济先生神课有灵，应许原物不失。若是果然到手，情愿赈济饥荒做一个行善领袖，恐有反悔立契存证。

后面写着某年月日，还有亲笔画押。小塘看罢，又把第二张仔细一看，写的是：

立合同辛友生，因在命馆闲坐，济先生说我气色不祥，灾星立至，还许可以搭救。如果应言，愿同高应举做一济贫领袖。如有反悔，高应举一面全当。

后边也赘着某年月日。小塘说：“合同就是如此，还有画押，得辛财主亲笔一画方妥。”辛友生说：“这倒容易，得把我的灾星说破，我方画押。”小塘听说提起笔来写了几句言语，说道：

今夜丙丁发怒威，速搬家口免灾危。

高檐大厦虽难保，幸喜人财不作灰。

写完递与友生，友生一看不由的心中着忙，说：“先生，你这言语虽然写的厉害，可不知准不准，今晚若要不验，你可肯受罚么？”小塘说：“是令亲作证，要不验，搬家的使费全是我的。”友生听了，亲笔画押。小塘把画押合同收了，向高应举言道：“你那房契分单书籍之内，前日开时没有锁严，被你家五岁孩童当做红纸拿去玩耍，适赶着丫鬟絮被停针偷眠，孩童将那红纸填在

被里，若要不信，回家拆看便知。”言罢吩咐苗庆同去作一证见。友生也要前去看看，三人出了命馆，走到珍珠泉东街高应举的家中书房之内，高应举也顾不的叙礼待茶，叫丫鬟把昨日新絮的被拿将出来，亲自拆开一看，房契分单果然全在里边。应举见了满心欢喜，就要收拾酒饭款待二人，辛友生说：“表兄，你的事情济先生既是算的不错，我的事情想必也是准了，快着回去搬家要紧。”应举说：“正当如此，把我这里的下人全跟你去抬东西。都送在我这边来吧。”辛友生带了一些下人，回家而去。

且说一枝梅打发友生去了，说：“高财主，你的东西已经有了，莫要忘了前言。”应举说：“这是不必说的了，但看舍亲事情怎么样吧。”苗庆说：“既然如此，贫道要告辞了。”言罢握手，应举把苗庆送出大门，转身回去将分单房契交与安人。不多时辛员外家的东西俱已搬至，后跟着车辆轿子，男女百十口人一齐都至，应举的房子分为两院，把辛家安放在里边。天色既晚，应举置酒与辛员外解闷。辛友生说：“表兄不必费心，咱只用此晚饭，两家子俱别留人，免的连累你家。”

应举依言而行，各用了晚饭，吩咐下人不许留火，连灯也不许点。吩咐已毕，二人上了座高楼，可以望的见辛友生的住宅，对面静坐，专看有什么动静。那天约有三更时分安然无事，辛友生向应举言道：“表兄你看天有半夜，并无信息，济先生的话未必灵了。”二人正然讲话，忽听的空中云磨声响，抬头一看，只见火鸪火鸽空中乱舞，火云之上显出一位神圣，赤面红须，三只眼睛，手执宝剑，大声言道：“辛友生休推睡里梦里，只因你平素败心损人利己，今晚该遭天火，合家烧死，产业成灰。因你今日有意济贫，将功折罪，免尔赤烧之苦，从今以后须要广行善事。”言罢一闪金光忽然不见。高辛二人跪在楼上如吓瘫了的一般，定醒多时，爬将起来，友生说：“表兄可吓死我了，今日若非济先生，人财俱为灰烬。天明快去见他，断乎不可失信。”二人言语之间，那天也就将及明了，要知二人怎么去见小塘，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高仲举典产求名 靠山王图财剪径

话说二人天明出城，到命馆之中一见小塘，应举上前一恭说：“多承指教，分单房契已皆到手，小弟来宋面谢，商议济贫的事情。”辛员外故意面带怒色说：“济先生，舍亲的东西虽然有了，只是想的，全然不准，咱两个怎样算帐。”小塘听见这话，把友生看了一看，摇了摇头言道：“岂有此理，我若没有这个眼力，怎敢开此命馆，只因你许了济贫的领袖有点功德，所以免了这场灾祸，你夜间曾见什么来没有？”友生满脸陪笑说：“先生真神人也，如同眼见一般，闲言休提，咱是怎样济贫？”小塘说：“学生已打算妥当，我今在趵

突泉西南搭起几间棚来，写上一些由头散给卿宦富户，大伙子集起钱来，治办粮食煮饭济贫，再治棉花布疋做成棉衣散给穷人，可得一个老实人经营帐目。”高、辛二人听了小塘之言，告辞回家前去治办济贫的事情，不多几日诸事完备，小塘将积下的钱米也都运至厂中，管帐之人就是高应举的族弟名仲举号殿臣，乃是个秀才，他的妻子姓于名月英，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她娘家的父亲现任户部福建司郎中，不幸夫人去世，鳏居在京。这话不提。

单说高应举把仲举派在济贫厂中经营帐目，堪堪冬过春末就是新正，仲举领着仆人治办了些过年的东西，回在家下辞别母亲，到了晚上夫妻二人饮酒闲谈，于月英说：“夫主，明岁乃大比之年，你在济贫厂内管帐，是好事，到底也该温诗书，到秋间好进举场求取功名。”仲举说：“妻之言甚是有理，但在本省之中，已进三遍科场未得中，过年要上京科举，不知贤妻以为何如？”于小姐带笑开言说：“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奴家久想进京看望父亲，欲要一同前去，不知可否。”仲举闻言满心欢喜，说：“我心中也要如此，过了新年不免急速起身。”言罢就寝，一夜晚景不提。

初一日应酬了一天，到了初二早起，仲举写了一张房产典契袖在袖中，走到高应举家。一来拜年，二来商议上京之事。应举一见置酒相待，仲举就把典契递与应举，遂将上京之事说了一遍。应举闻言把典契看了一看说：“贤弟，论来五百银子也不为多，但是一时难办，待我和你嫂嫂商议，看她还有积下的银子没有。”言罢到了后边，不多一时领着小厮背了一个皮箱出来，打开与仲举一看乃是五十两一封的十封细丝白银。应举说：“贤弟，这是白银五百两，你可拿去求取功名，这张典契，论理我不该留，今日我且收住，全当与你照管照管，贤弟此去也好放心，但不知贤弟几时起程？”仲举说：“小弟上京心胜，只在一二日间就要起身。”应举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好留你，且把银子送回家中，打点起身之事要紧。”

言罢吩咐小厮背了皮箱送仲举回家而去。仲举到了家中，拿了几百铜钱打发来人回去，又把典产业的事说与月英知道，于氏甚喜。仲举取过历书揭开一看，自初一到初十并无出行的日期，惟有初五是个黄道日子。仲举说：“贤妻，咱就定于初五起身罢了。”于氏上京见父的心胜，也没理论是个破败日期，便遂口答应。夫妻商议已定，仲举掖了一封银子到大街刘小子店中雇了一乘驼轿，两个长骡，共价银三十二两，先付一半。仲举兑下十六两银子，回家料理行装。这且不提。

且说山东连年荒旱，遍处出贼，泰山娘娘山后出了一伙强贼，聚有千余，之中为首的叫丘四，自称靠山大王。诸日差喽卒装做三教九流，各处打探哪一个财主几时起身，走那条路径，好去劫截。这日仲举雇的牲口正是喽卒假充

脚骡夫，见仲举拿着一封银子来雇牲口，知道是个财主，暗叫伙伴先往山后投信前来劫截，这且不提。

且说仲举回到家中将行李收拾完备，次日清晨来到济贫厂中交接经手的账目，把上京的话向小塘说了。小塘听罢，把高秀才的气色看了一看说：“高兄，依学生看来此去不妥，后日的成败且不必论，须要防备目下的灾星。”仲举说：“多承先生指教，但牲口驼轿已皆雇下，准于初五日起身，如何能再迟疑。”小塘把头点了两点说：“高兄，你读书识字，连百日的吉凶也不晓的，常言说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闭炉不炼丹，况是新正头一个初五，若要出行，恐凶多吉少，将来还要家破人亡，夫妻逃散。”仲举听了这一番言语眉头紧皱，说：“先生，似我们读书之人，从来百无忌讳，且是已将居产典出，焉有不去之理？先生不必再劝，我的主意已经定了。”小塘闻言点头说：“既如此我不劝你，待我赠你几句言语，须要紧记在心，日后自有应验。”言罢提起笔来写了一首七言律诗递与仲举，仲举接来一看，写的是：

出行偏在初五间，须知路途防不然。

打过一关算万幸，还恐从此祸相连。

酉日初三方有祸，家破人离最可怜。

若问破镜重圆日，须得贵子生门前。

高仲举看罢满心不如意，说不出口来，勉强言道：“多承指教。我要告别了。”拱手出门扬长而去，走到路上把那首诗撕了个粉碎，回到家中拜别亲友。等到初五早晨一些亲友前来饯行，到了起身之时天已过午，走到日色平西才走了十七八里路。仲举向赶脚的言道：“天色已晚，到何处方可住呢？”

胡大说：“齐河乃是唐道，到那里歇吧！”说着说着天已黄昏，仲举问道：“离齐河还有几里路？”脚夫说：“不多远了。”往前走不多时，天色黑暗，东西难分。骡夫使了个暗号，把牲口投转回来，反向东南而去，走不多会，那天约有三更时分，仲举又向骡夫问道：“离齐河还有多少路呢？”骡夫说：“莫要心急，这就到了。”话犹未了，只听得一声锣响，闪出了无数的贼人，灯笼火把如同白昼，一声大叫：“献金银！”仲举一见吓的他栽下牲口，骨软腰麻，被众寇捆绑起来拉至丘四马前说：“大王爷，这就是露了白的那个呆子，轿里还有一个美貌佳人，正好与大王做个压寨的奶奶。”丘四闻言满心欢喜，说：“快把这呆子杀了，好与那个姣姣成亲，别叫他在一边吃酸。”喽卒听说才要动手，忽听的一人高声言道：“刀下留人！”

丘四一见，认得是河间府的史相公，专一坐馆教学，还带看寿星算命，名字半纲，后被请上山来做了一个谋士。丘四见了开言问道：“史先生，俺这里正要宰他，你为何叫留人呢？”史半纲说：“大王有所不知，一来今日是个破

五开刀不利，二来他的妻子现在面前，因为宰他丈夫哭坏了美人，大王怎样和他成亲。”丘四说：“先生之言有理。”言罢吩咐喽卒押着驼轿骡子一同上山，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打发仲举去后，把弟兄三人叫到跟前说：“高仲举不听吾言，定于今日起身，不过三更以后就要先遭一场大难，怜恤此人是个正人君子，只得前去救他一番。我想韩贤弟进步修行还无半点功果，这件功劳让你做吧。”韩生说：“怎样去立此功，还求师父指教。”小塘说：“不用细讲，只用你到泰山岭后，逢贼便杀，把高仲举夫妻救出山寨，就算你的头功。”韩生说：“师父，弟子不会骑马抡刀，如何能以杀的贼寇，这件功劳还让别人做吧。”小塘说：“贤弟不必推辞，你在乌衣国曾做元帅，难道今日连些草寇也不能平么？你还背将起来照样行事，自然可以成功。”言罢写了一张灵符给韩生掖在头巾之上，又把葫芦给韩生背上，教与了他四句咒语，说：“贤弟此去出门直向正南，走到三岔路口便站住，可将咒语念上三遍，立刻就到岭后，躲在松林之中，等着贼人将至，就把葫芦解下来，照槐阴梦中一样行事。立功之时，小弟自然前去看你。”

韩生听罢，勉强从命，出门走到三岔路口，把咒语念了三遍，只觉着身不自由两脚腾空，不多时落在山岭背后，看了果然有一松林，便走进去将灵符揭了息坐，全神专看强人的动静。等够多时，远远的灯笼火把人喊马嘶往前而来。韩生忙把背上的葫芦解将下来，就如那梦中一样摔出来了许多兵卒，又摔出来盔甲刀马，自己披挂起来，提刀上马，一些兵卒排列两旁，专候贼人。韩生虽然害怕，现今有了这些兵马也就胆壮起来，把那宝刀掂了一掂还没二斤多沉，仔细一看，非铁非铜，原来是金银箔贴的一口木刀。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用木刀立斩丘四 演戏术打救高生

话说韩生看见是把木刀，不由的心中恨怨小塘，说：“济神仙这就错了，给我这个木头家伙，叫我怎样与贼动手。”正然心中作难，但只见一伙强贼走近林来。韩生连忙领众出林，把贼人的去路挡住。丘四正往前走，忽见迎头无数人马，为首一员大将金甲红袍赤马大刀，却也有些杀气。丘四看罢用声招呼说：“尔等是哪里的人马？主将为谁？从实说来。”韩生见问，往对面一看，只见一个强贼身高膀圆甚是凶恶。把个韩生吓的胆战心惊，欲进不敢要退不能，挣着胆子想了一个吓将之法，说：“问我，听真，吾乃玉帝殿前巡天大帅，专察人间善恶，惯拿贼寇，厉害将军是也。”丘四听说微微冷笑说：“穿红的休拿这话吓人，你是天神也罢天将也罢，快着闪开俺的去路，别叫大王爷动手。”韩生说：“好强贼，吾神此来单为高秀才夫妇二人，快快与我留下。放

你过去，若要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史半纲在旁言道：“大王爷哪里工夫和他说话，哄着打发他回去，上山成亲要紧。”丘四闻言把马一催，说：“好匹夫，还不闪开，看你王爷。”侃侃说着他就是一枪，韩生一见手忙脚乱，旋马就跑，丘四紧紧相随，跑着跑着断了路径，面前闪出一条深涧，把一个韩生吓的魂不附体，正在危急之际，忽听得半空之中一声断喝：“强贼休要撒野，天雷到了。”强贼听见这一句话，吓的惊疑不止，有心要往上看，又怕天雷打将下来，把腰一弯将脑袋伏在马头之上，韩生听得空中是小塘的声音，遂把胆子放开，举起木头刀来要打丘四，以解心中之恨，谁知这刀往下一落，小塘在空中往下一压，只听的咔嚓一声，丘四的人头落地。韩生一见吓了个发怔。众喽卒见主将阵亡，一齐逃跑。徽、苗二人也都来到，俱是金盔金甲，跨马提刀，挡住要路，吓的些喽卒叩头乞命，把一个参谋史半纲生生的吓死，济小塘从半空之中落将下来，说：“众强人，尔等莫慌。你们俱是良民，为饥寒所逼，所以如此。自今为首的已死，你们改过自新，各自去吧。”众贼闻言满心欢喜，叩头散去。

小塘抬头一看，见仲举绳捆二臂，他妻子丫鬟痛哭不止。小塘向前与高秀才解开绳锁，问他：“还是上京去还是回家呢？”仲举垂泪道：“先生，我的房产已皆当卖，回家何以度日，不如上京投靠岳父再作商议。”小塘听了长叹道：“你一心上京，我也难以拦阻，待我叫一人送你。”说罢，遂把一枝梅叫至面前，吩咐道：“我与你写帖一束，把高仲举送上北京，至四月初八可将束帖拆看，照帖行事。”一枝梅听罢穿了甲冑，把束帖揣在怀内等候。高仲举双膝跪倒，叩谢了小塘，又到韩庆云马前道：“韩兄救命之恩不知何日答报，小弟就在马前拜谢了。”韩庆云说：“不用拜谢了，要走快走。若迟了时候，倘再过一伙强人，连我也难保了。”高生拜罢，起身上坐骑，小厮来兴与一枝梅左右扶帮，赶着骡子催动驼轿，往北京而去，不表。

再说小塘见仲举去了，吩咐韩庆云、徽承光带领人马上了高山，那守山的喽罗一齐跪倒哀求饶命，小塘道：“尔等俱是良民，不过为饥寒所迫才归山寨，今如将积下的余粮等物尽皆献出，免尔之死。”众喽罗答应一声，齐去搬运财物，内有一个老者立身不动。小塘惊问其故，那老者眼含痛泪尊一声：“众位老爷，小人的家主叫王鼎甲，真定府秀才。那一年上京科举中了第一，韩秀云高中第二，因他得罪了严阁老，当即革去解元，就把我的家主顶了。他的高儿上科中了三甲进士，一年选了扬州府刑厅，带领家眷上任经过此地，被强人杀死，将家口抢上山来，小人的主母恐被贼辱，投涧而死，我等在山上为奴。”小塘听了点头叹息叫声：“韩贤弟，你是亲耳明见的，古人云：得福者未必非祸，得祸者未必非福。你若非革去解元，焉知不和王某一样，况且他之遇祸

偏叫贤弟亲闻，又何必别处去司道参禅，这王刑厅就是你度脱的榜样了。”韩生闻听跪下道：“多亏恩师指教。”小塘用手扶起，吩咐徽承光卸去甲冑，拿了盘费把王刑厅奴仆送回家中，那老者叩头谢恩去了，小塘命人焚了山寨，将与韩生的葫芦要在手中，先把徽承光、一枝梅脱下的盔甲刀马吸进葫芦里边，又把葫芦嘴儿一晃，人马也都钻将进去。那些喽罗才知是神仙降世，无不敬服，于是装载粮米财物下山，一直往济南府西关趵突泉而来。到济贫厂中，将粮米财物交清，小塘每人赏银三两，吩咐各自散去，务要改邪归正。众人去后，小塘即委韩生照管济贫的事务，不上十余日徽承光也回来，师徒三人尽心竭力赈济饥民，暂且不表。

再说高仲举夜宿晓行，那日进了北京，问清他岳父的住处，一枝梅引路来到涯儿街火神庙路西户部郎中于宅门首，叫门上人报进，说是山东高姑爷和姑奶奶到了。不多一时，丫鬟出来把于月英接入内室，高仲举随后进去，于遐思迎下客舍，满脸笑容，便道：“贤婿远路风尘，多有辛苦。”高仲举道：“岳父一向纳福。”夫妻二人朝上叩拜，丫鬟服侍小姐往后转去，高仲举出来谢了一枝梅护送之情，送了盘费。一枝梅别了仲举也不回山东，此时遇过恩赦，并不怕人拿他，竟往永定门家中去了，这于遐思将仲举请至书房，茶罢，仲举道：“小婿此来，一来探望岳父，二来顺便纳监，就在京中乡试，万望岳父大人照管。”于遐思满心欢喜道：“贤婿主意不错，老夫明早就去与贤婿办理纳监之事。”说罢吩咐仆人摆上酒席与姑爷洗尘接风，翁婿二人借酒谈心不提。

却说于月英来至后宅，丫鬟在路上已告以后娶之事，月英吩咐丫鬟先去通报丁，随后进入房中，定睛观看，这位后娶的奶奶，年纪有四十多岁，描眉画鬓，自觉风流无比。于月英看罢，心中早不以继母相待，也不呼长唤短，上前只拜了一拜，这位京里奶奶心内大不自在，明知故问道：“这是谁家娘子，到我官宅有何事情？”丫鬟回明：“就是老爷的小姐，同姑爷进京来了。”那奶奶道：“原是你家老爷的小姐到了，我说这么大模大样的。我心里不耐烦，请姑娘到别的房内安歇。”

月英无奈，只得随着丫鬟到在别房坐下，丫鬟们伺候茶饭已毕，于遐思即到在后边，父女二人悲喜交集，又叙了些闲话，吩咐打扫了一座净室，与仲举夫妻居住。

次早于遐思早上衙门，把女婿纳监之事办理妥当，至晚回家。原来那继娶的奶奶褚氏，因于小姐没给他行个大礼，记恨在心，时时不悦，于遐思总不理论，过了几日，恰遇于遐思寿辰，众同年亲友送礼拜寿忙乱了多时，到后面歇息，只褚氏头也不梳脸也不洗，于遐思有心说她几句，恐惯成了的性儿撒起泼来，一则恐被女婿女儿听见吵嚷不成体面，二则怕外人知道传至科道耳中参他

家教不严，由此心虽不乐却含笑叫声：“奶奶，今日是我的贱辰，你该早些梳洗出去料理酒席，好和女婿女儿一同吃杯寿酒，合家欢乐一番。”只这女婿女儿四字，褚氏听了冷笑道：“做官的，你也有女儿女婿吗？我却不知道呢。既是你的女儿，我即在你脚头上睡一宿也是他的继母，为何一进门来就把我放不到眼里。”说罢大哭大吵起来。于遐思怕人耻笑，无奈躲至书房，只是发怔。不料高仲举夫妻二人打点了寿礼正来拜寿，走至褚氏卧房门口，早把吵嚷的话听在心里，一齐转身回房，夫妻商议买房搬出，免得于遐思生气。仲举即带上银包暗走出来，至草帽胡同赁了一处宅房，回来与妻子说知，才一同到书房与于老爷拜寿，又送上寿礼。于遐思命人收了，吩咐后堂看酒，仲举连忙拦阻道：“既有寿酒，就在书房奉敬老父三杯。”于遐思道：“既是这样，即在此看酒。”家童不敢怠慢，忙将酒筵摆上，仲举同妻于氏亲自把盏，连敬了于遐思三杯，就要告辞到后边去。于遐思道：“今日老父贱辰，预备下一杯水酒，原为合家欢乐叙叙家常，怎么连坐也不坐就要后去？”仲举道：“实不相瞒，外边已赁了房子，今日就要搬移，到后边打点打点。”于遐思听了低头暗想，早知是为泼妇吵嚷之故，心下为难多时，不由的含泪向月英道：“我儿，那不良之人早晨与我吵嚷，只以为你夫妻不曾听见，谁知皆已尽知。非是为父的软弱不能休她出去。但恐遇着懂事的说是贱人不良，若遇不知道的只说你夫妻无容人之量，唆调父亲休了继母，这个名传将出去惹人耻笑。老父所以为难。贤婿既然寻下房了，且在外边暂住几日，老父自然还有主意。但今乃正月二十三日，是个月忌日子，且在家住这一日，明早再搬不迟。”于月英接口道：“吉人自有天相，怕什么月忌日忌，早搬一日父亲免一日气生。”

于遐思见他夫妻二人主意已定，即不拦阻，夫妻两个随即叩辞，来至后边，先叫来兴同于宅仆人把衣物搬运过去，仲举、月英又到书房，翁婿父女洒泪而别。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月英东岳还香愿 年七见色起淫心

话说仲举夫妻辞了于老爷，月英上轿，仲举上马，带领奴仆，不一时到在草帽胡同路西新宅住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日到了三月二十七日，月英便道：“遇寇之时曾许下东岳泰山进香，家神圣灵应默默使人来救，夫妻始免灾殃。想京中庙宇甚多，必有东岳行宫，明日这位老爷的圣诞，我意欲前去进香以了心愿，不知夫主意下如何？”仲举一时失了主意，便道：“要进香，明日同到东岳庙走走，一来还愿，二来也看看热闹。”于月英听了满心欢喜，到了晚上夫妻各自沐浴，两铺安歇。

次日早起，梳洗已毕，仲举先去请了香烛元宝，雇了一顶二人小轿，把房

门锁了，托咐隔壁老者照看，打发月英上了轿，高仲举带领小厮丫鬟一同前去。走了多时，来至东四牌楼街上，但见那些进香的男男女女挤拥不透，仲举与来兴帮着轿子挤至庙门以前，丫鬟近前掀开轿帘，月英下来，少不得出头露面，被人观瞧。仲举当先引路，挨挤了半日方进大殿，夫妻二人焚香跪拜，默祝已毕，月英转至子孙殿前拜了金身，见那些妇女正打那神前悬挂的金钱，月英也近前去打。

忽从殿下来了一人，乃是严嵩的头一个管家名叫年七，此人倚仗主子威势无所不为，跟他的几个小厮一齐吆喝开众人，年七上了子孙殿的台阶，不错眼珠儿往殿上看那些打金钱的妇人，一眼瞧见丁月英那一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由的心生一计，叫小厮拿过一吊钱来，在月英身旁把钱取下，一把往金钱上撒去，并没打着，一连打了几把，与那金钱竟两不相干。

于月英那里还在前边打那金钱，无意之中往上撂去，那钱正中在金钱眼内，蹕将过去正落在子孙娘娘怀中。年七高声叫道：“这位娘子固是手准，也是虔心所致，日后定养个绝好的儿子。”月英听见此言，直羞得面红过耳，一回头看见年七那等的轻薄体态，知非好人，忙着叫着丫鬟往外竟走。年七也随后跟来，正要调情，忽见一人走上与这女人讲话，穿带的是秀才衣巾。年七虽有势力，明朝秀才甚有声价，也就不敢十分撒野，叫了一个能干小厮附耳低言嘱咐了几句，这小厮紧跟着他夫妻二人出了庙门，看着于氏上了轿子，秀才领定丫鬟小厮一齐往西而去。年七的小厮紧紧后跟，一直到草帽胡同，细细打听明白，回至玉河桥严阁老新府旁边，见了年七一一回明。

年七笑道：“我说那个妇人怎生得那样十全，原来是个官宦小姐。”说罢从护书内取了个名帖，叫方才去的小厮双喜道：“你拿此帖到高家，如此这般，务必把他请来。”双喜答应一声接了名帖，骑上一匹走骡，不多一时来至高秀才门首叫门。

高仲举亲来开门，双喜一见便道：“我奉严阁老府中年七爷所差，有名帖在此，要请高相公说话。”仲举接过名帖一看，上写通家卷弟年拜柬，问道：“这位年爷非亲非故，请我有何话说？”双喜笑道：“我家七爷是阁老府中头一位总管人，仰高相公鸿才，有一篇祭文送你老人家去写写，自有重金相送，还要与相公干办前程。”

仲举听了满心欢喜，并不去与月英商议，即骑上牲口，双喜当先引路，不多一时来到年七门首，下了骡子，双喜进去通报，年七迎至书房见礼坐下，茶罢，仲举开言道：“弟乃一介寒儒，蒙赐尊召，有何见谕？”年七道：“久闻先生大才，有篇祭文是上边相爷发下来的，烦大笔代作，所以奉请前来。”

仲举道：“恐才浅学疏不能胜任。”年七道：“不必太谦。”遂吩咐取过

文房四宝，年七从袖内取出一个底儿，仲举接来一看，乃是与定国公的夫人上祭的祭典，看毕提起笔来用吃一顿饭时候当即作完，双手递与年七。年七并不识字，接来瞎看了几句，连声夸奖：“真是高才，上边相爷见了，定然抬举你个大小前程。”仲举听了扫地一躬，道：“全仗七爷保举。”

年七吩咐：“看酒，与你高大爷润笔酬劳。”小厮答应一声，登时摆上肴馔。年七亲自把盏，先敬了三杯，然后问道：“高兄仙乡何处，昆仲几人？”仲举答道：“小弟祖居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氏，并无手足弟兄。”年七故意点头叹道：“高兄命孤原来与小弟相同，也是独自一人，况且又是同乡，若不弃嫌结为兄弟何如？”

仲举道：“小弟寒儒，怎敢高攀。”年七道：“不必太谦，请问贵庚多少？”仲举道：“今年二十七岁，四月初四日所生。”年七本来年长，他图后日好见娘子，便道：“小弟也是二十七岁，四月初八日生人。”说罢即滴酒为盟结为兄弟。年七欠身道：“兄长请上，受小弟一拜。”忙跪将下去，仲举顶礼相还，二人拜毕复入坐饮酒。

年七满口都是患难扶持，一片义气，还许下秋闱托付主考，必中魁元。仲举信以为实，满心欢喜，杯杯饮干，吃的已有八分醉意，欠身离坐告辞。年七拿了元宝掖在仲举腰中道：“这是与老嫂祝福的，明日小弟到府叩见仁嫂，必须要相见的。”仲举道：“这个自然。”双喜拦着牲口，仲举上去一拱手去了，来到自己门前，趑趄趑趄下了骡子，把门叫开，打发双喜回去。来兴将仲举搀扶到家，一入卧房，不觉沉沉大醉，倒在床上酣睡如雷，直到次早方醒。于氏问在哪里吃的大醉方归？仲举便把年七请出作祭文结拜朋友，许下照应功名，又送了两个元宝，一一说明，把元宝掏将出来。

月英一见沉吟不语，暗想恐非好音，才要讲话，忽听外面敲门，来兴回道：“严府的年七爷来拜。”仲举连忙出迎，二人携手来至书房叙坐饮茶，年七道：“兄长昨在舍下受劳，小弟特来拜谢，还要拜见尊嫂，有一分薄礼望乞笑纳。”仲举昏天黑地的言道：“昨日已领厚赐，怎好又受此礼。”口内说着将礼帖接过，见上面写着：珠花四对、金钗二股，红绫二匹，牙梳全副。看罢递与来兴说：“你拿去与奶奶看，这是太师府年七爷送来的礼物，还要进去拜见的呢。”来兴听说，去不多时出来，向年七言道：“主母说与七爷非亲非戚，无故送礼求见理上不合。这还是原帖奉回，礼物是不受的。”年七闻言羞了个满面通红。仲举在旁连忙言道：“贤弟不必吃恼，这是小子传话不明，多有得罪，待愚兄进去说个明白，自然请你相见。”

言罢到了里边向月英说道：“方才这礼帖是严阁老的大掌家年七的，昨日卑人已与他结拜，他与娘子有叔嫂之称，他既备礼求见，娘子何妨见他。”月

英说：“官人，我想年七与咱非亲非故，无故的送礼求见，未必就是好意，出妻献子，可有什么好处。依奴看来还是不见为是。”仲举见月英说的有理，只得拿着帖子走将出来，见了年七说：“贤弟，今日贱内非不相见，只因偶得小恙，未曾梳洗，改日再相见吧。”年七说：“这话太外气了，常言道老嫂比母，小叔如儿，既是嫂嫂贵体不安，小弟理当问候。”说着说着往里就走，仲举无奈，只得随后跟着到了绣房门口。

佳人一见开言大骂说：“好一个无知的野人，擅闯良人之户该当何罪，若不快着出去，可要落没趣了。”年七见风不顺，回头就走。仲举随后跟出，到了书房之内，仲举上前赔礼说：“贤弟莫要生气，贱内生来愚蠢不会说话，还要贤弟见谅。”年七勉强陪笑说：“嫂嫂教训乃是正理，小弟何敢见怪。”言罢告辞，仲举将他送出门去，回到自己房中见了于氏，含怨不语，月英说：“官人，你好没主意，我看年七分明是庙中见的那个狂徒，他今日送礼求见，定非好意，官人何竟粗忽如是也。”仲举听了这话猛然醒悟，自知理短，闭口无言，这且不表。

再说年七回到家中书房之内，独自坐着，想起这番没趣，令人好恼，一想于氏那一种风流实在可爱。正在出神之际，忽有小使言道：“今有李虎求见七爷。”年七闻言心中甚喜说：“叫他进来。”不多时，李虎来到书房与年七请安，年七说：“久不相见，你这一向可发财么？”李虎说：“小人有何财发，只因当着个差使，诸日穷忙。今日是个空子，特来看七大爷。”

年七说：“我想你无事也不前来，必定还有什么话说。”李虎说：“不瞒大爷，家兄店内的客人要算帐回家，欠他几两银子，一时凑不起来，望大爷借与几两，打发他回去，异日加倍奉还。”年七言道：“自家爷们讲什么还与不还，使银子时拿两封去就是了。”言罢叫小厮取出三百银子递与李虎。李虎说：“小人不用许多，只顾今日借与小人，怕小人日后还不起。”年七说：“这宗银子不用你还，我有一件事情烦你，不知你肯与不肯。”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贪钱财李虎害命 骂知县仲举受刑

话说李虎听说年七有事烦他，遂满口应承说：“小人受大爷莫大之恩，正愁着无处可报，今日既有用我之处，总然是死也不敢辞。”年七听见这话满心欢喜，遂将要害仲举的始末原由说了一遍。李虎只为图那三百银子，遂满口答应，说：“衙门上下还得大爷打点。”年七说：“这个自然，你只管放心去吧。”李虎回到家中，把一个布客用酒灌醉，一刀杀死，将尸首移在高仲举的门口，买通总甲大人在四下里埋伏，只等仲举天亮出来，就要赖他图财害命。这

原是年七对李虎说的，知道仲举这日上国子监作文起的早，所以把个死人放在他家门口。

且说仲举天还未明，爬将起来，叫丫鬟跟着关上大门，往前走了两步，一跤跌倒在地。李虎和总甲王成在暗处藏着，见仲举绊倒在地，二人闯至面前应声吆喝：“什么人在此？”言罢用灯笼一照，见地下躺着一人，二贼故意言道：“你这人好没道理，你的朋友醉了，你就该送他回家，为什么叫他在此躺着。”仲举说：“列位，在下姓高名仲举号殿臣，现在是个监生，住在这个门内。只因今日是国子监考文之期，所以出门甚早，不意被这个汉子绊了我这一跤。”李虎说：“原来是高相公，这个人在哪吃酒睡在相公门前，等我拉起他来打发他回家去。”言罢把死尸往上一拉，王成用灯笼一照，说声不好，将死尸丢下。二人拉住仲举说：“好个斯文相公，图财害命，夤夜移尸，这也是天理昭彰，遇见我们二人。”说着说着李虎掏出索来与仲举带上，你推我拉，不容分说要去见官。

到了衙门前，日已三竿，正赶着知县陈璉升堂，李虎上前跪禀道：“今有监生高仲举杀死人命，夤夜移尸，被小的和总甲王成拿住，现在外边候审。”知县听说是人命，吩咐：“将犯人带上来！”不多一时李虎、王成押着犯人跪在台下。知县留神往下一看，见高仲举不像歹徒。正在寻思之间，只见一个刑房走至案前，呈上一个礼单，把年七送礼的缘故低言悄语说了一遍。陈知县看了看礼单上写的是白银千两。这知县一来爱财，二来怕严府的势力，收下礼物打发来人回去。先见仲举斯文，还有怜念之意，今既受了年七的贿，只得变下脸来问仲举杀人的情由，凶器的下落。仲举原是屈情，以实言回禀，知县那里肯依，非刑拷打，立逼着仲举画招，仲举明知是知县受了年七的贿，要与自己作对。受刑不过，随向知县言道：“宗师不必动刑，我想我是一个犯人，你是一个问官，我要不招，你也难以回复年七。事到其间也说不的了，拿过笔来待我画了招吧。”知县说：“好一个凶犯，既然画招，哪有这些巧言！”吩咐书役将纸笔交与仲举，仲举写完传与知县，知县一看写的是：“监生高仲举图财害命，更夤夜移尸，被地方拿住，其情是实。”并无写着凶器在于何处，知县明知是件屈情，也不深究，随即收禁，退堂不提。

且说仲举到在监中，其苦难言，有一个禁子名叫王英，见仲举官司被屈，起了一片怜悯之心，暗暗近前问道：“高相公，你今犯罪在监，难道无个亲人前来看望你么？”仲举说：“长官，我乃山东济南府人，寄居北京，除了我妻，再无别的亲人了。”王英说：“既然如此，你把住处说知于我，我与你家娘子送个信去，让他前来给你送饭，岂不是好？”仲举听说感念不尽，遂将住处说与王英。王英出监到了高家门首，将丫鬟叫出说：“是你家相公叫我送了

一个信来，快去报知你家奶奶。”丫鬟赶快进去说与奶奶。此时月英见丈夫天晚不回，正自心神不安，听说有人前来送信，急冷冷打了一个寒战，忙叫丫鬟把来人请到书房里边，自己来在室外问：“是带的何信？”王英把仲举早晨怎么撞着死尸，被地方拿住，说他图财杀人，送在当官问成死罪，现在监中无人送饭的话说了一遍。

月英听罢放声大哭。王英说：“娘子不必如此，你家相公一日未曾吃饭，所以叫我前来送信，难道你哭会子就算了不成。”月英闻言止住泪痕，回房拿出两件衣服，还有些首饰，叫丫鬟递与王英说：“烦长官把这两件衣服送与监内的众位长官，好叫他们早晚照应我家官人，这几件首饰长官变卖了买些东西与我那相公充饥，叫他放心耐等，我到他岳父那里说知，必然替他鸣冤告状。”王英答应了一声，回监而去。

且说于月英回到房中，用绫帕罩头，长裙系腰。叫来兴雇来一顶小轿，上轿往娘门而去。到了于府门口，下轿走进书房，在于户部面前倒身下拜，于遐思见女儿衣服不整，神气张惶，问其所以。于月英把和年七结仇的始末述说一遍，于户部勃然大怒说：“亏你是宦门之女，名门之妇，竟自抛头露面惹是生非，弄出这等无体面的事来，还敢叫我替你伸冤告状，这个断是不能的。”月英闻言跪在那里苦苦哀求。于户部说：“非是为父的不慈，皆因你不守闺训，有辱天伦，从今以后恩断义绝，再不许上门上户，快着去吧，免的老父生气。”

于月英见他父亲说话决绝，心中一恼，放声大哭，返身出门，上轿回到家中，哭哭啼啼住了一夜，天明起来也不梳洗，做了些吃食之物盛在篮内，叫来兴提着，主仆二人到在衙内监门以前，将门敲了两下，来兴说：“长官们，僮给高相公送饭来了，众位行个方便，放我们进去吧。”禁子听的是买卖上门，心中暗喜，说：“高相公犯的乃杀人命案，官府吩咐不许亲人送饭，恐饭内若有舛错，我等干系不小。”月英说：“禁公，我家相公虽然犯罪，原是屈情，我还要到府里告状救他，岂肯害他的性命？这是白银一两送与众位买杯茶吃，众位积点阴功，容我夫妻见一面吧。”禁子听说有了银子，开门言道：“是我怜念你夫妻的苦处，容你二人见面，快忙出来，不可迟误。”月英答应，把银子递与禁卒，迈步进去，夫妻二人一见抱头大哭。哭了多时，月英把饭喂了仲举，仲举说：“娘子，卑人智短，与年七结下此仇，今日既然入了他的圈套，大约看性命难保，等我处决之后，贤妻莫误了青春，凡事自作主张吧。”月英说：“相公说哪里话，妾虽才粗，深知礼义，岂是那样无耻之人。你岳父不久就要替你鸣冤，暂且耐性等侯，妾今暂回，明日再来看你。”言罢洒泪而别，这且不表。

再说一枝梅奉小塘之命，把高仲举夫妇送到京中，自己回到永定门外住了三月有余。到了四月初八，忽然想起小塘给他的柬帖，说是今日打开观看，遂从直袋之中取将出来，拆开一看，上边写着几句言语：

秀才仲举运不通，妄想求名进北京。

不信阴阳话有准，因为上庙惹灾星。

夫妻造定该拆散，十七年后再相逢。

贤弟前去将他救，须问刑房于嗣公。

一枝梅看罢心中暗想：宛平县的刑房与我素不相识，叫我怎去问他？我不免到县衙前打听打听，看高仲举犯的什么官司再作区处。想罢进城，穿街过巷到了县衙以前，只见一些人在那里纷纷议论，俱说的是仲举的事情。一枝梅听的众人说完，上前开言说：“列位，昨日这件人命并无凶器，又无尸亲，不验尸就动刑，看来这是个冤枉官司，陈太爷是最清廉的，今日为何这等糊涂起来了呢。”内中有一位老者，将仲举遭官司的始末，怎样得罪年七，年七怎样行赌，说了一遍，说：“列位，这个案件是于舍亲经手的，所以我才知的明白。你说冤不冤！”一枝梅说：“怪不的长者知的详细，原来是令亲经手的稿案，不知令亲贵姓高名？”老者说：“你好糊涂，方才说过姓于，怎么又来问呢？宛平县的刑房于嗣公难道还有第二人么？”一枝梅听说，满心欢喜，说：“久闻令亲之名，未曾会面，不知令亲寓在何处，若有点事情好去奉烦。”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一枝梅借宿报信 于月英全孝救亲

话说老者见一枝梅问于嗣公的寓所，遂开言说道：“别房的师傅俱在衙门里边，惟有他住在后宰门大街西，两扇黑漆大门，隔壁是一个纸马铺，那地方好找多着的咧。”一枝梅听罢将手一拱，直扑后宰门来，找到于家门首，适赶着有个小子出来，他上前问道：“于师父可在家么？我今和他有要紧的话说。”小于闻言进去报于嗣公，嗣公只当是年七差人前来问信，吩咐请到书房里边坐下。嗣公从里边出来，一见一枝梅身高六尺，膀乍腰粗，门楼头观四面，甚是凶恶。作揖叙坐，吃过了茶，嗣公说：“尊客贵姓，有何事见谕？”一枝梅带笑开言：“小弟此来有一件事情相求，只因高舍亲那件官司甚是冤枉，闻听先生仗义救人，特意前来奉求救他一救。”嗣公闻言连忙说道：“这是不中用的，舍亲犯的是人命重罪，昨日已经当堂画招，叫我怎样救他？”一枝梅说：“先生差矣，舍亲若是真杀人自然难说，他原是被入陷害。自古道，吏不举官不行，你既然为官，这件事情那有作不来的？”嗣公说：“你这人好糊涂，难道我与高相公有仇，必定要他与人偿命不成？一节是他定了口供，二节他

这个对头磨牙。你们既系亲戚，难道还不知道么？”一枝梅微微冷笑说：“于嗣公你只怕他那对头磨牙，你可认的我一枝梅么？你与本官通同作弊，诬害好人。我今心怀不平，前来烦你救他，你若允了便罢，若要不然，今夜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我新近又偷了朝廷无数银子，一朝事犯，必定判你是个窝主。今日暂且失陪，咱二人再算帐吧。”言罢起身就走。

于嗣公听说他是一枝梅，心中着忙，口呼：“义士，有话慢慢的商议。”一枝梅说：“你既不允，还有什么商议？”于嗣公说：“非是在下不允，只因本官受了年七的贿赂，断不肯开放令亲。若要救他，除非详明本府，从府里打点妥当，令亲方得活命。但只一件，这个使费非千金不可。”一枝梅说：“这却容易，只要你去打点官司，千两银子三日后如数送到给你。我作丈夫的人能说能行，你要在我跟前失信，那时小弟得罪了别后悔！”言罢拱手出门，走到棋盘街上。一声点响关了城门，一枝梅见是不能出城，心中想道：我今且到高仲举家，一来报信，二来借宿，有何不可？想罢直扑高仲举的家门而来。于月英自从送饭回来，正自悲啼不止，忽听的有人打门，连忙叫丫鬟去问。丫鬟回来说：“是护送进京的一枝梅。”

月英听说，即叫丫鬟将他请进绣房，道过万福，说：“恩人，山东路上亏公打救，送我夫妻进京，此恩此德终身难忘。我夫现今又遭冤枉，身在南牢，恩公既然前来，怎样设法打救打救？”言罢双膝跪倒，泪流满面。

一枝梅忙打躬说：“夫人请起，吾师济小塘有言在先，知道高相公到京有难，叫我在内等着救他，我今早已到县上打点妥当，但是许他千两纹银，一时凑不起来，我想令尊大人现做部堂，可以叫他帮助帮助。”月英闻言长叹了一口气，把于遐思听后妻之言，不救女婿，昨去求情被赶出来的话说了一遍。一枝梅听到这里不由的心中动怒，暗暗的发恨说：“既然如此，明日我再办理去吧。”于月英千恩万谢，叫来兴送往前边书房以为安歇。一枝梅到了书房之中，回手把门关上，心中想道：可恨于户部，嫌贫爱富，不认亲情。今夜晓间何不偷他几两银子以作救高生的费用。主意一定，和衣滚在炕上，迟不多时，听了听鼓打四更，翻身爬将起来，脱去长衣扎上搭包，一切应用的家伙带在身边，迈步出户，将门扣上，把那身子一纵，早已到了房上，于遐思的住宅原来离草帽胡同不过半里之遥，贼仙素知路径，在房上行走如飞，直往西去。

正往前走，只见一家院内有两人打着灯笼，一枝梅伏在房上往下观看，见是一个女人挑灯在前，后面跟着一个少年男子，那女子言道：“今乃大朝之日，老灰物再也不肯出门，被我死活说着他才去了，快同我屋里去吧！”二人一行说着进房，将门关上，一枝梅知道是个奸夫，既下房来在窗外暗听。

只听二人云雨已毕，那女子言道：“咱二人情投意合，怎么着才能以常常

相守夜夜取乐才好。”奸夫说：“这个却难，你丈夫常在家中，如何能这等便宜。”女子言道：“不是这样说法，你若肯与我做夫妻，咱二人逃往他方，隐姓埋名好过日子。”奸夫说：“倒也使的，但是手内无钱，如何是好？”女子说：“这却不难，我的首饰也值三五百两，老厌物新近又给官府办了一件事情，赚了七八百银子，现今俱在皮箱之内，只要你明日想个地方，咱好同走。”

一枝梅听到这里，心中暗喜说：“这也是老于的运好，不该破财，待我取了这个现成的去吧。”不多一时鼻声响动，灯未熄灭，二人竟自睡了，一枝梅将门拨开，走到床前，见二人脸对着脸儿交颈而睡，看罢火起，心中发狠说：这样无耻的淫妇，败坏人伦，要她何用，我今日送她归阴认母投胎，叫她另嫁好的去吧。遂从袋中抽出刀来将二人双双杀死，开開箱子把金银首饰装在搭包里边，出门上房，从原路回到高府书房之中，将长衣穿上。坐了一回，天色发亮，把来兴叫将出来说：“你与我多多拜上你家奶奶，就说高相公的事情全在我一人身上，只管放宽心吧。”言罢，出门一直到了于家房门首，叫开大门走到书房之中，见了于嗣公，解开褡包往炕上一倒，哗喇喇一声响亮、倒了一炕，嗣公一见黄的是金白的是银，还有一些首饰珠宝，看罢心惊，明知这些东西来的不正，却又不敢推辞，向一枝梅问道：“这些东西是多少呢？”一枝梅说：“于师父你只管收了，不必害怕，你就是不取，这个官司也是要你周全，你只说叫我几时来讨信吧？”于嗣公说：“义士不必性急，迟两日问信就是了。”一枝梅告辞出门。

于嗣公骑上骡子到了年七家中，见了年七说：“七大爷，高仲举虽然画招，并无凶器，难以问成死罪，况且他妻寻死觅活，倘或寻个短见，七大爷岂不白费了银子，不如打县里详招到府，把高仲举问个充军罪，不许携带妻子。家中只剩一个女人难以过活，那时再叫媒人说亲就易成了。”年七被于刑房说的心动，连忙差人与知府送礼，说知此事，县里文书上去，立时批准，把仲举发在陕西生郎卫充军，不许携带妻子，一枝梅得了此信，报于月英，这且不提。

且说陈知县见府尹把高仲举批成充军罪，明日就要起程，忙把解役的名字呈送上去，府尹点了一名解役，乃是王英，年七闻知，又烦于嗣公拿二百银子给王英，叫王英路上害了仲举，带个凭据回来，还谢纹银二百两。王英得了这宗银子，回家而去。

且说王英的妻子姓刘名叫素贞，问知夫主银子的来历，力劝大主休行此事。王英哪里肯听，反倒穷命贱人长、穷命贱人短，骂了一顿，往街上买东西去了。贤人刘氏见丈夫立意不从，心中又恼又恨，又怕将来事犯了去受罪，把心一横，遂将未满三月的娃子活活摔死，自己悬梁命尽。王英从外边回来，到了房中一看，只急的双足乱跳，放声大哭，哭了会子，到衙门中向班头说知，帮

着他把妻子埋了，家中的物件交与邻舍看守，往衙门中等着起解不提。

且说次日清晨，知县把高仲举提出监来，当堂上枷，交付王英就要起身，于月英在县门前边见解子挽着丈夫出来，手铐脚镣，骨瘦如柴，走上前去一把拉住，放声大哭。夫妻二人悲悲切切，到了彰仪门外，仲举止步言道：“贤妻不必远送，总然你再送我，咱二人终须要别，不如你早些回去，我这心中倒还好受些。”月英闻言泪流如雨，将两套冬衣交与仲举，又斟了几杯酒叫他吃了，说：“夫主，你我今日远离，不知何年月日才得相见，可有什么遗言嘱咐几句。”仲举闻言满面泪流说：“贤妻，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话说，只恨当初不听贤妻之言，至有今日，这也是我命中造定，该当如此。我这一去死生未定，抛的贤妻青春少年无依无靠，你想起只恨我，不可思念我。”言罢痛哭，从袖中掏出一张离婚书来递与月英，月英一见又痛又恼说：“夫主，我为你受尽艰难，指望着有个团圆之日，白头到老，谁打想你做出这样狠心事来。如今看将起来不如我死在你眼前却还干净。”说着说着往墙上一头撞倒在地。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为全节对夫剜目 因救友威吓解公

话说高仲举见于氏撞倒在地，昏迷不醒，不由的两眼泪流，哀声长叹，走向前把贤人扶起呼唤了几声，这贤人才醒转过来，仲举说：“贤妻，非是为夫的薄情做出这样狠心事来，只因年七为你将我陷害，等我起身之后，他要再行霸道，那时只怕就由不得你了。”于月英听见这话，知道是丈夫有了疑心。今日若不做个结实，从后见面难以取信，遂把心一横，举回手腕将眼剜下了一个，立时之间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仲举一见心如刀搅。一枝梅在旁唉声不止说：“高相公，令正为你心机使碎，痛断肝肠，你在监中哪里知道。今日分别，你却说出这样话来，怪不得令正着急，我今有个两全之意，不知你二人肯与不肯？”仲举夫妇一齐言道：“恩公之言无不从命。”一枝梅当下把离婚书从月英处要过来，一撕两半分与二人说：“你夫妻各人收着一半，以后团圆作个凭证岂不是好？”二人闻言各自收了一半，月英近前拉住仲举，附耳低言说：“奴今怀孕在身，男女未定，你给他留下个奶名，以后成人好叫他去寻父。”仲举听说含泪开言说：“天若要不绝高门之后，生下一男，奶名叫他丁郎，官名叫他再兴。若是一女，那就不必论了。”月英听罢紧紧记着，从腰中取出一面镜子，在地下摔开，留下一半，递与仲举一半说：“夫主，倘若日后有子寻父，这就是个凭据，妾今日已经剜目，你在途中也就可以放宽心了。”一枝梅上前言道：“贤人不必伤心，今日分别，自有相见之日。且请回去保养伤痕要紧，我还有话告高

兄计议。”月英听说，走到仲举跟前说：“夫主保重，妾要回家去了。”言罢扭头硬着心肠往前行走，街上那一些观看人等个个落泪，这且不表。

且说一枝梅劝的于月英回家而去，把仲举同王英约到一个酒铺之内，烫了一壶酒，要了两盘小菜，满斟一杯递与王英说：“差公，我这舍亲原是屈枉官司，一路上的照应全要仗赖你了。”王英见一枝梅身材高大生的又凶，连忙应道：“这个自然。”一枝梅正然说着好话，把眼一瞪说：“王班头，你可认的我么？在下姓苗名庆，浑号一枝梅，料想你也知道，你若受了年七的贿赂，在路上有什么动作，我可是随后跟着你走的，那时节我要得罪于你，你可不要后悔。”王英听见一枝梅三字，心中害怕说：“苗爷太多心了，我和高相公无仇无恨，为什么难为他呢？”一枝梅说：“这事由你，我也不过说在这里，彼此作个准备就是了。”一行说着还了酒钱，三人出店拱手相别。一枝梅回到店中，收拾行李回山东不表。

再说于月英辞去，回家终日痛哭，不多几日愁出一场病来，睡倒月余不能起身，年七打发仲举起解之后，听说于月英失去一目，还不相信，叫媒婆去看了一回方信是实。且是卧病在床，素日的风流半点全无。贼人这才死心，悔当初不该做出此事。

花开两朵，各占一枝，且说王英押着高仲举起解时，正是伏天日晒，行人浑身流汗。高仲举哪里受过这等苦处，只是哀告王英慢慢行走，王英哪里肯依，死囚徒长死囚徒短，只是催着快走。这一日走的高黄河不远，天交正午，热气蒸人，面前遇着一处松林，王英说：“囚徒，可叫你奈何死人了，在松林歇歇去吧。”仲举听说这话，心中大喜，进林躺在地下就如瘫了的一般。王英一见，把水火棍一撂，坐在地下，心中暗想：高仲举这个囚徒两腿带伤，一天走不了五六十里路，走了半月有余，还没有过黄河。今日这个地方甚是僻静，不如早些结果了他吧。主意一定，向仲举言道：“囚徒，你今休推睡里梦里，只因你管家不严，纵妻上庙勾引七大爷动心，所以才生法害你。昨日起身又给了我二百银子，叫我路上结果你的性命，我看你两腿带伤步履艰难，多活几日也是受罪，不如我今送你早归那世，寄梦与你妻子去吧。”言罢举起棍来劈头就打。仲举一见胆裂魂飞，连叫：“解公饶命。”王英那棍将至要往下落，只听的林外大喝一声，一溜火光直扑王英而来。王英回头一看，一阵昏迷扑倒在地。

高仲举正在闭目等死，忽听的噗咚响了一声，睁眼一看，解役躺在地下，旁边站着一人，仔细一看，认的是小塘。连忙上前跪倒说：“恩公何由得到此处，若要一步来迟，学生的性命完了。”言罢大哭，乞求小塘打救。小塘伸手把仲举拉起说：“高兄当初若听愚言，怎有今日？这也是你命该如此。贫道

在济南救贫，知你今日有难，所以前来救你。以后须要小心，不可任意。”言罢把丹田的法水照王英脸上一喷，王英醒转过来，翻身爬起捋棍在手，才待要打仲举，忽见一个道人手执宝剑站在面前。这王英大喝一声：“好毛道，你敢劫夺犯人么？”小塘说：“好王英，还不与我站了！”王英听了这一句话，站在那里就像钉住的一般，济仙微微含笑说：“王英，你说贫道劫夺犯人，你受贿行凶就不提了？”王英虽被定身法定住，心里明白，他还不肯承认，说：“老道，你说我受何人的贿赂，是银子是钱？是何人的过付？”小塘说：“凶徒，你只当济先生不知道么？年七给你二百银子，原是于嗣公的过付，谁知上天不容，把银子拿到家中，倒惹的你妻刘氏自己吊死，眼睁睁的报应，还不知改过向善，今日若要放了高仲举便罢，不然的时节我就将你一剑杀了。”一句话说的王英毛骨悚然，不敢强辩，说：“神仙爷爷你说的果然一字不差，只求饶了我的狗命，我情愿把高相公放了。”济仙听说把剑诀一掐，王英就活动起来，撇下大棍说：“神仙老爷方才说是姓济，莫不是小塘济爷爷么？”小塘说：“正是。”王英连忙跪下，说：“小人瞎眼，多有得罪神仙老爷了。”小塘说：“你且起来，把高相公的枷锁去了。还有话讲。”王英不敢怠慢，连忙起来把仲举的枷锁打开。

大家坐在地下，小塘向王英言道：“你今放了高相公，无有回批，可怎么样呢？”王英见问，合眼痛哭，把未出门丧妻亡子的话说了一遍，又说：“神仙爷爷，我如今思想起来也回不得家了，不如跟仙爷出了家吧。”小塘说：“如此甚善。待我与高相公商议商议再说。”遂向仲举言道：“高兄，如今王解公虽然把你放了，你也回不得北京回不得祖籍，只得远走他方才可以无患。”仲举说：“仙长，学生总愿意远走天涯，盘费如何是好？”小塘说：“你且放心，我自有道理。”又向王英言道：“你既跟我出家，也用不着多的盘费，把你腰中一百八十八两银子拿出来吧。”王英听说毛骨悚然，说：“只受了年七二百银的贿赂，除了发送妻子与一路费用整整剩了这些。”即忙连包掏出递与小塘。小塘将包打开取出了十锭，约有五十多两，仍旧将包卷上，袖中取出一封柬帖，一并递与仲举，说：“高兄，你此去竟奔正南，过了黄河任意而走，有急难之时方许拆此柬帖一看。”仲举听罢倒身下拜，说不尽的千恩万谢，回身又拜了王英，洒泪而别，直扑正南而去。

王英待仲举走了，随即拜小塘为师。小塘与他改名叫作王从善。王从善甚是欢喜，说：“师父，咱也走吧。”小塘说：“你要往那里去呢？”从善说：“师父走到那里，弟子跟到哪里。”小塘说：“如今你且不必跟着我走，我还要回到济南办理济贫之事，你可把这十两银子带在身边，回转北京与高仲举的妻子送个信去。”从善听说，摆手言道：“我的师父，你是叫弟子送死去了

，弟子在北京宛平县当差，谁不认的。这一回去无有回批，若叫官府知道，那时怎么了的？”小塘说：“这却无妨，我有一道变相灵符你带去。掖在帽沿里边，人就不能认的你了。”言罢从直袋内取出灵符递与从善。从善说：“师父别哄我，这可不是玩的。”济仙微微冷笑，从腰中取出一面镜子，从善掖上灵符，自己照了一照，果然变了形像。从善心中大喜说：“师父，我这一去见了高氏娘子，他若认不出我来，不说我是报信之人，只当我是个撇白的怎么样呢？”小塘说：“你到那里，去了此符，他自然就认的你了，你就说路上撞见我来救他丈夫，你发善念放他逃走，自有相会的日子，不必挂念。可将你这十两银子与她留下九两，剩一两作你的盘费，她如今怀孕半年，久后生了儿子叫她千万口稳，瞒着众人，恐怕年七知道，大生意端。传了此信，即往山东济南府趵突泉去见我。”王从善领命，仍回原路而去。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王从善仗义报信 胡尚书款留年侄

话说小塘打发从善去后，一驾祥云回到济南，此时一枝梅也从京中回来，彼此把前后话说了一遍，俱各欢喜不提。

且说王从善那日到了北京，将变相符掖上，进彰仪门一直走到仲举门首。天已黄昏，竟是无人认的，看了看左右无人，将门拍了两拍，把丫鬟叫将出来，说：“你快去禀你主母，我与你家相公带信来了，要见你家主母面讲。”丫鬟听说报于于氏，于氏说：“你可见那来人了么？”丫鬟说：“我从门缝中瞧着是个年老之人。”于氏说：“既然如此，前堂点灯，请他进来。”丫鬟领命到了前边将灯点上，开开大门把从善请进，复又将门关上。从善来到堂前，见了于氏把灵符一去，忽然露出本像，把个丫鬟同于氏吓的惊疑不止。从善说：“高大娘不必心疑，我是解役王英，与你送信回来了。”于氏听说仔细看了一眼，果然不错。王英遂将路遇小塘放走仲举，特意回来送银子报信的话说了，掏出银子放在桌上。于氏千恩万谢，要留从善酒饭，从善再三不肯，又把小塘嘱咐的话述说一遍，告别出门，连夜奔济南不表。

再说仲举自别了小塘，渡过黄河，悲悲切切走了几日。这日走的甚是饥渴，赶到一个庄村饭馆之中，正然吃饭，忽听的隔壁一家人家痛哭，其声甚惨。问及饭馆的，方知是个催粮的里长，只因输了十两官银，逼交甚紧，把妻子卖了赔补官银，如今就要分别，所以痛哭。仲举听了这话，触目伤情，遂起了一点惻隐之心，要周济他夫妻不散，烦走堂的把里长叫到这边，问其情由，里长说：“是我一时没有主意被人哄了。

所以输了官银，如今卖妻赔补，夫妻分别，所以伤感。不知客官叫我有何话说？”仲举说：“是我听见你夫妇的哭声，心中不忍，有心周济你几两银子

，免的你夫妻拆散，不知你心下如何？”里长听说泪流满面说：“若得客官如此周济，没世不忘大德，从今以后再也不赌钱了。”仲举即把银包打开，取出了两个中锭递与里长。里长叩头拜谢，欢喜而去。铺中之人个个称赞仲举是个仁人君子，谁知这个里长是个黑豆虫儿，见了高仲举的财帛就起了一个没良心的念头，这里长姓吴名良，他有个妹夫名叫刘六，兄弟刘七，专在路上丢包骗人财帛，吴良见仲举的银子不少，遂勾刘六、刘七在路上等候仲举不提。

再说仲举出了饭铺往前面走，刘六赶上一路同行，问长问短说些闲话，刘七扮了个客人，扛着被套低头而行，正然走着，叭嗒一声把一个褡包丢下扬长而去。刘六故意左瞧右望，走将过去，拾起来照着仲举笑道：“老哥你着这个东西沉甸甸的，至少有二百多两，这是咱俩的造化，快些岔路到别处分了去吧。”仲举说：“人家的银钱不是容易来的，叫他来给了他吧。”刘六说：“老哥你太忠厚了，自古说天赐横财不可辞，若要不受，反遭其害。”说着将褡包递与仲举，先往高粱地里去了。仲举此时也没了主意，把褡包填在被套里边，跟着刘六下去。及至到了高粱地内，左瞧右瞧并没刘六的踪影。

胡乱钻了一回，依然上了大路。只见迎面来了一人跑的喘吁吁的，拉住仲举满跟垂泪，说：“大爷，可怜还了我吧。”仲举明知故问说：“还你什么呢？”刘七说：“是我方才走的慌张把褡包掉了，里边是做生意的血本，若要失了，关系一家的性命，此路并无别人，准是大爷拾了来了。”仲举听罢，良心不昧，说：“朋友，你好不小心，今日幸而是我，若要逞着别人，岔路走了，你还能找他么？”遂从被套中取出褡包说：“这不是，原封未动，拿了去吧。”刘七接过来说：“大爷真是好人，待我打开银包，谢上大爷几两。”说着说着把褡包口朝下往地下一倒，倒出一个包来，刘七故意的发怔说：“大爷这不是我的银子包了。”仲举说：“你这人好没道理，我好意还了你的东西，难道你还赖我抵换不成？”刘七说：“大爷不必动怒，我原是青布包儿，如今成了蓝布的了，且看看银子再讲。”仲举打开包儿看了一眼，原是一堆生铁，刘七把眼一翻说：“你却也会做贼，将我的银子换去，还装好人！若要还我的银子便罢，不然的时节叫你跟前有难。”仲举听说这话，急的只是搓手。

二人正然吵闹，来了两个行客说：“二位是为什么事呢？”二人各自把话说了一遍，谁知这两个行客也是刘七的伙伴，故意向刘七问道：“你说他换了你的银包，你的原封是什么包着？捆着没捆？你先说了再往他行李中搜搜，若有或无再作道理。”

刘七说：“我的银子是青布包着，白棉线绳子捆着，也有整锭的，也有半锭的，他这行李中若是没有，便算是我赖他。”这些话原来是吴良在饭铺中看见先对他说的，两个客人向仲举言道：“客官你有什么银包，取出来大家看看

，免的争吵。”仲举不肯轻易取出，二个贼不容分说，先把被套翻了一遍，又把仲举架住从腰中把银包掏将出来，果然与刘七说的相同，二贼说：“不必吵了，这原是你的银子，拿了去吧。”刘七接过银子往高粱地里一钻，扬长而去。二贼倒把仲举啐了两口说：“你也太没良心，换了人家的银子还和人家胡赖，不看你是个异乡人的时节，打你一顿还送官咧！”二贼说罢亦自走了。

高仲举自己站在那里怔了会子，只急的两手拍胸，暗叫皇天，辗转多时，忽然想想小塘给他的柬帖，说到急危之时方许拆看。如今在难中，何不看看是什么言语。主意已定，从顺袋中掏将出来，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因管闲情遇小人，资财讹去又愁贫。

速投湖广武昌府，自有恩星来照临。

后边赘着一行小字：若遇宦门长者，可通真姓名，自有好处。

仲举看罢心内犯难，腰中又无盘费，又不知武昌府还有多远，无可奈何问路前行，及至走到武昌，衣服行李已经卖尽。又赶着夏尽秋初，天气渐寒，垂首丧气，在街上往来行走，不知道哪是恩星。正然走着，忽然间天气阴云蒙蒙细雨，仲举紧行几步，见面前有座走马门楼，半掩半开，里边放着一条板凳，左右无人，忙进去坐下，等候雨止。等了半天雨又不住，心中焦愁，口中吟起诗来：

秋雨蒙蒙声烦躁，金风飘飘又送凉。

离人对此凄凉景，不由泪眼望家乡。

吟的高兴，就如唱的一般，看门的正在门房里坐着，听的有人胡唱，急忙跑将出来，照高仲举啐了一口，说：“撒野的狗头，这是什么地方，你坐在这里胡喊乱叫，还不快着走吗！”仲举大怒说：“好奴才，怎敢骂人，难道此处坐不得么！”看门的见仲举不服，抬起手来一个嘴巴，打的仲举暴跳，不住的只是乱嚷。

且说这个宅子乃是一位乡宦，姓胡名泰，嘉靖丙午进士，做到兵部尚书，告老回家，年过六旬并无儿女。这日正在前厅看雨，忽听的外面吵闹，遂叫小厮打着雨伞，自己亲自来看。到了外边把看门的骂了几句，叫他跪在一旁，又把仲举上下打量了打量，虽是衣服破旧，像貌却是不凡。胡尚书带笑开言说：“足下休恼，这个奴才不通道理，已有老夫究诘他了。不知足下贵姓高名，仙居何处？”仲举见他言语谨恭，又是宦门，遂尊小塘的柬帖把祖籍姓名与胡尚书说了。胡尚书满面添欢，将仲举一把拉住说：“贤侄你可认的我么，老夫姓胡名泰，也是丙午进士，曾为兵部尚书，如今告老回家，我和你令尊又是同年又是一拜兄弟，如今欠已不通信了。”言罢，将仲举让到待客厅上。

仲举叩拜了胡尚书，二人落坐，茶罢，胡尚书问及仲举家中景况，仲举不

肯吐出详情，恐怕胡尚书耻笑。遂含泪言道：“小侄的苦处一言难尽，只因先父为官太直，惹恼严嵩，他上了一本，说是先父私通外国。圣上不察虚实，批准此本，发往锦衣卫审问，先父含冤服毒而死，合家回了祖籍。不幸先母辞世，又遭一番天火把房宅烧了。小侄无奈出外经营，半路之中又遇强贼将钱财劫去，因此流落武昌。早知年伯在此，登门叩拜才是。”胡尚书听罢点头长叹说：“哪知贤侄这等遭际。既然如此，就在舍下住下，我与你打算个长久之计，不知贤侄意下如何？”仲举听说满心欢喜说：“多蒙伯父相留，只是打搅不便。”胡老爷说：“原是通家，休说客话。”遂与仲举换了衣服，倾到内宅见过樊氏夫人，又到前边书房之中待了酒饭，仲举又给看门的说了情，胡老爷就叫仲举书房中安歇，自己回了内宅就问樊氏太太说：“夫人你看高家年侄像貌如何？”夫人说：“好个品格，日后定有好处。”胡老爷说：“夫人眼力不差，我想咱夫妇年近六旬并无子女，高年侄也是无依无靠，我欲把他过继为子，不知夫人以为何如？”夫人说：“此意甚善，明日和他商议，看是如何。”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清晨胡尚书来在书房与仲举闲谈了一回，说：“贤侄，我夫妻年已花甲，并无子嗣，如今你又流落在外无家可归，我有心过你为子，不知贤侄肯否？”仲举闻言犹豫不决，老院子向仲举言道：“高大爷不必犯想，你如今过与我家老爷为子，一则有了家产，就是妻子功名俱不难了。”一句话把仲举提醒，连忙说道：“既蒙伯父抬举，孩儿焉敢不从，只恐有辱侯门，亲朋见耻耳。”胡公大喜说：“我儿不必太谦，且去跟我见你母亲，等看择日请客，过了明路好把家业交付与你。”言罢同到后堂拜见樊氏太太。一些下人俱来叩头，以大爷呼之。胡老爷与仲举改名为胡继业，等到第三日请客。家中忙乱了几日，到了第三日上，好不热闹。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高仲举重婚张氏 于月英产生丁郎

话说胡老爷这日请客，那些至亲好友都送贺礼，前厅的酒席俱摆满了。及至客齐落坐，酒过三从，菜过五味，高仲举出来谢客，就在旁边设了一席，仲举坐下。那些亲朋见仲举品格非凡，你言我语，一齐夸奖，坐首席的有一位乡宦姓张名乘忠，曾做过吏部天官，也是年老无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风英，年长二十一岁，尚未许人，今见众人皆夸仲举，他遂有了爱慕之心，同坐的有一个风鉴先生叫赵铁嘴，张乡宦低声问道：“赵先生你的眼力极好，胡公子的像貌怎么样呢？”

铁嘴说：“依学生看来胡公子虽有福像，骨软着寒，功名未必有分，只可坐享荣华，得两个贵子之济。”张乡宦听了心中暗想：我把女儿许他，他生贵

子就是我的外孙，何必要他自己得贵呢。想罢开言说：“先生，我有心招胡公子为婿，你道如何？”铁嘴说：“老爷既有此念，待晚生作伐，与胡老爷当面一讲。”遂问胡乡宦言道：“胡大人今日得此佳公子，后必大贵，久闻张老爷有位小姐德貌双全，晚生今欲作伐与二位大人取亲，不知二位大人以为何如？”众人听说一齐言道：“一家是吏部天官，一家是兵部司马，门当户对，正宜作亲。”

张乡宦说：“我却也有此意，不知胡年兄见弃与否？”胡公满脸陪笑说：“虽承张年兄美意，只恐犬子不才，有玷门楣。”赵铁嘴说：“二位大人不必讲了。”遂叫人提过酒来与二家乡宦换了盅儿，又叫高仲举前来谢亲，仲举满怀心事，口不能言，无奈上前谢亲。大家吃了一个大醉方才散去。过了几日胡府下定，择了吉日，张太太亲自送亲，凤英小姐和仲举洞房花烛，且不必表。

再说于月英自从王英报信之后，虽然知道丈夫逃走，又不知流落何处，诸日家只是悲伤。光阴易过，十月的胎气将满，这日忽然一阵腹疼，贤人知是将要临盆，忙叫丫鬟到安府胡同请了一个李姥姥来等候收生。贤人怀的这胎，原是七方掌岁童子临凡，日后天榜有名，定主大贵，所以下生之时并不艰难，顺顺当当回生落草。收生婆说：“高大娘恭喜了，生了个白胖的相公。”贤人定了定神，暗暗的念佛，吃过定心汤，叫丫鬟拿过包的现成的三两银子递与收生婆，收生婆说：“大娘太费心了，你家大爷又不在家。哪得有钱，今日送我这样厚礼，叫我如何过意的去呢！”于氏听罢两眼泪垂说：“姥姥你有所不知，可怜我的夫主含冤充军，如今死生未定，这也是上天有眼，生下这条根芽，多承姥姥接生，薄礼不堪为敬，只求把嘴放稳，别传于外人知道。”姥姥说：“大娘放心，我是不多说话的。”言罢出门回家而去。

自此以后于月英紧闭门户扶养孤儿。不知不觉就长到七岁，贤人和丫鬟商议，烦隔壁周老者买笔墨书纸，封了一钱银子的贽敬，将孩儿送入对门学堂念书，并不提起本姓，只就叫他丁郎。这丁郎天生聪明，过目成诵，不上一年就能出口成章。但只一件，生来有些淘气，众学生们个个怕他。这日师傅不在，学堂学生们商议商议齐成伙子，皆骂丁郎，说：“你是个浮萍种，飘流根，有名无姓浪荡羔子。我们不理你就是了，你敢欺负人吗！”丁郎听说这话，心头火起，赶着学生们乱打，学生们说：“好个有娘无父的业障，竟敢打人！你且回去问问你妈，有个爹再来说话。”把一个丁郎骂的张口结舌，跑回家去见了于氏，二目之中滚滚泪流，贤人说：“我的儿，外边有人打你来么？”丁郎说：“母亲，我不打人就够了，谁敢打我？只是骂的我太伤心了。我只问你，咱家倒是姓什么？我父现在何处？”贤人见问，止不住口吐悲声说

：“我的儿，你跟我要你爹爹么，你爹死生还未定啊。”悲悲切切哭了一回，遂将家门姓氏、他父亲的名字与充军的始末原由说了一遍。丁郎听罢哭了一场，又问年七的根基，于氏也与他说了。自此以后丁郎还去攻书，他把每日买果子吃的钱积存成一块，买了一把解手刀子藏在身边，心心念念直想要杀年七。

堪堪长到九岁，正遇着元宵佳节，严阁老府内大放花灯，丁郎天生的聪明，知道年七是严府的管家，既是主儿放灯，他必定出来照应，遂把刀子掖在腿里想着要去报仇，等到黄昏时节，溜出街门走到棋盘街上，只见人千人万尽往东走，都说是上严府看灯去的，丁郎听说暗暗欢喜，跟在他们后边，走到灯市口里好不热闹。此日天气又暖，月如白昼，一路上那些景致不必细述。到了严阁老府门口，把丁郎挤到八字墙下，瞧了瞧北边有一条石凳，他从人空子里钻到石凳前，上在石凳之上，往阁老府门前一看，只见扎着一座鳌山，明灯万盏，怎见的？有诗为证：

万盏明灯映月光，精工奇巧世无双。

一片虚明连云汉，点点火光照玉堂。

丁郎看了一回，又不认的谁是年七，正犯难为，只听着里边一片声的喊叫：“闲人闪开，七爷出来放花炮哩！”丁郎听见这话，约摸着这个七爷就是年七，暗暗的跳下石凳，挤到大门根前在暗处站住，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人，恶眉恶眼，跟着一些小厮，抱着花炮，到在门前雁翅排开。那人站在台阶上面，叫小厮们点着炮竹往人空子里乱扔。丁郎一见，向旁边一位老者问道：“老爷于，那台子上站的是年七吗？”老者连忙摆手说：“你这孩子悄悄的，知道是他何必问呢，若叫年七爷听见，摘了牙还要割舌头哩。”丁郎听罢认的是恶贼，才要弯腰去拔刀子，忽听的里边高叫：“太爷传年七爷哩。”年七一转身扬长而去，丁郎心内说道：“难道这个奴才不该死么，我今既到此处，少不的还要等他出来。”正然心中打算，又只见大门内几个小厮嘻嘻哈哈一齐乱跑说：“仔细着，看飞老鼠烧了衣服。”丁郎正往里望，只见年七复又出来，站在大门里边，叫小厮们出来放花放炮，丁郎一见满心欢喜，把胆子壮了一壮。轻轻的把刀子握在手中攥了个结实，将身一纵，跳在门槛里边，对准年七的小肚子就是一刀。一来是年七人高，二来了郎力微，虽然用力扎了一下，不过只扎着皮面。年七哎哟了一声，说是：“不好，快些拿贼！”那些小厮放炮的放炮，看花的看花，哪里还听的见年七喊叫。年七是在明处，丁郎是在暗处，头一刀子没有扎倒，将身一闪跳在年七背后照着腰眼又扎一刀子，倒是丁郎年小力薄，一刀子又没扎倒，复又照腿腕子扎了一下。年七疼的难受，一跤跌倒在地，昏迷如醉，丁郎跟上前去按住后背，手拿刀子往脖子里乱扎，谁知忙中有错

，扎的并非致命之处，尽是扎在肉厚的地方。年七疼痛难禁，连连的喊叫不绝，众小厮们猛然听见，一齐往里乱跑。这且不提。

且说小塘正在济南府与朋友庆贺元霄，忽然耳鸣眼跳，掐指一算说：“不好，丁郎替父报仇要杀年七，怎知年七还有几年阳寿，我若不去打救，丁郎必遭罗网。”忙把夜游神寻来如此这般吩咐了一遍。夜游神不敢怠慢，往灯市酒铺中来，这个铺中吃酒的有一人姓屈，名必直，绰号屈大汉，生的凶猛，身子高大，原来是个闹灯的醉鬼，正在铺中酗酒。夜游神把他扶将起来，酒未吃完往外就跑，跑到外边，拔了一根挂酒幌的竿子，左右抡开往前直跑。人人知他是个魔头，谁敢挡他，他一直跑到严府门首，往里一跳，被门槛又绊了一跤，正正的压在年七身上，那一些小厮家人跑到门里，看见一个大汉压着年七。顿时之间人乱如麻，短棍铁尺把大汉好打，打一下哼一声，往下一压，压的年七乱喊乱叫。众人把大汉搬在一旁，扶起年七用灯笼一照，浑身上下如同个血人一般。年七说：“疼死我了，这些该死的奴才，人家拿刀子扎我都不管了，可曾拿住贼了没有？”众人说：“已拿住了。”把年七架在里面，又将屈大汉捆绑起来。此时夜游神已经归位，屈大汉就如泥块一般吊在班房以内，单等明早送在衙门去问口供。

再说丁郎趁着众人闹哄屈大汉，倒得空溜将出来，心中甚是如意。定了定神，还认着来时的原路回家而去。要知丁郎回家怎样，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判冤情恩开大汉 救孤子雷击凶徒

话说于氏贤人，天晚不见丁郎回来，叫丫鬟出去张望了几回，踪影不见。那天将至半夜，贤人亲自到了门口东西张望，正是贤人惠念，忽见丁郎来到面前，贤人说：“畜生也不告诉我声，竟自看灯去了。”言罢关门，到了房中灯亮之前，只见丁郎衣服上带着血迹，贤人说：“畜生，你这血是哪里来的？”小神童随口应道：“看灯人多挤破鼻子了。”贤人把丁郎拉到面前仔细一看，只见他面如金纸，不住直喘，贤人心中犯疑说：“我的儿，莫非遇着什么歹人吓你来么？”丁郎倒是年小收不住话，见他母亲问他，他随把杀年七幸而遇着一个大汉闹灯得便回来的话说了一遍，贤人听说吓得面目更色，有心打他几下，心中却又不忍，说：“小畜生，你可坑死人了，这场祸事怎么了的！你扎年七之时可曾言语来没有？”丁郎说：“既是暗中行刺，岂肯言语，就是回来在路上也未曾说话。”贤人说：“你的刀子现在哪里？”丁郎说：“我跑出门就丢在人空子里了。”于氏听说把头点了两点，说：“既然没言语又没凶器，量他也找不着你，从今以后只在家中念书，不许出门，若要不听我就不和你过了。”言罢与他换衣服，各自安眠。从此关闭大门，打听年七的消息不提

且说严府把屈大汉吊了一夜，次日禀明严嵩，严嵩大怒，叫听事官送到有司衙门打问口供。且说这位有司姓海名瑞，曾坐过兵备道，因为忠直得罪权臣，降了个知县，这日外堂放告，门上的上前禀道：“严府听事官要见。”方才若是别的官府，就要下个请字，海老爷生性刚直，说：“叫他进来。”门上人将听事官传至堂前，朝上打恭说：“相府昨晚放灯，有个凶徒打碎鳌山闯入府门，把年七爷用刀扎坏，性命难保，今将凶徒送来审问口供。”海瑞说：“尊驾请回，我明白了。”打发听事官去了，把屈大汉带到当堂跪倒，又把幌竿抬在堂上。

海老爷吩咐两边与屈大汉把绳锁去了，开言问道：“你是什么名字？因何持刀杀人？从实说来。”屈大汉往前爬了两步说：“青天老爷，小人屈枉死了，昨晚看灯在铺吃酒，忽见一块黑云往身上一扑，一时不省人事，并不知怎么进的相府，到五更时醒转过来，浑身疼痛，方知是身受捆绑吊在屋内，别的事情小人一概不知，望青天老爷救命。”海爷听说心中暗想：严嵩主仆行奸，神知其恶，或者是神差鬼使扰乱他一番也是有的。海爷一来不怕势力，且是久作恶的年七，遂认真追问了，往下问道：“那幌竿是作何用的？”知府差役回道：“这是凶徒的凶器。”海爷说：“你说他持刀扎伤年七，怎么幌竿又是凶器了呢？快把刀子拿来我看。”差人说：“他的刀子不知撒在何处，小人们未曾找着。”海公微微笑道：“满口胡说，既说他持刀杀人，又无凶器，况且那幌竿十分沉重，一人如何举的起来，看来是酒后发狂打碎花灯是实，杀人的事是没有的了，似你们诬人杀人，论来该打顿大板，且看阁下的分上饶你们去罢。”将严府的差人撵出，又把犯人寄监，然后照着酒醉闹灯办了。一路文书申报上司，事毕退堂，这且不提。

且说严府差人回去，把海爷的话向二管家孙旺说了。孙旺也就未曾理论，请名医与年七调理刀伤，不多几日复原如初，迟了几天刑部批回海爷的文来，把屈大汉发往湖广武昌府充徒，海老爷点了差役，屈大汉起解而去不提。

且说年七有个小老婆怀孕十月难以生产，把收生丁郎的李姥姥请来，手到落草养了个儿子，狗奴满心欢喜，赏了李婆二两银子，问起他的住处。李婆说：“住在草帽胡同。”年七听说，忽然想起当年之事，说：“你街上有个高仲举可知道么。”李婆一时口快，把月英当初嘱咐的话竟自忘了，遂顺口答道：“七爷问的是那高秀才么，我才知道他家自从高仲举去后，他娘子生了个儿子，今年算来已九岁了，只因灯节看灯，半夜才回家去，他母亲怕他在外惹祸，如今关在家里不许出门，这个大娘家教好严着哩。”言罢转身而去。年七听了李婆之言，心中暗暗的想道：灯节那夜用刀子扎我的影影绰绰像个孩子，方

才收生婆说的这话有些对景，想必就是这个冤家也未可知，我如今若不将他害了，定有后患。凶奴起了这个念头，他遂把因犯官司投在他手下使用的一个飞贼，名叫曹庆的，要他到半夜之时上高仲举家去把于氏母子一齐杀死，回来再赏他两个元宝。凶徒满口应承，等到半夜暗去行事不表。

再说济小塘在济南济贫已完，过了灯节与韩庆云、徽承光、一枝梅商议着往北京而来，讲话之间小塘忽然往西北一看，吓一大惊说：“列位，高仲举的儿子今晚有难，待我先去救他，你们随后进京在平府胡同朱家店里取齐吧。”

言罢将袍袖一抖腾空而起，黄昏之时早到北京，站在云端之中，往草帽胡同中观瞧。那天约有二更时分，只见仲举家墙外一人飞身上房，其势凶猛。济仙一见知是行刺之人，掐指一算此人罪恶多端，应遭雷击。济仙不怠慢，忙把雷部请来将曹庆提在半空之中。凶徒被捉，一阵眼黑，把手中的钢刀撇落在地，只听着一声雷响，把凶徒劈死，撇在皇城以下。于氏和丁郎睡不多时，先听见院中刀响，正然害怕，又听见一个霹雷从房檐上过去，震的满屋里落土，母子二人只吓的一夜没有合眼。等到日出三竿，贤人起来将房门一开，见院子里放着明光光的一把钢刀，吓的面目更色，心里不定，忙叫丫鬟拾起藏在炕洞之内，左思右想不知来历。丫鬟上门前去买豆腐，听见街上人说皇城下劈死一人，进来告诉于氏，于氏听说这话，又一想夜间的事情甚是耽惊。这且不提。

且说年七到吃饭时不见曹庆回来，正然着急。忽有一个小厮跑到街前说：“七爷，咱家曹管事的今夜被雷劈死在西皇城下，满街上都嚷起了。”恶奴听了惊疑不止，还想着是曹庆该死，改日另差人去行刺。这且不提。

再说小塘晚上救了丁郎，在朱家店中住下，清早起来要去救那丁郎，遂化了一个瞽目年老先生，手拿明杖往草帽胡同而来。到了高家门口，打着卦板来回走了两遍，贤人听在耳内，向丫鬟言道：“昨晚那件事情使人放心不下，外面有个算命的先生，你去将他叫来看看咱的日后如何，叫他指咱一条明路。”

丫鬟听说，不多时把小塘领在院中天井里坐下，复又将门关上。于氏同丁郎坐在房内，先把仲举的八字说与小塘，小塘故意的算了又算说：“这个八字伤官太重，不但父母早丧，妻子也不能相守。观今的运气却倒旺了，虽在外边，有贵人扶持，又有美妻还主，双生贵子，自此以后破镜重圆，夫妇偕老。此命算完，不知还算不算？”于氏见他说的有些相合，又把丁郎的生辰说出，求他占算。小塘迟了一会说：“这个命可倒不错，我算他聪明伶俐，将来名登金榜。但只一件，他一出胎胞就不能见他父亲，正月的时节瞒着母亲出去看灯，暗用钢刀刺人，幸而得脱罗网。有一个阴人走了风声，仇人一心想要害你母子，昨日晚上就有凶徒进院，幸遇神人相救，将凶徒打雷劈死，把一把钢刀掉在你这院中，你心中害怕，叫丫鬟埋在炕洞之内。可不知是与不是？”贤人听

罢毛骨悚然说：“先生真是神算，但不知目下吉凶如何，还求先生指教。”小塘说：“我已算定，休要怪我直言，凶煞已入命官，这个小命只怕有些难保。”于氏听见这话更加惊慌，说：“先生你再占算占算，看还有个救星没有？”小塘说：“若要救他却也不难，只得是远走高飞前去寻他的父亲，方可以离了此难，他命中注定该有两个母亲，这一去骨肉相逢，破镜重圆，一举成名，报冤雪恨。”

于氏听见这话，两眼流泪，闭口无言。小神童跳将起来说：“母亲，已往之事先先生算的一字不差，未来的事情必定也错不了，既然叫这先生费心指了明路，母亲怎么难为起来了。”

贤人说：“我的儿，你如此年小，又不知你父在何处，可往哪里去找？总然知道他的坐落，我就放心叫你去么？”丁郎闻言满恨含泪说：“母亲难舍孩儿，孩儿岂能舍的母亲，如今大难临头，也说不的了。若愁不知我父的下落，还求先生指教指教有何不可。”小塘听见说：“好一位聪明相公，我已算定你父今在西南。”于氏说：“西南路径极多，知是从那条路上去呢？”小塘说：“贤公是有福分的吉人，自有天祥，包管他走不岔路。”贤人说：“不知路上可有颠险没有？”小塘说：“一句包了总吧，且走一日少一日颠险。我的话已说尽，把我领出去吧。”于氏闻言到房中取出二百文钱，叫丫鬟递与小塘，小塘说：“你母子太苦，我如今不受谢礼，等着破镜重圆再领谢吧。”言罢，拿起明杖，叫丫鬟送出大门，扬长而去。

于氏打发小塘去了，手拉丁郎只是痛哭，丁郎说：“母亲不必如此，倒是依着先生之言，打发孩儿急速起身为妙。”于氏说：“虽然如此，我岂舍得叫你出去。”丁郎说：“母亲差矣，趋吉避凶乃是达人，只顾了难舍孩儿，假如昨日晚上被凶徒将孩儿一刀杀死，难道母亲也能拉住我么。”于氏听了这话半晌无言，说：“我的儿，你说的也近情理，待我明日打发你起身去吧。”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徽承光护送孤子 小神童辞母脱逃

话说于氏母子哭哭啼啼一夜无眠，将行李收拾妥当，就要打发神童起身，这且不提。且说年七一心要害丁郎，自从雷劈曹庆之后，他又差了两个行凶的小厮，一名项鸣，一名牛二虎，每人赏了二两银子，叫他们每日在高仲举门口瞻望，见有孩子出来，诳到荒郊害了性命，每人还赏两个元宝。这话也且休提。

再说小塘从高家算命回到店中，徽承光、一枝梅、韩庆云这日也进了京城，找到朱家店与小塘会面，小塘把雷劈凶徒打救丁郎的话说了一遍，又差徽承

光护送丁郎，附耳低言吩咐了几句。承光连声答应。小塘又取出一联柬帖递与一枝梅说：“贤弟你也是明日起身，先到武昌府等候与丁郎会面，到那里一看柬帖自然明白。”一枝梅领命。这且不表。

且说于氏一夜之间给丁郎做的道袍道帽，又做了个化缘的直袋，将那半面破镜装在里面，还装上了七八两银子，到了天明与小神童将破镜的来历说了，母子二人痛哭一回，趁着天早，丁郎暗暗出门而去。

且说项鸣、牛二虎这日将明的时候，就在高家左右探望，只听着吱喽一声开了街门，有一个孩子倒神气，从里边哭将出来往西而去，两个贼轻移脚步跟在后边，转弯抹角出了右安门，到了马场无人之处，紧行几步跑到头里说：“小厮与我站住。”小神童听的这话，吓的浑身打战，止住脚步。牛二虎把钢刀亮将出来，说：“你这孩子假装道童，可是高仲举的儿子不是？”丁郎听的这个问法，知是年七使来之人，料想着难以支吾，连忙跪倒说：“二位大爷既然知道，我也不敢隐瞒，我这直袋里还有几两银子，送与大爷，放了我吧。”言罢，将直袋中的银子取出递与牛二虎。牛二虎接过揣在怀中说：“小哥哥，实话对你说吧，我们是年七使了来的，纵然你给几两黄金，也不能买了此命，你到死辰可不要恨怨我们。”言罢将钢刀一扬就往下落。

哪知徽承光奉小塘之命，早已用隐身法隐住身形随后跟来，见牛二虎手举钢刀要往下落，连忙显露身形，一脚将刀踢落，用定身法定住两个恶奴，开言说道：“小童与你们有何仇恨，苦苦直要害他，若不是吾神前来，此子几乎丧生。我若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改过。”言罢拾起钢刀就要动手，两个贼奴身子虽不能动，却是还会说话，战战兢兢只求饶命。

承光说：“你既苦苦哀求，吾神也不肯轻易杀害生灵，我今饶你，你将小童的几两银子只管拿去，见了年七只说是把高仲举的儿子杀了，不许说是放他逃走。”二贼闻言满口应允，承光撤了剑诀，两个贼活动起来，叩头谢恩，承光把钢刀递与二贼，二贼扬长而去。

承光打发二人去后，看了看丁郎倒在地下如死了的般，上前叫了几声，丁郎醒转过来，翻身爬起，看见承光站在面前，只是发怔。承光说：“孩子不必害怕，凶徒已经被我赶走了，你也起来去吧。”丁郎定了定神，看见承光不是行凶之人，满眼含泪说：“我的银子已被贼人拿去，如今也走不的了，求道爷送我回家去吧。”承光说：“你可回不的了，若愁没有费用，待我送你一个去处，叫你父子相见。”言罢走到一座破庙之中，拿出金扇变成一辆小车、推到丁郎眼前，叫丁郎上去紧闭二目。仙家的妙用真真的不错，顿时之间到了武昌府的城外，丁郎将眼睁开跳下车来说：“道爷，这是什么地处呢？”承光说：“这里湖广省，前面就是武昌府了。”丁郎说：“寓北京多少路呢？”承光

说：“三千六百余里，送你到此你好找你父亲。”丁郎见没有半日工夫走了如此之远，知道承光是个异人，遂又问道：“不知我父是何模样，可往何处去找？”承光说：“我也不认的你父，你这一进城去，见一个人问一个人，问到一百单八个上就问着了，但不知他肯认不认，看你的造化罢了。”

言罢将身一晃，踪影不见。丁郎知是神人前来点化，望空拜谢已毕，就依着承光的话走进城去，逢着个人，一把拉住说：“大爷曾见我父亲没有？”那人说：“你这孩子，我可知道你父是谁？”用手一隔扬长而去。丁郎只依承光的言语，不管老小逢人便问，问到一百单七个上，末后一个秀才身穿锦绣，仆人相随，年纪只有三十以外，看那像貌和他母亲嘱咐的言语有些相同，遂不管好歹上前拉住说：“君子慢行，你可是我父亲不是？”仲举见了，一闭眼睛，不禁发起笑来说：“你这孩子好没来由，我和你素不相识，怎么叫起父亲来了呢？”丁郎说：“只因你面容相似，所以才敢动问。你既不是，不知可曾见过没有？”仲举听见是北京声音，看了看他那模样有些仿佛于氏，一时触起心事，开言问道：“我看你这顽童好像是北京娃娃，不知你父姓什名谁，作何生理，你从何处至此？对我说个明白，我好替你访问访问。”丁郎见问，约摸着已离京三千余里，总然说了实话也无妨碍，遂把家乡住处与他父无罪充军得便脱逃的话说了一遍。

高仲举听罢，想了想与家中之事句句相投，有心就此相认，又见有仆人相随，恐怕走漏风声被胡老爷知道，要问隐妻再娶之罪，遂把血心一味，想：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今日且把他支开，再找机会相认，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回丁郎说道：“小娃子，你这一片言语我一句不懂，休要耽误你的工夫，另往别处去问吧。”丁郎眼含恸泪说：“君子有所不知，只因有位神仙把我送到此处，叫我逢人便问，问到一百单八个上许我父子相见，我已问过一百零七，俱说不是，末后遇见君子只当是我父亲，我才吐露真情。谁知君子推三阻四连句实话也没有呢！”言罢恸哭。

仲举见这光景，心中不忍，又不好哭，那脸青一阵红一阵只是暗暗饮泪，踌躇多时复又开言说：“孩童，我看你命中太苦，有几句良言嘱咐与你，以后有人盘问不可尽吐实情，怕的是遇着歹人又有性命之忧。”言罢扬长而去。丁郎见仲举说话是山东声音，临走又有几句关切言语，心中疑着是他父亲，才走又要去赶，自己又想他今既是不肯相认，总然赶上也是无益，自己怔了会子，出城向南而去。

且说徽承光把丁郎送到城外，用隐身法隐住身形，找到之阳路口和一枝梅会在一处说：“小弟的差事已完，特来与大哥会面，今我要先回北京去了。”

言罢作别，翻身而去。一枝梅忙把小塘给他的柬帖拆开一看，写的是“至武

昌南门以外江口等候，此子名叫丁郎，年方九岁，身穿道袍，他要投江之时即便将他打救，教他打夯歌儿，等胡尚书家兴工盖房之时，你可也去揽工，将丁郎领去，口念夯歌以为认父的由头，等他父子相认方许回京，不得有误”。后边写着夯歌一套，苗仙看完收了柬帖竟扑江口而去。

且说丁郎一行哭着出了南门，饥饿难忍，却又无处投奔，自己哭着走到大江岸上，前思后想其苦难言，把心一横就要投江自尽。一枝梅早已在此等候，连忙用手拉住说：“丁郎不可如此，等我送你个好去处去吧。”丁郎听见叫他的奶名，回头一看见是一个道家，说：“道爷，我要寻死干你何事，快些撒开手吧。”一枝梅说：“人死不能生，依着我说，跟了我自自有好处。”丁郎说：“你别哄我了，早上也是一位道爷把我送到此处，许我父子相见。我进城找了半日并无踪影，已经被他哄了一次，难道还被你哄么？”苗仙说：“你有所不知，那一位道者是我的同伴，他只管送你到此，若要见你父亲还是在我身上。”丁郎说：“不知几时可见？”苗仙说：“不过三日以内。”言罢将丁郎领在饭铺之中吃了饭，走到关帝庙内，借了一间空房，到了晚上点上灯，将夯歌教于丁郎，丁郎原有过目成诵之才，不上三遍连歌并腔念的纯熟，这且不表。

再说高仲举回到家中，坐在书房之内想起丁郎，不由的暗暗流泪。看凤英小姐掀帘进来，一见仲举说：“相公因何伤感？莫非有什么心事么？”仲举遮掩说道：“这二日看书，二目伤神，方才去拜朋友，又被大风刮到眼里一个砂子，所以流泪。”张氏言道：“方才来兴对我告诉你遇着个寻父的孩童问长短，你也同他流泪。不知是何缘故？”仲举见问随口答道：“那一孩童原来也是山东人氏，飘流在外其苦不堪，所以我替他伤心。”张氏才待又要盘问，忽有老院子胡旺前来说道：“老爷请大爷商议兴工的日子，在花园立等。”高仲举巴不能的这么一声，忙辞张氏往花园而去。张氏见仲举去了，只得也回后宅，这且不提。

且说仲举到了花园，胡尚书言道：“前日商议起造花厅，方才地理先生看了日子，明日就要兴工，你可吩咐管帐的胡定雇觅土工先打地脚。”仲举答应自去料理事情，因怕张氏再问流泪的情由，遂在外书房安歇。

单说打地脚的土作俱住在南关以外，一枝梅闻的此信，扮做土作头的模样，揽了这个工程。向丁郎言道：“今日胡尚书家兴工，你同我去，等到打夯的时节，你把那夯歌唱上二遍，父子就相识了。”言罢把丁郎领到街上和土作混在一处。到在胡府，丁郎站在高阜之处说：“众位伙计，我有一个夯歌，内里包着一片苦情，我念一句众位打上一夯，可要齐心努力。”

众人答应，将夯杵收拾妥当，专候丁郎念歌。丁郎手敲响板，高声念道：

正月十五闹元宵，薰焚香天上烧；郎儿寻父本姓高，父是秀才好文学。
二月杜甫去游春，一寸光阴一寸金；月英于氏是贤母，只因美貌把灾临。
三月桃花满园开，惹的游蜂阵阵来；为着烧香东岳庙，年七看见计安排。
四月提篮去采桑，采桑只为把蚕养；万恶奴才心不良，图谋打算我亲娘。
五月端阳景色新，戏龙舟在泗水滨；设计施谋请父亲，结足兄弟图上门。
六月三伏热怎当，燕子双双绕画梁；调戏我母骂一场，回家就起歹心肠。
七月初七丢巧针，织女牛郎得成婚；杀人图害我父亲，屈打成招冤怎伸。
八月中秋好美天，月儿圆来人未圆；我父充军上广南，烈性亲娘把眼剜。
九月初九是重阳，菊花开放满院香；母亲生下我丁郎，冤仇未报惹灾殃。
十月姜女送寒衣，哭倒长城血泪滴；郎儿寻父把家离，武昌府里哭啼啼。
十一月数九朔风刮，水滴成冰把人冻杀；丁郎命里该受苦，父亲不认小娃娃。

腊月梅花似粉妆，冬尽阳回思故乡；丁郎没奈来打夯，无非借此诉衷肠。
知音之人听了去，不悲伤处也悲伤；父亲若要不认子，哭杀儿来想杀娘。

丁郎把夯歌念了二遍，众人听见个个落泪。仲举来看土作做工，听见这个夯歌，心下着慌说：好这个冤家，是谁教的这样夯歌，竟是找到此处来念，假若恩父听见问起根由，叫我如何回答，不如暂且赶出他去再作道理。主意已定，才要开言，只见一个丫鬟走来说：“唱夯歌的那个相公，我家奶奶叫你去问话哩。”仲举连忙拦道：“一个打夯的孩子怎么能入的内室，不用叫他进去。”丫鬟说：“大爷不知，是我大奶奶听见夯歌唱的甚苦，要叫他进去问问他咧。”言罢拉着丁郎竟自进去。一枝梅高声道：“徒弟，你今进去可把实话尽情说出来吧。”丁郎答应一声，同丫鬟进房而去。张氏见丁郎相貌不俗，开言问道：“你这孩子方才念的夯歌十分悲切，不知是谁的歌词。”丁郎见问，看了看这个妇人温柔典雅，他就依着苗仙的吩咐将实情尽皆吐露。贤人听罢心中甚惨说：“你父离家之时既是还没生你。总然父子对面也难认识，不知你可有什么凭证没有？”丁郎见问到这里，即从直袋内取出半面破镜，两手高举说：“这原是一面整的，我那父母分离之时磕为两半，各收一块，以为日后的记证，不知那块今在何处？”张氏贤人看见这块镜子，忽然想起时常见丈夫在背地里拿着半边镜子流泪，不知何故，如今那半边镜子现在书箱之内，何不取出来对对。想罢叫丫鬟端出书箱，亲自打开，找出那半边镜子，和丁郎的那块对了一对，分毫不错。贤人一阵心酸，伸手拉住丁郎说：“我的儿，你可认的我么？自从你父到了此处，就与我配为夫妻，如今已九年了。”丁郎听说满心欢喜，连忙上前叩谢。此时仲举早在帘外听着，听见张氏认下丁郎，即忙掀帘进房双膝跪倒。要知仲举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张贤人收留幼子 小神童改姓攻书

话说仲举跪在平川说：“多谢贤妻收留孤子，非我心狠不肯相认，怕的是父恼妻嗔，所以不敢冒昧。”张氏慌忙拉起说：“夫主放心，总然老爷太太和我那父母知道，有我一力担当。”仲举闻言谢过张氏，上前抱住丁郎，放声大哭。张氏劝的他父子止住悲恸，叫丁郎净了面，又把惠郎的衣服与丁郎换上。

原来张氏生了个儿子名叫惠郎，只比丁郎小了两岁。张氏叫丫鬟把惠郎找来和丁郎相见，又吩咐端上饭来四人同吃。忽有一个小厮进来说：“作头叫问大爷，看是把那念夯歌的留下或是叫他出去。”丁郎听说先就开言说：“你多多拜拜那小头儿，就说中了他的话了。”小厮答应一声转身而去。仲举向丁郎问道：“我的儿你说中了他什么话呢？”丁郎把亏了一个道人送来，又亏这个土工头儿教夯歌指引的话说了一遍。仲举听说连忙出去相见，谁知一枝梅早已走了。

且说一枝梅用道法出了武昌进了北京，到朱家店与小塘会面，把丁郎认父的事情前后说了一遍。济小塘点头赞叹说：“高仲举忘恩负义不认骨血，只怕这次私进北京，又有性命之忧。”徽承光、一枝梅、韩庆云一齐问道：“高仲举屡遭颠险，俱是教长救他，他若私自进京果有灾难，不知怎样打救？”小塘说：“仲举进京还有五年牢狱之灾，本当打救于他。只因他不认骨肉行止有亏，我也不管他的事了。”韩庆云说：“咱出家以慈为本，到底还该救他一番。”济仙说：“这是他自作自受，如何能以救他，只可保全他的性命罢了。我如今还有一桩心事，自从解子王英改恶向善拜我为师，与高仲举家报信回转山东，我又差他往四川采药，如今也有一场大难须得我去。徽贤弟随我为伴，韩贤弟与苗贤弟还在北京等着仲举有难之时好救他的性命。”言罢取出一封帖说：“二位贤弟收好，外面有开封的日期，临时一看自然明白。”吩咐已完，与徽仙一同出京往四川而去。一枝梅和韩庆云在京等候不提。

再说仲举认了丁郎，张英把此事先禀了胡老夫人，这位夫人乃系王氏，原是张小姐的干娘，后来做了婆媳甚是相得，遂把此事委曲宛转告诉了胡尚书。这位爷为人耿直，听见这事心中大怒，要将仲举撵出。王氏太太再三相劝，怒气方消，叫家童把仲举和丁郎叫到眼前，丁郎行礼已毕，一旁站立。胡老爷见丁郎眉清目秀像貌清奇，心中也觉欢喜，开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把你寻父的始末说与我听。”神童见问满眼垂泪说：“小孙孙未起学名，奶名丁郎。”遂把家中事情说了一遍，胡老爷点头赞叹说：“难为你小小年纪竟有这番本事。”又向仲举言道：“既然你有前妻，当日何不实说，若不是为这好孩子，定不容你。我今与丁郎起下学名，随我胡门叫他胡世显，小孙惠郎叫他胡世

兴，择日请师一同攻书，不可叫他们闲玩。”仲举听了这才放下心来，叩头谢过，领着丁郎见了王氏夫人，回到西宅，拣了个入学的日子，请师入学，暂且不表。

再说高仲举认子之后不知不觉将一年，虽然父子相认，时常思念前妻，遂和张氏商议要亲自进京接取于氏。张氏听说甚是欢喜，仲举禀明胡老爷，老爷依允，发出二百两银子做路费，雇下骡子，差胡旺、张明一同上京。仲举看了出行的日子，将丁郎托付张氏，主仆三人往北京而来，一路无词。那日进了顺直门，天色尚早，仲举恐怕遇着仇人，又惹是非，遂叫掌鞭的将牲口赶到安府胡同朱家店内暂且住下，等到晚上好回家去。适赶着苗、韩二人闲游回来，从仲举房门前一过，见是仲举在内，二人到了自己房中。韩庆云向一枝梅言道：“这不是高仲举？已竟来了。教长的柬帖写的是今日开拆，咱就看看是何言语。”言罢取出柬帖拆开一看，写的是：“高生进京也下此店，苗贤弟可扮作相面的先生，叫他此日不可回家，至次日难星已过就无妨碍了。他若不听良言入了罗网，再看后边一行小字自然明白。”二人也不再往下看，韩庆云收了柬帖，一枝梅当下化现了个相面的先生，走至高仲举的门前说：“信阴阳者明灯指路，不信阴阳暗中推车，有疑难事者一观气色立时决断。”此时仲举盼黑不黑，又不敢早回家去，看见是一个相面先生，遂即让至房中，要看气色。苗仙故意的看了一看说：“我看尊客十年前甚是低微，幸亏了有此救星不至丧命，十年后倒还罢了，有衣有食又有姣妻爱子，去年还有骨肉相逢之喜。但目下气色甚是不济，别说不可出店，就连房门也不可出。到明日难星已退，再行走就没有事了。”仲举听罢送了一分卦礼，打发一枝梅出去，心下自思这个人相的倒也极准，但我已经到了此处，恨不能即刻回家，如何能等到明日？不免黄昏以后再往家去，看来也无妨碍。

主意已定，好歹等到掌灯的时候，掖上了两封银子，叫张明跟着出店往家而去，安府胡同离仲举家原不甚远，急急忙忙走到自己门首，将门拍了几下，丫鬟出来问是何人？仲举低言说道：“丫头，快着开门，我是你主子来了。”丫鬟听说，也不及再问虚实，即忙翻身报于氏。于氏心中疑惑说：“别轻易开门，你去问问他是何年离家？可有什么凭据没有？”

丫鬟复又出来说：“你既然是我家主回家，可有什么凭据？”仲举闻言暗暗点头夸于氏的心细，说：“丫头，我是你丁郎相公拿着破镜找了来的，快着开开门吧。”丫鬟又进去向于氏言道：“他说是相公章着破镜找了来的，这可断不错了。”于氏说：“既然如此快些开门去吧。”丫鬟听说急往外走，不料被二门框上的钉挂住衣服，一时摘不下来。

仲举在门外等着，忽见从北来了两个灯笼，心中害怕，急急将门重拍了几

下说：“还不快开，巡夜的来了。”丫鬟听说，也顾不的摘钉，往前一挣，把衣裳挂了一块跑将出来，将街门开开。仲举未曾举步说：“张明夜已深了，你且回去，明早来回信吧。”话说完灯笼已到跟前，仲举速进门内把门关上，张明见此光景，也就速出巷口。这也是仲举该着有事，方才这对灯笼原是年七从赵文华家回来从此路过，刚走到高仲举家门首，见有一人往里一闪将门关上，恶奴猛然想起此处系高仲举的住宅，他家妻子是个寡居，更深夜静有人进去，定有缘故。遂向小厮许禄言道：“你今晚不要回家，就在此处临近地方找店住下，打听方才进去的是他家何人，明早等你回信。”言罢一催牲口跟着灯笼回家而去。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高仲举探妻遭害 韩庆云为友访亲

话说高仲举关上大门进院入房。夫妻相见各人泪流，离别之苦一时述说不尽。于氏说：“夫主，你说丁郎前去找你，既然父子会面，怎么不见孩儿来？”仲举说：“只因路途遥远，恐怕孩子难受辛苦，如今叫他在外边上学攻书，所以我独自前来接你。”于氏说：“小孩子家留在外边依靠何人，你却如何这等放心？”仲举见问到这里，有心说了恐怕于氏生气，欲要不说又怕日后难以见面，踌躇多会无奈以实相告。于氏说：“既然如此咱该早些起身，免的再惹是非。”仲举说：“贤妻之言有理。”二人说话，暂且不提。

且说许禄奉年七之命打听高家的事情，等了会子不见有人出来，遂到朱家店内找房住下，到了夜静之时，只听隔壁屋里有两个人说话。这个说：“大哥你方才把大爷送到家去，可是什么街呢？”那个说：“叫作草帽胡同。”这个说：“嘱咐什么话来没有？”那个说：“在路上怕人撞见，哪里还敢说话，及至到了门口刚开开门，偏偏遇着一对灯笼，大爷只吩咐了一句叫我明早去讨回信。”这个说：“依着我的主意，明日雇个牲口再去问信，省的耽误工夫。”那个说：“这倒使的，还有一件，雇牲口的时节合同上只可写个假名，别提出高字来。”

这个说：“不错，如此办法方妥。”二人只顾说话，谁知许禄住在隔壁这间屋里，听见二人这等说法，知道是仲举私自回家。等到天明起来，叫开店门回去报与年七。年七叫许禄拿一个帖到中城察院邬懋卿处支吾了一声说：“高仲举私自回家，快着差人去拿逃军，问他解子王英的下落，务必招成问他一个死罪，异日面谢。”这邬懋卿乃是严嵩的门下，听了许禄这一番话，就叫许禄做眼，同两个皂隶往仲举家去。

且说张明也是起早出店，到了高仲举门口，把门敲了几下，丫鬟出来问了姓名开门放进。张明复又将门关上，把张明领至后堂。仲举一见说：“张明

，我自昨晚到家心惊肉跳，你到店中多带几两银去雇一顶驼轿，三个牲口，必须今日起身方好。”张明答应一声翻身而去，丫鬟随后出来才要关门，谁知许禄同皂隶已在门口，轰的一声跑到院中把高仲举锁上，拉着就走。于氏拉住再三哀求，哪里肯依，把仲举拉进衙门。

邬懋卿立时升堂，一见仲举说：“好你这个无法的凶犯，充军私自回家该当何罪？与我拉下去先打四十。”两边人役答应一声，将仲举按倒在地，四十板打的皮开血流。上边开言问道：“当日的解子王英下落在哪里去了？”仲举见问，心下惊慌，并不知王英当日归往何所，无奈跪爬半步，把当日充军路遇济小塘，王英释放自己逃走的话说了一遍。邬懋卿闻言微微冷笑说：“好一个凶徒，当日杀死人，幸而减等充军，尚不知改恶从善，路上又把解子害了远走高飞，今日回家又犯在本院手里，你还有何话说？”仲举听说这话满心冤枉说：“青天老爷，小人乃怯懦书生，焉能害人。原是他放我逃走，他自己也逃走了。”邬懋卿一声断喝说：“好奴才，竟敢还不实招，着枷棍上来。”两边答应一声，提过枷棍，把仲举的鞋袜脱去，一枷棍枷的死去活来。仲举受刑不过，遂又招了打死王英的口供。赃官也不再问，就吩咐把仲举上了刑具，借寄铺中明日解送刑部。

且说张明讨了示下回到店中，拿了银子同胡旺到了骡子店里雇了牲口驼轿，叫掌鞭的跟到仲举门口，张明上前叫开门，与丫鬟说道：“已雇牲口来了，叫姑爷收拾行李去吧。”丫鬟说：“不要提起，早晨你刚回去，就有两个差人推门进来把家主捉往衙门去了。”于氏在院中听的是张明说话，遂叫到里边说：“你姑爷已经被人拿去，听说在中城察院审问，你快去打听信息要紧，叫他们把牲口赶回去吧。”张明听说即忙出来叫赶脚的回去，与胡旺言明此事。二人找到中城察院，又问到西口铺里，给了铺头三钱银子方许见面。仲举一见二人，满眼落泪说：“只因我不听相士之言，致有今日之祸，又有赃官作对我说我打死解子王英私自回家，屈打成招，明日要解送刑部。看来这个官司有些费力，你且回去，明日再来打听好作商议。”二人领命回去报于氏说：“主人的官司大概无妨，到明日再听信吧。”言罢回店，这且不提。

且说一枝梅到了黄昏之时，见仲举出去没有回来，到了明早见两个仆人从外进来，面有忧色，遂暗走到窗下窃听，只听的胡旺说：“张明，刑部衙门在何处呢？”张明说：“明日起早先到铺中，等察院文书出来，自然往刑部起解，咱跟去就是了。”苗仙听罢翻身入房与韩庆云说知此事，也要到明日去探虚实。

再说邬懋卿做了文书到天明发出，差了两个衙役到铺内将仲举提出，张明、胡旺连忙上前，一个背着一个扶看走到刑部门口，原差先往司务厅挂号投文

。一枝梅、韩庆云瞧见高生，点头暗叹，二人走到一个小酒铺中，取出小塘的柬帖一看，只见末后一行言道：“高仲举犯官司，可找魏东泉商议，求他问个秋后死罪，方得活命。若要银子，多少自管许他，可往陈铁笔状子铺内等候自有机会，事完可到四川巴东岭相会。”二人看完收起柬帖。韩庆云说：“这个魏东泉我却认的，他是六部通家，曾替人料理官司，与小弟原系老亲，待我前去找他看是如何？”言罢要了一壶酒来，二人喝了还钱出门，一枝梅在街上等候，韩庆云到了鬻子街正往前走，魏东泉迎面而来说：“贤弟一向不见，从哪里来呢？”庆云说：“只因在外游学，所以久违。”魏东泉让到家中书房里坐下，正要叫人看酒，庆云说：“且慢，小弟有件事与兄商议，有一个同学朋友高仲举，十年前曾遭冤枉官司，几至丧命，奔走减等充军。

有一个解子王英一心向着，在路上放走仲举，自己也不敢回家。这仲举流落湖广武昌府，与乡宦做了螟蛉，因为回家探妻，又被仇人首告官司，把他拿去，赖他打死解子，现送刑部问罪。求尊兄替他打点打点，自有重谢。”魏东泉说：“这事难办，待我先去看看再作道理。”言罢同韩生出门来到刑部门口，说：“韩贤弟，你在对门酒铺中等等我，我到里边说说。”言罢进衙而去。

韩生见一枝梅还在街上等着，叫进酒馆把魏东泉的话说了一遍。一枝梅说：“事有几分妥当，等他来时就说我是高仲举的仆人，好便与你说话。”言罢坐在一旁。不多时魏东泉进来，和韩生坐在一处，要了一壶暖酒，二人吃着，东泉说：“贤弟，我方才到了司务厅，烦朋友私自开了文书，看了看高生已经招了口供，只怕是个立斩之罪。”一枝梅走将过来说：“爷爷，高某个死罪还有救无救呢？”东泉说：“这个人好没道理，我们说话谁叫你在此答腔。”韩生说：“不是外人，这是高朋友的盛价。”东泉说：“既然如此就不妨碍了，你主人这个死罪似乎难免，除非问个秋后决或者遇赦也未可定。但是他的对头难缠。若要打点这事至少也得千两纹银。”韩生说：“表兄若能办理，我同这管家前去操办何如？”东泉说：“贤弟，这可不是一两半两，只怕难以办吧。”一枝梅说：“无妨，现有一宗货物价值千金有余，小人同韩相公找个主儿贱贱的出脱了足够用的，不过三日必定妥当。”东泉说：“若然，待我自去办理。”言罢会了酒钱同出酒馆，三人作别，各干其事。

且说苗、韩二人遵小塘的柬帖去找词讼铺子，往前走不多远，见街西有个招牌，上写陈铁笔代写词状。二人一见满心欢喜，掀帘进去，铁笔把手一拱说：“二位要状么？”苗仙说：“我们不是写状，特借宝铺坐等个朋友。”言罢方才坐下，只见进来十个南方人和铁笔一齐拱手，有个年老的开言说道：“我们十人俱是江西客人，在京中开磁器店，今被严阁老的管家年七依势霸行，把店和货物尽皆夺去，算来价值万金有余，我们要去告状，叩求先生写张状子

，自有重谢。”陈铁笔听罢把头一伸说：“众位未曾告他，也该想想，满朝文武尚且怕他，何况你们客人，快着请出去吧，休要连累学生。”

众人无奈一齐出去，韩、苗二位也跟出来，只听那些客人说道：“陈铁笔不给写状，这气难以出了。”一人说道：“虽难告他，若有个好汉能以将他凌辱一番，将那些磁器尽皆打碎，也算是出了气了。”又一人说道：“或有这样汉子咱就送他一千银子。”一枝梅听到这里心中想道：“要闹磁器店非我不可，或者这就是得银子的机会，也是有的。”想罢与韩生附耳说了几句，韩生点头。一枝梅赶上那些客人，学出江西的口音说：“列位乡亲请了，方才说是要访一位好汉替你出气，不知此言是真是假？”众人听的是本处声音又是道家打扮，说：“乡亲，我们不过是句气话，哪里可有这等好汉子呢！”苗仙说：“只怕众位不是真心，若是真心，只怕就有这等好汉。”众人说：“这人现在何处，乡亲何不指引指引。”苗仙说：“不用求，我敢独自承担。”众人说：“休要取笑，各人请吧。”苗仙微微笑说：“这等事情我一枝梅若办不来，只怕没入能以办了。”内中有年老之人素知一枝梅好打不平，有惊天动地的手段，遂满脸陪笑说：“义士你要替我们出气，不知是怎样出法。”

一枝梅说：“年七人多势重，难以打他骂他，待我使个手段把磁器打个土平，叫他得不成利，霸不成行，众位以为何如？”众人说：“若果如此，咱情愿送纹银千两。不知几时行事？”苗仙说：“只要有银子，立时就去。”众人说：“义士放心，我们断不失信。”苗仙说：“也不怕你失信，若要失信，管叫你费的就多了。”要知一枝梅是怎样手段，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一枝梅大闹磁店 苏九宫仗义疏财

话说一枝梅同江西客人言罢，先扑磁器店来，不多时到了磁器店前，只见年七正在街上卷棚底下坐着，许多人在那里闲着说话，又见走马门楼台阶石上卧着七八只大狗，苗仙遂从怀中取出一条花手巾来，又取出一条白汗巾，卷了两个卷吹了一口仙气，立时变成两个兔子，一个花的一个白的光洁可爱，当时围了许多人一齐观看，个个喝彩。年七向小厮问道：“这是做什么的，如此热闹？”小厮说：“是看兔子的。”

年七说：“好没见过世面，一个兔子有什么稀罕，叫他拿来我看。”小厮听说把一枝梅拉到卷棚底下，年七看了看果然一对好兔。遂向苗仙言道：“把那兔子拿来我看。”苗仙说：“我这兔子认生，怕咬着你老。”年七说：“胡讲，哪有兔子会咬人的，只管拿来。”苗仙听说递与年七，年七抱在怀中正然观看。

苗仙暗把剑诀一掐，两个兔子往年七脸上一蹿，七贼着忙，将手放开，两

个兔子落在地下，一个路南一个路北往前直跑，台子上的七八双大狗一见兔子直跑，往前就赶，把路南的兔子赶入一座磁器店中。众人一见着忙，赶兔子的赶兔子，打狗的打狗，只听唏哩哗喇家伙乱响，路北的兔子也是如此。众人正然赶打，苗仙见磁器已经打尽，将两条手巾收回，兔子转眼不见。年七见这事情，气的一跤栽倒，口歪眼斜，就似个疯子一般。苗仙趁着众人忙乱，用隐身法隐住身形在一旁观看。看着众人把年七用轿子送回家去不提。

且说那些客人在远处看着闹了磁器店，俱各欢喜。往回里走了不远。一枝梅赶到跟前说：“众位可如意么？”众人说：“仙长果有神通。”言罢将苗仙领到会馆，凑了千两银子交付明白。苗仙用上法术，把银子尽装入荷包之中，回店而去。韩庆云早已先到店中，一见苗仙拍手大笑说：“师兄的法术果然高强，不知谢礼得了没有？”苗仙说：“整整一千，快些送给魏东泉打点官司，咱好起身。”二人说罢出店，苗仙还扮作仆人，同到魏东泉家把一千两银子交了，又托咐了一遍，回到店中专候信息。

且说魏东泉把银子留下三百，只用七百两银子把官司打点妥当，问成个秋后绞罪，张明、胡旺得了此信，往监中去看仲举，仲举说：“我这官司已经问成死罪，你们快回南京报信，好作区处。”张明说：“姑爷店中的银子，昨日出了骡夫脚价不能退回，如今剩了几两银子，除了店帐也不剩么了，俺二人没有盘费怎样走法？”仲举听说这话正犯艰难，旁边转过一人姓苏号是九宫，乃是一个丹青画客，生平仗义疏财广行善事，也在草帽胡同居住，和仲举虽是没有交往，却也认识，今因给狱宫送喜容，来在门口等候笔资。听见仲举和仆人说话，其情甚苦，他便动了恻隐之心，隔着牢门拱手言道：“高兄请了，方才听说要叫盛价回去没有盘费，不知待往哪去？”仲举闻言抬头一看，还认的是九宫，遂拱手言道：“苏兄有所不知，武昌府还有个家小，今叫二人回去报信好来给我打点官司。”二人正然说话，出来一个狱官的家人说：“苏先生，这是薄礼三两，老爷多多拜上，有劳大笔。”九宫接过礼来说：“承费心了。”复向仲举言道：“若愁盛价没有盘费，我还带着二两银子，连这共是五两，也够他们路上用的，你在监中耐心等候，自有出头的日子。”言罢递与仲举扬长而去。

仲举心中甚是感念，遂向仆人言道：“你们回去还了店钱，把你大奶奶请来我有话说。”仆人领命回店算还房钱，到了仲举家中把高仲举的罪名对于氏说了，于氏泪流满面放声大哭，两个仆人一齐劝道：“奶奶且莫伤悲，姑爷在监中等着和大奶奶说话哩。”贤人听说止住泪痕，叫张明雇了一乘小轿，上轿到了刑部监门口。张明给了管监的一个小礼，才开监门放他主仆进去。夫妻见而不用说是彼此伤感，高仲举说：“贤妻这番官司还是被害，幸亏遇着好人仗

义疏财，与我打点了官司，方得问一个秋后发罪，若要遇着大赦，还可以有命。我叫贤妻前来不为别事，今日要叫二人起身回去报信，家中还有几两银子，时常与我送些饭来。没有也就罢了。”于氏听说两眼垂泪说：“夫主只管放心，我就是讨一碗饭也与你送来半碗。”

仲举点头，遂将写下的书信和那五两银子递与张明说：“你二人急速回去，快打点救我要紧。”正然说话，老爷前来查监。张明、胡旺领出于氏上轿回家而去，两个仆人把仲举的衣服行李送到高家，天色已晚，二人回店闲谈，胡旺说：“张哥你看苏九宫真是好人，平白里就肯给咱五两银子，若要不然，咱还不知怎样回去法哩。”张明说：“可不是么，此人定有好处。”二人在房中说话，苗仙从窗前经过，把话尽皆听见，回到房中对韩生言道：“咱们教长常说北京有个苏九宫，也有神仙果位，今日听说果然是个好人，待我明日访他一访，看是如何？”言罢就寝。

到了次早，张明、胡旺起身去了。苗、韩二仙出店问到苏九宫的住处，苗仙叫韩生化现了个财主，用石头点成两个元宝，叫韩生拿着，又嘱咐了韩生几句，韩生点头，上前叫门。九宫出来见是个财主，让到书房中坐下，说：“尊兄贵姓，下顾有何见教？”韩生说：“在下姓韩。要求画个形像，画一个男子与我的形容一样，添上几根胡子，把他赤身绑在柱子之上，对面画个恶鬼开弓放箭。”九宫说：“这画异样，不知是什么故事？”韩生说：“实不相瞒，我祖上有万贯家私，生我弟兄二人，我要用这镇压法治死家兄，我好独得家业。”言罢取出两个元宝试探九宫。九宫听了这话心中大怒说：“好一个无义之人，快忙去罢，这画我是画不来的。”把韩生推出街门翻身进去。

韩生一见苗仙，把九宫的话说了，苗仙说：“此人虽不爱财，未必不好生气，我再试他一试，看是何如？”言罢化了个叫花，推门进去，说：“爷爷、奶奶有饭讨碗吃哩。”苏九宫有十七八岁的儿子端出一碗饭来。苗仙一看倒动起怒来，说：“要舍上碗好饭，这饭是打发叫花的吗？”言罢泼在地下。小孩子说：“好个可恶的花子，好意给你饭吃，你倒泼了，快些给我去罢。”苗仙说：“好个大胆的孩子！”手拿打狗棍子就要去打，九宫从院内出来问知所以，却是并不动气，从腰内取出两文钱来递与苗仙说：“朋友，想必饭是冷了，这也不值的动火，另过一家去吧。”苗仙故意动怒把钱往地下一摔，大声言道：“这是打发花子爷的吗！”九宫满口陪不是，苗仙只是不依，街坊们气不过齐来要打苗仙，九宫再三拦挡。

苗仙得空溜出，把方才的事告诉了韩生说：“这个人虽然免了财气，还不知酒色上何如，待我再试他一试。”言罢同韩生走到一个僻静地方，点了一所房子，和高仲举的住宅一样，又用三个纸人变成仲举、于氏和丫鬟，房内的物

件一概俱全，苗仙又化现了个仆人到了苏家门口，叫出九宫说：“高相公昨在监中多承厚情，幸是官府清廉，释放回家，今日特差小人来请大爷过去叙谈叙谈。”九宫听说满心欢喜，说：“既然如此，倒要过去看看。”言罢出门，同苗仙往前行走，不多时到了现化的门前。仲举迎接进去，让在书房以内，干恩万谢，说了些承情的言语，立时叫仆人摆上肴酒，二人对坐同饮。苗仙原是搬运来的皇封御酒，美味香甜。三人吃了一会，九宫有了八分酒意。只见有一个仆人进来言道：“我家爷请高大爷说话，在家立等。”仲举起来把手一拱说：“对门来请说话，小弟暂且失陪。”言罢出门扬长而去。

九宫自己坐了会子，忽见有个丫鬟领着一位佳人走进房来，九宫一见连忙倒退，说：“梅香大姐，此位是什么人呢？”梅香说：“这是我家主母，趁爷不在家中特意出来敬酒。”言罢往外一溜将门反扣，那佳人过去轻启朱唇说：“我丈夫今晚必不回家，待我奉陪一杯有何妨碍。”言罢端酒就往前递，九宫头也不抬直往后退，还未及开口，忽然撞见一块石头，一脚绊倒，及至起来一看，原是一块空地。正在发呆之际，苗、韩二仙拱手言道：“居士在此莫非有心事么？”九宫说：“二位不知，青天白日在此见鬼，所以发呆。”苗、韩二位拍手大笑说：“京城之中哪有鬼怪，想必你有善根，是仙人度脱与你，你今日的闻见我却知道。”遂把求画的讨饭的和方才的所见说了一遍。

九宫心中暗想，这事奇怪，今日的事情二人如何知的这等清白。正在烦想之际，苗仙说：“居士不必心疑，这分明是你有善根，用酒色财气试你，你若能以跳出圈外，就可以去作仙了。”九宫听罢猛然醒悟说：“我看二位大有来历，就求度脱度脱我吧。”言罢双膝跪倒再不起来。苗仙说：“我二人修行尚浅，怎敢取个徒弟，你若真心出家，咱们做个道友，同往四川去见教长方可。”九宫问及教长姓名，苗仙说了，又说了韩生与自己的姓名。九宫心中大喜，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回家去，咱们就此走吧。”苗仙说：“好，苏兄倒有决断，你同韩兄先到芦沟桥去等我，我到店中就来。”言罢各自分手，苗仙回到店中还了店钱，到了芦沟桥上，三人会面直扑四川大道，这且不表。

且说解子王英奉小塘之命往四川采药，及至到了四川，盘费已尽，偶然遇着个过路的巡检要往夔州上任，此人姓周名鼎，他原是宛平县的书办。三考已满选了个异路前程，从巴州经过，瞧见王英说：“王二哥你怎么流落在这里来了呢？”王英一看说：“那不是周先生么，看光景恭了喜了，不知选在何处？”周鼎说：“是夔州永丰镇的巡检，王二哥你为什么出了家呢？”王英把改恶从善的始末说与周鼎，周鼎说：“行善不过心正就是了，何必出了家呢，你不如和我到任里受用几年去吧。”王英一来没有盘费，且是受苦不过，一时把心变了，遂和周鼎到任。

这一日周鼎的家眷前来赴任，离任所还有五六日的程途，周鼎听了此信，拨了八个弓兵，叫王英领着去接家眷。这王英当过差，本来也会些武艺，接出去三百多里，方才迎着，保着轿马往前行走。路上隔着一一条山岭叫做齐云岭，岭南有个猕猴洞，洞内有个多年的猴精，领着几千小猴在此作怪，时常差猿猴四外打探，男子任其行走，如有妇女抢入洞中即成夫妇。这一日几个猿猴正然探望，看见周鼎的家眷，满心欢喜，一齐跑到跟前围起来了。要知周鼎的家眷怎样，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王解公猴洞受难 济小塘四川降妖

话说王英只因马肚带松了下来，被马闪在后边，看见一些猿猴把轿围住，连忙催马前来开弓放箭射散一群猴，他心中一怒追赶下去，赶过山头，见有竹木树枝结成的一座寨门，众猴俱跑进去，到了里边说：“洞主不好了，我们在山下看见个官人娘子，还有个丫鬟，堪堪抢上山来，忽有一个恶人把我们同伴射死两个，夺回妇女，他如今赶了来了。”老猴听说大怒，于拿大棍帅众出来，一见王英齐往上拥。王英抽出腰刀左右乱砍，老猴着急，将身一纵跳在王英的马上搂住后腰，把王英摔下马来。众猴上前用葛条捆上，抬到洞中。老猴升堂口吐人言说：“与我把恶人先打一顿，然后吃他。”众猴听说，手拿棍棒，把王英的浑身打个个皮开肉绽。王英受刑不过说：“快些杀了我吧。”老猴微微笑道：“你要速死我却偏不杀你。”遂吩咐住刑，把王英送入水牢不提。

且说小塘正在山中游逛，忽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早知其意，向微仙言道：“王英不守本分，今被猴精捉去，我与你灵符一道紧紧收藏，到夔州东北七里滩外等候韩、苗二人，还有一个姓苏的道友，你们见面同到齐云岭南猕猴寨，仗此灵符打进去，在后寨水牢中把王英救出，我自在外接应。”微仙领命到了七里滩前，果然遇着三人，彼此说了来意，各人取了一条树枝到了岭南寨前，一齐闯到里边。众猴只当是些天神，四散奔逃。四人到了后边救出王英说道：“你快着走吧，教长差俺救你来了。”王英说：“众位师兄，我这两腿带伤，不能行走了。”苗仙说：“既然如此，我们扶你走吧。”言罢把王英扶出洞门，回头一看并没山寨，还是一个花花世界。小塘一见拍手大笑，众人方知是小塘的幻术，从此锁住心猿。师徒六人，就在伯劳山洞中养性，这且不提。

再说张明、胡旺回到家中，把书信送与张氏，张氏拆开看了一遍，暗暗的叫苦，遂叫丫鬟吩咐两个仆人不许把实话告诉二位公子，自己袖起书信到了婆婆房中，把书信与胡老爷看了，胡老爷两眼落泪，把张明、胡旺叫到跟前，把仲举遭官司始末问了一遍。向张氏言道：“幸你丈夫问的是秋后死罪。今年朝觐该河南道恤刑掌道御史刘可然，是我的年侄，待我写一封书，收拾些银子差

人上京，叫刘御史在三法司说个分上，等到恤刑之时就可把你丈夫罪名开出来了。”张氏说：“既是老爷发这慈心，早些打点方好。”胡尚书立时叫张、胡二人去雇牲口，明早还要上京。二人答应出去将牲口雇妥，各回家去。次日早晨张明进来从书房间经过，丁郎迎头撞见说：“张明，我那父母来了没有？”张明顺口答道：“还在路上，未来到哩。”丁郎满心欢喜，信步走到门前，又见胡旺，说：“胡旺，我那父母几时到呢？”胡旺未和张明计议停当，说不对节，说：“只因路费不足，还未起身哩。”丁郎见二人话不相同，心中犯疑。走到院中见了张氏说：“母亲，张明、胡旺回来，我那父母怎么还不来呢？”张氏说：“我儿不知，你父因在京纳监不得回来，故使二人回来报信。”丁郎听见这话又是一样，有心再问，又怕太烦，遂回书房留心打听。

且说胡老爷打点一千银子连书信交与张明、胡旺，二人到外边装上行李，又到后边叩见张氏。丁郎悄悄的跟在后边暗听消息，只见张氏走到堂前交与张明两个包儿说：“这是赏你们的二两银子，这二百银子到京交于于氏姐蛆，叫他随便使用，你大爷监中的饭食千万不可缺少。”丁郎听见这话，两眼含泪跑进房中说：“母亲，我父是又遭的什么官司？将实话与孩儿说吧。”张氏见事不能隐瞒，以实相告。丁郎说：“既然如此，孩儿也要进京。”张氏素知丁郎性气，不好待说，不叫他去又怕哭坏了，他遂叫丫鬟把胡尚书请来，把丁郎要上京的话说了，胡尚书说：“孙孙你要上京倒也罢了，倘或要叫仇人知道，只旧你的小命难保。我今日已叫张、胡二人带着一千银子，去找刘御史开免你父之罪。不过一年半载你父母就都来了。你此时不必挂心，姑且用心念书，将来好报冤仇。”

丁郎听的差人去救，心中少安，说：“爷爷吩咐，小孙孙谨尊。”遂哭回书房写了一封书信，交与张明。张、胡二人这才出去，骑上牲口往北京而去。走了几天，那一晚上在店中遇着窃盗把行李银子尽皆偷去，二人不敢回家，逃往他方而去。

这也是仲举灾星未满，所以北京湖广不能通信。堪堪待了五年，丁郎长到一十六岁，和张氏生的儿子一年入学，同场中举。胡尚书收拾行李，差了四个家人，送两个孙孙上京会试。丁郎和兄弟到了京中，在报国寺找了下处，将他兄弟安住，自己带着仆人进顺城门到了草帽胡同，指望得见母亲，谁知门户改变，问了问街坊，才知是于氏度日艰难，将房子卖与别人，同丫鬟不知流落何处。丁郎打听了比信，心如刀搅。无奈仍回下处，胡世兴说：“哥哥可曾见了母亲没有？”丁郎两眼含泪，把打听来的话说了遍，胡世兴说：“母亲虽无下落，到监中看看父亲，自然连母亲俱知道了。”丁郎说：“我也想到这里，但恐仇人知道又生祸端，咱且等到场后，倘若中了进士，有了三百六十同年。就

出头也不怕了。”胡世兴说：“哥哥之言有理。”弟兄二人从此静心念书，胡世兴虽然思父，尚不十分啾唧。丁郎终日牵挂父母，茶饭渐减，想出了一场大病，这且不提。

且说济小塘和道友在伯劳山归元洞修炼了五年有余，这日小塘说：“列位，高仲举已在监中住了五年，今年该他难满，他的两个儿子都该高中，但是丁郎得了思母的大病，不能进场，须得助他一膀之力。但是我还有两件心事，完全之后，好到金殿去讨封号，不免大家再走一遭。”言罢写了五个柬帖，俱各封上，定了开封的日期，每人给了一个，同收拾了行李出洞往北京而来。师徒六人俱有半仙之体，几日到了京城，在白云观借房住下，到了次日乃是正月二十，一枝梅看了看帖正是开拆的日子，遂拆开一看，上写着两行言语，头一行是先至报国寺与丁郎相见，劝他带病进场，包管得中。二行是用隐身法至各学子寓所，察看动作，打听籍贯名姓，记下一帐，限二月初一日回信。

苗仙看完，辞众而去，到了报国寺前化现了个土工形像，进了寺中问着丁郎的家人：“你去向胡大相公说声，就说是教夯歌的师父来了。”这家人知道丁郎寻父是夯歌的引进，遂即走到书房中说：“大相公，外边有土工头儿，他说是教夯歌的先生，特来拜访。”丁郎听见这话，连忙向世兴言道：“我如今卧病难起，兄弟替我迎接迎接，千万不可轻待与他。”世兴不知就里，问及敬他的情由。丁郎把当初的事情说了，又说：“兄弟，那本是个神仙现化，今日既然前来，必知母亲的下落。”世兴听了，只得出来迎接。看见苗仙虽系土工，人品不俗，遂拱手陪笑说：“家兄卧病在床不能动转，特命学生迎请。”苗仙说：“不敢。”把手一拱，同进书房，走到床前坐下说：“丁相公一向好么？”丁郎定睛一看，果然是当年教夯歌的师父，含泪言道：“仙长恩师，当年承情引进，使我父子相认。今若知我母亲的下落，还求指引指引。”苗仙说：“丁相公，你既还认得，在下就好说了，你母亲如今还在，终在相会之期。如今场期将近，整理进场要紧。”

丁郎说：“恩师，我母存亡未定，即使中个状元，也无益了。”苗仙说：“贤徒，你只顾思念母亲，难道就忘记了你那监中的父亲么？你若功名不显，终须不能搭救。依我劝，你只管进场，包得中头名，母子相会大报冤仇。”二相公在旁说：“兄长细听，此言句句有理。”丁郎说：“贤弟，我岂不知事当如此，只是我病体沉重，进场不能作文，况且母亲并无音信，焉有见面之期。”苗仙说：“贤徒，想当年我许你父子相认，果然骨肉团聚。难道今日我会说谎不成。”丁郎听到这里，心中少觉开怀，说：“但愿如此，恩师就是我重生父母了。还求慧眼看看舍弟功名如何？”苗仙把世兴看了一眼，说：“令弟虽然功名有分，略次一等，二位一定是同榜连捷的了。”说罢告辞。胡世兴

送出寺外，苗仙拱手而去。世兴进来，兄弟二人商议进场，叫家人胡定到礼部投了卷子，单等二月初八进场不提。

且说一枝梅又按柬帖上的言语，往各学子寓所察看动静。这一日走到一个寓所，乃是间壁两座楼房，这边楼窗前一个学子，那边站着一位仕人，只见这个递把扇子，那个递个包儿，二人嘁嘁喳喳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各把楼窗关上。苗仙看罢，知是二人有私，遂用摄取法把两边换的物件摄到手中，装在直袋以内。到了次日打听了这个学子的姓名籍贯，记在帐上，回到白云观，将帐呈于小塘。小塘看了一遍，看到南京应天府上元县薪科解元吴必显，夜间和隔壁楼上女子私换东西。小塘问苗仙，把两件东西要过来看了看，是一把扇子。上面写着一首情诗，包里是个金戒指，济仙看罢点头暗叹，也不言明就里。这一日正是二月初一，乃韩庆云拆看柬帖的日子。庆云走到无人之处拆开一看，写的是：“力作誊录书写，暗带鸳鸯笔一枝随众进场，遇地字七号卷子，乃是丁郎的令弟胡世兴的字眼。如有差讹，与他用心改正。”韩生看罢进城自去办理，小塘随后也进城去打听着司务厅一个书办名叫虞文焕，住在绍兴会馆。打听明白，到了会馆门首等他出来，看了他的模样仍回观去。

且说众学子进场，头天先点廉官、各项提调官、书役人等进场，小塘天明起来，用隐身法到了虞文焕家把瞌睡虫取出几个撒在窗内，俱各钉在虞文焕的脸上，一觉睡熟再也不醒。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于月英寓所讨饭 胡世显金榜夺魁

话说济小塘用瞌睡虫叫虞文焕睡了，自己化现了个虞文焕的模样混进场去，韩生扮作书手，也进了场。到了次日，众举子纷纷进场，各领试卷按号作文。谁知小塘扮作虞书办跟司务厅混进场去，到了晚上就把胡世显和吴必显的卷子查出，用干烧酒启去符签子，二人换粘过来。二人哪里知道吴必显领卷归号，将七烷文字作完，满怀得意。丁郎只因思念母亲，懒作文章，竟交了白卷。阅卷所见了这本卷子，呈与主考，主考拆开弥封，见是南京应天府上元县解元吴必显。主考看了心中不悦，遂叫试官将白卷粘出，罚他三科不许会试。试官写了条子连白卷发出，高高粘起。吴必显见粘出他的卷子，心中纳闷。遂在场外喊起冤来。偏偏的试官和他作对，同主考商谈上了一本，连解元也都革去。

再说韩庆云在誊录所查出地字七号的卷子用心改正了一遍，然后誊写朱卷，字字端楷。小塘又用分身法遁出场来，叫苗仙去让丁郎再进二场，丁郎交了白卷见没粘出，又被苗仙再三相劝，只得又同兄弟去进二场。这一场中心内高兴，策论全是自己作的。三场已毕，揭晓之日，会元是陕西洛阳县邹应龙，胡世兴中了第二，丁郎胡世显中了三名。一些报喜之人忙忙乱乱，胡世显心中一

喜，那病就去了七分。

一日正在寓所独坐，只听着下人胡定吆吆喝喝，不住的乱嚷。胡人相公听见，吩咐小厮去看。小厮回来禀道：“原来是个讨吃的贫婆，胡定不叫她进来，所以吵闹。”世显说：“人到难处方才乞讨，给她些东西也是好事，与我叫那贫婆进来。”小厮答应一声，把贫婆叫到书房门口，一见世显才要下跪，世显连忙拦住，抬头一看好像是他母亲一般，说：“老妈妈，我看你年纪还壮，与人家做些针织也好，为何乞讨度日，不知还有丈夫儿女没有？”贤人见他问的详细，心中疑惑，仔细把世显一看，只如丁郎一般。有心相认，又怕是面貌相同反讨没趣，想了一想遂把实情吐露。世显明知是他母亲，有心相认，又怕走露风声被年七知道，为难多会，心生一计，想不如问下住处，暂且叫她老人家回去，瞒着兄弟，我到家中相认，免的露了风声，等着金殿传胪，知会同好报冤仇。主意已定，说：“妈妈你方才说的果然苦恼，不知你家住何处，你儿子有多大年纪，倘或撞着，我好与你报信。”贤人见问，满眼垂泪，说：“君子，我丈夫坐监五年，家产变尽，如今住在东南角上破瓦窑中。若问我那儿子，年纪面貌皆与君子相同。”世显点头，叫小厮把大米干饭给贤人盛上一罐，又装了一柳斗烂肉交给贤人，贤人千恩万谢出寺而去。一行里走着，心内想：这个举子分明是丁郎孩儿，看他的光景是怕人多眼众，所以不便相认，既然问我的住处，必定随后跟来。这贤人心中暗想，且不必提。

且说胡世显打发贤人出去，急到房中，掖上包银子，推故闲游独自出去。那贤人一行走着，不住的回头盼望，只见寺中见的那个举子，远远相随，贤人一见心中大喜，知是丁郎无疑。不多时走到窑前，贤人方才进去放下柳斗瓦罐，丁郎也就进了窑门，双膝下跪说：“不孝男丁郎叩见。”贤人连忙拉起说：“我的儿；你可想煞娘了。”母子二人说了一会，坐在土炕之上。丁郎说：“方才寺中见面不敢相认，为的是虽然中试还未传胪，恐怕泄漏风声，所以跟了前来暗诉苦情。”于氏说：“我的儿果然你中会了么？”世显说：“孩儿岂敢撒谎，自从那年到了湖广父子相认，我父便进京来，谁知又犯官司。张明、胡旺回去报信，恩祖发了一千银子，仍差二人进京打点官司，谁知二人一来再无音信，那时为儿就要上京，恩祖再三拦阻，留在家中攻书，和张氏母生的那令兄弟一同进举，又同科举会试，兄弟世兴会了第二，独儿改名世显，会了三名。一进京来我就回家探望，谁知亲人音信全无，孩儿思母得了大病，幸有仙人扶助榜上有名。因为不曾殿试，怕年七知道，不敢出头。殿试以后有了三百六十同年就不怕了。”于氏说：“但愿如此，急速救你父亲。”丁郎遂把一包银子递与贤人说：“母亲可拿这几两银子暂且使用，先到监里与我父通知一信，就在刑部左近赁间房子住着，一来往监中送饭，二来打听传胪的信息，只

在刑部门口等候，若见孩儿游街，即便拦马呼名，那时自有道理。”言罢含泪而别。

于氏随后进城，到监中通知此信。仲举满心欢喜，暗谢天地。于氏就在左近赁了一间房子，暂且住着，不觉到了三月初九，嘉靖爷亲自殿试，一来是丁郎的才学，二来是祖上阴德，三来又是个孝子，天榜有名。殿试已毕，竟中举一名状元，榜眼就是会元邹应龙，三名探花名叫李春芳，胡世兴中了二甲第一名进士，俱各冠带上朝，赴过琼林宴，奏乐游街。胡世兴率领着三百六十同年来至朝房说：“列位年兄，小弟的父亲被严嵩的管家年七用计谋害，现在刑部监中，十六年冤仇未报。今日游街，借重列位同到监中一望，不知众位肯否？”邹应龙说：“既是令尊在囹圄之中，礼当一拜。”众人齐声相应都说：“愿随。”大家一齐上马。状元在前，众人随后，笙吹细乐，来到刑部衙门，叫人投进三百六十个名帖。狱官一见心内不明，说：“我有多大官职，怎么先来拜我？”正然犯想，又拿进一把帖子来，狱官一看，头一个帖是不孝男世显世兴叩首拜，其余俱是年侄。狱官说：“这可闷杀人了，倒是拜谁的呢？”提牢吏出去问了一问，回来说道：“新科状元和二甲第一名进士，俱是高仲举的儿子，今自领着同年特来看望生父。”狱官听说，亲举名帖去见仲举说：“高太爷，恭喜了，二位令郎俱中高魁，今率同年来拜，现有名帖在此。”

仲举接来一看喜不可言，即同狱官出来，开开牢门走至监外。世显弟兄两个一见父亲，跑到跟前双膝跪倒，说：“父亲苦杀了，自从张明、胡旺回去，知道父亲犯了官司，恩祖差二人带了银子来打点，谁知一来无信，幸是神天保佑我弟兄一齐侥幸，今日才敢出头，破着这个功名不要，必定本参奸臣，斫剔恶奴，方才消了心中之恨。”仲举说：“休要胡言，打算救我就是了，只顾了苗叶救柱，只怕又惹灾祸。”邹应龙为人耿直，听见仲举的言语，心中不忿，说：“老年伯，你现有这么两个儿子何必胆怯，我家有个羊皮作坊就在草帽胡同，年伯的这件冤枉也略晓一二，待小侄做个本章，务必要参倒权臣，活剔恶奴，方才如意。”众进士齐声言道：“邹年兄既有此心，我等都要添个名儿。”邹应龙说：“既然如此，同到会馆再议。”

言罢一齐托咐狱官，辞别仲举，出门上马而去。鼓乐喧天正往前走，忽有一个贫婆拦住马头说：“不孝的畜生，你竟做了官儿了么。”那些长班人役才要赶打，胡世显滚鞍下马，跪倒在尘，说：“为儿罪该万死。”世兴见如此称呼，知是于氏，也就下马跪倒。众进士一齐下马上前施礼。于氏明知故问说：“不孝子既中状元，为何不到监中看你生父？”世显说：“才和众位同年去看过了，不知母亲现居何处。”于氏说：“这几年家产变尽，讨吃度日，赁了人家半间破屋以为栖身之所。”世兴满眼落泪说：“贤德母亲苦死你了，待俺

回了下处，急速去找房子。”探花李春芳说：“胡年兄不必，小弟现有处闲房在兵部街里，叫伯母去住吧。”世显说：“如此甚妥，容日奉价就是了。”遂叫家人胡定找了轿子，同李春芳的家人把于氏送去不提。

且说世显打发母亲去了，遂和众同年同回会馆，用过下马酒饭。世显拿过文房四宝，先写了一道本章与众人观看。邹应龙说：“人多难以全看，待小弟念与众位年兄听吧。”言罢高声念道：

微臣胡世显胡世兴，本参权臣严嵩纵奴行霸事。臣本高姓，因当年于氏母亲上庙，被恶奴年七看见，兴心图谋未得如意，遂用移祸计赖臣父杀人。宛平县屈打成招，减等问充军罪。年七心还不歇，又贿买解子王英，途中相害。谁知王英一心向善，途中放了臣父，自己外走他乡。臣父流落湖广，遇着恩人收作螟蛉，娶妻张氏，生了臣弟胡世兴。那时臣还在腹，到了九岁离母寻父，幸得相认。臣父因进京搬取家眷，又被年七知道，命中城察院拿去拷打，又诬打死王英，关入刑部监内，臣母乞食数年，其情甚苦。幸是上天有眼，臣兄弟皆登皇榜，情愿交还冠带以赎臣父之罪。乞万岁大发仁慈提问口供。臣感戴无尽。

邹应龙念完，众人无不伤感。应龙说：“还有一件，本上只说救父，并未叙严嵩的过恶，待小弟再做一本，众位年兄看看。”言罢提笔写道：“本头邹应龙和诸进士，为削奸党以安社稷事。有严嵩得权欺压群臣，具罪多端，不可悉述，高仲举案即是明证。求我王退佞亲贤，诚为国幸。”写罢叫众人看了。众人也俱添上名字，约定明日五鼓上朝，各回下处不提。

且说世显兄弟二人到了新宅子里见了于氏，把上本救父的话说了一遍。于氏甚喜，母子三人用了酒饭，各自安歇。次日五鼓，兄弟二人起来梳洗已毕，冠带入朝。及至同年会齐，正赶着嘉靖爷登了宝殿，文武朝参已毕，鸿胪寺正卿出班跪倒说：“臣启陛下，今有新进士齐来谢恩，在午门伺候。”万岁说：“传旨宣进。”鸿胪寺领旨，把众进士宣上金殿，谢恩已毕。胡世显同邹应龙各献本章，传官把两道本章接过送至龙书案上。万岁一见，龙心大悦，只当是条陈时务的，遂放在袖中，将袍袖一抖，君臣皆散。及至到了后宫，把两道本章一看，心中不悦，暗暗想道：胡世显因为救父，情尚可原；邹应龙新选登科，本参大臣，过于狂妄。拿起笔来才待要批，又想：且住，胡世显的冤枉虽然未辨虚实，言词其是可怜，若把邹应龙的本批驳了，胡世显的若何批法？想了一想，遂把胡世显的一本批到锦衣卫堂官陆炳，将有名官员人犯立时拿审；邹应龙的候后另批。旨意一下，钦差官往陆爷衙门而来。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赴酒席年七被捆 审众犯陆爷动刑

西说陆老爷接了旨意，心中作难，忽然心生一计，吩咐看轿回了私宅，叫家人拿了个名帖去请年七，然后写了个拿人的票子，把值日的白靴校尉传到书房，如此这般吩咐了一遍。众校尉领了牌票，先把李虎、王成拿了。此时宛平县知县陈琏和兵部车驾司员外御史邬懋卿转了都察院佥都，锦衣卫拿人，不多时刻把两个犯官也俱拿住。

再说陆爷的家人，到了年七的住宅，将名帖投进。年七自苗仙闹磁器店时得了个疯瘫之症，如今才好，正想出门散心，一见陆爷的名帖，心中甚喜，遂即上轿出门，到了陆爷的宅前下轿，陆爷亲自迎接到了待客厅上，叙礼让坐。方才茶罢，只见校尉上前禀道：“邬老爷、陈老爷俱到了。”年七说：“现在何处，何不请来同坐。”陆爷说：“已在衙门设了公席，正要请尊驾去陪。”言罢回头说：“校尉何在！”只听着答应一声，提绳拉锁直扑年七，好似鹰拿燕雀的一般，把年七绳捆二臂。年七不知是何缘故，说：“陆大人，你是疯颠了么？”

陆爷微微冷笑说：“恶奴休要多言，到衙门自见分晓。”言罢，吩咐带至衙门。陆爷随后上轿也到衙门之中，在公堂看了看一千人犯俱全，吩咐：“把高仲举带上，其余的分在五处伺候。”言犹未尽，就有严阁老的长班在堂口里站住说：“相爷有令，有要紧事情和年掌家商议，快些打发回去。”陆老爷微笑开言说：“长班的你回去拜上相爷，这是奉旨的官司，年掌家又是一名犯人，似乎难以回去，待官司完结，我再登门谢罪。”长班答应一声，转身而去。陆老爷才要问话，又有门上禀道：“三元鼎甲同众进士来拜。”陆爷说：“就知是为的这件官司。”遂即吩咐有请。胡状元领着众进士来至堂上，一齐打恭，陆老爷顶礼相还，说：“小弟还未去拜贺，先承枉顾，何以敢当。”状元说：“不敢，学生与众位仁兄一来奉拜，二来为家父这件冤情，求大人从公审问，愚父子感恩不浅。”陆爷说：“小弟自来无私，不看人情，列位请坐，待小弟追问口供。”众进士打了一躬，在堂下两旁落坐。

陆老爷坐了正位，把高仲举带到当堂，往下开言说：“高仲举，今有状元胡世显、经魁胡世兴上本，替你辩冤，可将从前的实情从实说来。”仲举见问满面泪流，将被冤的始末述了一遍，陆老爷吩咐退下，把李虎、王成带上，老爷问道：“你二人当年杀死布客，赖着仲举，是谁主使你们？受了多少银钱？从实说来，免受大刑。”李虎说：“青天老爷，当年高仲举杀死布客是小人和王成亲眼见的。现有他的口供，怎么今日反赖小人，还求太爷做主。”陆爷一声断喝说：“好个刁恶奴才，还敢强辩！你既当一个地方，看见杀人焉有不报之理，况你二人又非神仙，怎知仲举杀人，先去等着拿他？看来其中定有隐

情，不打如何肯招。”言罢吩咐看上枷棍，把二人一齐夹起，夹的二人昏迷不醒，用凉水先把李虎喷醒过来，陆爷又问，说：“杀死布客倒是何人主使？从实招来。”李虎心下自思，若要说了实话，稳是剐头，倒不如舍了下半截，或者可以求的出去。况有年七爷在内，严府必说人情，主意一定，说：“青天老爷，杀死布客高仲举已有口供，小人其实不知别的。”陆爷吩咐退下，又把王成喷醒过来，说：“王成，方才李虎说是当日的布客是你杀的。你可从实招来。”王成人当总甲，也是个滑贼，听见陆爷这等问法，约摸着是个诓局，望上叩头说：“青天老爷，高仲举杀死布客已有口供，方才李虎定是受刑不过，信口胡说，焉能算的实话。还望青天老爷明镜详察。”陆老爷微微冷笑说：“好一个呆头奴才，我看李虎像貌凶恶，必定能以杀人，他如今已经供出你，看你倒替他遮掩，真正可笑。布客若是李虎杀的，你只说了实话，与你无干，若要不然，定打一百杠子。”王成看了看刑法，实在难受，自己又没经手杀人，总然实说谅也无妨，遂往上开言说：“老爷不必动刑，待小人实说了吧。李虎当初是个地方，常在年七那里行走，年七要商谋高仲举的妻子，给了李虎三百银子，叫他杀此布客，诬赖着高仲举。通知小的埋伏擒拿。小的一来怕严府的势力，二来地方管着总甲，因此不敢不从，其实杀死布客小人并未经手。”

陆爷听毕把头点了一点，又吩咐把李虎押上堂来。陆爷把惊堂一拍说：“恶贼，王成已经实招，你也快着招上来吧。”李虎说：“青天老爷，王成必是胡说了。”陆老爷微微冷笑，叫上王成与他对质，王成说：“李虎你不用再口硬了，当日你奉年七之命杀了布客，赖着高仲举，把三百银子自己独吞，今日官司翻案，枷死不招才有声名，为何反倒赖我杀人？实话对你说吧，我已经招了，你若不招也不过是皮肉多受些苦。”

李虎听了这话半晌无言，暗暗的恨怨王成，陆爷说：“你是招与不招，快着说来。”李虎说：“老爷，王成说的尽是实话，就算是小人画了招了。”陆爷说：“你得三百银子，分给王成多少？”李虎说：“给他五两。”王成说：“你这人好没良心，你只给了我四两七钱，还是七五成色咧。”陆爷叫书办记了口供，又把年七带至当堂朝上跪倒。陆爷说：“年七，李虎、王成已经亲口供招。李虎杀死布客赖着仲举，是你用银三百行贿主使，你可从实说来免受刑法。”年七见问只是冷笑说：“大人，我与高仲举并不识面，为何无故赖他。但是我不傻不呆，岂肯白与人家三百银子，老大人再思再想，莫要冤枉了好人。”

陆爷说：“年七，你今不必强辩，现有李虎、王成，你可和他质对。”李虎说：“七爷，不必支吾，我与王成已经招了。”年七闻言把李虎啐了一口，说：“我把你们这些奴才，受刑不过胡乱供批。等官司完了，出去和你们算

帐。”陆爷听见这话不由的动怒，说：“年七，他二人良心发现，俱各实招，你不肯承认反倒威吓别人，难道仗着严府的势力看我不敢动大刑么。”言罢吩咐人役快看枷棍上来。

众役一声答应，才要动手，门上的领着严府的家人走到堂口说：“禀老爷，今有严太老爷差人下书。”陆爷闻言就知是世蕃与年七讲情，遂把来人唤到面前说：“你回去拜上太爷，公堂之上不拆私书，且把原书带回，去吧。”下书人答应一声，反身而去。陆爷把看门的叫上来说：“好一个大胆的奴才，本堂正在此审事，你自放人进来，拉下去重打三十。”衙役闻言把门上人拉至堂下三十棍，打的皮开肉绽，爬下堂去。众青衣这才把年七上了枷棍，将绳一紧，年七昏迷过去。一个人揪住头发用凉水喷醒，疼的他哀声不止，陆爷说：“年七，你也知道刑法厉害么，再不实招定要将你勒死。”年七看了看陆爷不顺人情，若要不招必定还动非刑，不如暂且招了再作道理，恶奴主意已定，说：“陆大人，不要动大刑，我也招了。”

陆爷说：“既然如此，把大刑去了，亲自供来。”青衣答应一声，把夹棍去了，年七说：“我也没有别的口供，李虎、王成俱是实话就是了。”陆爷说：“各人是各人的口供，须把始末原由细细述说。”年七无奈，把要害仲举的始末从头说了一遍，陆爷叫书办记了口供，又向仲举问道：“你这官司果是屈情，当日宛平县是怎样审的，细细说来。”高仲举说：“青天老爷，当日宛平县受了一千两银子的贿，不问虚实屈打成招，将小人定了罪名。这都是年七托附了的。”陆爷听罢，吩咐把犯官陈璉带至堂上。陆爷说：“陈璉你当日受年七一千银子的贿赂，把高仲举屈打成招，你可从实说来。”陈璉说：“这就奇了，图财害命是高仲举自己供的，若说犯官受贿，可是何人的过付？”

仲举说：“过付就是解子王英，你当我不知道么？”邬懋卿在丹墀以下闻听此言，说：“好了好了，全要他说此话，大家的官司就要翻了。”陆爷闻言把邬懋卿叫上堂去，说：“本堂未曾问你，你为何在下喧哗？”邬懋卿说：“大人的恩典，高仲举私自进京，被地方拿住送到中城察院当堂审他，他说解子王英被他一肘打在河内尸首全无。方才他又说是王英的过付，这不是没对证的话么？”陆爷说：“你的这话也近理。”又向仲举问道：“你打死王英可是真么。”仲举说：“并无此事，这也是屈打成招。”陈璉说：“大人，这个囚犯真真的可恶，赖着犯官受贿，屈打成招，过付人却是供个死的。这一次就算宛平县屈他第二次官司，难道中城察院又是屈打成招么？我二人与他何仇，若是与他作对？分明是他儿子新登皇榜，妄奏当今，指望着翻招。还求大人仔细察详。”年七爷喊叫起来说：“大人，一宗虚百宗虚，若是有了王英便罢，如没王英，我也要翻招了。”陆爷又向仲举问道：“解子王英倒是你打死了

没有？”仲举说：“老爷，一个怯儒，焉能打死个壮手？实在是他放了小人，自己也逃走了。”陆爷闻言向年七言道：“你方才说没有王英就要翻招，若要有他便怎么样呢？”年七、邬懋卿等齐声言道：“若有王英，我们情愿认罪。”陆爷说：“口说无凭，须要立下供状。”书办闻言把纸笔拿到下边，原被告俱写了供状交与陆爷，陆爷吩咐众犯收监，又把三鼎甲同众进士请到堂上。陆爷离坐说：“众位，先小弟审的此事还是有私没有呢？”众进士说：“老大人从公直断，学生们深服，只求急出文书，寻访王英，早结此案。”言罢告辞，俱各回家。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严世蕃差人行刺 徽承光怒摔凶徒

话说胡世显弟兄二人回家，见了于氏，把陆爷审的官司说了一遍，于氏说：“当日王英把你父亲放走，他还私自回家与我报信，自古说行善之人福寿必昌。我想此人还在，务必差人寻找方好。”胡世显忽然想道：“当初教我夯歌的师父他有仙之体，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前在报国寺和孩儿会过两次，想必还在京中，找着此人占算占算就知道了。”言罢，用过晚饭，歇了一宿，次日起来一行差人往监中送饭，一行差人寻找苗仙，这且不提。

且说年七犯了官司，到了次日，严嵩闻知此信，心中大怒，说：“好一个大胆陆炳，既知年七是我府中之人，总奉圣旨也该留些情分，竟是胆大动刑，令人可恼。”遂即叫人将狗子严世蕃叫到跟前，说：“昨日陆来拿年七，你为何发人给他？”狗子说：“他原是自己要去的，差人去和他要人，他仗着圣旨不肯放回。又差人送了一封书去，谁知他不拆封，原书发回。”严嵩说：“年七犯的什么事呢？”狗子把始末说了，严嵩笑道：“我只当什么天大的事情，原来是些须小事。昨日新状元谢恩，手举本章，众进士也有一道本章，想必就是此事。我把这些畜生，将来一个个死在我的手内。但不知年七的供词怎样？”狗子说：“已曾差人打听，李虎、王成和年七俱各招了，只等找着王英就要定罪。”老贼说：“既然如此，别等过付出来，先把原告害了，也就完了。我这两天心神不宁，你自己办理去吧。”言罢回后房面去。

狗子走到书房，想着要害仲举，无处下手，忽然想起一人，叫小厮把他找到跟前，此人乃赵文华荐来的家将，名叫毛广，能飞檐走壁行刺杀人，严世蕃赏了他一个元宝，叫他往锦衣卫监中行刺，杀了仲举回来还要加倍重赏。毛广满口应承，这且不表。

且说徽承光同众道友在白云观内，这一日该他拆看柬帖，将封拆开，上边写的是：“今晚用法进锦衣卫监中打救仲举，若遇刺客即时摔死不得有误。”承光看罢即时进城，等到夜静之时遁进监去，看了看那些受罪之人甚是可怜

，忽用慧眼往上一看，只见一人爬在瓦垄子上。微仙看见知是刺客，到了二更以后，只见那人慢转身形溜到下边，走到牢门跟前，伸手把锁拧去，挨身而进。承光一见紧紧跟进房去，只见一盏孤灯半明半暗，高仲举在草榻之上酣睡。毛广一见，从腰内抽出钢刀就要动手，微仙不敢怠慢，伸手揪住毛广的头发一纵，顿时提到半空之中。毛广说：“神圣饶命。”微仙说：“你饶谁来，叫我饶你！”言罢抓住踝子骨往下一摔，只听着喀嚓一声摔了个脑浆迸裂。微仙在半空之中大声喊道：“监中有刺客了。”一连喊了两声，竟向白云观去了。

那些牢头更夫从睡梦中惊醒，点起灯笼把各处牢房一看，只见仲举的门口倒着一个死尸，脑浆迸裂。又看了看仲举身旁放着一把钢刀，叫醒仲举问其所以。仲举并不知什么缘故，立时把狱官请来从死尸身上搜出一个元宝。天明禀了堂上，陆老爷升堂，把钢刀、元宝一看，只见元宝上刻着四字，乃是进献严府。陆爷看罢心中想道：这一定是严府差的刺客，杀了仲举没了活口，好叫年七狡赖出监。谁知天神不容，将凶徒摔死。我想高仲举乃是钦犯，若要被人杀了，我可如何吃罪的起。不免把这元宝钢刀差人送到严府，叫他知道我已察透机关，打断念头，好免后患。主意已定，把钢刀元宝交给一个长班，如此这般吩咐了几句。长班倾命，把两件东西用毡包了送至严府，和门上的说道：“这是陆老爷送来的礼物。”将东西放下返身而去。门上的把礼物送至后边，严世蕃打开包一看，不由的心中发毛，就知是毛广被擒，陆炳察透机关，从这一来把害仲举的心也就灭了。

且说王英这一日该拆柬帖，自己走到无人之处拆开一看，写的是“先到通州，如遇张明、胡旺，劝他进京，同至状元府替二人说情，然后到锦衣卫自去投首，你认识年七的过付，打救仲举不得有误。”王英看罢不明其意，走至方丈去问小塘。

小塘说：“你只管前去，柬帖后面还有许多细话，到三月二十五日，映着日光一看，自然明白。”王英听罢也不敢再问，竟往通州而去。

且说胡世显的长班奉命去找苗仙，这日回至府中说：“禀状元老爷，小人去寻那个道家并无踪影，听说白云观内住着几个羽士，内中有个神人名叫济小塘，能知过去未来之事。老爷何不差人前去问问，或者知道王英的下落。”大爷听罢，立时上轿亲自去见小塘，到了白云观前，方才下轿就遇着苗仙，二人同进方丈见了小塘，小塘说：“贵客莫不是要问王英的下落么，这事不必忧虑，等到四月初八自然他去投首，叫你骨肉团聚。”胡世显说：“但愿如此，异日再谢先生指教之恩。”

言罢告辞，小塘送至门外说：“胡贵人，在下听说贵同年邹榜眼为人甚是忠直，明日要去拜望拜望，还有大事商议，请贵人做个引进。”世显说：“如

此甚善，明日专候仙驾。”言罢拱手上轿回府，这且不提。

且说严府内有个打细的家人，专打听胡世显家的事情，今见胡世显往白云观去拜望小塘，遂暗暗的打听，知道小塘要去拜望邹榜眼，遂即报于严嵩。严嵩大怒说：“怪不的胡世显替他老子翻案，原来有济小塘给他主谋。闻此人善会邪术，必定先除此人，年七的官司方能出头。”严嵩想了一想，叫堂官吩咐督察院传知五城司坊，多差捕役在邹应龙下处左右埋伏，如遇小塘前去即便拿住，送与巡城御史问他妖言惑众，与胡世显一党同谋之罪，堂官传令，这且不表。

再说小塘闭坐，忽然耳鸣眼跳，袖占一课，早知其意。到了次日早晨，出了白云观，到了一座土山子上，看了看四处无人，遂用仙术拘来一个马猴一个小石猴跪在面前，济仙吹了口仙气，老马猴变成个白胡子老道，小石猴变成个道童，济仙又走到跟前吩咐了几句，领进白云观，叫一枝梅雇了一乘小轿，一个脚驴，打发二猴去拜邹榜眼，不多一时到了门前，小道童下了牲口，到门前高声言道：“门上的快来接帖，小塘济道爷来拜望。”方才喊了这么一声，那些捕役正在左右探望，听的此言，唰的一声，把轿子围住，不容分说把个假小塘拉出轿来用索子锁住，说：“你可是济小儿么？”老猴把头点了一点，一言不发。捕役说：“你看这个牛鼻子，倚老卖老，故意的装憨，且把小道拿住。”言罢走上前去把小猴锁住，小猴说：“众位爷爷，我师父就是济小塘，拿住他就是了，为何又拿我呢？”捕役们说：“小道休要罗唆，叫你同去不过替他招认口供，休言，跟着走吧。”众役拉着两个假道士，路过一个地方，乃是一座风流院，里边有两个名妓，一名摸摸儿菜，一名挨挨儿菜。严世蕃每年包银二千两，不许另接别人。这一日有两广军门的儿子替他父亲打点任内的事情，请赵文华引进，借风流院设席和严世蕃讲话。他们正在里边吃酒谈笑，有个小厮在门前闲看，见众人拉着两个道士，开口问道：“你们拿的什么人呢？”内中有认得的说：“小大叔，这就是太老爷叫拿的两个妖道。”小厮说：“你们慢走，大爷今在里边饮酒，正要看看他咧，待我进去问问。”言罢转身进内禀明狗子。狗子说：“叫他们进来，我先问问口供。”小厮听说翻身出来说：“大爷有令叫你们带进去咧。”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马猴大闹风流院 京城画影捉小塘

话说捕役把两个道士带进院中，狗子向马猴问道：“你是济小塘？”老马猴把头点了一点，只不言语。捕役说：“大爷，这个老道装聋作哑，只问小道便知。”世蕃依言说：“小道，你师父可是济小塘不是？”小猴说：“我师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原是济小塘。”狗子说：“既是他不会说话，带他往察院

去吧。”

军门的公子说：“且住，久闻济小塘善变戏法，何不叫他变变大家看呢。”世蕃闻言说：“小道，你师父会什么戏法，叫他玩上一个。”小猴闻言在老猴耳边说了几句，老猴用手比了一比。小猴说：“大爷，我师父耍飞琵琶咧。”世蕃说：“好，叫他耍吧。”老猴听说用手往挨挨儿莱一指，她怀中的那面琵琶滴溜溜起在空中，左舞右舞只如一个飞鸟一般。众人看着正然喝彩，小道说：“琵琶要下来，美人细看可别打着。”言未尽，唰的一声琵琶落将下来，把一个摸摸儿莱打倒在地，哀声不止。狗子大怒说：“好妖道，可害了我的美人了，小厮们快与我拿住。”小厮和捕役一齐动手。小石猴左跳右撞说：“莫要动手，还有好戏法哩。”说看就往席上指了两指，那些月琴弦子之类一齐乱飞，落将下来把赵文华、军门公子和严世蕃俱各打倒在地。

两个猴精现了原形，跳在厅房以上嘻嘻乱笑，此时小厮捕役未伤着的俱趴在花阴之下，听了会子，没有动静，爬出来看了看房上坐着两个猴子，这才把世蕃扶起来说：“大爷，两个道士变成猴子上房了。”赵文华、军门公子和两个娼妓听见这话，挣扎起来向猴子往上观看。狗子看见心中大怒说：“好妖道，焉敢倚仗邪术在此作祟，小厮们快取弹弓来，再传火器手，用三眼枪打这畜生。”小厮闻言分头而去，各取了弹弓，又将枪手叫来了，几名兵士往上乱打。两个猴左右躲闪，哪里能打的着。呼的一声，一齐跳到海棠树上，把一树鲜花抓了个稀碎。狗子正然吩咐叫打，忽然间一阵狂风，二猴踪影不见。

狗子同众人怔了一会，无可奈何，说：“你们暂且去吧。”捕役说：“小人们奉察院的宪牌拿住妖道，如今叫他逃走了，小人们怎么消票呢？”狗子说：“这却无妨，我使人去说一声就是了，放心去吧。”捕役们散去。

军门公子因要看戏法，惹了这么一番风波，自觉颜面无光，告辞而去。剩下赵文华向世蕃言道：“这个妖道实在可恶，怎么禀知太师本奏当今，画影图形拿住这个妖道，碎剝其尸，方解今日之恨。”狗子说：“我想此事内阁不便奏闻。只用禀明家父，叫一个门下奏上一本，连邹、胡二人一概参在本内，一来出年七的官司，二来除今日之恨。”赵文华满心欢喜说：“倒是世兄高见。”言罢各自上轿回府而去。

狗子见了严嵩，把今日之事说了，严嵩立时托了一个门下本奏当今，说：“两个妖道和邹、胡二人同谋，无事生非、扰乱人心。”圣上因同谋的话没有凭据，发下一道旨意，先拿妖道。旨意已下，五城的察院带着地方书办齐到严府问清白了妖道小塘师徒的形容，叫画匠画了图像，张挂四门，凡有过往僧道对像盘话，这且不提。

且说济仙自从差二猴闹了风流院，听见外面纷纷传说要拿妖道，济小塘自

已到了西门上，看了看告示上的言语同那图像，回到现中和众道友言道：“如今朝廷指名拿我，虽然图像上是个年老的道士，咱们在此住着也不妥当，不如大家走吧。”言罢告辞了白云观的道士，各带行李出观而去。及至走到三岔路口，苗仙向教长：“咱是到何方去呢？”济仙说：“只管前走，自然有个安身之处。”众人又往前走，这且不提。

且说苏九宫自三月二十四日拆了柬帖看了看，是至东便门外找房三五间，到二十六日从城南小巷迎接，这一日苏九宫早在东便门外找了五间闲房，前来迎接。大家会在一处，小塘向九宫问道：“寓所有了没有？”九宫说：“已现成了。”不多时，一齐进了新找的房子。小塘改为儒家打扮，改姓为齐，称作三相公。四个门徒也都是俗家衣帽，更名改姓不在话下。

到了次日，小塘向众道友言道：“今是三月二十七日东岳庙上大会，大家不免去走走，一来游玩，一来找个机会好去金殿面圣讨个封号。”众人听说俱各欢喜，将房门锁上各往东岳庙来，不多一时到了神路街的南头，只见一座松林里边搭着许多席棚，俱是酒馆，师徒几人走进一席棚去，就坐饮酒，这且不提。

且说东岳庙的地方乃巡视东城的一位察院所管。这位爷姓包，名叫士廉，科甲出身，为人耿直，二月里方才到任，听说东岳庙烧香的尽多男女混杂，常有恶徒借端生事，遂带领人役亲往庙中观看，到了庙口恭过神像，在门前预备下的棚内坐下，看了多时并无生事为非之人，遂向衙役们说道：“闻听东岳庙是个是非地方，本院到此半月连个胡言乱语的也并没有，以此看来北京百姓还算良善。”有一个多嘴的书办言道：“北京百姓良善者固多，凶恶者亦复不少，今日老爷在此，谁敢出头呢。”察院闻听此言，猛然醒悟。遂吩咐人役站班，自己带了随身的家人回到署中，换了一身儒衣，同家人仍向庙来，主仆二人走到棚前，见那酒棚之中吃酒行令甚是热闹。这位爷心中想管闲事，遂进酒棚拣了一个干净桌儿坐下。仆人要来一壶暖酒，满斟一杯放在老爷面前。

且说这座酒棚正是小塘师徒们在内吃酒的地方。包爷一行吃酒，抬头看见小塘，人品下俗，谈古论今，甚是有致。遂起了爱慕之心，起身走到近前，拱手言道：“亲翁请了。”济仙一见连忙站起身来往对面一看说：“尊官请了。”包爷笑道：“亲翁为何这等称呼呢？”济仙说：“在下从无客言，因见尊像非俗，所以这等称法，若不弃嫌，同坐奉敬三杯何如？”包爷说：“正要领教。”言罢归坐，包爷居中，济仙师徒下面相陪。

正然饮酒谈论，只听的外面锣鼓喧天，甚是热闹。小塘说：“这必是赛会的来了，咱们酒已足兴，何不大家去瞧瞧呢。”包爷说：“如此甚妙。大家随喜随喜。”小塘叫承光算了酒帐，一齐出了酒棚。只见那赛会的一起一起果然

齐整，打发过去。

大家随后跟着又叙谈了一会，包爷才问济仙尊姓大名，济仙说：“在下姓齐草号三点。”也问包爷的名姓，包爷随口答道：“姓郑，名是秉义。”包爷又问苗庆等四人的名姓，四人也是随口答应，及至走到庙门前边，忽然来了一伙人把苗庆等挤散，只留下济仙和包爷二人挤进庙去，到了棚前，那些书办人们一齐说：“老爷来了。”包爷到此难以隐瞒，把济仙拉到棚内说：“齐先生我与你不识面。一见就知我是官长，真是奇人，劳为再陪本院后面巡察一番，千万不可泄漏。”言罢携手走到后边寝宫殿上，两个人站在此台之上四下观瞧，这才是有心观察民间事，无意撞出是非来。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孙疯子混闹神庙 徽承光护守节妇

前回书说的是济仙和包爷在高台之上四下观望，且不必表。再说北京有一家功臣，几代世袭怀宁侯之职，姓孙名豹，好酒贪色，依仗着侯爵无所不至，人家给他起了个混名叫作孙疯子。齐化门外有他一坐花园，里边养着十八个小老婆，只因着东岳庙离花园不远，这一日他把大老婆也接了来观看热闹，自己却是坐上轿子，带领家将在庙中而来。到了庙内大殿之前下了轿子，也不烧香，也不拜神，摇摇摆摆一直走到寝宫之内，那一些烧香的男女见他进来，闹哄哄的往外乱跑，内中有个年轻的妇人，在忙乱里把绣鞋踩掉，下腰提鞋没走麻利，被怀宁侯一眼看见，甚是美貌，遂走近前去用扇子搨了两搨，那妇人往后倒退了几步，才待要骂，背后跟随的丫鬟说：“奶奶这是个醉汉，咱往前头去吧。”言罢就往前走，孙疯子一时高兴，说：“小厮们，这个美人正好做个十九房的姣姣，休要叫她走了。”众恶奴一闻此言，上前拥着两个妇女往前就走。高台子上包爷看的明白，说是：“反了，反了，清平世界哪有抢人的道理！”旁边一人言道：“相公你是疯了么，这是怀宁侯孙老爷，他若听见这话，其祸不小。”济仙遂乘势说道：“大人休要急躁，我看那妇人满面晦气，该有几日幽禁之灾，且是妇女们上庙，也是自招祸端。且跟到前面看他们如何行事，再作商议。”包爷依言，二人跟到前边，只见恶豪率领家人把两个妇女拥到西廊之下，正然痛哭。忽有一个小厮带着一乘小轿从外面跑进来，说：“春花休要啼哭，快着打发妍奶上轿走吧。”怀宁候的家人走上前去，一个嘴巴把那小厮打倒，说：“好一个野囚囊的，怎么叫我家的人上你的轿呢？”

孙疯子也就指手画脚说：“好一个小狗养的，这是我府中走出来的侍妾，你怎么跑来叫上轿呢？小厮们与我打这狗养的。”恶奴们闻言，不容分说一齐乱打。包爷一见冲冲大怒，才要上前分解，被恶奴们挡住说：“书呆子，你吃了早酒了么，在此惹的什么灾星？各人干你的营生去吧。”言罢，往前一推

，几乎把包爷推倒。

孙疯子向家人言道：“休和仆人饶舌，快抬我的轿来，打发美人上去。”众人答应一声，抬过轿子，将那个妇人强装在轿内，抬着就走。孙疯子随后上了牲口，带领从人轰的一声拥将出去，把一个包爷急的大声喊道：“反了，反了。”随后赶出来，到了棚前向那些衙役骂道：“我把你这些瞎眼的奴才，凶徒在此抢人家的妇女，还不与我拿么！”衙役以先是怕孙疯子的势力，所以袖手旁观。如今包爷吩咐拿人，大家仗着官威，赶上去一齐动手，怎奈孙疯子的人多，一顿棍棒倒把衙役打的倒退，眼看着抬着轿子如风而去。济仙在旁正要想去救，忽见徽承光走近前来，济仙说：“道友，你来的正好，这件事情你去走一遭吧。”言毕走进棚内，从囊中取出一副柬帖，用公案上的笔砚写了几句言词，折了折递与徽仙，附耳低言吩咐了几句，徽仙出庙而去，这且不提。

且说包爷见轿子去了，向衙役骂道：“好一些没用的奴才，连顶轿子也拦不回来，若不赶上夺回，俱把腿打折了。”济仙说：“大人不必急躁，怀宁侯人多势众，大约难以抢回。学生已托敝友前去，先保妇人的贞节。大人可把他家里人叫来问是姓什名谁，叫他补上一张呈子，待学生想个计策制住凶徒，有了真赃实犯，然后本奏当今，好便拿他。”包爷依言，遂吩咐衙役把小厮丫鬟叫到面前，一齐跪倒只是痛哭。包爷问及两个人的名字。小厮说：“我叫来保，丫鬟名叫春花。”又问他的家主，他说：“姓蔡，名先觉，在天津卫道爷衙门中主文。方才抢了去的是主母吴月莲，住在海岱门内莱州胡同，因为去年家主患病许下一炉香愿，所以今日到此庙内，谁知遇着这样歹人抢夺而去。只求老爷作主与小人要回主母来吧。”

包爷叫书办记了口供，差人把二人送回家去，又向济仙言道：“济先生若不弃嫌，请到署中做一位先生，不知肯否？”济仙说：“学生本当效力，但还有些事情不能脱身，待等三五日还要亲到贵署有话商议。”包爷说：“既然如此，临时恭候。”言罢拱手相别，上轿而去。济仙也出了庙门，与苏九宫、韩庆云、一枝梅找在一处。韩生说：“教长，方才许多人拥着一乘轿子打出庙来，不知是何缘故？”济仙就把方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回到寓所。济仙吩咐苗庆往天津与蔡先觉报信，这且不提。

且说徽承光用隐身之法跟到怀宁府里，只见孙疯子吩咐两个丫鬟把抢来的美人扶出轿来，送往一座高楼而去。徽仙随后跟到楼前，看了看匾上写着三个大字，乃是“蜗牛居”。看罢系衣上楼，只见那个妇人满眼是泪。旁边两个丫鬟，那个大的开言说道：“娘子不必啼哭，你虽是好人家儿女，嫁的丈夫无非是个平民，怎如我家老爷世袭侯爵，富贵无比。你若乐心乐意和他成了婚，这

一辈子就受用不尽了，暂且莫讲别的，你先吃杯香茶尝尝滋味，只怕就不想家了。”言罢拿过一杯茶来往妇人口内一灌，那妇人粉面通红，用手一推，把一个茶杯推落在地，打了个粉碎。

孙疯子听见这个光景，走上楼来，到了妇人跟前不容分说，双手抱住就要行奸。承光一见哪里肯容，抓住脖子往后一拉，把恶徒摔了个仰面朝天，手脚乱动。慌的两个丫鬟上前扶起坐在床上，满口言道：“摔死我了。”大丫头把嘴一咂说：“我的爷，想必多贪了几杯站不住了，要干正经事当少吃几盅。”正然说着，有一个老丫鬟跑上楼来问知原由说：“我的爷吃酒多了，也要撑着点，怎么就跌倒了，且下楼去歇息歇息，晚上再来不迟。”言毕架着下楼而去。不多一时，送点心来的，送酒饭来的，又有抬着皮箱送衣裳来的，吴氏只是一味痛哭并不旁视。徽仙在一旁看着，暗暗点头，佩服吴氏的贞节。

且说孙疯子自从被承光在暗中摔了一跤，扫兴下楼，就使丫鬟们拿吃食衣服打动妇人心。怎知她心似铁石，并无活动口气。丫鬟们怕担不是，回禀孙疯子，说是送去的酒食衣服俱已留下。孙疯子信以为真，到了天晚，从新换上套新鲜衣服，假装斯文走到楼上，坐在床上就要动手。老丫鬟说：“老爷还该斯文一些，难道有官还愁妾么。”孙疯子听说，连忙缩回手来，说：“新娘，方才送来的吃食可曾用了些么？”大丫鬟插口言道：“想必新奶奶今日害羞，过一晚到明日就热呼起来了。”孙疯子闻言点头，说：“方才送来的果酒用了没有？”丫鬟说：“原封没动。”孙疯子说：“既然如此，摆上果品，我敬新奶奶三杯。”丫鬟答应，摆上果品，将酒暖热，用玉杯斟了一杯递与恶徒。恶徒接杯在手，满面堆欢向吴氏言道：“咱二人今日相遇，乃是前生有缘，我劝你开怀饮上几杯，咱二人好成双配对。”言罢把酒杯往吴氏口边一送。佳人心中一恼，用手一推，把一只玉杯落在地下，打了个粉碎，那些酒都洒在孙疯子身上。恶豪落了个没趣，不由的动怒说：“好泼妇！这样不识抬举，丫头们与我把鞭子拿来！”丫鬟劝道：“老爷息怒，新奶奶初来乍到，总然有冒犯处，还要老爷担待几分。我想这样密事不是同人做的，等我们下去你二人再商说吧。”

一行说着各自散去，留下两个丫鬟影在床后。这恶豪反怒为喜说：“娘子，方才是我一时粗鲁，休要挂怀，我还未曾问及姓氏，望娘子说个明白。”吴氏闻言，索性把身子扭转过去，一言不发，抽哇抽的只是痛哭。孙疯子心痒难挠，伸过手去把粉颈一摸，吴氏着忙用手一推，开言大骂。要知后事，再看下回。

话说吴氏用手指定孙疯子说：“好一个该死的贼徒，不顾王法硬夺民妻，该当何罪？你今虽然把我抢来，我不过舍上一死，要我顺从于你，怎得能够。”言罢把桌子一推，把一些家伙打了个粉碎，自己回过手来抓破粉面，披头乱发，放声大哭。恶豪一见微微冷笑说：“贱人，你会放泼，难道就撒手了不成，既然把你抢来，岂肯善罢甘休。既然不爱温存，待我上个硬弓，看你怎样。”言罢，把丫鬟叫到跟前说：“你把贱人的两手拉住，待我剥他个赤身露体，看他依与不依。”丫鬟听说，上去两个把吴氏的玉腕一边拉住一只。吴氏本来身体柔弱，今被两个丫鬟拉住，心中一气，只如瘫了的一般，哪里还能动转。恶豪说：“贱人，你怎么不动了呢。”说着走到跟前解开衣扣，顺手就去解裙，急的个吴氏嚎啕痛哭，无法可使。暗中的徽仙心中动怒，伸手抓住恶豪的头发往后一带，趁势两手端起往楼板上摔，摔的个恶豪昏迷过去。吓的两个丫鬟一齐跪倒在一处，不敢动转。徽仙故意的满楼上乱转，只装鬼叫，吴氏看见这个光景也顾不的害怕，只是一味痛哭。

再说楼下边的丫头们正然探听楼上的动静，忽听的鬼哭神嚎，满楼上乱响，慌的他们一齐跑上去看了看。家伙尽皆打碎，两个丫鬟爬在一处，吴氏在一旁痛哭。又往墙根底下一看，只见孙疯子躺在那里四脚拉叉，两眼紧闭，口流白沫。

丫鬟们你瞧我看，正不知什么缘故。徽仙又装起鬼叫，打的楼上乒乓乱响，把一些丫鬟们吓的一步一跌滚下楼去，齐声嚷道：“楼上有了鬼了！”掌家婆听见这话，把管家们叫进来，一齐上楼把恶豪抬下来送到书房，叫丫鬟看守不提。

且说吴氏见把恶豪抬下去，上面落下独自一人，心中想道：这个贼白日间上来跌了一跤没得起身，方才正要无理，好似有人拉住把他摔在那里的一般。看起来，这鬼哭神嚎并不是邪祟，不知是那家神圣保护与我。吴氏想到这里心中少宽，忽然又一转念说：虽然如此，恶贼未必死心，他要再来缠饶怎么是个了，不如趁此无人死了倒干净。吴氏想罢自己哭了一会，从袖内取出香帕栓在床头之上，挽了一个扣儿，就要伸头。徽仙看的明白，伸手将香帕揪断，说：“夫人不可。”吴氏闻言吓得惊疑不止，自己想道：楼上并无一人，是谁说话，且是好好的罗帕怎么又会断了，想必是神圣护持叫我别死。既然如此，定然还有个出头的日子，我且耐心守着，再看看如何。吴氏主意已定，不住的念佛，这且不表。

再说众人把孙疯子抬到书房，掌家婆又领了两个大胆的丫鬟从新回到楼上，看了看吴氏安然无事，口中不住的念佛，掌家婆走至跟前用好话安慰了一番，又端了一杯茶来劝着吴氏吃了几口。大家说着话儿，足足的守了一夜，到了

次日清早，孙疯子还是闭目合眼，只说胡话。有一个小厮和老管家言道：“我想咱家老爷，今日把新人抢来成亲，必是日子不好，冲着什么凶神恶鬼，所以这等作祟。天坛庙内欧法官绝好的法力，请他来看看或者能治此症。”老家人说：“既有能人，你就快请去吧。”小厮不敢怠慢，即忙出门，立时跑到天坛庙里，见了欧法官，通知来意。法官听的是怀宁侯家请他，随即收拾了法器包裹，叫一个徒弟提着同孙府的小厮出庙而来。一路同行，问长问短，把话先都装在肚里，不多时进了孙家花园，到了蜗牛居楼下，法官猛然站住动也不动，老管家说：“法官为何发起怔来了呢？”老道迟疑多时说：“方才我一进来，有一位神圣在此经过，我因看他的来踪去路，故此发怔。”管家又问说：“是什么神呢？”老道言道：“我若不说你们焉能知道，只因你家主动了邪念，把个妇人抢在家中，招惹了一个邪鬼显弄神通，要追你家主的命哩。”管家说：“法官讲的不错，我家主如今胡念八说似疯了的一般，不知可还救的过来么？”老道说：“我却有一粒救苦保命仙丹，只是引子有些难配。”管家说：“是用什么东西、法师只管言讲。”老道说：“这药的引子定要珍珠元宝汤。”管家说：“这有何难。”言罢，叫掌家婆通知二奶奶立时拿出来了一个元宝，黄豆大的十个珠子交与欧道。

老道叫徒弟把带来的炉子铫子端将过来，放在花顺桌子上边，要了炭来将火升着，叫人打了一铫子无根水来，放在炉子之上，同着众人把元宝珍珠放在铫子里煽起火来，滚了一会，这老道暗念灵文，用小搬运法早把珠宝运在身上，故意的坐在一旁说：“掌家的，你揭开盖子，看那引子好了没有。”

管家的果然走到跟前揭盖一看，珍珠元宝全无踪影，只有半铫子清水，遂向道士言道：“珍珠元宝都不见了。”老道说：“造化造化，珠子银子俱煎成汤，这才算是好引子哩，但只一件，治好病我是要谢礼的。”管家说道：“爷放心，若要病治好，我叫老爷送你两个元宝。”老道听说，从直袋中取出一个包儿，拿出一个栗子大的丸药放在引子之内，向老管家言道：“将药端去用金器研碎，灌入病人腹内，立时见效，还有一句话说，效与不效立时回信，好作商议。”管家答应一声，把药端至书房，叫丫鬟用金簪研碎，灌入怀宁侯腹中，不多一时，只见他龇牙咧嘴，哇的声吐将出来。老管家回来和老道说了，老道心里就放下胆来。原来他这丸药名为顶子，专治胸满积痰病人，吃了要好立时见效，不好立时就死。所以听说吐了，就知有几分见效，说：“这病已有一半好了，可再灌他半盏人参汤，立时就痊愈了。”管家听说，跑至书房看了看有现成的参汤，不费工夫把恶豪扶起灌了几口，这恶豪原是没病的人，不过是受了点惊气，吐了会子，又用参汤一提，自然就好了。睁开二目满屋中瞧了一遍说：“新娘那去了呢？”管家听见，急急跑至前边说：“造化造化，我

家老爷好了，你且在此坐着，等我回明，一定谢你两个元宝。”老道听说满心得意，单等着两个元宝不提。

且说孙疯子又向丫鬟问道：“我方才是在楼上，怎么又在书房里呢？”众人把昨晚之事说了一遍，又把欧法官治病的话说了。恶豪听罢如梦方醒，把老家人叫到跟前说：“欧道走了没有？”家人说：“小人许了他二百银的谢礼，如今还在花厅内坐着哩。”恶豪闻言心中不悦，说：“为何许他这些银子？”

管家说：“老爷不知，他煎药引子的时节已经用一个元宝十个珍珠，还未曾登大帐哩。”恶豪听了这话，更加焦躁，低头一想，计上心来，腹中想道：我且把这个老道稳住，多叫几个丫鬟再到楼上。若有邪祟就叫他给我净宅，事后再作计议。如无动静，我和那妇人成了美事，然后把用去的元宝珠子和他要回，赶出他去。主意已定，叫人送出去两盘果子，一壶暖酒，将两个道士安住，自己领着丫鬟又往楼上而来。

徽仙一见，又弄神通，迎着恶豪伸出一只手来，大如簸箕，黄毛纷乱，恶豪一见说声：“不好！”同丫鬟一齐乱跑，及至跑进书房，急瞪着两眼又哼哼起来，稳了一会，叫小厮跟着往花厅而来。老道正与小道吃果子饮酒，看见恶豪出来，连忙站在一旁，让恶豪在上面坐下，自己下面相陪，那一些奉承的言语不必细表。奉承了一会，说：“老爷千万之喜，今日这一场病虽是亏了小道的药力，还是老爷的福大。”孙疯子佯推不知，故意的把脸一翻说：“哇！满口胡说，小厮请了你来原为驱鬼除邪，我又何尝病来？”一番话说得老道闭口无言，也不敢说讨谢礼，低头想了一想说：“也罢，他既叫我除邪，我就在这里边再作道理。”想罢开言说：“有病也罢没病也罢，不必动气，老爷叫我除邪，但不知是什么动静，说与小道，包管立时赶的他无影无踪。”恶豪闻言带笑言道：“不知法师有如此手段，失敬失敬。”遂将有邪的来历说了一遍。老道故意的摇头开言说：“这个妖邪虽然易除，只是坛场有些费力，第一要洁净，第二要整齐，须用新桌二十四张搭起高台，香案的一张要用四个元宝支住桌腿，名为银脚光生。这四个元宝不过仅用一用，仍旧交还。老爷若肯舍到坛内，打一个齐天大醮，更有无量的功德。”

恶豪闻言肚里说话：这个牛鼻子好大口气，不免且自应他，等用过之时连前物一并追回。想罢，一概应承说：“法师将应用之物开一清单交与老家人去办理就是了。”言罢仍回书房而去。老道遂开了一张清单交与老管事的，管事的拿去不多一时，治办妥当。法台顶上那张桌子用四个元宝垫起腿来，上面摆下香案五谷等物，诸事已毕，老道叫小道打开包裹，把法水盂七星剑朱笔黄纸和拘神的合牌一齐送上台去，他然后才换上法衣法冠，手执牙笏朝上叩头，起

身上台点上香烛。口中咕咕哝哝，欠欠身拱拱手，就如和人说话的一般。

老管家在下边看着，心中纳闷，往上问道：“法官爷，你是和谁说话呢？”老道正然捣鬼，听见这么一问，故意的拿腔说：“好一个混账东西，偌大年纪竟是不知好歹，我刚把神将爷请来问长问短，叫你问这一声几乎冲散。看你那嘴，若再要是多言，我一定拘个割舌头的鬼来，把舌头给你割个稀烂。”管家听罢满心是气不好放使出来，只得是唯唯听命。

再说老道又在捣鬼，见他伸手把朱砂研浓，铺下几张黄纸，提起笔来曲曲弯弯胡乱画了十九张神符，说：“掌家的老哥，你这院中有多少门户，领小道去把神符贴上。”老管家满心不服，无奈当这个时候又不敢出口，怨气吞声开言答道：“连蜗牛居的楼门共是六处。”老道拿了六张符交与小道跟老家人各处贴去，及至贴蜗牛居上，笃动了暗中的微仙，当初小塘给他柬帖，曾说如有道家除邪，趁势假装神鬼吓他一番，然后指条明路，叫孙豹前来请我，还有一场戏。微仙记着这些言语，诸日在暗中探望。这一日知是欧道设坛，早在楼门中观看。等了一会，见小道和管家前来贴符，刚到楼梯上边，微仙把膀臂往前一伸，吓的个道童和老管家哎哟了一声，咕哩咕噜滚将下去，一步一跌跑到台前说：“不好了，毛神赶了来了。”老道在台上听见这话，连忙问道：“哪里来的什么毛神，快着说个明白。”小道说：“楼上伸下一只簸箕大的毛手来，几乎把我抓住，这可不是个毛神么。”老道闻言吓的心中战惊惊的，口中还发狂言，用手指定道童说：“好一个无用的孽障，我的神符专退邪魔邪鬼，哪能近前。不说是你胆小害怕，疑心自生暗鬼，还不给我回去贴去。”老管家在下面听见老道还说大话，气的他怒发冲冠说：“欧道，别拿腔了，你说你的符能除邪，如今反把邪招了来了，邪鬼现在楼上，你还在此胡说大话，小厮们与我拉下他来。”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微承光现形装鬼 欧老道中魔闹坛

话说老管家吩咐小厮们要拉下老道，小道童连忙摆手说：“掌家爷且别动气，想是方才把符错贴了，也是有的。待我问上我师父再说。”言罢走到台前，先往上丢了个眼色，说：“师父方才那符是错贴了不是？”老道顺口答言说：“可不，那原是着宅房中贴的一张，怨不的把毛神招来，待我另画一道。”

言罢拿起笔来又画了一张说：“徒弟，这是一道五雷神符，甚是厉害。还劳掌家爷和你贴上去吧。”管家的说：“牛鼻子，别放屁了，这道符既然厉害，自己下来贴上去吧。”老道说：“掌家爷，非是不肯去，我若一到楼上，妖精跑了便罢，若不跑，我岂肯和他善罢甘休？动起手来，不是掌中雷就是斩妖剑，惊天动地，怕吓着你这府中之人，所以我不敢去。”管家没好气的言

道：“你既有这样手段，只捉住妖精就好，吓着人也不与你相干。”小道说：“掌家爷既然这么说了，你就亲自去吧，到楼上捉住妖精，一来颜面有光，二来看看是个什么变的。”老道没的推托，说：“既叫我去，弄出事来可不与我相干。”说罢拿起笔来在手心里胡画了画，掌着剑提着符，走下坛来说：“掌家爷多叫几人跟着，带上绳锁好捆妖精，我的路径不熟，还得你同去走走。”老管家正要人多壮胆，就叫小厮们各提绳锁棍棒，同着老道走到楼前说：“欧道你自己上去贴吧。”老道无可奈何，仗着下边的人多，壮了壮胆子，战战兢兢走到楼上，没倒没横的把符一贴，回身就走到了楼下，喘息了一会，又拿架子说：“罢了罢了，方才幸而是我，要叫你来又弄坏了。”管家说：“怎么样呢？”老道说：“我一上去就撞见妖精，有心用雷打他，恐怕你们害怕，所以暗用法术把他赶了跑了，待我再施法术赶他到阴山背后，给你绝了根了，免的他再回来。”言罢，手举宝剑，口内乱咕哝。岂知徽仙早已跟下楼来，见老道如此捣鬼，心中暗笑，从脖子后边一掌把老道打了个前栽。老道着慌，丢了宝剑，浑身不住的筛糠，众人上前问其缘故，老道并不回答，四下里瞧了一瞧没有动静，他又嘴硬起来说：“你这些孽障，气死我了，我正在这里作法，你为何打我一掌，难道我是在此和你硬来么。”

老管家啐了一口说：“欧道，你真真的发怪，俺们离你这么远，难道有丈二长的手么？”老道听了心内说话；方才分明有人从背后打我。他们却又离的甚远，莫非真是邪了么。

正然心中胡想，徽仙又转到面前，用指头往老道鼻梁上一戳，咕咚一声，把老道摔了个仰面朝天，手脚乱动，慌的小道上前扶起，说：“师父是先时吃的酒过多了，怎么就会跌倒了呢？”老道并不答言，才待迈步要跑，徽仙又把手伸在老道面前晃了一晃，吹了一口凉气。老道猛然打了个寒战，毛骨悚然，不住的东瞧西望，只想要跑。徽仙趁势显了个鬼形，迎头站立，老道抬头一看说是：“不好！有了鬼了。”言罢和中了邪的一般。绕了一会圈子，瞅空往里就跑。老管家说：“不好，小厮们快着拉回他来，看他跑到里边吓着小奶奶们。”

小厮们听说，一齐乱赶老道，转了几个弯子，到了内书房门口，往里一跳，被门上框把法冠刮掉，披头散发。孙疯子和众多姬妾只当是妖精跑了前来，吓得一齐乱嚷，随后小厮们赶到书房说：“奶奶们别害怕，这不是妖精，是法官欧道。”孙疯子说：“法官怎么这么个样子，还不与我打他出去。”众人上前把老道按倒，用绳捆上抬了出去。复返回来，把老道捉邪见鬼的话和孙豹说了。孙豹说：“好牛鼻子，胡喇大话起发我的东西，反倒惹出邪来。快与我先打一顿皮鞭，追出财物，剥他个精光，赶出他去。”

小厮领命，回去说与管家。管家正要不依欧道，听说叫追打财物，正合其意，吩咐小厮把老道拴在花厅柱子之上，取了一个打牛的鞭子，说：“欧道，你今日没拿住妖精，我给你除除邪吧。”言罢，没头没脸抽了一顿，抽得个老道猫叫的一般说：“掌家爷饶了我吧。”

掌家的说：“好牛鼻子，对咱不嘴硬了么？别的也不必说，你药引子里用的珍珠元宝是假是真？”老道说：“掌家爷是你亲自看着我放在镜子之中，煎成清水，把你家老爷已救活了，为何又问起真假来呢？”管家的抡开鞭子又抽了一顿，老道左蹦右跳说：“不要打了，那引子原是假的，元宝珍珠俱在我腰里哩。”管家听说，叫小厮把两样东西尽掏出来。管家忽然想起坛内垫桌子的元宝说“小厮们，快把法台上垫桌子的四个元宝取来，别叫这老牛鼻子再盗脱了。”

谁知这话被徽仙听见，先把元宝取了，埋在花园土地神供桌下。及至小厮到了台前看了看，四个元宝踪影不见，跑回来向掌家的言道：“元宝俱不见了，不是和两个道士要吧。”管家说：“欧道，台上的四个元宝哪里去了？”老道说：“我的爷，自我离台贴符，再没回去，我可知道哪去了呢？”管家举起皮鞭唰唰又是几鞭。老道说：“我的爷，你可屈死人了，我所盗的东西已经全承认了，难道还会昧下这宗银子不成。老爷不信只管翻。”管家的果然叫小厮把老道的衣服剥去，翻了一会，并皆没有。管家的又向小道问道：“你师父把元宝藏在哪里，从实说来。”小道说：“这件事情实在并不知道。”老管家说：“小囚囊的也是一张硬嘴，小厮们把他也拴起来。”小厮答应一声，把小道和老道拴在一处，才拿鞭要打。徽仙把身形一晃，假装神道显露身形，但只吹阴风扬土满院乱响。管家的同小厮们吓了个胆裂魂飞，一直乱跑。徽仙说：“欧道休要惊慌，吾神非邪非鬼，乃是你的救命星官到了。”师徒两个听见这话，不住的往上磕头说：“神圣爷爷大慈大悲，快着救一救吧。”徽仙说：“只因你贪心太重，所以受此折磨，吾神念你是玄门弟子，指条明路于你。如今东便门外二闸上两岸南边，有一位齐三相公，须用怀宁侯的名帖请他前来，也就有了元宝的下落，也可以除了邪祟，那就辨出你的冤来了。此言谨记，吾神去也。”言罢，一阵清风，忽然不见。

且说小厮和掌家的一行跑着，恍惚听见一句说是“救命星官到了”，及至跑到前边迟了一会，掌家的叫小厮们各拿棍棒复至花厅，看了看安静如常，两个道士坐在一处。管家的复又问道：“你二人倒是把元宝藏在哪里？从实说吧。”老道士战战兢兢说：“掌家的爷暂且别问元宝，几乎吓死人了。”掌家的明知故问说：“这话怎么说呢？”老道把方才神灵的话述说了一遍，老管家心中暗道：“这可不是捣鬼，我方才也听了一句。”想了一想向老道开言说

：“要请什么齐三相公却倒容易。恐怕我家老爷轻易不肯发帖。”小道言道：“这是府上的大事，为何不请？若请明人来了，第一件元宝有了下落，第二件把邪除了，家中也得平安。老人家去回一声，千万的叫老爷发个名帖方好。”言罢，不住的叩头，老道士也是苦苦哀告。老管家说：“也罢，就依着你们，今日晚了，明早进去回吧。”言毕吩咐小厮们看守二道，转身而去。

再说吴氏在楼上有丫鬟们看守，又有微仙暗中扶持，一夜晚景且不必表。到了次日早晨，老管家进内书房，把神圣显灵，欧道师徒哀求的话说了一遍，孙豹一来是不舍那四个元宝，且是又被微仙闹的害怕，不得和吴氏沾身，万不得已，遂向管家言道：“论来我的名帖不肯轻易给人，既是姓齐的有些手段，给他个侍生单帖，你就和欧道请他去吧。”管家领命到外书房取了一个侍生帖子，来至花厅说：“欧道，造化你了，已把名帖讨出，你快同我去吧。”言罢，叫小厮带着老道骑上牲口，又抬了一乘空轿，齐出花园，管家的乘骖在前，老道和轿子在后。不多时，到了二闸南边，见着小塘的下处。欧道上前把门拍了两下，济仙听见向韩生言道：“这是怀宁侯家请我，你出去，如此这般先问他一遍。”韩生答应出来开了街门，一见欧道说：“你可是能治病、会捉妖、惯挨打的欧法官么？”老道见问毛骨悚然，连忙答应说：“小道就是，你可是齐老爷么？”韩生说：“齐三相公现在草堂，若是怀宁侯家的伙计，跟我进去。”管家听见韩生这一番话，知道齐相公是个明人，遂下牲口同往里走。到院中，老道士跪在尘埃只是磕头。小塘在草堂之中上面坐着，看着老道磕了半天，方才开言说：“那一道家，你只顾在此叩头，是何缘故？”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哄愚人物归本主 做活局治服恶豪

话说小塘问老道叩头的缘故，老道把在怀宁侯家治病除邪，因起发财物不见了，四个元宝无下落，苦受拷打，有了神人指教，前来叩请的话说了一遍，小塘说：“这件事情皆因你贪多无厌，我又不是神仙，如何能以明白，且是怀宁侯与我水米无交，我岂肯前去？你去另请明人去吧。”老道复叩头说：“爷爷，空中神圣叫我请你，何处还有明人？若说和孙府无交，这不是他家的掌家，现拿孙老爷的名帖在此？”老管家在旁这才拿出帖来，躬身说：“相公，这是家主的请帖，望乞大驾光临，替老道分明此事。”济仙接过帖来一看说：“贵东主既来请我，少不的同你前去，有一句话可要先说明白，贵府虽系侯门，我乃文墨之人，须要以客礼相待，凡事依着我说，我方肯去。”管家说：“相公此去吩咐的话，全在小人。”济仙把话讲明，吩咐欧道起来，叫管家给他去了绳子，一齐出门，济仙上轿，管家乘马，小厮们跟定老道，直扑齐化

门来。

不多时到了花园门口，轿子落地，管家下了牲口，先跑进书房中，见了孙豹说：“齐相公来了，小的到他那里，他并不问就知道去的意思，看来是个明人。依着小的，老爷出去迎接迎接。”孙豹说：“满口胡言，吾乃公侯之贵，岂可轻身于他，叫他进来就是了。”管家说：“老爷何必太拘，他乃文士，与老爷无害，况咱正在用人之际，迎接迎接有何妨碍。”

孙豹听了说：“也罢，我暂且迎他一迎，如有法力便罢，若是没有，先打顿棍，叫他包赔四个元宝。”言罢，欠身出了书房，走到花园门口，小厮们向轿内言道：“老爷迎接来了，请齐相公快下轿吧。”小塘闻言这才出了轿子，一见孙豹笑面相迎说：“学生乃一介寒儒，轻进贵地，不打顿棍也就够了，怎敢又劳贵步，还怕要包赔四个元宝咧。”恶豪听罢心内发毛说：“我方才在书房中讲的话，怎么他会知道，这事真真的古怪。”想罢不由的钦敬起来，往前急走两步，猫腰打躬，说：“大驾光临，本当远迎，接待来迟，望乞恕罪。”济仙把手一秉说声：“不敢。”二人携手进内，在待客厅分宾主叙坐。

茶罢把盏，济仙明知故问说：“学生一个寒儒，从未叩拜公门，今蒙尊帖相招，不知有何见谕？”恶豪听了心中自忖，他开口两句，如从我心内走了一般，如今他又问我请他的意思，我且囫圇答他，他若再参的透，我便信服。想罢开言说：“无事也不敢相烦，只因自不小心失了一宗财物，特请先生占算占算。”济仙微微淡笑说：“学生哪会占算，不过是胡猜乱道，依我看来非是自不小心，还是自惹琐碎。我算你有个阴人到此，进门犯了日干，冲撞着花园的土地，勾引邪魔，闹的家宅不安，四个元宝也是土地摄去，现埋在供桌以前，大人亲自领人去刨便见真假。”

孙豹闻言待信不信，说：“既然如此，暂且失陪。”言罢下了客厅，叫小厮扛着铁锹，到了土地祠内，看了看墁地砖，平平正正，并无裂缝，恶豪看罢，心中不满说：“小厮们且来刨刨看是如何。”小厮听说，用锹对准砖缝往上一掀，果然四个元宝尽在砖下，喜的个孙豹眉开眼笑，这才信服了济仙，急忙来至客舍，一见小塘说：“先生真神仙也，若不是先生前来，欧道的冤屈如何得辨。”济仙借着这话假意要走，说：“既然原物已有，学生就此告别。

“孙豹连忙拦住说：“少坐片时，还有一言奉告，只因在下新娶一妾，看的日子不好，不知怎的招了邪祟，混的家宅不安，请来欧道除邪，不料又没见了镇坛的元宝。因我不明此事，追问欧道，幸有一位救命星官显圣，叫把尊驾请来，一节可以辨明此事，二来能以斩妖净宅。既然能知元宝的下落，足见高明，还求施展法力，把邪除了，就谢方才那四个元宝。”济仙说：“学生有何法力，不过是以正除邪，既蒙大人台爱，敢不如命。但有一句话说，既叫学生除

邪，学生的言语大人只得句句相从。”孙豹说：“这是自然的，一但有见教，无不从命，现有四个元宝在此，望先生笑纳，少表敬心。”济仙笑道：“大人休要小看学生。莫说四个元宝，就是万两黄金我也分毫不染，既承高情，赠与欧道一个以补他的冤枉，就当是学生领了情吧。”孙豹依言叫家人递与欧道一个，欧道叩头拜谢侍立一旁。

孙豹向济仙问道：“先生摆坛是用什么东西，吩咐出来，叫他们治办。”济仙说：“不用别的，只用一张香案桌、一杆黄帮长幡和文房四宝足够了。”孙豹听罢吩咐家人去办，不多一时诸物齐备摆在厅上，济仙提笔在长幡上写了“招魂使者”四个大字，立在桌旁说：“孙大人，你是坛主，只得亲自上香。”孙豹平日不敬三宝，今被微仙吓怕，又被济仙说破心事，不得不信，遂即净手焚香，拜罢平身一旁站立。济仙要知会微仙，从袜筒子里抽出一根戒方往桌上便拍，一声响亮，前后皆惊，微仙在楼上听的明白，知是济仙来到，遂顺着声音来到厅上，济仙看见，遂把圣人的言语念将出来，说道是：

孔圣之道，至正无偏。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仗我儒教，要灭偏端。未除邪祟，先问根源。

招魂使者，即至厅前。遵吾法令，倾此长幡。速降速降，休要迟延。

念完把戒方又拍了一拍，微仙伸手把黄幡举起，往两边乱晃，众人看见幡动，不见人形，一个个吓的齐往后退，把个孙豹吓的躲在照壁之后，只是发呆。济仙说：“莫要惊慌，这是招魂使者降临，尔等在旁看我灭妖除邪。”言罢拱手躬身说：“无事不敢相烦，速把花园土地招来，我要问话。”微仙领命，手举长幡往后而去，转了一转回至厅上，在暗中高声言道：“土地到了。”济仙把手一拱说：“土地公公请了。”微仙又在暗中装了个土地说：“法师，招小神有何见谕？”济仙说：“你职司土地，乃是一位家宅正神，为何纵放邪祟在此作耗，是何道理？”微仙说：“这事与小神无干，皆是怀宁侯自惹之祸，因他行为不端，上天命他祖先把邪祟引来，不但作耗，还要追他的性命。”孙豹听了这话更加惊慌，在照壁后边说：“济先生，借重金言，求土地公公救我一救。”济仙回头说：“不许高声，我自有道理。”说罢又向空言道：“既然与公公无干，且归本位。”

又向招魂使者言道：“再劳尊使，把孙家的祖先招来，我好问话。”微仙闻言，手拿长幡出厅绕了个弯子回来，故意的吹了口仙气，立时厅中发暗，阴风侵人。济仙往下问道：“你是孙家的祖先么？”微仙随口答道：“阴魂乃孙豹的五世祖，不知明人招来有何吩咐？”济仙回头向孙豹言道：“这是你的祖先在此，过来跪了。听我问话。”孙豹听说，壮着胆子走到香案以前，济仙向空中问道：“你既是孙家祖宗，就该保佑子孙，却是反招邪祟来，是何缘故

？”微仙装着阴魂言道：“这件事情并非阴魂的本意，只因我这孙孙不肯学好，硬抢有夫之妇，良心丧尽，神圣见怒，奏于玉皇，玉皇命我招引邪魔混乱家庭，不久还要追他的性命去见阴王，这是家门庭不幸，出了这等败坏子孙，叫阴魂也没有法了。”言罢悲悲切切，如有哭声。恶豪也就泪汪汪的说：“祖爷爷，你好歹生个法儿救你孙孙的命吧。”说着叩头在地嚎啕痛哭，把一个暗中的微仙笑的说不出话来。济仙恐怕笑的露了马脚，连忙取笔在手上写了“亲笔供招”五字，暗与微仙一看，微仙心下明白，又装孙家的祖宗说：“孙孙，你既苦苦哀求，知道改过，你可将自己的不是亲笔写招，我替你哀告神灵，奏知玉帝，不但家宅可以平安，也可以保你的性命。”孙豹正然吓的没法，听说这话连忙答应，说：“祖宗若果救下孙孙的性命，孙孙情愿写招。”言罢，叫家人拿过笔墨纸砚，放在地下，就如犯人画招的一样趴在那里提笔写道：

画招人名孙豹，只因不守本分任意胡行，在东岳庙上抢了一个妇人，藏在楼上，俟望共偕连理成为夫妇。谁知神灵不依，活要追命，今日亲笔写供，望乞消灾，再不胡行。所招是实。

写罢叫家人递与济仙，济仙看了一遍，心中暗喜，说：“阴魂把你孙孙的供状持去，速乞众神转达天庭，好与你家消灾。”微仙答应一声，接过供状，吹了一口仙气，但只见一阵旋风，那张供纸起在空中，转眼之间踪影不见，一些奴仆个个信服，孙豹站将起来仍躲在照壁以后观看动静，还没半个时辰，微仙又装起神来，变出一片黄云直扑厅前，口中言道：“吾乃降妖神将，奉玉帝敕旨，与你家赦罪除邪，今往蜗牛居上降妖，尔等休要害怕。”言罢飘飘的竟往后去，去不多时忽听得呼呼风响，一股黑气真奔厅前，从那黑气之中露出簸箕大的一只毛手，还有一个尾巴，不住的乱跳。吓的孙豹和一些下人抖衣而战，你躲我藏。济仙故意的站起身来，手举戒方往桌下一打，只听着响亮一声，黑气消散，遂向孙豹言道：“大人不必害怕，妖邪已除，学生要告辞了。”孙豹这才挣扎过来说：“先生休走，眼前虽说清静，只怕妖精再来，求先生在舍下多住几日，一来镇宅，二来还要酬劳。”济仙微微冷笑说：“大人，不必多住，妖邪已经被我打死，从今再也不来了。”

孙豹这才略略放下心来，说：“先生，邪祟虽除，我的罪名不知赦了没有？”济仙说：“赦是赦了，三日之内千万莫见阴人，若因阴人冲了，定是罪上加罪。”孙豹唯唯听命，亲送小塘。小塘说：“大人不必远送，还有一事几乎忘了，既与欧道一个元宝，就该叫他回去，他原是招邪的祸根，留他在此何用？”孙豹闻言，连忙吩咐小厮去放欧道。济仙把手一拱，扬长而去。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怀宁侯闭户躲灾 徐夫人细问端详

话说济仙出了园门正往前走，只见欧道爷儿两个跟出门来，走到面前双膝跪倒说：“多蒙相公恩德救了性命，不知怎样答报。”济仙说：“恩德倒不用报，只有两句言语须要谨记，从今以后假灵丹不可骗人，假符水不可哄人，你师徒就此去吧。”师徒二人满心欢喜，叩头爬起回天坛而去。济仙也扑下处，走到总路口上，只见徽仙早在那里等着，师徒相见，彼此大笑。徽仙把供状交与济仙说：“教长，供状已经有了，不知几时结案？还有一件，我今离了他家，那妇人无人保守，倘若失了贞节，如何是好？”济仙说：“不妨，我已用话震住恶豪，包管他不敢妄动，要结此案只在三五日内。”二人一行说话到了寓所，见了苏九宫、韩庆云，把前言说了一遍，大家笑了一番。济仙说：“供状已入吾手，必须叫恶人自投罗网方显手段。”

且不言众道友谈论，再说孙豹，打济仙去后，家宅虽然清静，还怕妖邪再来，遂依着济仙的话，叫人收拾了一间僻静书房，闭门静坐，要东要西只叫小厮来送，凡系阴人一概不许见面。吴月莲在蜗牛居住了两日，倒也清静。这个风声传到孙豹的正室夫人耳中，他这夫人原是定国公徐老爷的女儿。这位小姐虽然贤惠，仗着是国公之女把孙豹管的伏服在地，凡系纳妾先要禀明大奶奶相看过了，叫他娶他方敢娶，所以孙豹的妾俱是平常。那日济仙净宅，徽仙装神装鬼，大呼小叫，早惊动了徐氏，徐氏再三追问丫鬟，丫鬟把净宅的始末告禀了一遍。徐氏听了不由的动怒说：“好你这些奴才，既是家主做出此事，为何不来禀我？快去把那妇人叫来。”丫鬟答应，急忙出来到了掌家婆的房中，说：“大娘了不的了，蜗牛居上的事情被大奶奶知道，叫我叫那妇人前去见她。我想老爷说叫瞒着主母，如今叫她前去，老爷见怪如何是好？”掌家婆说：“无妨，我听说净了宅老爷还在僻静房中，三日不见阴人，暂且领那妇人前去，见了大奶奶再作商议。”言罢同丫鬟到楼上向吴氏言道：“娘子不必烦恼，如今妖也除了宅也净了，我家老爷也改了心了。正夫人大奶奶叫你去见她，这位奶奶心慈好善，你去求她做个主儿，把你送回家去也未可定。”

吴氏听了半信半疑，只得跟下楼来走到徐氏房中，见那夫人端然正坐，妆梳雅致，气象严肃。掌家婆把吴氏拉了一把说：“娘子，这就是我家夫人奶奶，快快拜见。”吴氏闻言，上前跪倒，叩头起来，满面泪流，口中只叫夫人救命。

徐氏奶奶抬头一看，只见吴氏温柔典雅，美丽绝俗，并不是下贱之人。看罢开言，说：“那一妇人，家住哪里，姓什名谁，怎么到了我这府中？从实说来。”吴氏见问带泪开言，把家乡住处丈夫的名姓和上庙被抢硬要成亲的话细细说了。徐氏说：“我只当是买来的小妾，并不知有这等事情，若不是今日

净宅，我怎得知道。你也不用悲伤，就在我房中静坐半日，我差人叫了你家人来领你回去。”吴氏听见这话即忙叩谢，遂在徐氏房中静候消息。

徐氏叫掌家婆吩咐管家到莱州胡同找蔡先觉来接吴氏，管家的听了这话心内犯难，有心找了蔡先觉来，恐怕老爷要寻不是；有心不去，又怕徐氏不依。想了会子想出一个主意，在外边混了半天，回家回信说：“到蔡家门口锁着大门，问及邻舍，说是他家的人往天津去了，给蔡先觉报信还得四五天才能回来。”徐夫人听了信以为真，就把这话对吴氏说了，说：“你在我这房中且住三两日，等你丈夫回来，我把你交付与他，彼此都好放心。”吴氏无奈，只得耐等，这且不提。

且说一枝梅奉济仙的差遣往天津卫与蔡先觉报信，这一日到天津道爷衙门，烦门上的传话，说是蔡相公的家中有天大的事情，有人前来报信。门上的传到里边，蔡先觉听说这话，连忙出来见了苗仙，问及情由，苗仙把吴氏上庙被怀宁侯看见倚势抢了去的话说了一遍。蔡先觉半信半疑，说：“亲翁尊姓，怎么知道我家的事情？”一枝梅说：“相公不知，在下姓王草号小山，就在相公对门居住，一些街坊见事不平，所以凑了个路费，烦我前来。如今还有回头的牲口等着要走，就此要告别了。”言罢拱手扬长而去。

蔡先觉转身进署，在书房之中见了道台，把来人的话从头说了。道台说：“先生，怀宁侯素行霸道，此事或者有之，若是这事果真，东城察院包御史是我的同年，为人忠诚耿直，待我修书一封在他台下告状，他好与你做主。”言罢，修了一封书信交与蔡先觉，吩咐备上两匹快马，差一名长随去送。蔡先觉即忙收拾行李，辞了道台，同长随起身星夜往京城而去。

不消两日的工夫进了京城，到了自己门首，街坊邻舍齐围上来告诉他妻子的事，适赶着小厮丫鬟一齐出来，见了主人也是哭诉前因。先觉把市人让到家中说：“列位，我家不幸遭此不测之事，等到明日告状，求列位做个干证，不知意下何如？”众人齐声言道：“似这无法无天之事，人人痛恨，我们情愿俱做干证。”说罢，一齐报名，先觉一一记了清单，向众人问道：“对门有位小山王爷没有？”众人说：“街上并无此人。”先觉闻言也不再问，吩咐小厮看茶。众人说：“不用，明日去告，通知我们一声就是了。”言罢拱手各自散去。先觉叫小厮买了些现成的吃食，自己和长随吃了，打发长随安了歇。自己秉灯取过文房四宝，自写呈词，提笔写道：

具呈生员蔡先觉，为恶徒不法倚势行霸抢人妻子事情。缘生作幕在外，家中无人，生妻吴氏因有口愿，往东岳庙中降香，不意被恶豪怀宁侯看见，见色生心，硬行抢夺。似此无法无天，欺压良善，治下小民何以堪此，叩恳恩准提审严究，感戴无既。

写罢，将众街坊的名字开在后边，以为干证。息灯就寝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来，请着街居带着长随，到了东城察院，先叫长随投进书去，包爷拆书一看，原是天津道托付给蔡先觉做主判断官司的几句言语。包爷看罢，立时升堂，放蔡先觉同众人打偏门进去，手举呈词双膝落跪。包爷叫书办接过状子，看了一遍说：“蔡先觉，你家这件事情是本院亲眼见的，自然要秉公判断。原告干证俱各回家听候传审。”先觉同众人答应，起身出去。

包爷随即叫书办写了牌票，亲自用朱笔标了，差四名皂隶去拿怀宁侯孙豹前来听审。当差的皂隶接票一看，跪在案前说：“回大老爷，怀宁侯权势太大，小的们如何能以拿他，还求大爷想个计策。”包爷听说不由的大怒说：“好一些没用的奴才，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哪怕他有权势！若要再说不去，活活打死！”包爷正然发怒，报门吏上前禀道：“回老爷，有个齐相公号三点前来一见。”包爷听说，知是济仙到来，吩咐开门，后堂相会，门上的答应一声，跑将出去，把小塘引至后堂和包爷见面，分宾主坐下。小塘开口问道：“前日庙上那件事情，听说那妇人的丈夫回来，现在台前告状，不知真否？”

包爷说：“呈词我已准了，立时出票前去提人，谁知皂隶都不敢去，先生既然前来，看是怎样拿他，望乞指教。”济仙说：“难怪皂隶不敢前去，怀宁侯万恶滔天，牙爪又多，如何拿的。依学生愚见，先把原告藏在内衙，再写出一面牌去，就说是蔡先觉诉告怀宁侯一事，专候被告自来投首，有据有证审明定夺。不过三日，包管恶豪自投罗网。他若不服，现有他亲笔供状在我手内，给他一看自然成招。”言罢，从袖内取出递与察院，察院接过看了一看说：“先生，这供状是从哪里得的？”济仙就把微仙装邪，自己替他净宅诬写口供的话说了一遍。察院听说满心欢喜，方知济仙是个异人，说：“齐先生真神人也，费尽心机，为民除害，等着治服恶豪，本院必定上本，叫万岁知道先生这片好心。”济仙说：“学生何能，多承大人台爱。”言罢告辞，包爷送至堂口。济仙说：“大人，从今日算起到第三日，先把原告干证传来伺候，衙役们两边站班，不过午时，恶豪同那民妇一准前来。”说罢，拱手出衙而去。

包爷回至堂上，把方才那张牌票消了，吩咐班头暗把原告传来在衙中住着，听候发落。班头去了，把堂上一面挂牌依着济仙的言语写了挂将出去。百姓们见了，俱在暗地里谈论，说是察院做的这件事情不近情理。这且不表。

且说孙豹依小塘之言，在静室中躲了三天，闷倦不过，到了晚上出来把管家叫到跟前说：“蜗牛居可安静了么，这二日新娘怎么样呢？”管家说：“楼上也干净了，新娘现在大奶奶房中。”孙豹怔了一怔说：“这是哪个走的风声？”管家说“并不与哪人相干，这是昨日净宅被大奶奶听见，再三细究，才查考出来了。那时叫小人去找她丈夫前来领她，是小的说了个谎话，说她家无人

，把奶奶哄信，所以把她留在房中。我想虽在大奶奶身边，老虎也有个打盹的时候，慢慢的再生计策，包管老爷能以如意。”要知后事，再观下回。

第五十四回 苏九宫侯府卖画 怀宁侯纸上遇仙

话说孙豹听了管家之言，心中却倒欢喜，说：“好一个中用之人，以后若要让你再去找她丈夫，还要如此支吾，我自然重重赏你。”家人答应，且不必表。

再说济仙辞了包爷回到寓所，向苏九宫言道：“借重妙笔，画一幅蓬莱仙境，楼阁务要整齐，上边门户要两路分开，我自有用处。”九宫依言取了一张顶高的纸，立时画完，大家看了一齐夸奖。九宫也会揭裱，济仙叫他裱成轴子，往上边吹了一口仙气，卷起来递与九宫，说：“道友，你将此画带至齐化门外怀宁侯花园门前去卖，他若要买，可和他要纹银千两。就说凡人可以上去游玩仙境。他若不信叫他先试，然后交价，得了银子即便转回，不得有误。”九宫领命出门而去。

再说孙豹这日闷倦不过，走到临街楼上看街上的买卖，忽见一人拿着一轴子画，插着草标，在楼下走来走去，吩咐小厮去叫。小厮把九宫领到楼上，伸手接过画来，打开与孙豹观看。孙豹也是一双识货的眼睛，看了看心中爱慕。开言问道：“你这画要多少钱？”九宫说：“老爷要买，定要千两纹银。”

恶豪一声断喝说：“满口胡言，此画可有什么好处，开口就要偌大价钱。”九宫说：“老爷不用生气，此画乃仙家的笔迹，古今流传三千余载，闷倦之时要想上去游玩，把画悬挂起来，用手弹上三弹，画上的门户自开，走进去任意游玩，若是有缘还可以遇着神仙了咧。若要不信，请先试试，就知千两价值不为多了。”孙豹说：“焉有此事，待我当面试试，若果如你所言，我就给你一千银子。”言罢，叫人将画悬挂起，用手弹了三弹，画上的两扇大门果然开开。恶豪心中欢喜说：“卖画的，我要进去了。”一行说着往里竟走，转眼之间踪影不见，家人小厮个个称奇，这且不表。

且说这画乃是仙家的妙术，不过愚弄庶人。孙豹从两扇门里进去入了幻境，只见青山绿水，异草奇花，那一片清雅景致令人可爱。往前走过一座小桥，又有一座朱红小门，出来一个道童，把孙豹引到里边，只见正殿居中坐着一位道者，气像端严，羽扇轻摇，真有仙家的气象。孙豹看罢，心中想道：卖画的说过，若有缘分，还可以遇着神仙，我看这个道士品格不俗，定有来历。想罢向前把手一拱说：“老仙请了。”

那道士抬头一看说：“孙豹，你原是一个匪类，谁知却也和我有缘，待我指你一条正路。”言罢，把羽扇上的鹤翎拔一根递与孙豹，说：“你如今走的虽是正路，只怕下次又行邪道，你把这根鹤翎藏在身边，若是来游玩，想往哪

一处去，用此翎一指，门户自开；或与别人同走，最忌男女混杂，用此翎一指，其门自闭。须要牢牢记着，千万不可胡行，若叫对头撞见，要扣在网内。”孙豹听了这话心中不明，方待要问，那一道者说：“不好了，山中的大虫来了。”孙豹回头一看，只见一只猛虎摇头摆尾向前而来，慌的他撩衣就跑，惊慌之际猛然一跤摔在画外。

小厮一见连忙上前扶起说：“老爷是怎么来呢？”孙豹渴渴失失把眼一睁说：“老虎那里去了？”小厮说：“老爷，这是咱临街楼上，哪里的虎，想必是画中遇着妖精了么？”孙豹定了定神思说：“是没有什么妖精，我且问你，我可上画上去来没有？”小厮说：“怎么没上去，转眼之间不见踪影，住了半日才逛回来了。”把一个孙豹喜的手舞足蹈，说：“好妙画，真真的千两也不为多，管家的快兑给他一千银子。”管家闻言取来二十个元宝交与九宫，九宫也有半仙之体，把元宝尽装在褡包之内，轻轻省省下楼而去。孙豹将画捲起回至书房，很是得意，自不必表。

这个风声不知怎的传到徐氏耳中，徐氏不信有这等事，叫管家婆和孙豹来要。孙豹想了一想，腹内言道：何不趁此机会把画亲自送去，一来与新娘见面，二来把夫人哄上画去，用宝翎指闭门户，叫她迷在里边，我好和新娘亲近亲近。主意已定，亲自把画送至内室。徐氏见了，叫吴氏躲入里间，说：“我要画看看，叫人拿来就是了，老爷何必亲自前来。”孙豹说：“夫人不知，这画乃无价之宝，不肯经他人手，且是又怕夫人上去游玩，须得我亲弹三弹，门户方开，故此亲自送来。”

徐氏听了叫丫鬟把画挂上，着了一看说：“老爷你弹弹，看是如何。”恶豪轻轻的连弹三下，画上的门户分开，把一些丫鬟喜的连声夸奖。夫人一見也觉心喜，才要进画，忽然想起一事，说：住了，我若上去贪看景致，得半日的工夫，留下吴氏，倘被我那饿鬼撒起野来，岂不枉费我一番心机。不免把他叫来，同我前去乃为妥当。算计已定说：“丫鬟，把那民妇叫来同我上去游玩一番。”孙豹听说这话，好似打了一个霹雷，心内言道：实指望打发祸害上去，闭了门户，好和新娘亲近一番，偏又带她同去，真正败兴。又想了一想说：有了，她二人上去，我暗暗跟在后边，如遇进楼阁时我用宝翎指闭门户，先把祸害关在里边，将美人拉在僻静之处，岂不由我快乐？想定开言说：“夫人，你这一上去只可前后同行，不可携手并肩，怕的山路窄狭难以行走，掉在山涧之中，性命难保。”言罢，只见徐氏在前，吴氏在后，同入画中。恶豪轻步撩衣，也跟进去。

且说徐氏领着吴氏到了画中，抬头一看，果然是真山真水异草奇花，走进了三层金门，与外面大不相同，只见琼楼玉户密密层层。徐氏回头言道：“蔡

家娘子，咱到楼上看看去吧。”吴氏说：“此楼高大，恐怕难以上去。”徐氏说：“无妨，跟着上吧。”言罢当先进了楼门，孙豹在后边看了真切，忙用宝翎一指，只听的吱喽一声门户关闭。把一个吴氏吓的心慌意乱，一声也不敢言语。这且不提。

且说徐氏闭在楼内不见吴氏来，里面黑洞洞的又看不见门户，东摸西摸，摸着楼梯，往上爬了两步，猛然间往下一滑，翻身跌出画来，昏倒在地，使女上前扶起，叫了几声，醒转过来说：“跌杀我了。”丫鬟说：“奶奶为何独自回来了呢？”

徐氏把迷在楼内不见吴氏上楼滑倒的话说了一遍。使女们说：“哪有这等奇事，老爷后边也上去了，奶奶可见来没有？”徐氏说：“不必讲了，定是你老爷弄的法儿把我支开，他和吴氏去了，快把这画与我烧了，看他从哪里出来。”丫鬟不敢怠慢，把画摘将下来，一火焚之。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孙疯子当堂服软 包察院监禁恶豪

话说孙豹拉着吴氏正往前走，猛然间一片火光从背后烧来，吓的孙豹胆烈魂飞，有心要跑又舍不得吴氏，拉把着死也不放，迷迷糊糊往前跑。这原是济仙使的手段，要恶豪自投罗网。这恶豪只知身在仙境，谁知却是跑到察院公堂之上。

这日包爷依着济仙的言语，叫衙役站班，自己升堂，待不多时，只见孙豹拉着那个民妇从堂上跑来，包爷一见满心欢喜，说：“决把恶豪锁了。”皂隶答应一声，把怀宁侯套上法绳。孙豹觉的脖子上冰凉，这才把眼睁开，看了看自己带锁，吴氏倒在地下，抬头往上一看，堂上坐着一位官长，堂上的牌匾乃是“至公堂”三个大字。恶豪看罢心中想道：方才我在画上找路避火，怎跑到衙门中来，不知上边是个什么官儿，待我问他一问。

想罢开言说：“那个官儿，你是什么职分，我又不曾犯法，为何锁我？”包爷一声断喝说：“哇，问吾行职，我乃东城察院你包爷便是。我且问你，你说不曾犯法，这个妇人是从哪里来的？”孙豹闻言微微冷笑说：“我当你是多大一个官儿，原来不过是个御史。此妇乃是我家侍妾，因为逃走出来，我随后追赶至此。莫说你是个察院衙门，就是金殿之上，我也可以出入。”包爷说：“好个恶徒，这话焉能哄过本院？况且本院昨在东岳庙上巡视，见你领众把此妇抢去。今日自投罗网，这也是神差鬼使，现有他的丈夫在此，叫他出来一认便见明白。”

说罢吩咐衙役把蔡先觉和干证带至堂上，包爷说：“蔡先觉你认认这个妇人。”此时吴氏也醒转过来，夫妻一见，抱头大哭，一些干证齐声叫冤，说是

：“怀宁侯倚势行霸，欺压良民，求包爷金殿上本。”孙豹虽然有几分惧怕，他还不肯口软，说：“好这一起刁民，串通一气，想赖我家侍妾，我就认姓包的奏上一本，我再面见当今，自然有个分辨。”包爷说：“孙豹，你且不必口硬，给你这个凭据看看，只怕就难以再分辨了。”言罢，从袍袖中取出他的那张亲笔招供抛在堂下。孙豹拾起一看，不由的毛骨悚然，只是发怔。包爷说：“孙豹怎么不言语呢？”孙豹长叹了一口气说：“包人人，这张字纸既是到你手中，我还有何分辩，念我也代侯爵，望念留些体面。”说着不由的双膝跪倒。包爷说：“也不劳你跪我，等着明日去跪当今去吧！”吩咐把孙豹送入监中。又叫蔡先觉领妻吴氏并干证人等，俱各回家候旨发落。这且不表。

且说孙豹的家人闻听此事，连忙报于徐氏。徐氏念夫妻之情，即往定国公府中，求他父和包爷讲情，定国公到了察院门前，谁知早已贴上回避封条，概不会客。定国公只得回府，候上本后再去打救。

花开两朵，各占一枝。再说解子王英，自从领济仙的柬帖到了通州，在店中住下，等到三月二十五日，又是照着柬帖的日期，遂把柬帖取出，映着日色一看，照出了几行小字，上写着：

此日可到新城仓内，如遇湖广二人被贼扳扯，即是张明、胡旺，须要假认朋友挺身救他。若要应许，到四月初一归结，临期自有一枝梅前去接济，仗他的隐身之法一同进城，免落贼人之手。

王英看罢，出店到了新城仓内，只见那些扛口袋的往来不断。正然观看，忽听吵嚷之声喧喧不绝，走到跟前看了一看，原是几个当差的、一个贼眉贼眼的小厮围着两个外路人，正要上锁。只听的那两个人高声言道：“众位大爷，我二人拉船至此，因为守冬不能回家。在此暂扛口袋，无缘无故赖俺做贼，真是屈死人了。”王英听了听是湖广声音，又是被贼扳扯，心中疑是张、胡二人，走上前去说：“列位老哥，这是弟的两个朋友。且莫上锁，有话和小弟商议。”公差听了，把王英看了一看，内中一人言道：“我看足下有些面善，莫非在宛平县当过差么？”王英说：“老兄眼力不错，小弟草号叫刘望山，如今在县里胡混。”公差一齐说道：“既是公门的朋友，这话就好说了，有话咱到外边讲吧。”带着贼和湖广二人同王英一齐出来，王英说：“街上说话不便，同到小弟下处去吧。”言罢，齐至店内，和王英面熟的那个差人说：“望山兄你不知这件事情，这个人只因偷米被擒，问他口词，他说还有几个接手俱在仓内。故此把他带着作眼拿人，一进仓门就说有他二人。故此才要拿他两个。既是足下的朋友，这事怎么撒开手呢？”王英听了，心中想道：我虽照教长的柬帖行事，但不知他俩是张、胡二人不是。待我问个明白然后再讲。想罢开言说：“列位，等小弟问问他们方好作主。”说罢，将二人拉到后边说

：“二位姓什名谁，从实对我说了，我好替撕罗此事。”

二人心中慌乱，一时忘及惧罪脱逃隐姓埋名之事，遂把真名真姓说与王英，王英也不再问，回房和公差言道：“方才小弟和二人商议，不过只有一两，衙门数兄但是眼下还不现成，等到初一和小弟归结，不知众位尊意何如？”公差说：“既然咱们俱在公门，也没的什么争持，到四月初一，就在此处来取就是了。”言罢留下张、胡二人，带着贼犯回店而去。打发公差去后，二人向王英问道：“从未和老爷会面，今日解救，又问姓名，不知是何缘故？乞望说明，日后好报大德。”王英说：“如今也不必细问，事完之后自然明白。”言罢，同在店中住了两日。

到了四月初一，王英叫张、胡二人在店中看着，自己出去探望苗仙。刚到牛市间，站在高处观望，忽有一人从背后一拍，说：“道友，在此看什么呢？”王英回头一看，正是一枝梅，说道：“你从哪里来呢？”苗仙说：“奉教长之命，叫我到天津办了一件事情，又叫我顺便找你一齐进京。”王英说：“你可带着银子没有？”苗仙说：“还有十几两，不知够不够？”

王英说：“足够了。”言罢同到店中，两个公差已在店中等候。王英叫苗仙掏出十两银子，打发公差去了。随后算还店钱。苗仙说：“你们的事已归结，如今跟我进京，给你们一个安身之处。”二人听说心中虽然纳闷，却又不好追问，只得跟出店来。四人皆雇牲口骑上，不多时到了齐化门外，苗仙说：“道友，你是高仲举案内的干证，这一进城，怕被奸贼家有人看见，待我用隐身法把你隐了，然后进城。”言罢同下牲口，开发了脚钱。苗仙念了个咒，把王英影住一同进城。到了胡世显私宅门口，苗仙向门上的言道：“烦你通报一声，就说有个打夯的教头要见状元老爷。”门上的听说进去禀了，世显兄弟二人连忙出来迎接进去，到了书房之中，二人才施礼，苗仙说：“不必，我今特来与你报个喜信，解子王英已经来了，眼前就要进城投首打救令尊。还有你家的仆人张明、胡旺，因当年被偷去银子，惧罪逃走。幸遇王英带他们前来。我先与他们洗清冤枉，好与你家分辨冤情。”世显听说，即把张、胡二人叫进来，收留家下。又把苗仙送出大门，回到后堂把此事和于氏说了。一家欢喜自不必表。

且说苗仙和王英到锦衣衙前，苗仙倒念真言，把影身法去了，王英进了衙门，往堂上直跑。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王解公当堂投审 众奸党从实招认

话说王英堪堪跑过仪门，被众役上前拦住，说：“瞎眼的东西，你看这是什么地方，还往里跑。”王英说：“列位，我是解子王英，自来投首。”青衣

听说，忙把王英扣住，禀知陆爷。陆爷立时升堂，把王英叫至案前跪倒，说：“你果然是王英么？”王英说：“小人便是。”陆爷说：“你一向沉落何处，今日之来，莫非是有人买的你么？”王英说：“太爷的恩典，小人自从放了高仲举，未敢回家，昨在保定府见太爷的告示，访拿小人。小人因念高仲举冤枉难辨，一时心怀不平，故此投首，并非有人买的。”陆爷说：“当日宛平县受年七之贿，可是你的过付不是？”王英说：“原是小人。”陆爷说：“既然如此，一时也难究问，等到明日动起刑来再辨虚实。”言罢，吩咐青衣带下王英。这且不提。

且说苗仙在衙门口听了信息，回至下处，见了济仙，把天津报信，又送张、胡二人回家，王英投首，陆爷明日还要动刑的话说了。济仙说：“王英虽入道教，只恐难以受刑。我有仙丹一粒，明日你进去与王英，暗暗的叫他吃在腹内，就不怕刑了。”言罢取出仙丹递与苗庆，这也不表。

且说次日早晨陆爷升堂，吩咐把犯官犯民俱带至堂上，先把邬懋卿、陈璉叫将过来，说：“高仲举的这个官司，说过付原是王英，所以本官访拿此人好结此案。谁知至今并无音信，依着我说，你和高仲举讲和，免了他的死罪，你二人认个审事不明，此案也就算是完了。”二人说：“大人差矣。今日既叫讲和，当初不该叫立供状。若要完结此事，除非是有了王英分个清白，才算了结。”陆爷说：“你二人讲的也是，只怕有了王英，那时就难分辨了。”陈璉说：“有王英，我们情愿认罪。”包爷听说，一声吩咐：“把王英带上来！”青衣答应一声，跑至班房，带着王英就走。苗仙赶到跟前说：“王哥，好久不见，你这一向好么？”假意说话，暗把仙丹递与王英，王英心中明白，说：“贤弟等我审了官司再说话吧。”一行走着把仙丹暗暗吞了。到了大堂，朝上跪倒，陆爷说：“王英，右边跪的那人你可认的他么？”王英抬头一看，说：“这是当日宛平县的堂上，小人的本官，怎么会不认的。”陆爷又向陈璉言道：“你看此人可是王英不是？”陈璉说：“此人却是王英。现有中城县的案卷，说王英被高仲举打死，如今他又活了，叫犯官也难辨真假。”陆爷说：“王英，陈爷说你被高仲举打死；高仲举又说你放他逃走，还说宛平县受年七之贿，是你的过付。你今既来投首，可要从实招来。”

王英见问，就把怎样过付，把高仲举问成充军罪，年七又托路上谋害仲举，还未起身先把妻子逼死，因此良心发现，半路之中放他逃走，自己流落在保定地方，打闲胡混。只因看见告示要拿小人，小人一来为高仲举冤屈难辨，二来又怕被人获住，自己落的没有名声，因此自来投首，只求大爷的天恩。陈璉说：“大人，这奴才私放军犯，惧罪逃脱，今日自来投首，分明是人买出来的，这些虚词何足凭信。”陆爷说：“王英，陈爷说你是被人买出来的，是有是

无从实招来。”王英说：“老爷，小人因事不平自来投首，怎么又说是买出来的，这个又是冤枉小人了。”陆爷说：“这话究难凭信，人役们，看棍上来。”青衣答应一声，把夹棍抬至当堂，将王英按倒，剥去鞋袜，夹将起来。王英吃了仙丹，并不觉疼，却故意的哀声不止，说：“老爷，小的是自来投首，并没受贿，就是夹死小的也难招认。只求大爷明镜高悬吧。”陆爷吩咐去了刑具，又向陈璉言道：“王英受了大刑并无异词，可见话是真了。你当日怎样受贿从实招吧。”赃官说：“王英是狗骨头，本应再受刑，望大人详察。”陆爷把惊堂一拍，说：“好一个硬口的匹夫，拉下去把犯官夹将起来。”青衣答应一声，把赃官扳倒套上刑具，把绳一紧，疼的赃官连声喊叫，说：“招了，招了。”

陆爷吩咐去刑，拿下纸笔叫赃官亲自画招。赃官拿起笔来，把受贿卖法屈打成招的始末写了一张，传至堂上。陆爷看了又同邬懋卿言道：“你说仲举打死王英，这不是王英吗！现在还有何说。”邬懋卿知是不招不行，遂想了一个主意，要用严府的势力镇压陆爷，说：“大人不用生气，待犯官从实招承。当日审高仲举的时节，并没受贿，只因东楼面托，叫把仲举定个打死解子的罪名。那时犯官不好阻他，所以定了他的死罪。”陆爷说：“东楼是谁，你怎么这等怕他？”邬懋卿说：“大人何须故问，岂不知东楼就是严世蕃大老爷的台号？所说是实。”招罢，陆爷叫书办记了口供，又把案内有名人犯一齐叫到当堂，也俱亲自画押招供。陆爷吩咐连王英一齐收监候旨发落。言罢退堂，亲自写了本章。

到了次日五鼓进朝，正赶着圣上早朝。陆爷行至品级台前，朝上跪倒，说：“万岁，臣陆炳前奉御批，审问高仲举，如今已经审明，各有口供。呈陛下御监。”近侍内臣将本接过，铺在龙书案上。嘉靖爷通看了一遍，提笔批道：“恶奴年七，诬害良民，应当凌迟处死。地方李虎受贿杀人，知县陈璉贪贿害命，俱该立斩。王成知情不举，发边陲充军。解役王英，虽是过付，念他仁义，免死不究。严世蕃纵权行霸，邬懋卿趋势附利，一齐抄家，连妻子发往瘴地。高仲举无故受冤，赦放回家，受子封赠，其妻子贞节虽然可取，但妇女不该上庙出头露面，致生是非，不准旌表。”万岁将本批完，把严嵩叫出班来说：“严先生，这几个罪名虽是朕亲笔定的，恐有差错，你看一看然后施行。”老贼听说把批语接过来，站在旁边一看，心中发毛，腹内言道：这也不是叫我什么批语，分明是责我的不是，说我家教不严，这事却是难以回答，我不免让定国公替我恳恩减等办理罢了。想罢，方拿着批语退步归班。忽见又一官员手举本章跪在品级台前说：“臣巡视东城御史包士廉，本参怀宁侯孙豹，倚仗侯爵，又是国公门婿，横行霸道，事审已实，奏知我主定夺。”严嵩听的是

参定国公的门婿霸道，此人也是心焦，不好再去托他，遂自归班而去。

且说万岁见是本参内臣，叫近侍们接过来展开一看，上写着：

臣东城御史包士廉，本奏恶侯行霸硬抢民妇事。臣前月巡视东岳神庙，见怀宁侯孙豹晌中抢一民妇，臣使衙役赶夺，反被恶奴打伤，竟将民妇抬进府去。民妇的夫主伸冤，臣虽准状，不敢拿人，幸遇秀才齐三点，略施仙家法术，哄信恶侯自投罗网，认了罪名。供状现在，乞我主御览。

万岁看罢、把供状要过去看了一遍，说 “卿家，怀宁侯现在何处？” 包爷奏道：“一千人犯俱在朝外伺候。” 万岁听说即时差锦衣卫陆炳前去审问，立时就要面奏。陆爷领旨到了午朝门外，先把原告干证和吴氏的口供审了一遍，又将孙豹自投罗网的情由问明。翻身进朝跪奏于圣上。圣上向包爷言道：“孙豹霸占民妇，自当问罪，但是说他从画图中自投罗网，此事叫朕难信，可把齐三点宣来，待朕当面试他一试，方信真假。” 包爷说：“臣启陛下，此人也在朝外伺候。”

万岁听说，即叫传宣官把济仙宣至金殿，在丹墀以下双膝跪倒。万岁说：“那一秀才系何方人氏，先将籍贯报来。” 小塘叩头，口称：“万岁，士子乃关东人氏，原不姓齐，本名济登科，因弃儒访道，又叫小塘。” 圣上说：“济登科，包士廉说你一轴画把怀宁侯哄上去，使他自投罗网。这话可是真么？”

济仙说：“那是士子略展小技，不足为奇。万岁如不见信，无论什么画取两轴来，虚实立见。” 万岁闻言，即叫内侍取了一轴画来挂在驾前。万岁一看乃是轴虎啸生风，说：“济秀才，你能把画上的猛虎叫它跳下纸来，怀宁侯自投罗网的事情，朕便信了。” 济仙正要显弄神通，叫万岁爷好加封号，遂满口应承，向那画上吹了一口仙气，忽见那纸上的大虫摇头摆尾，唬的一声，跳在金殿上边，左旋右转，吼声惊人，吓的两边文武，一个个抖衣而战，万岁爷也觉惊恐。小塘用手一指，只听着一阵风响，那虎踪影不见，画上落了张空纸。万岁看罢满口称妙，又叫内侍拿了一轴龙舞腾云的画来，挂在面前，说：“济秀才，你若再能叫这龙入海去，朕定封你个大大的仙职。” 济仙领旨暗念真言，用手一指，只见画上那龙张牙舞爪腾空而去。

万岁爷龙心大悦，吩咐赐宴。有一名太监朝上跪倒说：“启禀万岁，今乃四月初八，佛爷的圣诞，天下不动腥荤，只有素宴。” 小塘要借此为由好讨封号，说：“士子不惯吃素，乞万岁赐坛御酒，就是士子受了恩了。” 万岁闻言吩咐把上好的御酒抬了一大坛来，又叫把宝库中的温凉玉盏取来，叫济仙当面自饮。济仙谢恩起来，走到酒坛跟前，手拿玉盏，不多时将酒吃尽，故意东倒西歪，口出狂言，说：“万岁既然赐酒，就该管一个大醉，为什么拿个空坛前

来戏弄学生”一行里说，一行里晃，猛然往前一栽，把一个玉盏掉在地下打了个粉碎，万岁一见龙心不悦。定国公徐明要借此为由，替女婿翻案，遂出班跪倒，说：“臣启陛下，温凉玉盏自上皇传留至今，乃镇虎之宝，有旨在先，毁坏此宝者全家诛灭。今日狂士毁坏，自当正法。”万岁还未开言，严嵩也出班跪倒说：“上皇既有遗旨，我王还当遵行。”万岁说：“既有祖训在凭，按律问罪。”

严嵩闻言，即传武士拿人。武士们不敢怠慢，上前将济仙按倒。才要捆绑，绳锁近身尽都变为飞灰，济仙起来哈哈大笑，将身一纵竟自跳入酒坛之内。万岁一见龙心大悦，说：“这就奇了，一个酒坛如何会容的下人去。快着出来，朕赦你无罪就是了。”济仙在坛内言道：“我有心出去，恐怕万岁有些耳软听信谗言，还要治罪。”万岁闻言龙心大怒，说：“好意赦你，你倒说朕的不是。狂生真正可恶，武士们把坛与我打了，看这狂生跑在哪去。”武士领旨走近坛边，把金爪一举，啜的一声，把酒坛打个粉碎，却是并无济仙的踪影。万岁看了龙心纳闷，说：“好个狂生，又躲到哪里去了？”济仙答道：“士子还在瓦片里咧。”万岁向内侍问道：“你们看看是哪一块里说话。找出来与我摔了。”内侍闻言走到跟前，拿哪一块哪一块就会说话，到了此时万岁爷怒气全消，手扶龙案，笑而言道：“济先生你的法术真是灵性，神也，仙也！朕封你真正神仙。”济仙连忙显出身来叩顶谢恩，双足一跺，腾空而去，与四家道友会合一处，同上蓬莱，这且不表。

再说金殿上君臣一齐夸奖，内中只有严阁老忿忿不平，在背地里冷笑，暗骂昏君。谁知这个老贼应该破败，被万岁听在耳内，宣到驾前说：“严先生你为何在背地里笑骂朕，该当何罪？”老贼神差鬼使的承认起来，说：“陛下莫怪老臣笑谈，姓济的不过是仗有邪术谀哄愚人，因何封为神仙，岂不可笑？”万岁闻言不由的心中动怒，说：“好老贼，焉敢毁谤朕，把老贼带出朝门候旨发落！”主官答应一声，架着老贼就往外走。

陆爷朝上跪倒，说：“万岁，还有高仲举一案的御批，在阁下袖内，望乞收回。”万岁听说，忙叫内侍把御批要回，放在龙书案上。又把包爷的原本提笔批了几句，说是：“孙豹身袭侯爵，霸占民妇，应该革去前程，永不叙用。蔡先觉夫妇无辜，释放回家。包士廉不惧势力，为国为民，应加三级。”批完，又把高仲举的案卷交与陆炳，照原批发落。然后又批一道旨意：“学士严嵩弄权作弊，轻视朕躬，纵子胡为，苦害良民，本当处置重罪。始念久从朕为臣，权且免死，抄没家产，发栖流所栖身，文武官员人等不许给他饮食，如有利济颗米滴水者立斩。”写完交与督察院发落，袍袖一展，群臣皆散。

且说陆爷手捧御批，出朝宣读一遍，各按批语发放。又有督察院捧旨出朝

，亦是按照御批行事。偏偏的从严府抄出一把金夜壶来，嘴上刻着几个小字，乃“不肖男赵文华进献”。察院不敢隐瞒，奏与圣上，圣上大怒，把赵文华亦发在瘴地为民。这且不表。

且说严嵩发到栖流所去，一连七日水米没见，竟是生生的饿死。胡世显得了此信，心中欢喜，上本复姓，一家欢乐。把王英留在府中终身养老，这也不表。

再说济仙白日飞升，同四个道友过了东海，行至蓬莱岛上。就有三清教主的法旨前来。师徒们跪下听着仙使读道：“济登科封为玄法妙道扶正除邪神术大仙。一枝梅苗庆封为悟真子。徽承光封为悟空子。苏九宫封为悟清子。韩庆云封为悟静子。”师徒五人谢恩已毕，同归五真洞去。后人看到此处，有诗一首，单赞小塘师徒的结果：

自从修炼已多年，扶困济危除佞奸；
一旦金殿得封号，五真洞内自在仙。